

新时期黄梅戏剧本选集

New century huangmei xi
play book florilegium

黄梅戏艺术

2009年增刊(总第107期)



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 主编

新时期黄梅戏剧本选集

New century huangmei xi
play book florilegium

黄梅戏艺术

2009年增刊(总第107期)



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 主编

再展示、再汇报、再期望！

写在《黄梅戏草根编剧的新收获》出版之时

◎柏龙驹

三年前编辑出版的《新时期黄梅戏剧本选集》，在“代前言”的最后，我们曾和广大读者相约：“这是我们奉献出的第一本选集，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再奉献出第二本选集，第三本选集……使我们的黄梅戏艺术宝库更加丰满，更加亮丽！”这就是奉献出的第二本。因为这本选集的作者都是活跃在黄梅戏流行地区的草根编剧，而且又都是近两年来新创作的或新发表的或新上演的，所以定名为《黄梅戏草根编剧的新收获》。

黄梅戏草根编剧，历史悠久，贡献显著，在黄梅戏传统剧目中的所谓“大戏三十六本，小戏七十二本”，都是前朝老艺人中的草根编剧的结晶。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批新文艺工作队融入黄梅戏队伍，其中有许多成为黄梅戏的草根编剧，为黄梅戏的崛起、推广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仍有一批黄梅戏草根编剧活跃在黄梅戏流行地区，默默耕耘，坚守阵地，而且时有新作奉献，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钦佩。

黄梅戏草根编剧之所以生生不息，因为他们拥有独特的优势：熟悉当地风土人情和人文资源，这是一；熟悉黄梅戏的特性和风格，这是二；熟悉剧团和演员的格局和长短，这是三；熟悉观众的意愿，这是四。有此四条，在广阔的黄梅戏海洋，尽管有时“风浪起”，他们仍然或畅流自如或稳坐钓鱼台。漫长而又曲折的岁月，使他们养成了一个“韧”字，尽管有时不受重视，有时饱受委曲，有时遇到不公，但他们仍以事业为重，对黄梅戏一如既往，痴心不改，所以他们在新时期仍有新发现、新剧作。草根草根，置根于茫茫大地，置根于群众之中，这就是力量之所在！

这本选集除了《珊瑚》之外，反映的都是黄梅戏发源地区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有宣扬革命精神的，也有涉及伦理道德的，且在全国广有流传，深为草根编剧的青睐，所以有了几个不同的版本。写自己熟悉的，自己感受最深的，既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也是草根编剧之所长。所以一并编入，一是展示，两年多来的收获；二是汇报，请教于读者；三是期望，期望有关方面对草根编剧多一分了解，多一分关爱，多一分支持，当然也期望草根编剧们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再借各方之力，更上一层楼。外援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忽略培养自己的编剧、自己的导演、自己的舞美……这对持续“唱响黄梅戏”是大有好处的。

目录

再展示、再汇报、再期望!

——写在《黄梅戏草根编剧的新收获》出版之时 ····· 柏龙驹

新编黄梅戏

- 徐锡麟 ····· 王晓马 1
我写涂锡麟 ····· 王晓马 33

新编古装黄梅戏

- 桐城六尺巷 ····· 王自诚 42
关于桐城六尺巷
——黄梅戏六尺巷创作谈 ····· 王自诚 88

大型戏曲文学本

- 徐锡麟 ····· 濮本信 94
涂锡麟其人其事 ····· 濮本信 135

新编传奇历史剧

- 傲骨寒梅 ····· 徐启仁 140

一曲悲歌染史书

——《傲骨寒梅》创作谈 徐启仁 180

新编古装黄梅戏

六尺巷 王晓马 182

谦让,人类永恒的呼唤

黄梅戏《六尺巷》创作前后 王晓马 222

大型历史传奇黄梅戏

菊花缘 方文章 纪永贵 229

《菊花缘》创作谈 方文章 纪永贵 270

大型历史传奇黄梅戏

珊瑚 秦之 273

《珊瑚》创作谈 秦之 325

新编黄梅戏

六尺巷 濮本信 328

◇新编黄梅戏◇

徐锡麟

编剧：王晓马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摘自周恩来题“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

人物简介

徐锡麟（字锡麟）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出场时 34 岁

恩铭（字新甫）安徽巡抚，出场时 55 岁

王淑德（贞姑）徐锡麟夫人，出场时 31 岁

冯煦（字梦华）布政使，出场时 48 岁

夫人 巡抚夫人，出场时 30 岁左右

陈伯平（字白萍）徐锡麟的助手

马宗汉（字宗汉）徐锡麟的助手

李姐 恩铭的二姨太

顾松 巡警学堂收支委员

官吏、丫环、纤夫、清兵、巡警学员、各色群众若干

序

[1907年7月6日深夜。

[安庆安徽刑部大狱。

[长江号子低沉,浑厚,铿锵有力。

[徐锡麟被悬吊在大梁之上,受尽酷刑后,处在昏迷状态,在徐锡麟朦胧的意识中长江行船号子声从远处传来……在徐锡麟的身下或身旁,站着或躺着白天被徐锡麟击毙的安庆安徽巡抚恩铭、官吏等一批官员。随着号子声的渐行渐远,死了的大清要员幽灵似的爬了起来,他们怒视着徐锡麟……

死恩铭 (仇恨)你恩将仇报……

死官吏 你没良心!

死官吏 你不是人……

死官吏 灭他九族!

死官吏 杀他满门!

[一阵激烈的枪响,幽灵全部消失……

[恩铭的大夫人内哭喊:“杀满门、灭九族、也难解心头恨啦……”上场,府院的漆皮大灯笼鱼贯而入,把昏暗的大狱照亮。布政史冯煦、文巡捕武巡捕及二姨太太李姐,簇拥着恩铭的夫人,大批狱警随后。

大夫人 大帅啊,你死的好惨噢!

二姨太 大帅噢,你死的好冤噢!

大夫人 (唱)他恩将仇报,

众 人 (合唱)恩将仇报。

二姨太 (唱)他无义无情,

众 人 (合唱)无义无情。

大夫人 (唱)他良心丧尽,

众 人 (合唱)良心丧尽。

二姨太 (唱)他根本不是人!

众 人 (合唱)不是人、不是人、不是人!

大夫人 (唱)剥皮!抽筋!砍头!挖心!

二姨太 (唱)砍头!挖心!剥皮!抽筋!

大夫人 (唱)灭九族,

二姨太 (唱)杀满门。

众 人 (接唱)灭九族,杀满门。

点天灯,挖祖坟。

一刀一刀割他的肉,

一把一把腌他的身;

让他断香火,

绝子又绝孙!

大夫人 (歇斯底里)拿刀来!

众 人 杀了他、杀了他!

冯 煦 (急制止)夫人息怒,夫人且息这雷霆之怒啊!我们不能就这么一刀劈死了他!这样太便宜他了。得要抄了他的巢穴!

众 人 巢穴?

冯 煦 端了他的老窝!

众 人 老窝?

冯 煦 挖出他的同党……

众 人 同党?

冯 煦 同党不除,巢穴不抄,老窝不端,后患无穷,说不定下一个他们要杀的对象就是我!你!就是他……他……

众 人 ……(众惊恐万状,乱哄哄高喊)那快审!

冯 煦 对对对,我们审!审!审!

[天幕显出“查,徐犯锡麟,字锡麟,别号,光汉子。浙

江绍兴人。同治十二年生。光绪三十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从日本归国,捕前任安庆安徽巡警学堂堂长、陆军小学监督。

光绪三十三年7月6日,徐犯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突然袭击巡抚恩铭,致受害人伤重不治而亡。徐犯锡麟早有预谋,捐官来皖,伪装积极,骗得大帅信任,暗里联络会党陈伯平、马宗汉等,密谋造反……

[光暗。

—

[1907年3月安徽安庆长江码头。

[光渐亮,长江号子声一声一声传来……

抬起头哟……嘿哟嘿……

加把劲哟……嘿哟嘿……

别偷懒哟……嘿哟嘿……

上一步哟……嘿哟嘿……

[陈伯平、马宗汉在江边上看着江边的近乎赤身裸体的纤夫喊着沉重的号子蜗移于烈日之下。

马宗汉 背上一条纤绳,让他们不得不弯下了做人的脊梁!

陈伯平 这一弯就是几千年!路漫漫兮修远,何时才能盼得曙光……

马宗汉 沉住气,沉住气!白萍兄弟,大哥这次回绍兴与秋瑾晤面……

陈伯平 (警觉地纠正)是回绍兴接嫂子。

马宗汉 对对,是回家接夫人,接嫂子。

[徐锡麟内唱:“轻舟催发云水上……”

陈伯平 (发现徐锡麟)宗汉,锡麟兄的船到啦!(二人迎下)

[徐锡麟与夫人王淑德上。]

徐锡麟 (接唱)天苍苍、水茫茫,平野阔,
星汉藏,风正舞,涛且唱,风起云涌浪也狂!
接妻室为借口遮人耳目巧计俩,
赢得了与秋瑾密会在绍兴大通学堂。
各路会党齐相聚,
磨拳擦掌气昂扬。
歃血盟誓同揭竿,
运筹帷幄各一方。

王淑德 (唱)孤帆远影天之上,
鸥鹭翩翩舞身旁。
虽说是天涯孤旅远万里,
夫唱妇随日月长。

[纤夫的号子如泣如诉。]

徐锡麟 (唱)悲愤化作江水流,
声声号子多凄凉。
一条纤绳长千里,
千里苦难谁能装?

王淑德 (唱)绍兴的柯桥边,
长江的两岸旁。
乞丐饿殍总相伴,
真让人泣血断肠。

徐锡麟 (唱)捐银来皖进官场,
犹是捕鱼入汪洋。
风里浪里舍身闯,
功成身退回故乡。

[三兄弟见面寒暄。陈、马问候嫂子。]

陈、马 大哥、嫂子路上辛苦了。
徐锡麟 船到芜湖出了故障，三两天走不了。我们雇了条小船。让二位兄弟久等了。
陈伯平 大哥，见到秋瑾了吗？
马宗汉 事情办得怎么样？
徐锡麟 会开得很好！
陈伯平 太好啦！太好啦！
马宗汉 下一步怎么干？
徐锡麟 会议作出决定，皖浙两地一方面秘密联络会党，训练骨干，一方面要谨言慎行，藏而不露，打好基础，伺机而动！
陈伯平 （沮丧地）哎，还是要等？
马宗汉 （急切地）还要等多长时间？
徐锡麟 时机若不成熟，我们不能蛮动，做无谓的牺牲！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安庆的风土人情，官场内幕我等都要细细留心，一旦举事，进退有余。
陈、马 我们听大哥的！
徐锡麟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走，我们先回家！
[光暗。]

二

[三个月后。
[光渐亮。
[安庆迎江寺，振风塔塔身巍峨，风铃叮铃清脆。长江号子声一声一声传来……
 抬起头哟……嘿哟嘿哟……
 加把劲哟……嘿哟嘿哟……]

别偷懒哟……嘿哟嘿哟……

上一步哟……嘿哟嘿哟……

[同庆楼酒店，侍卫林立，冯煦上。]

冯 煦 (唱)大帅他一战功成把天下定，
杀教匪八百人鬼泣神惊。
老佛爷舒眉笑，
洋教徒开了心。
同庆楼上摆盛宴，
恭喜大帅立勋名。(各类官员过场)

[内喊：“夫人到……”恩铭的大夫人、二姨太与一帮丫鬟随从上。]

大夫人 (唱)宝塔的风铃叮铃叮铃叮铃铃的唱，

二姨太 (唱)江里的浪花呈吉祥。

大夫人 (唱)同庆楼上摆盛宴，

二姨太 (唱)大英雄凯旋而归天地喜呀喜洋洋。

冯 煦 对对，大帅凯旋，夫人多些平日里大帅喜欢吃的菜肴。

大夫人 那是自然。

冯 煦 大帅没与夫人一道？

大夫人 他与新来的道员徐锡麟随后就到。

冯 煦 好。

二姨太 冯大人，听说大帅手刃教匪首张正金，是也不是？

冯 煦 什么教匪，就是革命党！不说这些，二位夫人点菜肴！

大夫人 对，我们点！

[幕后声：“大帅到……”]

[恩铭与徐锡麟同上。]

众 人 恭喜大帅，贺喜大帅，平定教匪，天下太平！

恩 铭 (招手示意)都到齐了吗？

冯 煦 文武官员已经到齐。请大帅……

恩 铭 昨夜灯花结瑞，今日好事成双！本帅今日向诸位推荐一位新派人物，请！

[徐锡麟被隆重推出。]

徐锡麟 (施礼)陆军学堂监督拜见各位大人。

恩 铭 诸位，这就是留洋学士，山阴才俊徐锡麟。

徐锡麟 大帅过奖，山阴徐锡麟。

恩 铭 哈哈！好一个山阴徐锡麟！本帅已请奏过朝廷，从现在起你就是安徽巡警学堂的会办！

(唱)山阴出才俊，

好个徐锡麟。

三月暗考察，

重任可担承。

徐锡麟 谢大帅提携！

(背唱)喜讯突然从天降，

锡麟心里巨浪翻。

借得一方倚天剑，

来日里可闯虎穴龙潭。

众官吏 (一阵骚动，面面相觑)徐会办。可喜。可贺！

徐锡麟 (对众官吏)叩谢各位大人！

(唱)补缺来安庆，

不知水浅深。

诸位老前辈，

赐教把手伸。

官吏甲 一定！一定！

(唱)谦逊又年轻，

知书达理人。

日后能发奋，

朝廷栋梁臣。

冯 煦 (背唱)才俊不才俊，
无非花金银。
不捐五千两，
哪有此官身？

徐会办……

(唱)恭喜贺喜好才俊，
轻轻一跃过龙门。

徐锡麟 冯大人，锡麟才疏学浅，你老才真是江南才俊呀！

(唱)早知你少年通儒声名重，
江南探花有才名。
锡麟有幸听教诲，
日后求教当登门。

冯 煦 哪里哪里。

(背唱)何处探得我的根和底，
这是个什么样的徐锡麟。

徐锡麟 (背唱)你看他眼睛里面藏阴狠，
是一个不得不防的人。

大、二 (背唱)白白又净净，
举止有精神。
不卑又不亢，
不是寻常人。

官吏乙 (背唱)朝廷是绝症，
神仙也无能。
都是混日子，
谁也别呈能。

恩 铭 顾委员。

顾 松 卑职在。

恩 铭 你是巡警学堂的收支委员，今后要好好配合你的新会办！

顾 松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旁唱)我平日多勤奋，
只为把官升，
老天不作美，
突现挡道人。

徐锡麟 顾委员，从今往后，你可要多多关照啊！

顾 松 客气，客气！

恩 铭 锡麟呀！

(唱)君子当谦逊，
莫学世故深。
学堂是新办，
你也是新人。
重任交给你，
与我练好兵。
战时能出手，
平时佑黎民。
共济世事艰，
合力又同心。

徐锡麟 战时能出手，平时佑乡民，共济世事艰，合力又同心！

大帅，这二十个字，锡麟牢记心里！

恩 铭 好！你们都点了什么些美味佳肴？

大夫人 都是你平素喜欢吃的。

恩 铭 哎，这回少搞些个山珍海味，来一点安庆特色。

冯 煦 (酸溜溜地)对对，徐会办对安庆的酒楼饭店那可是了如指掌呀！地方特色，只有徐会办知道！

众官吏 (七嘴八舌)徐会办，酒楼饭店，哪里没去过？

徐锡麟 见笑，见笑！锡麟恭敬不如从命！
(唱)先上那胡玉美调味的蚕豆酱，
马回子绿豆圆(儿)不能不尝。
煮牛肉、炖蹄、
香酥鸡、炒鸭肠。
麦陇香的花生仁，
柏兆记的芝麻糖。
江毛水饺压轴戏，
鸡汤泡炒米那是香对着香。
安庆百味说不尽，
乐不思蜀好地方。
待我练兵功成日，
定陪陪诸位走街串巷细品尝。

恩 铭 哈哈，好好，锡麟果然是个安庆通了！本帅就等着这一天！

冯 煦 大帅，请入席！

恩 铭 请！

众 人 大帅请！

[一侍卫急上。

侍 卫 禀报大帅，两江总督发来急电。(呈电)

冯 煦 (急忙上前，接过，尴尬地念)据悉，革命党已进入安庆官场，杀官造反，捣巢覆穴。事态紧急，望你多加戒备，早日侦破，莫使酿成祸端……

恩 铭 (接过浏览)冯大人！侦缉革命党，你总说，指日可待，可是你看你看……

[光暗，追光特写，冯煦神态尴尬。

三

[光复明。

[三个月以后。

[巡警学堂练兵场。

[安徽巡警学堂的学生们正步走上，精神矍烁，正在操练，陈伯平、马宗汉正步走在其中，督课操练。

众学警 (念)居吴楚，炼雄兵。

为社稷，为苍生。

好男儿，国之魂。

陈伯平 同学们，7月8号，你们就要毕业了！日后行止坐卧，片刻不要忘了救国宗旨。诸君当知道，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望诸君能与之共勉，刻苦操练，为的是救国救民。

众学警 是！

陈伯平 继续操练！

[操练声远去。

[马宗汉急上。

马宗汉 伯平。

陈伯平 (急切地)怎么样？与秋女士派来的人联系上了吗？

马宗汉 联系上了，大哥马上就到。

陈伯平 这一回看样子真的要动手了？

马宗汉 盼的就是这一天。

[徐锡麟上。

陈、马 (迎上)大哥，与秋女士派来的人谈得怎么样？

徐锡麟 伯平、宗汉！

(唱)与秋瑾暗地里已经约好，

皖与浙7月8日同举刀。

事成后会师南京立住脚，

烈火熊熊送前朝。

陈伯平 (思虑)锡麟兄,朝廷还有几十万军队,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马宗汉 伯平说得有理。要想旧桃换新符,我们的准备一定要充分一点。

徐锡麟 (唱)军队早成烂稻草,
衙门腐败如鸦巢。
民怨沸腾薪压火,
百姓地狱受煎熬。
一声号令狂飙起,
万里长江掀浪潮!
前思后想俱周到,
但等那七月八日艳阳高!

陈、马 (磨拳擦掌)7月8号,太好了,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徐锡麟 (感慨万千)是啊,这一天终于来了!伯平、宗汉,既然我等已蹈生死之地,谁都盼望成功,但绝不因为惧怕失败而犹豫退缩,放弃我们的追求!成功的喜悦,失败的结果,都要有所准备啊!

马宗汉 为国赴死,死而无憾!

陈伯平 华夏之树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欲苗欲壮,但用烈士之血浇灌!

徐锡麟 说得好!伯平,宗汉,我们的会员都应该抱定流血赴死之志向。我们的血不能不流,但绝不会白流!7月8号我们记住这个日子!

陈、马 7月8号。

[徐、陈、马三人手紧紧握在一起。]

徐锡麟 伯平、宗汉,继续操练!

陈、马 练兵!入列!

[陈、马双双入列。]

众学警 (念)居吴楚,练雄兵。
为社稷,为苍生。
好男儿,国之魂。(下)

徐锡麟 (唱)居吴楚,
练雄兵。
好男儿,
为苍生。
孤桑好勇独撑风,
乱叶癫狂舞太空。
自赢雄兵熬百战,
九州何愁不大同。

[顾松引恩铭与众侍卫暗上。

恩 铭 好!好!文武不挡!社稷栋梁。

徐锡麟 (发现恩铭)大帅!

恩 铭 锡麟呀,督课操练。不要太辛苦,事要一件一件的做,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你看这天……乌云四合,狂风乍
起,怕是有风暴!

徐锡麟 大帅,狂风暴雨,正是练兵的好时辰!大帅披肝沥胆,
废寝忘食,比职道更为辛苦!请大帅回府休息!

恩 铭 好!好,锡麟果然非同寻常。锡麟呀……

(唱)你我虽是上下级,
心里该是无距离。
世交厚厚得你也不知底,
提携你是我该走的一步棋。
大清眼下不景气,
举目社稷皆疮痍。
列强侵扰留余悸,
革命党来得凶又急。

可叹秋风又秋雨，
早催我把寒霜藏进双鬓里。
望你早成熟早成才担重担早成大器！
挽狂澜救社稷我们靠的就是你。
宦海有险不泄气，
报效朝廷志不移。

徐锡麟（背唱）可叹他为大清把心操尽，
可叹他天命年却是个不知天命的人。
他岂知大厦欲倒一木难撑，
他岂知油灯将尽难复明。
只可惜烧香走错庙，
拜佛看错了神！

大帅……

（唱）挽狂澜救社稷忠心耿耿，
徐锡麟叩请大帅放宽心。

恩 铭 好、好！锡麟，朝廷锐意改良，推行新政。正是用人之际，本帅看你年轻有为，有意多加些担子砺练与你。你可要懂得本帅一片苦心。当下，革命党是越闹越凶，老佛爷敕令各地严拿，皖省首府理当有所建树，以作楷模。冯煦无能，查了一个冬春，一无所获。我要你接替冯煦，侦查革命党！

徐锡麟 我，侦查革命党？（故作难色）这……

恩 铭 有难处吗？

徐锡麟 大帅，锡麟怕落下争功之嫌。

恩 铭 （感叹）争功？锡麟啦，没想到你也学得如此圆滑世故，要知道你可是留洋归来，浑身该是有菱有角才是哟！

徐锡麟 锡麟愿听大帅吩咐！

恩 铭 好,如此,本帅也就放心了。

[不远处传来众学警操练声:“居吴楚,练雄兵。为社稷,为苍生。好男儿,国之魂。”]

恩 铭 (赞赏)有军威!有气势!

徐锡麟 大帅,这些学生7月8号举行毕业典礼,届时望大帅莅临训示!

恩 铭 7月8号?好,到时本帅即令在皖的文武官员全部参加,一睹锡麟练军风采!让他们知道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大清是垮不了的!

徐锡麟 大帅!

恩 铭 (解下随身的快枪)锡麟,这把快枪是本帅心爱之物,送给你。

徐锡麟 锡麟不敢!

恩 铭 哎……,做个纪念么,望你持枪卫国,励志建勋立业。
接枪!
[光暗。]

四

[光复明。]

[景转大帅府书房。冯煦上。]

冯 煦 (冯煦满面懊恼唱)

草蛇灰线找线索,
绞尽脑汁一年多。
查缉革命党刚刚有着落,
突然要我把窝挪。
大帅的心机猜不破,
到手的功名梦南柯。

心里虽有火，
嘴却不能说。
连夜见大帅，
推心置腹把话说。

冯 煦 布政使冯煦求见。

[恩铭与夫人及二姨太上。]

恩 铭 冯大人？

夫 人 来呀，给冯大人泡茶！（内应）

恩 铭 有什么急事？

冯 煦 我这里有一些绝密材料。

恩 铭 什么绝密材料？

冯 煦 有关革命党的。

恩 铭 移交给徐会办吧。

冯 煦 不能给……这些材料与徐会办有关！

恩 铭 嗯？

冯 煦 卑职查辑相关官吏，惟徐会办疑点居多。据传光绪29年与革命党首要陶成章结识，在东洋期间可能加入了光复会，回国后浙人章炳麟反清入狱，也许正是徐锡麟的奔走，把一个本因定为死罪的囚徒改判成几年拘羈，还有，听说……

恩 铭 （不耐烦的打断）好了好了……听你说了半天，我就没听出一句是实的，先是据传，再是可能，又是也许……最后还是听说，就凭这些个猜忌，你让我认定他是革命党，这也太儿戏了吧！

冯 煦 大帅？据顾松报告，在他的来往信件里，言辞……

恩 铭 年轻人，言语偏激，很是正常。类似革命党语言，不一定就是革命党！瞎咋呼而已！

冯 煦 锡麟可疑呀！

恩 铭 本帅不信,他徐锡麟化了白银五千两,好不容易捐官补缺,做了朝廷命官,妻儿相伴,安居乐业。一觉醒来,自己又造自己的反?

冯 煦 革命党的言行总是反常,不可理喻!再说,端方大人电文上说得清楚明白,被抓获的革命党叶仰高交代,在皖的革命党,清一色浙江人。

恩 铭 浙江人?这能说明什么?你不也是浙江人吗?

冯 煦 我……

恩 铭 (声调提高)我看你是杞人忧天。侦缉革命党的事我已经交给锡麟了,你就放手吧!

冯 煦 大帅。我想……

恩 铭 不要想啦!锡麟年轻,遇事要多担待,多事之秋呀,大局为重!大清需要这样的人才!

(唱)我只知你花去白银三万整,
我只知你查了一冬又一春。
我只知你天天都说有眉目,
我只知革命党越闹越凶。
一会指鹿说是马,
一会疑鬼又疑神。
没有抓到一个革命党,
安庆城搞得是草木皆兵。
更有荒堂不可闻,
竟怀疑革命党就是徐锡麟!

二姨太 大帅……

恩 铭 (气呼呼地)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要把徐锡麟抓起来呀?!

大夫人 这……大帅!么事发这么大的火呀,冯大人不也是为朝廷,为的大帅你嘛。

(唱)大帅你消消气，
二姨太 (唱)冯大人莫作声。
大夫人 (唱)你们风一阵，
二姨太 (唱)你们雨一程。
大夫人 (唱)废寝又忘食，
二姨太 (唱)都是为朝廷。
大夫人 (唱)功劳算不上，
二姨太 (唱)苦劳有几分。
大夫人 (唱)有话慢慢说，
二姨太 (唱)犹似亲弟兄。
大夫人 (唱)和气能生财，
二姨太 (唱)火气惹灾星。
大夫人 (唱)虽说是官品分大小，
二姨太 (唱)却都是同船过渡的人。
冯 煦 夫人说得是，夫人说得是。
恩 铭 好了，好了。冯大人，本帅刚刚收到端方大人的密电，
决定在7月8号把叶仰高安全送达安庆。只要叶仰
高到了安庆，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松了一口气)革命
党，光汉子、宗汉子也就成了瓮中之鳖。这件事也就
可以告一段落了!
冯 煦 哎呀，这下可好啦!这下可好啦!这真是天降吉祥!
众 人 (同笑)哈哈……
冯 煦 大帅，不管徐锡麟是不是革命党，7月8号，就请徐
会办率部去码头接人!只要二人一见面，不就真相大
白了吗?
恩 铭 你……好，好，就依冯大人!来人，传徐会办!(内应)
冯 煦 大帅，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届时我也会派人配合!
恩 铭 嗯，可以!

[幕后声：“徐会办到！”，徐锡麟上。

[恩铭一挥手，二位夫人下。

徐锡麟 见过大帅！冯大人！

恩 铭 锡麟，我与冯大人商量过了。端方大人在7月8号要密押叶仰高来皖指认革命党，届时由你率部去码头接人。（徐锡麟震惊）你要确保叶仰高的安全。

徐锡麟 我……

恩 铭 有什么难处吗？

冯 煦 建功立业，多好的机会。

徐锡麟 是！大帅，7月8号叶仰高在安庆的安全保卫尽可放心！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可以提前到7月6号！

恩 铭 7月6号？你准备好了？

徐锡麟 准备好了！

恩 铭 好！那就这么定了！（暗下）

[光暗。

五

[复明。

[徐锡麟与陈伯平、马宗汉正在商议起义事宜。

陈、马 锡麟、大哥这么急着找我们，有什么要事？

徐锡麟 毕业典礼提前了。

陈伯平 （惊诧）提前？

徐锡麟 叛徒叶仰高7月8号来皖，恩铭让我负责他的安全保卫。叶仰高一到安庆，我等就会亮在衙门的屠刀之下。所以只能把毕业典礼提前到7月6号！

马宗汉 大哥，送武器的船要在6号早上才能到达安庆码头。若提前举事，我们……

陈、马 大哥!

徐锡麟 无须多想,势在必行,这是最后的机会。我们只有先杀了巡抚,趁群龙无首之际,寻找战机……

陈、马 先杀恩铭? 大哥……那你……

徐锡麟 (沉重地)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

(唱)莫让私恩将手捆,

自古大义能灭亲。

我也曾有瞬间的犹豫不定,

我也曾记起了往日的私情。

若不出手快,

有多少华夏才俊,志难酬、入罗网,

头落地、街头陈尸,泣鬼神。

船遭狂浪舵要稳,

临危不惧须从容。

陈、马 那好!既然大哥做了决定,我们分头行动吧。(二人匆匆下)

徐锡麟 宗汉,伯平!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陈、马 锡麟兄,大哥!你就放心吧!(二人同下)

[巡警甲上。

巡警甲 徐会办,我们把嫂夫人及公子接过来啦。

徐锡麟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巡警甲 都带着呢。

[王淑德抱孩子上。

王淑德 锡麟,匆匆忙忙把我们母子接来,有什么急事么?

徐锡麟 (亲切的接过孩子,遮掩地)哦,有只便船要回绍兴。

王淑德 回绍兴?

徐锡麟 我想让你带着学文回绍兴老家……

王淑德 回老家!什么时候?

徐锡麟 就是现在。(轻轻地把孩子交给身边巡警,巡警下)

王淑德 (惊)现在!

徐锡麟 对! 这孩子也该去见见他的爷爷奶奶了。

王淑德 不对! 锡麟,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徐锡麟 我……

王淑德 你快说! 快告诉我!

徐锡麟 贞姑,原定7月8号的“毕业典礼”提前了。

王淑德 提前?(一想,打断)不!我不走,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你!

(唱)你说过我们生在一起,
你说过我们死不分离。
今日让我回绍兴,
分明是支我逃避让我远离。

徐锡麟 (唱)我们是血肉之躯,
我们是五谷养大。
我们有高堂双亲,
我们有妻儿有家。
义旗一举天地动,
生死也都且由他。
不是我要放下夫妻真情,
不是我要放下周岁娃娃。
恨只恨列强欺华夏,
不忍看山河狼藉众黎民煎熬挣扎。

王淑德 锡麟……

徐锡麟 不要哭……

(唱)莫要泪眼潸潸,
莫要悲切切吓坏娃娃。
立志变天地,

只为爱中华。
望妻解君意，
助我亮剑匣。
送你携子回乡走，
锡麟再无他牵挂。
挥戈跃马沙场去，
把一生梦想、化春雨、乘长风，
作彩虹、跨苍穹、泽润华夏千万家！

王淑德 锡麟……(艰难的点头)锡麟,能不能让我回、回徐公馆一趟……那里面有……一堆未洗未叠的衣衫……还有……为孩子学文刚织了一半的毛衣毛裤……我……

徐锡麟 贞姑,这些我都为你收拾好了!上船吧。(王淑德步履蹒跚欲下)贞姑!(很痛苦地从身上拿出一封写好的休书)你、你……把这个也带着!

王淑德 (一看休书)休书?锡麟……你,(音乐如泣如诉)当初我自己写下休书是因为嫁进徐门,三年未曾为徐家添丁进口,你又常年奔走在外,贞姑是怕拖累于你,所以自写休书休自己,可今天你写这休书……

(唱)我、我、我怎么能接受?
无情无义把什么人胎投?

徐锡麟 (唱)你、你、你、必须要接受,
这是我百年挚爱在里头!

王淑德 (唱)休书拿在手,
犹似钢刀扎心头。

徐锡麟 (唱)休书终出手,
心中又除万般忧。

王淑德 (唱)想当年我自写休书娘家走,

你手撕休书泪双流。

徐锡麟 (唱) 今日里休书再写情意厚，
愿你们母子平安早除后顾之忧。

徐、王 (二重唱) 写(撕)休书的手
一撕一写都把夫妻恩爱人间留！

徐锡麟 贞姑！为了我们的孩子，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决
然地）走吧！

王淑德 (唱) 离情不敢露，
别泪默默流。

徐锡麟 (唱) 天老地荒情意重，
生死难断情悠悠。

王淑德 (唱) 昨夜剪烛西窗下，
和诗步韵头碰头。
今日忽作生死别，
真叫人欲生欲死，生死都把魂魄收。

徐锡麟 (唱) 莫说生死别，
莫说魂魄收。
我不会远离远走，
我眷念我的华夏神州。
你看那漫天的朝霞，
就是我清晨的问候。
你看那满山的杜鹃，
会让春意浓啊浓如酒！

[长江号子声，由远渐近。

抬起头哟……嘿哟嘿哟……

加把劲哟……嘿哟嘿哟……

上一步哟……嘿哟嘿哟……

别偷懒哟……嘿哟嘿哟……

[光暗。]

[顾松上。]

顾松 冯大人。(冯熙应声而上)

冯煦 徐会办这几天可有什么动静？

顾松 昨日去了江边，不知干了什么！

冯煦 给我盯紧点。

顾松 大人放心，我已在徐府周围安插了耳目，每天几时骑马，几时换轿，卑职都记录在案，若有什么异常举动，我即刻禀报大人！

六

[复明。]

[江边迎江寺大雄宝殿之内，十八罗汉，威风八面。]

[徐锡麟一身便装，缓步而上。]

徐锡麟 (脱帽上香) 月色沉沉夜风冷，
青灯黄卷添凄零。
长江边与妻儿已作别，
寺内再来辞恩铭。
焚香斟酒深深拜，
生祭恩铭大忠臣。
明日索尔命，
你却不知情。
杀你于心真不忍，
杀你锡麟背骂名。
只恨苍天多荒谬，
让你我相聚安庆城。
你为朝廷，

我为黎民。
披肝沥胆各为主，
洒热血只为自己主义真。
天生就是对头鬼，
不死不能成亲朋！
香三注、酒三巡一言难尽，
祭礼后你我仍是不共戴天的人！

[徐锡麟半跪，洒酒而酹！

[光渐暗。

[恩铭、与几官吏的幽灵相继走上。

恩 铭 你一意孤行！

顾 松 (幽灵似的走上)你不计后果。

官吏甲 (幽灵似的走上)你，要三思而行！

顾 松 (幽灵似的走上)你，要三思而行！

徐锡麟 锡麟深思熟虑！纵然碎尸万段，绝不反悔！

恩 铭 (大笑)哈哈，你好一个大英雄，恩铭我……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只是我死不瞑目……

(唱)我弄不明白搞不清楚，

我与你只差割颈换头。

来安庆春秋才两度，

我让你连升两级名响吴楚第一州。

徐锡麟 (唱)你让我抚衙内里里外外自由走，

你也把佳肴美酒为我留。

大事小事总是把我当参助，

我看到了更多的腐朽招来更多的忧愁。

恩 铭 (唱)为朝廷你与我都在奋斗，

徐锡麟 (唱)只会把痛苦悲伤添一筹。

恩 铭 (唱)不该是你举这罪恶的手，

徐锡麟（唱）徐锡麟分得清私恩公仇。
大清朝病入膏肓比商纣，
列强横行华夏神州。
大割地大赔款行尸走肉，
五千年文明蒙辱含羞。
我知你是清官一个，
我知你才能一流。
我知你待我并不薄，
我知你为朝廷把雄才来求。
可是我恨你把这腐朽的朝廷来挽救，
恨你愚昧忠君昏了头。
你忘了该去让他去！
你忘了该丢的放手丢！
就象大江流日夜，
春天过去又是秋。

恩 铭（唱）你说的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
新甫我心里藏尽社稷忧。
常言道出门看天候，
走路要抬头。
识得时务为俊杰，
水到渠成万事休。
眼下大清多磨难，
瘦死的骆驼还有一堆你搬不动的大骨头。
独木不成林，
一叶不识秋。
黎民百姓跟着朝廷走，
会说你是绿林造反九族跟着把血流。
你要思前又想后，

徐锡麟……徐锡麟……徐会办……

世上没有后悔药，

莫要马踏悬岩不知把缰收！

恩 铭 杀了我，你就是恩将仇报。杀了我，你就要世世代代背负无情无义的骂名！

徐锡麟 无情无义？何为情？何为义？1895年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一次又一次掀起瓜分中国的高潮，肆无忌惮的在中华土地上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尔等却视而不见，你们这是有情无情？

恩 铭 这不是你我考虑的事！

徐锡麟 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吾中华四万万同胞，无贵无贱，如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割宰，尔等却花鸟虫鱼，醉生梦死，你们这是有义无义？

恩 铭 胡说！

徐锡麟 英国独霸长江，沙俄虎视东北，日本看好山东，法国攫夺两广，朝廷无士、无兵、无饷、无械，名为大清帝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能源、交通，唯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这些皆是天下不争事实，还是徐锡麟的臆造胡说！！

恩 铭 朝廷已经推行新政，强国兴邦，指日可待！

徐锡麟 所谓朝廷新政，名为立宪，实为专制！什么“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卖国求荣的十二字，是中华民族奇耻大辱！这就是你们的新政？！这就是你们的义？！这就是你们的情？！你们的情情在媚外，你们的义义在卖国！想我革命党人舍小义而赴大义，弃私情而为大众，尔等当然无法理解！！所以，为了你那腐

朽的朝廷,你必须死。死在我的枪下……

恩 铭 你的枪? 那是我的枪!

徐锡麟 有何区别吗?! 不死在我徐锡麟的枪下,也会死在张锡麟,李锡麟的枪下! 这是你必然的归宿!

恩 铭 我明白了,不死在徐锡麟的枪下,还会死在张锡麟、李锡麟的枪下!可是,我死了,不会改变什么,可你想过没有,你! 怎逃九族之灾?!

徐锡麟 热心救国,何惧一死? 这一枪将是一声雷霆! 炸毁自己,警醒大众!!

恩 铭 ……

[一声枪响,又一声枪响,再一声枪响! 恩铭、等僵尸倒地。

[火光冲天,枪声四起!

[光暗。

[复明。

七

[景转安徽安庆刑部大狱。

[一声锣响! 真相已大白于天下。“轰”的一声,寻声望去,原来是大夫人听完审判昏厥倒地,冯煦等众人手忙脚乱,掐人中……

众 人 夫人醒醒、夫人醒醒啊!

大夫人 (突然大放悲声)大帅呀……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呀……

二姨太 (同喊)聪明反被聪明误也!

大夫人 (唱)你死得冤来死得苦,

二姨太 (唱)死得糊里又糊涂。

大夫人 (唱)引狼入室贼做友，

冯 煦 (唱)作茧自缚入魔窟。

自己误闯黄泉路，

断送了冯煦的好前途。

当初要是依着我，

哪有这一对美人把天地哭？

二姨太 (不满地)冯大人，你审呀！快审啊！

冯 煦 我——审！带徐锡麟！

[徐锡麟内唱：“恍惚惚呐喊声声沙场驰骋……”伤痕累累，拖镣戴铐上。

徐锡麟 (接唱)猛惊醒、方知是、陷魔窟、镣铐沉、层层枪兵杀气横。(坦然地接唱)

别了，我的古城安庆，

别了，我的父老乡亲。

我听到了你们懵懂的询问，

我看到了你们疑惑的眼神。

无怨又无悔，

山阴徐锡麟。

我多想再听听振风塔上风铃阵阵，

我多想再看看大江东去气如虹。

我多想回绍兴，

见一眼二老双亲。

吻一吻妻儿脸，

把保重轻轻的说一声。

是非与功过，

留与后人评。

眼前是黑夜，

转眼是黎明。

那缕缕阳光，
是我难弃难舍的眷念之情。
春潮里有我的歌唱，
春雨里有我的身影。
大地春回花烂漫，
徐锡麟九泉下笑为华夏放歌声！

冯 煦 徐锡麟，除了陈匪伯平、马匪宗汉还有哪些其它会党
你要老实交代！

徐锡麟 革命党天下到处都是，在安庆的就我一人！

冯 煦 我们击毙了陈伯平，活捉了马宗汉，你们完啦！

大夫人 挖出他的心肝，看看与别人究竟有什么不同！

二姨太 对，对！挖出心肝，油煎火烹，我要尝尝他究竟是什么
滋味？！

徐锡麟 (大笑)挖吧，
没什么可怕。
拿去吧，我不吝啬，
更不恐慌。
对着苍天，对着大地，
对着月亮，对着太阳。
我愿意，
敞开我的肺腑！
裸露我的胸膛！
让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听见，
那跳动的心房，
是我泣血的呐喊，
那溅起的热血，
会化成钟声悠扬！
我愿意……

我的热血在大地上自由流淌!

这……就是我的情，

这……就是我的义!(徐无力支撑，瘫倒在地)

[一阵摄像的镁光闪过。冯煦、二位夫人及众巡警已在徐锡麟面前。

徐锡麟 你们这算什么?真卑鄙!(一字一顿地)给我重拍!

冯 煦 重拍?

徐锡麟 (整理服装,抖擞精神)重拍!你听着……

(唱)我要你拍出我铁骨铮铮，

我要你拍出我镣铐千斤!

我要你拍出我豪情万丈，

我要你拍出我灿烂笑容!

人间了公仇，

九泉还私恩。

生死俱含笑，

肝胆两昆仑。

留一篇真情性，

留一幅真面容。

岂容你鬼鬼祟祟，

屈了我华夏英雄!

[徐锡麟昂首苍天，开怀大笑……

[长江号子由远渐近，与大江涛声汇成交响!

抬起头哟……嘿哟嘿哟……

加把劲哟……嘿哟嘿哟……

别偷懒哟……嘿哟嘿哟……

上一步哟……嘿哟嘿哟……

抬起头哟……

[剧终

我写徐锡麟

——黄梅戏徐锡麟创作谈

◎王晓马

一、说来由

年前，黄梅戏艺术的主编成结兄发来短信，要刊发黄梅戏《六尺巷》和《徐锡麟》的剧本，年后，在互致新春的问候里，老兄捎带要我立马写出黄梅戏《徐锡麟》的创作体会。并说戏好体会也一定多多。我曰：遵旨。

继黄梅戏《六尺巷》之后，黄梅戏《徐锡麟》是我与李杰导演合作的第二个戏。2007年11月《六尺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首演成功，我们兴致很高，喝着56°北京二锅头，握手话别。那时安徽省文化厅正在举办全国剧本征集活动，我们也都有任务，记得我把我写的《1978，小岗村纪事》的剧本初稿交给他，一是让他帮助提提意见，二是希望能找到再次合作的机会，就这样说着后会有期的套话，便各走东西了。

08年7月29日中午，安庆黄梅戏剧院一团团长熊辰龙打来电话说李杰导演飞来安庆，希望见我一面。下午我应约赴宜，一番寒暄之后，切入正题，原来此行之目的是要搞《徐锡麟》。我掐指一算，从北京分手到安庆再次见面，再度合作，仅仅八个月。这样的创作周期好像很短的，当然我很兴奋，我是很愿意与他合作的，因为他已经有“腕儿们”的含金量，却比“腕们”好侍候。虽然有时也说了些我听起来不快活的话。

徐锡麟是安庆的人文资源，从建国以来有过N次的尝试，话剧本、戏曲本有过，省内省外都有人写过。06年我去“上戏”进修时，写的《辛亥风云》初稿，就是以徐锡麟作为全剧的一号人物的。但剧本的生命力是活在舞台上，案头之本的生命总是苍白的。

把《徐锡麟》写好，立在舞台上，谁都知道是块硬骨头。稍有不慎，是吃力不讨好！

《六尺巷》的定位是抒情轻喜剧，而《徐锡麟》的风格当是励志篇！从要求上看，与《六尺巷》的风格迥然不同。我们开始谈样式，切入点，风格，无论饭前饭后，总是不离徐锡麟这个话题，最后一致认为：写黄梅戏《徐锡麟》，虽然有为革命先烈树碑立传之意，但在我们的作品中一定要写出人类的大爱，强化挖掘徐锡麟人性的光辉，写出徐锡麟的平民意识和革命家的情怀。只有这样，《徐锡麟》才会成为黄梅戏舞台上的精品。留得下，传得开。而一团的班子确实也是能干大事能成大事人，给我们的环境十分宽松。从来不催不逼。7月29日接受任务，8月20号写出初稿，研讨，接着写出二稿、三稿。领导更是慎之又慎，三番五次，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找些有能力有责任心的老同志老专家坐诊号脉，尤其是著名剧作家刘云程老师，从深圳三回安庆，参加研讨会，还有著名导演查明哲，从来开口都是一针见血。记得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看过剧本在9月24日发来短信曰：本子看了，比以前充实紧凑有戏，人物也更加鲜明生动，小马老师功不可没，祝愿成功！

二、徐锡麟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人，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生。1901年任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1903年应乡试，名列副榜。同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于东京结识陶成章、龚宝铨，积

极参加营救因反清入狱的章炳麟(太炎)的活动。1904年在上海加入光复会。1905年在绍兴创立体育会,后又创立大通师范学堂,规定入校学生均为光复会会员,参加兵操训练。同年冬赴日本学军,因患眼疾未能如愿。1906年归国,花白银五千余两,捐官入皖,再走俞廉三门路,于1907年任巡警学堂会办、陆军小学监督。

徐锡麟以安庆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的身份,暗中联络会党,约定在本年7月8日乘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时进行突然袭击,杀掉省文武大官,占领安庆,然后与秋瑾的浙东起义军共同攻打南京。

因一个叫叶仰高光复会会员的叛变,安徽巡抚恩铭已掌握党人名单,毕业典礼突然提前于6日举行,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7月6日,光复会领导的首次安庆起义爆发。会中徐锡麟用短枪击毙安徽巡抚恩铭,会场哗然,文武官员豕窜狼遁。徐锡麟与马宗汉,陈伯平及巡警学生百余人很快占领了军械所,被前来镇压的清军包围,激战四小时失败。陈伯平战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

当晚,徐锡麟被杀。临刑前,先拍小影,他神色自若地说:“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悔矣!”徐锡麟终年34岁。

据相关史料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1月,浙江都督府决定将徐锡麟以及在安庆起义中蒙难的陈伯平、马宗汉的遗骨,一同迁回杭州安葬。当徐锡麟等三人的灵柩从安庆启灵时,安庆民众“哀悼者累万人”,出现了“拦道人迎拜,香尘满素衣”的悲壮场面。微卢在《山阴烈士归葬挽诗》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此后,安庆士绅为缅怀徐锡麟等先烈,请黄兴为望华楼重新题写了一副楹联,以兹纪念,这就是至今广为流传的楹联:

登百尺楼,看大好江山,天若有情,应识四方思猛士;
留一抔土,以争光日月,人谁不死,独将千古让先生。

1月21日,当徐锡麟等人的灵柩运抵沪后,沪都督陈其美及绍兴旅沪同乡会,在永锡堂为徐锡麟等三烈士以及陶成章诸烈士举行公祭大会。沪上军、政、学、商等各界人士约4000人参加了仪式。

徐锡麟等人的灵柩于次日由专车运往杭州。浙军政府又举行公祭仪式,社会各界人士纷纷送来花圈和挽联。孙中山送出挽联:“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徐锡麟等人的灵柩安葬在西子湖畔的孤山南麓。蔡元培为徐锡麟撰写《碑记》,章太炎为之作《山阴徐君歌》。徐锡麟的墓居中,左右两侧安葬着他的战友陈伯平和马宗汉,整个墓地呈“品”字形,与秋瑾墓遥遥相对。

1964年,当地政府曾将徐锡麟等人的墓地迁葬于鸡笼山。1981年10月,在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当地政府又将徐锡麟等人的墓地重新迁葬于杭州南天竺原演福寺旧址。新修的徐锡麟等三人墓地均为石质构造,平面呈圆形,顶部掩以黄土,铺植草皮。徐墓居中,陈墓居右,马墓居左,墓前各竖立巨大的墓碑。

徐锡麟枪杀恩铭的壮举,震惊中外,为缅怀这位民主主义的革命先驱,1984年安庆市人民政府就在烈士殉难处的西边,即原新光电影院(现在的黄梅戏会馆)大门前的西边,兴建了一座“徐锡麟纪念台”。安庆的锡麟街,徐锡麟的举事纪念碑,都实实在在的说明安徽安庆的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人民英雄。

三、为什么

徐锡麟为什么要刺杀恩铭?我们回到1907年7月6号,从徐锡麟在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上的一段讲话就不难找到问题的答案。

1907年7月6号,学堂百多名师生集合于院中(清末,安徽巡警学堂就设在锡麟街的今市第二中学内的东边),列为方阵,徐锡

麟卓立阵前，神态昂扬威严，致词说：“吾来安庆，非为做官以谋荣华富贵，实为救国而来，行止坐卧，不敢片刻忘记救国宗旨。诸君与我相处，情相投，义相合，然诸君可知我之救国之道，乃是救其根本，于平素众口相传的所谓救国，大不相同。国家糜烂，人心思变，不有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方式，安能救助沉沦的国家人民脱离苦海？故我不敢顾惜自己的安全，当锐身以赴，为国效命，即使身死百次，其志不改。望诸君能体会我志，以力助我，共救国家！”这段话也可算是徐锡麟的遗言，而与这段内容似乎相同的话，徐锡麟捐官来皖，在赴安徽省会安庆上任前对着他的同志秋瑾等人也说过：“法国革命八十年战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

我们且不论这番话是不是徐锡麟的原话，但徐锡麟后来行动作了最好的注脚，最起码使得我这个黄梅戏《徐锡麟》的编剧引为可信之言。

可以说，徐锡麟刺杀恩铭是取救国之大义。在救国的大框架下，一切有利于救国的言行，皆可视为公义，反之则统属为私情。

徐锡麟被捕后，冯煦不解地问道，大帅与你常叙要事于密室之中，可谓下手机会多多，为何要选定在毕业典礼之上？

徐锡麟回答道：密室乃私地也，革命党人坦坦荡荡，想做什么，怎么做，不掖不藏！这与他来安庆之前抱定的“炸毁自己，惊醒大众！”革命宗旨十分吻合。

徐锡麟所说的国家糜烂，并非是危言耸听，而是大实话，1895年黄海海战结束，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1898年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六君子血洒菜市口，梁启超断发走扶桑。1900年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戊戌年间，康有为在六上皇帝书中就写到：吾中

华四万万同胞，无贵无贱，如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英国独霸长江，美国虎视东北，日本看好山东，法国攫夺两广，朝廷无土、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大清帝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能源、交通，唯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中国近代史通鉴）。面对如此糜烂之局面，朝廷却给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安邦治国”之策，真真叫人欲哭而无泪。

不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话，徐锡麟本是热血青年，耳闻朝廷的这种“大阿 Q”精神，岂能熟视无睹？早在 1904 年，徐锡麟在日本东京参观博览会时，看到一口流失到日本的古钟，慨然赋诗道：“瞥眼顿心惊，分明故物存。摩挲应有泪，寂寞竟无声。在昔醒尘梦，如今听品评。偶然一扪拭，隐作不平鸣。”其中“一瞥”而“惊”，“有泪”而“无声”，“扪拭”而听见不平之鸣，都写透了徐锡麟细腻而复杂的感情，这首五言诗，把一口流失在外的文物古钟写得充满了人情味，今天读起来还是让人振奋不已，也足以证明徐锡麟的拳拳爱国之心。而后来加入光复会，吟出“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也就是自然而然了。从徐锡麟思想轨迹和当时的历史现状，他的生命的诞生就是为了推翻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徐锡麟不亚于一个创世纪的英雄！

四、心里话

徐锡麟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亮剑精神，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蕴育的结果。

徐锡麟自己也说得很清楚，刺杀封疆大吏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炸毁自己，警醒大众！”，不再“空喊口号”，而是讲究“身体力

行”。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徐锡麟也知道自己将为自己的作为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并非一枪响过，便功成名就，而面对的是家族的九族之灾。

许多学者专家，在谈到徐锡麟刺杀恩铭的这一壮举时，纷纷肯定了徐锡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这种召唤精神也就是辛亥精神，辛亥精神就是爱国精神，奉献精神，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除了这种精神之外，我也非常赞成作家张承志在游览东浦徐锡麟故居时写下的一段话：“他们的革命同时也是一种自救。对他们的自我而言，对他们敏感而受伤的心灵而言，他们一个个都做到了言出必信，行己知耻。他们的精神已经骄傲地屹立着，特别是屹立在日本人的面前”

但也有其人，竟说徐锡麟刺杀恩铭含有恐怖主义色彩！在一次创作交流务虚会上，惊闻此言，犹似五雷轰顶，当年的华夏神州，一片狼藉，四万万同胞笼罩在杀戮与恐怖之下，我们的先烈，我们的仁人志士，一声呐喊，为中华之崛起拼出自己热血与生命，其精神是何等可歌可泣！而百年后的今天竟有人归纳为恐怖主义，说老实话，不管是什么样的专家学者，口出此言，我都会是不屑一顾的。记得与导演回到宾馆就餐，对酌而饮，一一向导演李杰介绍徐锡麟伟大人格之点点滴滴，至动情处，竟于大餐厅中周人广众之下，一时失态，泪流满面。是啊！不去了解中国 1907 年的前后历史，不去了解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怎么能体会到徐锡麟的伟大？眼下社会练歌厅太多，记得历史的越来越少。什么快餐文化，视角文化，视觉文化，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时髦固然时髦，但民族的苦难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国学大师章太炎所作《山阴徐君歌》中就写道：“扶循士卒，莫

不怀仁。”只有面对民族败类和自己的敌人时徐锡麟才会“觥觥我君，手执弹丸！”，徐锡麟，一个不能让中华民族淡莫名字，一个不能忘却纪念的名字！总之，不能让人感到中国人的薄情！

真的感到很忧郁。也就是从那一刻起，我想，一旦时间容许，将把辛丑条约、马关条约我所知道的一些原始史料及相关条款贴到的贴到网上去。让愿意知道的人知道，什么叫丧权辱国？什么叫先烈？不写《徐锡麟》这个剧本，对北京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周恩来总理题写的碑文只当做官样文章，现在想起来，碑文虽短，其含义何其深刻？当时华夏神州是何等的狼藉！

我在写他们早已消失的生命时，他们的精神在我的笔下被重新召回，其音容笑貌，活跃在我的脑际里。写他们的同时，我的灵魂也一次一次的得到洗涤、净化、陶冶，也由衷的感到他们真正是民族的灵魂。有了他们的从容赴义，才有中华民族今天的复兴。

在剧本的创作上采取了倒叙的叙事结构，大量运用时空交错和人物的内心刻画，尤其是大胆运用大段话白，为塑造徐锡麟这个人物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这一点我是要非常感谢李杰导演的，因为我敢这样写，他就敢顶住各式各样的质询，把他排出来！记得，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在狱中审讯时，恩铭的夫人叫嚣要挖出徐锡麟的心肝，炒食尽净。对这一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徐锡麟显得是那么从容，按照正常的戏曲创作手法，当写上大段唱段，一展先烈大无畏的情怀，但是细细揣摩，又觉得其时所有的吟唱都显得苍白无力，徐锡麟此时此地的情感当处在“井喷”状态，要用诗化的语言节奏，呐喊的样式，把一个先驱者的心声袒露出来更为合适过瘾！我把我的想法说给导演听时，导演十分赞成，我们在席中达成共识，我很兴奋，席中美味已无诱惑，匆匆退席而去，回到宾馆一挥而就，在徐锡麟被剖腹挖肝的情节中，让烈士吟出：“挖吧！没什么可怕！”

拿去吧！我，不吝啬，更不恐慌！对着苍天，对着大地，对着月亮，对着太阳。我愿意，敞开我的肺腑！裸露我的胸膛！让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能听见，那跳动的心房，是我泣血的呐喊，那溅起的热血，会化成钟声悠扬！我愿意……我的热血在中华大地上自由流淌！那热血会酿出新世纪的曙光！”

直到今天舞台上的每一场演出，一字没改！每每至此，台下总是响起潮水般的掌声！

历史又是有情的，在经历沉沉数千年封建黑暗后，一次光照千秋的辛亥革命之火，使得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感到一种温暖，一种亲切，一种希望，一种力量。开创共和的先烈们，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为每一个中国人燃起的一把属于我们自己的光明之火。

安庆，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安徽有五，安庆居其一，也是徐锡麟伟大革命人格的实践地。徐锡麟枪杀恩铭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早已成为安庆的人文资源。挖掘宣传安庆的人文资源，对提升安庆的总体形象都有着积极的意义。2009是建国60周年纪念，及时推出讴歌革命先烈的黄梅戏现代戏剧目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显而易见。即将走近我们的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辛亥”式的奉献精神，爱国精神随着历史前行的步伐，一定会变得更加辉煌，当为之讴歌、弘扬、光大。

◇新编古装黄梅戏◇

桐城六尺巷

编剧：王自诚

时 间 清代康熙年间。

地 点 桐城县。

人 物

姚夫人 50 多岁。张英大夫人。

张廷璩 20 多岁。张英之子。

张大祥 40 岁。桐城张英府管家。

敏 儿 17 岁。姚夫人的贴身侍女。

吴文楼 40 多岁。桐城富商。

梅 娘 40 岁。吴文楼妻。

吴小芹 20 岁。吴文楼女儿。

钱知县 38 岁。桐城县令。

山 人 寓言人物。

小 龙 男，山人的徒儿。

衙役甲、乙。众砖匠，师太，家佣，张府亲戚，轿夫，街邻等等

序 幕

[晨曦初露，山水如画。桐城歌悠悠传来。有顷，山人边唱边上。小龙随后上。]

山 人（唱）白云悠悠接山青，
谷鸟声声越空鸣。
春水倒映耕牛影，

曙光独照早行人。

小 龙 真好听！师父，这就是你说的桐城歌吗？

山 人 对，到了桐城就想唱桐城歌了！

小 龙 我们到桐城了？

山 人 嗯！下了龙眠山，前面就是桐城县。

小 龙（遥望着）好一个桐城县啊！

山 人 是啊！桐城县人文荟萃，商贾云集。而师父我最欣赏的人物，就是张英。张大人了。

小 龙 张大人！

[音乐轻起。隐约传来搬砖运瓦之声……]

山 人 呃，你听，张府旁边是什么声音？

小 龙 哎呀！师父，这么远路，徒儿怎么听得出来呢？

山 人（伸手摸着小龙的后脑勺）仔细听。

小 龙（稀奇地）嗯，我听见了，是鸡叫——狗叫……

山 人 哈哈，再听再听。

小 龙 是搬砖运瓦，做房屋的声音。

山 人 不是做房子，是砌院墙！

小 龙 砌院墙？

山 人 这院墙一砌，势必又要热闹一阵子呢！我们下山去看。

小 龙（兴奋地）好，下山了！

[山人、小龙，下。]

[砌墙声渐强。]

第一场

[音乐声、砌墙声融为一体。星光下，众砖瓦匠忙着搬砖送瓦，为吴家砌墙。]

(众砖匠唱)送送送哎上上上，
金砖银瓦砌院墙。
聚财聚福聚人寿呀，
一年更比一年强。

(夹白)弟兄们加油干哟！
今朝喝酒用碗装！

[有顷，天亮，可见已砌好的院墙。梅娘上。]

梅 娘 (热情地)喂，各位师傅，天亮了。大家歇一会，喝喝茶。吸筒烟吧！

[众砖匠应声停工。]

砖匠甲 老板娘，三方围墙连日带夜都砌好了，只有两头缺口未封。可以请吴老板过目了。

[内应：老板来了！]

[梅娘笑迎吴文楼上。]

梅 娘 当家的也，你看喏！

(唱)月夜砌墙福星照，
我吴家花园换新貌。
风水顺了人财旺，
你定能长生不老百病消。

吴文楼 (唱)眼望墙头瓦檐翘，
我扬眉吐气在今朝。
妇人只知风水好，
不知我心中奇招。

(夹白)老婆——

我今年这生日准热闹，
若遇事你要胆大，天塌下来我撑腰！

梅 娘 晓得哟！今天是喜事嘛，天怎么会塌下来呢？

吴文楼 你莫糊涂，这是一条老路。过一会就有人走来走去，

你请师傅们尽快把东西两面的缺口封好！免得有人进来胡闹。

梅 娘 我晓得，你莫操心。（摸出宝石）当家的，今天是你生辰之日，快把这个戴上。

吴文楼 什么？

梅 娘 宝石呀！

吴文楼 （接过宝石）哼！这块宝石——（怒）我永远都不想见到它！你怎么又把它拿出来？

梅 娘 （慌忙拾起，急塞于吴文楼手中）哎呀呀，这是公爹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你怎么见不得它呢？

吴文楼 我见了它，就想起当年受张英的气，你懂吗？

梅 娘 那只能怪张英不给你面子，不能恨这宝石啊！

吴文楼 君子者，宁受苦而不受辱！张英哪张英，想当年你不顾邻里之情，让我至今官场无一席之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今天我就是要把你家这园门堵住，哈哈，看你岂奈我何！快封墙！封墙！

[扶吴文楼下。

梅 娘 （大声招呼）各位师傅喂，请早点把两边的缺口封起来吧！一会过路的人多了，就麻烦着。

[张大祥内喊上。

张大祥 不许封！不许封！

[众街邻与行人纷纷上。梅娘躲退。

[众砖匠上。

砖匠甲 为什么不能封？

众砖匠 是呀！

张大祥 这是路！

众街邻 对，这是一条老路！

街邻甲 这路封了，我们怎么走啊？

众街邻 真是太不讲理了!

砖匠甲 我们是拿钱做事,听老板的。伙计们,不要管,快砌墙!

[张大祥冲上喝止。

张大祥 住手!你们怎么这么无理!这边还有我们张府的一道园门,你们竟敢这么堵住!

众街邻 是呀!真是无法无天!

砖匠甲 你们对我们发什么火哇?

众砖匠 是呀,有事找老板。

张大祥 叫你老板来!

[梅娘上。

梅 娘 哟!原来是大管家呀,我家老板早做生意去了。么事呀?

张大祥 你还装佯?

(唱)你家做事太无理,
趁我外出把墙砌。
难道你不知这条路,
本是张府老地基。

梅 娘 你莫瞎扯哟!

(唱)这一带全是我家的菜园地,
那来你张家么地基?
这院墙我想怎砌就怎砌,
你莫要仗势把人欺。

张大祥 什么?我仗势欺人?

(唱)你拦门断路占地基,
反陷他人把你欺。

(夹白)我告诉你,
老夫人今日回故里,

你赶快拆墙莫迟疑。

梅 娘 (唱)夫人回来与我么关系,

拆墙的事情你莫再提。

张大祥 我早晓得你吴家是狠人头,是不会自己拆的。(高呼)
来呀!

[几条大汉抬树段上。

张大祥 你们听着,这边有张府的一道园门,先把它打通。

梅 娘 (高叫)不许打!

张大祥 打!

梅 娘 各位师傅你们怎么不出头呀!

众砖匠 (上前拦)不准推!

众路人 吴家不讲理,推!

张大祥 推!

[张家请来的大汉在众人拥护中将吴家墙打通一个缺口,显出张家园门。

张大祥 再推!

梅 娘 (拽着张大祥哭叫着咬其手)我跟你拼了!(对众砖匠)你们与我打哇! 打哇!

[双方争斗。呼叫着,一片混乱。

[张廷璩从园门赶上。

张廷璩 (高叫)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各位歇着……(乱中被打,扶着臂膀,痛叫)哎哟!

张大祥 四公子!(扶着被打伤了的张廷璩,红了眼)各位帮我打!

[众人大哄:打啊!

[姚夫人,敏儿急赶上。

敏 儿 (高叫)夫人来了!

姚夫人 (厉声地)大祥住手!各位都住手!有什么事情说不清

楚,怎么能这样呢?

梅 娘 (假哭)夫人呐,我家这崭新的围墙,泥巴还未干,就被你家大管家捅坏了,他还打人呢!

张大祥 我这手是狗咬的吗?我家四公子是谁打伤的,快交出人来,快!

梅 娘 (自知失理,反而撒泼冲上)我让你打,让你打……

姚夫人 梅娘……

众街邻 (愤怒讥笑地)哎哟哟,丑啊丑,啊!打她打她……

姚夫人 众位街邻,此事由我们自己处理吧!各位请回……大祥,你先给吴家娘子赔个不是。

张大祥 夫人,是她家无理,怎么叫我?

姚夫人 谁叫你动手捣墙?我命你去!

张大祥 (恨而不解地)不——

张廷璩 母亲,让我代大祥叔向梅姨赔个礼吧!

张大祥 (拦着廷)慢着。廷璩,你是礼部尚书家堂堂正正的四公子,不可如此屈膝。我是个贱人,我该死!(突转身一跪,急起大吼)梅娘,我向你赔礼了。(奔下)

梅 娘 哎哟我的个天呐,这叫什么赔礼哟,把我的魂都吓掉着。

[群众议论着下。

姚夫人 梅娘,今天这事不大但也不小。等我问个清楚再说。我和孩子刚从京城回来,失陪了!

敏 儿 夫人,地下尽是砖瓦,走慢点。(扶夫人下)

众砖匠 老板娘,还砌不砌?

梅 娘 歇着啊!

[众砖匠下。

[吴文楼悠然而上。

吴文楼 好热闹呀!哼!

梅 娘 哎哟,你看喏!墙推个大窟窿,也不知哪个把张家四公子打伤了!这事可闹大了。

吴文楼 推得好!打得好!事情越大越好。哈哈……

[吴小芹急上。

吴小芹 父亲!母亲!这是怎么一回事?

梅 娘 哎呀!女儿,你从外婆家回来了!

吴小芹 刚到家。我家怎么与张府闹事了?

吴文楼 你少问。

吴小芹 听说廷璵哥刚从京城到家,就被我家人打伤了,真的吗?我去看看!(欲走)

吴文楼 (严厉地)站住!张廷璵被打伤了,与你什么关系。你还去看他,不怕人笑话?

梅 娘 (打圆场)嗨,当家的也,她们俩从小要好……

吴文楼 现在还是小孩子嘛!我告诉你,我吴家与张家如今是公开的对头了,不可以往来!还有,我已决定把你许配钱知县家公子。你若敢去与张廷璵谈情说爱,我就打断你的狗腿!哼!(转身下)

吴小芹 (抱梅娘痛哭)母亲——我不出嫁——

[切光。

[光亮,山人、小龙上。

小 龙 (唱)张吴两家为地争,

街头巷尾传新闻。

我一旁看罢也气愤,

偏偏是师父命我莫作声。

山 人 (一笑)嘿,我晓得你又想抱打不平。你说谁家无理?

小 龙 当然是吴家无理了。说什么张家的园门对着他家后门,坏了他家的风水,强词夺理。

山 人 夺理也是一个“理”呀!那张府管家一上来就把墙通

个大缺口,有礼不呢?

小 龙 当然有理。你能做“初一”,我就能做“初二”。

山 人 我说的是礼节的“礼”,不是道理的“理”。

小 龙 这——

山 人 小龙啊,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师父带你下山来是为你见世面的。静心先看着想着,不忙结论。

小 龙 我听说张府乡下人多,明日可能要进城与吴家决斗呢!而吴家也在准备大打一场呢?

山 人 可不,这件事好象是一个生了多日的脓肿,敷衍不了,必须让它穿头破裂一回,才能了结。好戏还在后头呢!走,上茶馆喝小花去。

[二人下。]

第二场

[翌日。]

[清晨,张府宅内。]

[幕启:张大祥手提衣包匆匆上。]

张大祥 (唱)昨日赔礼拜梅娘,

一夜难眠气断肠。

不辞而别回家往,

这样的管家太窝囊。

[敏儿上。拦住埋头欲下的张大祥。]

敏 儿 大祥叔!

张大祥 哦!是敏儿!(转身又走)

敏 儿 大祥叔,你手拿衣包去哪里呀?是不是要走?大祥叔,你这样不辞而别,实在是错怪老夫人了。

[姚夫人捻佛珠踱步暗上。]

张大祥 咳！老夫人只晓得行善行善，明明是吴家欺负了张家，还要我给吴家赔礼，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去哟！

敏儿 大祥叔，老夫人一定是有难处哟！你知道嘛？（悄悄地）听说老爷的礼部尚书罢了！

张大祥（惊愕地）啊！老爷他——他怎么罢了官呢？

敏儿（发现姚夫人）不要说了，老夫人来了！

张大祥 夫人……

[姚夫人出。

姚夫人（心中有数地）你们在说什么悄悄话呀？大祥，你手里怎么拿着个大包袱哇？

张大祥（尴尬地）这——

敏儿（解围地）老夫人，这包袱是大祥叔早晨在门外捡的吧！正想送还人家呢！

张大祥 对对对。我在门口捡到这么一个包，正想走呢——（欲走避）

姚夫人 站住。这包布我好像在家中见过，该不是小毛贼偷了，慌忙之中丢下来了吧！打开看看！

张大祥 这——

姚夫人 打开呀！

张大祥（知道瞒不过）夫人，我错了，我向你老人家赔礼！

姚夫人 嗯？包袱还没有搞清楚，赔个什么礼哟！

张大祥 夫人啊！

（唱）昨日为墙两家闹，
怨夫人不为大祥撑个腰。
因此我一气之下收衣包，
只想到回乡打鱼掌竹篙。
实不知是老爷下台小人跳——

姚夫人（问敏儿）谁说老爷下台了？

敏 儿 是吴家人说开来的。

张大祥 (唱)我方知此情之下夫人无奈忍为高。

只恨我无能为你解苦恼，

反在火上把油浇。

想当年天灾人祸我无依靠，

若不是老爷救济我大祥怎能有今朝？

到如今势利小人把事端造，

我无能分忧反而堵气回杨桥。

(夹白)我真该死啊！夫人哪！

从今后无论老爷福与祸，

我也要终生尽效犬马劳。

姚夫人 大祥，你不必如此自责！你对我张家忠心耿耿，功不可没哟！就是有些毛躁，要学着改着。

张大祥 晓得。夫人，老爷真的被罢了官吗？

姚夫人 你问老爷罢官的事？那是多年前的事了。因为老爷的部下杨瑄大人撰写祭文失辞。皇上责怪礼部审查不细，把关不严，犯了失察之过，便罢免了老爷的礼部尚书之职。啊……

张大祥 夫人，我不服哟！老爷对皇上真是尽职尽责啊，怎么能因为下属之错而将他降职呢？

敏 儿 是啊！这也太重了！

姚夫人 说实话，当时老爷罢官回家，我也是伤心落泪，不知怎样安慰他。想不到呢，他却赞不绝口说万岁英明哪！你们要晓得老爷是万岁的宠臣啊！既然宠臣失察必罚，那还有谁敢办事不负责呢！

张大祥 这……

姚夫人 大祥啊，假如昨日你与吴家打斗闹出人命，责任是谁？是你吗？我一推了之，只是让你去承担这个罪责，

你会觉得公平吗？

张大祥 这……

[张廷璘引母舅、大姨、小姑等众亲戚上。]

张廷璘 母亲，母亲，舅爹、姨妈、姑妈们都来了！

[众人相见呼叫……]

姚夫人 好哇，请，请呀！

众亲戚 (各自呼喊)姐姐，嫂子！见过姐姐，嫂子！

姚夫人 免礼，请坐。你们怎么都一齐来了？

小 姑 嫂子喂，昨日我们听说你和廷璘一到家，吴家就砌墙，还打了我家廷璘。是吗？

姚夫人 是闹了一场啊！好在廷璘没有大伤。

张廷璘 是呀。

大 舅 (大叫)这还得了，这是欺侮张家也是欺侮我们姚家嘛！

妹 夫 是呀，还打伤了我们廷璘，这还得了！

大 舅 大管家，你是怎么搞的哟！

张大祥 我，我真不知怎么说好。

众亲戚 快说！说嘛！

张大祥 我们乡下历来就是三不让，一不让妻，二不让祖坟，三不让宅地。他吴文楼分明是为富不仁，欺人太甚！

小 姑 嫂子，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过一会我们几个村的小伙子都要来，不推到吴家的所有院墙，决不罢休！

大 姨 对，我也回去叫人来，他吴家再敢砌墙！我们就敢拆！他吴家要是再动张家人一根毫毛，我们下掉他一条大腿！

大 舅 对！要打就打到底！

妹 夫 对！要打就打到底！

众亲戚 对！要打就打到底！

姚夫人 不行，不行。千万不能打啊！打能打出什么结果呢？打能打出胜负？打能打出道理吗？万一打出人命怎么收拾？老爷远在京都，家中决不能出事哟！

小 姑 是吴家先动手的，我们还怕么事啊？

妹 妹 对！要打就打到底！

众亲戚 对！我张家被吴家欺了，那不是大笑话嘛！

姚夫人 (一时无措)唉……

张廷璩 各位长辈不要吵了！

姚夫人 你说说。

张廷璩 母亲——打，当然是不可取的。可此事也得有个说法，吴家讲风水，我家就不讲风水吗？

姚夫人 这——

(唱)众亲人气又恨声震楼庭，
我心此时更难平。
人都说张家风水荫万代，
我怎能拱手白白让他人？
若打斗有理势必变无理，
若善罢怎可说服众亲人……
猛抬头见匾匾礼让二字光闪闪！

(白)大家看看，这匾上写的何字啊！

众 礼让！

姚夫人 好一个“礼让”哦！

(唱)匾文安了我一颗心，
这是老爷亲手写。
也是他为人为官的座右铭，
想当初他三十而立登皇榜。
扬鞭跃马走出了桐城，

他掌过兵、工、刑、礼各部的大印。
翰林院詹事府，南书房中供奉到如今，
他苦为当朝著宏论。
他乐随皇上去远征，
面对着万岁宠爱朝野称颂。
他更是遇事谨慎宠辱不惊，
他严律己，定家训，累累家书教子孙。
他主张为人处世善为本，
要学会有理之时也恕人。
这一回吴家占基我岂能不憎？
怎奈是打斗只解一时恨势必结仇留祸根，
更何况邻里间低头不见抬头见，
有国法与公理纷争自能平。
砌墙事我有地契可为证。
莫激愤，要冷静，且等我禀告县衙来调停。

[内呼：桐城知县钱大人到！]

衙役 桐城知县到！

姚夫人 来得好！有请！

[钱知县上，衙役随上。]

钱知县 下官拜见老夫人！

姚夫人 免礼，请坐！

钱知县 恭喜老夫人，贺喜老夫人啊！

姚夫人 何喜之有啊？

钱知县 适才接到朝庭文书，得知张英大人已拜文华殿大学士，荣登宰辅。这实乃桐乡的大喜呀！下官怎能不来拜贺呢！

姚夫人 此事老爷让我暂不相告，谁知大人你，哈哈——

大母舅 怎么，我姐夫当了宰相了！

众亲戚 恭喜姐姐,嫂子!
钱知县 对! 这里就是宰相府了!
张大祥 哈哈,罢官变成升官了! 老天开了眼,老天开了眼啊!
众亲戚 恭喜姐姐,嫂子!
[收光。]

第三场

[某日。
[景地:街头巷尾至吴文楼家后院。
[钱知县上。
钱知县 (念)昨日拜访张英府,今日要访文楼家。来呀!
[衙役甲乙上。
衙 役 老爷!
钱知县 今日不坐轿,随老爷上街逛逛去哟!
衙 役 (不约而同地)唉! 老爷今天好像有点烦闷呢。
钱知县 是呀! 老爷心中的烦闷你们谁能解呀?
衙役甲 我哇,我去把锣鼓班子叫来,打一回桐城的十番锣鼓,包你消愁解闷!
钱知县 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我要不花钱的消愁解闷,有吗?
衙 役 有哇,我们为老爷唱唱桐城歌! 好不好?
钱知县 好哇! 老爷早就听说桐城歌很有名气,唱吧唱吧!
衙 役 老爷请听!
[音乐起,衙役唱,钱知县哼着曲调也活跃起来。
衙 役 (唱)老爷有福份,为官到桐城。(根据曲调加衬字)
桐城文风盛,而今更知名。
出了个宰相张大人!

长江滔滔过，龙眠水清清。
田园如诗画，处处读书声。
五姓望族四海闻。
古城民风淳，教子不宽松。
礼义廉耻看得重，家家享太平。

钱知县 好一个家家享太平哟！

(唱)听罢家家享太平，
肩头好似压千斤。
张吴两家成矛盾，
我夹在中间难做人。
幸亏是儿女亲家未曾定，
要不然一边是相国一边亲家公，
我只有打包离桐城。

[钱知县，衙役下。景现一人巷。

(伴唱)往日小巷静悄悄，
今日小巷人如潮。
只因西街少条道
一人巷里乱嘈嘈。

[三五群众老老少少出现在一人巷两头，准备穿巷。

孩 童 阿姨，叔叔，快让让我，我上学要迟到了！

路 人 伢子！慢点，别摔着了！

孩 童 晓得了！

[钱知县一路逛来，突然发现无路。

钱知县 耶！怎么没路了！来呀，我们只顾逛荡，这是什么地方啊？

衙 役 老爷，这就是一人巷。

钱知县 这就是一人巷？与我钻巷！

衙役甲 退回去，退回去！让我们家大人先过。

路 人 什么大人啊？

衙役甲 大人就是大人，快让，快让！那边退回去，这边退回来！

路 人 你还推人哪，我就是不让你过！

钱知县 (制止)哎！我说你们这些吃公粮的，老爷实在不晓得怎么教训你们才好。你们难道没听说过？张英大人当年回乡为其父守丧，走街游山，只要是遇到挑柴的，过路的，总是站到一边，让人先过，哪像你们这样大呼小叫的。一个知县过巷竟如此摆谱，老百姓心中会有何想法呢？

衙 役 是！大人！

钱知县 对不起，下次不会的。各位请！

路 人 谢大人！（众渐下）

钱知县 (边走边说)让人不为小，小人不让人。他们过了我们过。

[钱知县与衙役穿过一人巷。

衙役甲 哎哟！老爷！前头还出了一条更窄的巷子也！

钱知县 这就是吴家干的好事。钻！

[钱知县侧身挤进吴家花园。

[吴文楼无意上，发现钱知县一行。

吴文楼 (远望着高呼)钱大人——呃，你怎么从这里过来了。

钱知县 哈，这也算是体察民意，深入民情吧！

吴文楼 嗨呀，怪不得我到县衙去求见，你不在呢！

钱知县 你是为这砌墙的事找我吗？

吴文楼 大人，你我到屋里谈谈。

钱知县 不！（指花亭处）就在这里说。

钱知县 说吧？

吴文楼 钱大人，你我当年在考场有一约定，不知大人可曾记

得?

钱知县 记得,我们说好等儿女长大一准结成儿女亲家。对吗?

吴文楼 对对对呀,我就怕大人忘记了!

钱知县 怎么能忘记呢!只是此事你知我知,看来还要推迟一步。

吴文楼 为什么?

钱知县 老兄!你打起算盘哗哗响,出手文笔也漂亮。却为何明知穷途还要闯,偏与张府去争强呢?

(唱)张府今日有诉状,

告你占基础院墙。

更有亲属难原谅,

要我早日开公堂。

吴文楼 他张家告我凭证何在?

钱知县 地契呀!

吴文楼 地契?

钱知县 张家地契我和师爷均仔细看过,其北面与你家交界之处,原有三株皂荚树,那皂荚树连同树外小路地基皆为张家所有。吴老板喂,这件事地契上明明写着,这皂荚树还活着,你不能不承认诺!

吴文楼 (语塞)这——

钱知县 再说,张府院墙还有门,你公然把它堵住。实在没有道理了。

吴文楼 我为何没有道理?这周围一带都是我前辈留下的土地。什么小路地基,他张家有地基不用,靠我家这边还留什么路,他这不是有意干扰我,把文章留给我做嘛!何况,有风水先生说,我多年生病就是因为张家那个园门正对着我家后园,破了我家的风水!所以我

不得不把它堵起来。

钱知县 你这是强词夺理了。逼着我公判啊！

吴文楼 你想判就判吧！无非去坐牢。

钱知县 哈哈，老兄，我不是不能判，我一判了，你与邻居就永远结仇了。再说你我是朋友，你真的坐牢了，我岂不要去探监，送这送那的，那多麻烦哪？

吴文楼 你不是怕麻烦，你是怕得罪张英。

钱知县 不错。我也怕得老朋友哇！不过，你若不听我劝，我就只有耍个滑头，将此案上呈安庆府，到时你可休怪钱某不讲交情啊！

吴文楼 你往上呈吧！闹得越大越好。我不怕！

钱知县 呃，老兄，见你这付模样我倒是越来越糊涂了，你怎么平安日子不过，要如此惹事生非呢？

吴文楼 我就是要与张家碰一碰！

钱知县 你这不是胆大妄为制造混乱嘛！张英就那么好惹？老兄，你这葫芦之中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吴文楼 我不想说。

钱知县 我知道一点，你对张大人有所怨恨。

吴文楼 对。我恨透了他！

(唱)想当初我与那张氏弟兄同窗读，
论机灵谁不夸我胜一筹。
偏是我逆运当头一上考场手就抖，
为仕途多次去把张英求。
可恨他毫无情面眉毛皱，
总是让我空回头。
我打落牙齿吞下吐，
立志经商官不求。
没想到张英罢了尚书职，

我就是他要他愁中再添愁。

(不禁发笑)哈哈!

钱知县 (恍然大悟)哎呀,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吴老兄,这张大人的官是你给他罢了不成?

吴文楼 皇上给他罢了哇!我在外面早听说了,你也不清楚?如今的礼部尚书是张英吗?

钱知县 不是呀!

吴文楼 对呀!你还没听说张英早想告老还乡吗?我让他一到桐城就碰一碰我这个墙壁!不是很有意思嘛!哈哈!

钱知县 哎哟,老天爷,你呀你呀……,我乃朝庭命官难道不知朝中事!这件事你是把萝卜白菜一锅熬了!老兄啊,张英在礼部时是被免职一年,那是何年的事情,如今,他的礼部尚书也的确免了,可是这是因为他当了宰相,升文华殿大学士了!才主动让位的!

吴文楼 (不禁一怔)啊!

钱知县 想这张英,工部、礼部、刑部,何处无权,何处无势!况且皇上还特别喜爱他那两个儿子。张家如今真是了不得了哦!你吴文楼终究无权无势,你鸡子么事要往石头上碰啊?张英就是饶你,他的学子遍天下,焉能放过你?你与张英为敌,能有好结果吗?老朋友,我对你真是爱莫能助啊!

[吴文楼哑口无言。]

钱知县 你怎么不说话了?

[吴文楼痛苦地摆手,示意钱知县走。]

钱知县 那我就先走了!你要好自为之哟。我等着你回话。来呀!回府!

[衙役上。随钱知县下。]

吴文楼 (唱)两眼模糊泪暗流,

难道此番要低头？
怨苍天既生我才无人用，
恨爹娘生前未选好坟丘。
想不通我从小诗书未少读，
却为何乌纱不罩我吴文楼？
气只气邻居高官轿马走，
我好比大鹏巢边当斑鸠。
更气墙边这条路，
来往人总对张家笑点头。
我一心砌墙断路泄怨气，
又谁知张家告状钱公愁。
到如今新墙破缺未封口，
街坊进出骂不休。
面对此情我该何处？
拆墙——让路？自低头？……

(夹白)不！

那岂非奇耻大辱，
落得个满城风雨茶馆酒楼笑谈我祖宗八代也蒙羞。
越想越恨无退路，
背水一战我不回头。
自古英雄谁不斗？
我蚂蚁偏要咬黄牛。
更何况当今提倡风闻奏，
我御状告他纵容家人称霸地方结乡仇。

(夹白)哼哼哼！

你当清官我就泼你一身醋，
哈哈，我小民一个纵然斗败也风流。

[梅娘上。

梅 娘 你哪去？

吴文楼 给我准备文房四宝。不，先请砖匠来，砌墙，我不但要
把这墙缺封死，还要加高，我要这墙从气势上把张家
压倒。

梅 娘 当家的，县太爷的话我都听见了。你不能这么犟啊！

吴文楼 你是妇人之见，滚开！（欲下）

[吴小芹闻声急上阻拦。

吴小芹 爹爹，母亲说得对，你应该知错回头才是。（拉住吴文
楼）

吴文楼 你也说我错了，你，你们都给我滚，滚！

梅 娘 （也拽住吴文楼）是呀，求求你——

吴文楼 （愤怒地）滚！都滚！（奔下）

梅 娘 文楼——

吴小芹 爹爹——母亲，这该怎么办啊？

梅 娘 （哭）天哪——你老子是鬼扛着啊！

（唱）他是糊涂胆大爱争斗哟，

他是死要面子好吹牛啊。

他是道听途说不问清楚喂，

他是想在桐城出风头啊！

这一回是公鸡碰到了老虎口，

只要张英一发怒你老子准要当牢囚啊！

吴小芹 母亲啊！

（唱）依我想张家为人多忠厚，

决不会仗势欺人情不留。

只要母亲开个口，

女儿我愿去张府把情求。

梅 娘 呃！这倒是个好办法。那姚夫人从小就喜欢你。不过，
如果这墙下的地基真是张家留下的空地，只怕是求

也无用。

吴小芹 我有一个好主意。

梅 娘 啊,快说!

吴小芹 千万不能让父亲知晓啊!(扶母亲耳语下)……

[收光转亮。

[山人、小龙同上。

小 龙 师父喂,这张吴两家之争我又听到一个新闻哎!

山 人 哦!

小 龙 吴老板四处扬言,张家仗势欺人,有人还说他写了御状,要请人送往京城告张英,并且说一告诉就会赢的,是吗?

山 人 不一定吧!

小 龙 是耶,说皇上英明,提倡风闻奏事,若逢百姓告官,总是先斩后奏对吗?

山 人 真那样,英明何在?所谓的“风闻奏事”你懂吗?这是皇上广开言路,准许老百姓向他直接控告贪官污吏的一个规定。也常常是先以控告一方为实而查办之,这对一些坏官确是很有震慑力的。但不是不问清红皂白的吧?

小 龙 一个人最怕有人在他背后捣蛋了。

山 人 不怕。树欲静而风不止。身正何怕影子歪。

小 龙 对对对——

[二人下。

第四场

[景:月夜。张府花园内,可见花亭与书斋一角。另一边,通向吴家的院门紧闭。

(伴唱)月儿弯弯晚风凉，
张吴两家墙抵墙。
恩恩怨怨难相让，
谁知儿女情意长。

[张廷璘踱步上。

张廷璘 (唱)千里归来愁不堪，
方见明月照家园。
白日喧嚣晚来静，
遥望银河心潮翻。
原只说归来好见儿时伴，
又谁知两家为墙如隔山。
我本想登门去把小芹看，
无奈何吴伯见我门紧关。
母劝我儿时恋情切莫念，
怕只怕儿女情爱从此断。

[敏儿上。

敏儿 公子，有人来访。

张廷璘 哦！此时那位来访？

敏儿 吴家小姐吴小芹。

张廷璘 (喜出望外)啊，她人呢？

敏儿 吴小姐适才想从大门而入，见大祥叔在，她便让我来告诉你，请你打开园门，她要与你隔墙叙话。

张廷璘 太好了！快开园门。

[敏儿开园门。击掌三下。

[吴小芹机警地上。

敏儿 小芹姐！

吴小芹 来了！

敏儿 我家公子正好在此呢！

[张廷璘示意敏儿下。]

敏 儿 你们说话我走了。(下)

吴小芹 公子!

张廷璘 小芹——

吴小芹 廷璘哥——

张廷璘 小芹啊!

(唱)正在月下苦思念,
廷璘急盼把你见。

吴小芹 (唱)半壁墙砖将人隔,
好似高山在眼前。

张廷璘 (同唱)急急急,盼相见,
吴小芹 (同唱)有情人儿分两面。

(白)这怎么办呀?

张廷璘 有了!

(唱)待我捡砖来垫脚。

吴小芹 好办法。

(唱)我来拆墙把脚垫。

[二人各自行动。]

张廷璘 (唱)为把妹妹见,
怕什么砖有尖。

吴小芹 (唱)为望哥的脸,
顾不得手纤纤。

张廷璘 (唱)一块又一块,

吴小芹 (唱)砌在门中间。

张廷璘 (唱)登上小砖台。

吴小芹 (唱)转身见哥颜。

张、吴 (合唱)四目相撞如梦间。

[伴唱:如梦间,从何言?

又是哀伤又是甜。]

张廷璚 (唱)小芹啊——龙眼河畔两分手，
吴小芹 (唱)何时不等这一天。
张廷璚 (唱)可记得你我分别春几度？
吴小芹 (唱)花开花落三年整再加五六天。
张廷璚 (唱)果然女大十八变，
 芹妹转眼如天仙。
吴小芹 (唱)公子你气宇轩昂见识广，
 芹妹我不过是朵乡水莲。
张廷璚 (唱)好一朵乡水莲呀，令人好思念。
 奈何关山千里远，惟是梦魂牵。
吴小芹 (唱)梦中相见最怕醒啊，醒来泪涟涟，
 难忘儿时亲如蜜哟，一年又一年。
张廷璚 (唱)可记得过家家，是我为你梳小辮？
吴小芹 (唱)可记得你读诗书我绣花伴你在窗前？
张廷璚 (唱)可记得那年分别月下拥？
吴小芹 (唱)今日相见手难牵。
张、吴 (合唱)手难牵啊心相连，
 难忘当初有誓言。
 发誓长大鸳鸯配——
 未料到两家反目相会难。
吴小芹 (唱)家父逼我嫁钱府，
 还望公子解倒悬。
张廷璚 啊——
 (唱)乍闻芹妹要婚配，
 我心慌意乱好为难。
吴小芹 (唱)无爱的婚姻我决不应，
 妹盼你速往我家求姻缘。
张廷璚 (唱)两家争斗如烈火，
 如何开口说姻缘？

吴小芹 (唱)公子呀,难道你甘愿小妹嫁钱府。

张廷璚 (唱)你若嫁钱府我定往大街把轿拦。

吴小芹 (唱)花轿出门拦何益?

张廷璚 这——

吴小芹 廷璚哥。

(唱)你与我只有同心闯难关。

张廷璚 对!闯难关。只是你父亲生性执拗,这难关不知如何才能闯过啊?

吴小芹 难关就是这道墙啊!(出示宝石)你看,这是我母亲让我带来的宝物。

张廷璚 宝物——

吴小芹 公子呀,这块宝石,有识宝人说它是一块奇珍异宝。母亲要我将此宝交与你的母亲,做为我家占用了你家宅外隙地的补偿,也好化解两家争斗。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张廷璚 此事你父亲可知?

吴小芹 不知,是我和母亲的主意,我父亲生性好强,千万不能让他知道,不然我和我母亲就不得了了。(送宝石)快接着。

张廷璚 但愿母亲能够作主,暗中成全。

吴小芹 此事也不能让大祥叔知晓,他是个爆竹筒子,难免坏事。

张廷璚 对了,我接你过墙来一道去见我母亲可好?

吴小芹 好哇!

[张廷璚扶接吴小芹越过断墙。二人亲切相拥。

[张大祥上。

张大祥 廷璚,(发现小芹大声地)那是谁呀?

张廷璚 大祥叔!小声点,是吴小姐!

吴小芹 大祥叔!

张大祥 哼!吴小芹,(冷淡地)吴小姐,天这么晚,你怎么越墙而来……

张廷璁 大祥叔,吴小姐来找我母亲有事商量。

[吴文楼暗上。

张大祥 什么有事商量,我知道,你二人从小要好,急待相见,故而越墙幽会拥拥抱抱。

张廷璁 大祥叔……

张大祥 吴小姐,自古婚姻大事当有媒有证,有父母之命,有你这样黑夜之中,私自前来求情说爱的吗?你要知道我家公子乃官家之后。婚姻大事要门当户对。你不想想你家那父亲、母亲,是何等样人?不要痴心妄想啦!

张廷璁 大祥叔!你不要胡说!

张大祥 公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莫忘记你是一个有家教的人,能找一个蛮横无理的岳丈大人吗?

吴文楼 (隔墙大叫)呸!气死我了!

[一群砖匠上。

众砖匠 (高声地)吴老板召我们来是不是要连夜封墙呀!

吴文楼 快把这个缺口堵起来!

张大祥 吴小芹,你赶快从这里出去!

吴小芹 (叫)爹爹,不要封,让我回家!

吴文楼 你就死在张家。封!

吴小芹 父亲,不要封墙不要封,让我回去——

吴文楼 给我封墙!

吴小芹 你若封墙,我就不走。

吴文楼 那你就死在那里,免得给我丢脸。

吴小芹 爹爹……

张大祥 (不禁大笑)哈哈,吴老板,子不教父之过,你怎么怪你女儿了,我都为你害羞啊!

吴文楼 混蛋!你是什么东西?气死我了!(下)

吴小芹 天哪——(夺路跑下)

张廷璫 小芹……

张大祥 (大笑)哈哈……

[姚夫人上。

[众砖匠议论着下。

姚夫人 又是什么事呀?大呼小叫的。(对张大祥)你还在笑?

张大祥 夫人——

姚夫人 廷璫!你给我跪下!

张廷璫 母亲——

姚夫人 跪下!

[张廷璫跪。

姚夫人 你把家教背一遍。

张廷璫 这——母亲,这家训,孩儿不知从何背起。

姚夫人 你父亲教你的为人处世的四句话。忘了?

张廷璫 没有忘记。这四句话是:“无忤于人,无羨于世,无争于人,无憾于人”。

姚夫人 无憾于人!这吴小姐为何来到我家来哭哭啼啼的?是不是你约吴小姐深夜来此?

张廷璫 这——

姚夫人 是不是你在她面前持己是官家子弟,骄横放纵,口是心非,欺侮了她?

张廷璫 不不不,母亲,我与小芹一往深情,彼此尊重。她适才过来,是想见你一面,想从中化解两家纠纷,不料……

[敏儿急上。

敏 儿 夫人、公子,不好了,小芹姐适才从侧门出去时,让我转告公子,请公子不要再为她操心了,她决心远走高飞,再也不回来了!

[众惊。

姚夫人 快通知吴家人去追。

敏 儿 是！（下）

姚夫人 （对大祥）你还站着，还不快去帮着把小芹找回来！

张大祥 是！（急下）

张廷璘 我也去！

姚夫人 站住！你去成何体统！一个女孩子——唉！

张廷璘 母亲，不能冤枉小芹。你看，这是她送来的宝石。

姚夫人 这是作甚？

张廷璘 因宅地之争，是她母亲瞒着她父亲想用此物做为赔偿与我家私了，以致又闹出许多事端。

姚夫人 用它私了？

张廷璘 不行吗？

姚夫人 唉，又是这块宝石……儿啦，宅地之争，不能这么私了。如县衙老是拖着不判，我则要写信给你父亲，听他发落。到时你还是回京去吧！也好远离这是非之乡，安心攻读。

张廷璘 母亲，此时千万莫要孩儿远去。我要等找到小芹！

姚夫人 不行。你要明白，张吴两家这局面，还能结什么儿女亲吗？你要趁早死了这条心。

张廷璘 （哀求）不，母亲！（跪）

[收光。

第五场

[在一山谷流泉之中。

[幕内传来桐城歌。

（唱）为人做事莫过头，
芝麻炒焦不出油。

花生出头粒粒苦，
与人作对总是愁。

[龙眠山人，小龙在歌声中上。]

小 龙 师傅，这首歌要是唱给那个喜欢闹事的吴老板听听就好了！

山 人 嘿嘿，滚滚红尘，几人能有超然之心呢！

梅 娘 (内喊)小芹——女儿——你在哪里哟？

山 人 看，他们来了！

[龙眠山人，小龙下。]

[梅娘上。]

[吴文楼狼狈不堪从另一方向上。]

梅 娘 (喊)小芹——女儿——你在哪里哟？

吴文楼 (见梅娘)我的个妈妈呀！我怎么又碰上她了？

梅 娘 文楼——小芹——

吴文楼 歇着！你如此满山遍野的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唱)你四乡八镇乱呼叫，
我八代的脸面尽丢抛。
恨不能一封休书了烦恼，
你回娘家去嚎啕！

梅 娘 (气不过)你这个狠人头！

(唱)你做人失败惹人笑，
还在对我发牢骚。
谁不说你无情无义心眼小，
好好一个家哟叫你搞得乱糟糟。

吴文楼 混蛋！你也这样说我。

梅 娘 我要找不到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龙眠山人，小龙上。]

山 人 哈哈,闹市斗场怎么搬到了深山野外呀?!

梅 娘 老先生!原来是你呀!

吴文楼 老先生,高人!你让我找得好苦啊!听说你早已出现在县城,怎么不肯见我啊!我早想听听你的先见之明啊!

山 人 哈哈,山人只爱唱唱乡俚俗歌,既不爱与扬眉之人攀交,也不爱与愁容之人多谈,故而——哈!

吴文楼 老前辈,你乃我父亲崇拜的高人,我想把我的苦恼都说给你听听,行吗?

山 人 不要称我为高人,有话请说就是。

吴文楼 想我吴文楼自认并不比别人笨,自幼饱读五经四书。做生意也不算外行,可为何天不相助总是逆运当头,苦恼不堪呢?

山 人 吴老板,你恨天,天不是助你祖上为你留下了万贯家财嘛?只是你不知其乐。有了财,又想当官,是自陷苦海啊!有一付楹联是这样写的:高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可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你说如何!

吴文楼 (思索地)这是说要知足者常乐啊!不知是谁的大作?

山 人 你的邻居张英啊!

吴文楼 他……

山 人 (侃侃而歌唱)你本不应愁哇,你本亦无忧,
你不知人生欢乐在心修。
你登高朝远望哇,山河似锦绣。
可找到你那院墙?你那楼?
你心中那片如意土,
我眼中如同小蚁头。
看人世,谁能饮尽天下酒?

谁能住尽天下楼？
世间万事皆有度，
何苦事事争不休。
名利生死皆看透，
方是人生真自由！

吴文楼 龙公公，我真想与你一道浪迹天下，再也不想
在桐城露面了！

山 人 这又为何？

吴文楼 我如今是内外交困骑虎难下，一败涂地，下不了台
哟！

山 人 哈，看来是跟别人斗，其实是跟自己斗呀！

梅 娘 死要面子活要脸，斗来斗去，把一家人斗成这付模
样。

吴文楼 看来这个女儿是离家远走，永不想回了。

[山人、小龙隐下。]

梅 娘 (不见山人)咦，那位高人呢？

吴文楼 好像在那边，找他去！

吴文楼、梅娘：高人，高人——(下)

第六场

[不远的庵堂木鱼声声，吴小芹静坐桥头遥望，沉思——沉浸在回忆之中……]

[隐若闻，呼唤‘小芹’的声音如从天籁而来……]

吴小芹 (感觉是张廷璫来了。回应呼唤) 公子——廷璫哥——(奔下)

[灯光变幻。舞台变成了吴小芹的幻境。]

(伴唱)青山逶迤弯弯道，

原野无边路迢迢。

罗裙飞，龙马跃，

绵绵相思情啊，

化作彩虹桥，

[伴唱声中，张廷璵与吴小芹彼此的呼应声由远而近。二人上。相会作舞。

(伴唱续)啊！蓝天真美好，苍鹰轻扶摇。

人在情魂里哟，花在丛中笑，花在丛中笑。

张廷璵 小芹妹呀！

(唱)芳踪无影家人闹，

廷璵牵卦无限焦。

欲去京都难相告，

不料相会在今朝。

吴小芹 (唱)小妹离家隐小庙，

惟是芳心随哥绕。

托人探知哥要走，

每日驿道守板桥。

望过行人知多少，

空来一朝又一朝。

想哥想得阴阳倒，

想哥想得泪滔滔。

张廷璵 (唱)清清河水双影照，

此时不再叹寂寥。

你我幸能重相会，

好比那牛郎织女在鹊桥。

吴小芹 公子啊！

(唱)牛郎织女真不幸，

真怕你我当双星。

鹊桥一会又分别，
明日依是陌路人。

张廷璵 不！

(唱)我是大清男儿汉，
敢为真情去抗争。

吴小芹 (唱)忽然一阵秋风紧，

张廷璵 (唱)为妹挡寒有我的衣襟。

吴小芹 (唱)风夹细雨如丝落，

张廷璵 (唱)雨丝紧裹两颗心。

吴小芹 (唱)你看那雨中红叶似蝶舞，

张廷璵 (唱)那是梁祝游桐城。

吴小芹 (唱)游桐城，访情人，

张廷璵 (唱)有个廷璵与小芹。

吴小芹 (唱)两小本无猜呀，

张廷璵 (唱)相居是比邻。

吴小芹 (唱)奈何两家纷争起，

张廷璵 (合唱)恨不能呀爱不能。

吴小芹

张廷璵 小芹妹，无论天塌地陷，你我都要相爱下去。

(唱)只要你我紧携手，
何惧长辈不消仇。

吴小芹 (唱)只盼早消仇哥哥转回头，

洞房花烛下你为我掀红绸。

张廷璵 (唱)掀红绸到白头，

(二人合唱)一曲情歌唱千秋。

张廷璵 芹妹，我该上马了。

吴小芹 (恋恋不舍)走——吧——

张廷璵 妹妹多保重！

[张廷璫下,马蹄声远去…

吴小芹 廷——璫——哥——

[伴唱:骏马扬蹄红尘飞,
情难舍,心相随。
马蹄声碎心也碎,
又是相思梦一回。

[木鱼声渐强,远天传来沉闷的雷声。风雨欲来。

[师太快步上。

师 太 小芹——小芹——

吴小芹 廷璫哥!

师 太 哎哟,什么廷璫哥哟!

吴小芹 (在沉思中一惊)师父,不好意思,我在做梦!

师 太 小芹,你心猿意马,我看是很难出家的,但只要静心诵经,就不会有太多的烦恼,你要好自为之。

吴小芹 是,师傅。

师 太 哦,刚才庵中来了了一位贵客。你随我回庵帮我接待客人。

吴小芹 晓得!

师 太 呀,雨来了,快回庵吧!

[二人同下。

第七场

[山中庵堂。

[主景佛堂。香烟缭绕,油灯闪闪……

[乐声中,敏儿扶姚夫人上。

姚夫人 (唱)龙眠小庵好清静,

香烟袅袅灯长明。

木鱼声声敲人醒，
心有愁绪念佛经。

[姚夫人烧香叩头，稳坐背经，敏儿在其身后，轻轻为其捶背。

[庵外，吴文楼与梅娘冒雨跑上。

吴文楼 好大的雨哟！（冲到庵门前发现姚夫人，惊而止步）
啊！

梅 娘 进去躲躲雨呀！

吴文楼 嘘！小声点，你看！

梅 娘 张家夫人——

[二人退至一旁窥视。

姚夫人 敏儿，你歇去！

敏 儿 是！

[吴小芹端茶上，与敏儿相遇，各自一惊，吴小芹又见姚夫人急拉敏儿耳语。

[师太上，见吴小芹端茶未送，示意小芹快送。小芹点头。师太下。

[敏儿见小芹为难，接茶盘与吴小芹一起走近闭眼背经的姚夫人。

敏 儿 夫人，这是师太派人为你送来泡好的香茶。

[姚夫人无语，以手示意敏儿将茶放在一边。

[敏儿为姚夫人捶背。让吴小芹站在身后。

[门外梅娘望见女儿欲喊，被吴文楼制止。二人退步躲避。

梅 娘 这是怎么一回事！

吴文楼 看来女儿出走，全都是张家捣的鬼。哼，张家告我的状，这回我可以反告她了！

梅 娘 问问再说。

吴文楼 人证俱在,有什么问的。你守在这,我去衙门,叫他们差人来看了再说。哼!(急下)

梅 娘 文楼——(追下)

[经堂内:敏儿示意吴小芹为姚夫人捶背。姚夫人微微睁眼。

姚夫人 是谁在给我捶背呀?

敏 儿 回禀夫人,是庵内新来的一位小师傅在为你老人家捶呢?

姚夫人 捶得还真不错呢?

敏 儿 (不禁暗笑)她在家老为她母亲捶的。

[门外梅娘不禁落泪。

姚夫人 哦,她母亲还在么?

敏 儿 高堂健在!

姚夫人 那因何要出家呀?

敏 儿 这——还没有正式剃度吧!(忍俊不禁地)小师父你自己说吧!

姚夫人 怎么不做声哪?

吴小芹 回禀夫人,一言难尽喏!

姚夫人 你是小芹吧!

吴小芹 (悲伤地)夫人——

姚夫人 (睁眼回首)小芹哪!你叫大家找得好苦啊!听说你母亲为了你头发都急白了!我的管家大祥为了找你还去了九华山,直到前几天才回府啊!是他打听到你的踪影,我才特地到这里来的,这回可好了,明日随我一起回家吧!

吴小芹 (紧紧抱着姚夫人)老夫人,我永不回家!

姚夫人 傻子呀,这是过头话,说不得哟!

吴小芹 夫人哪!我恨我的家!(不禁哭出声来)还有我那

爹——

姚夫人 小芹哪！

(唱)莫流泪,莫伤心,
天下骨肉情最深。
人常说虎毒不食子,
小鸦也有反哺情。
为人儿女当孝顺,
江水倒流也不能忘记父母恩。
若说你怨恨父母心胸窄,
你任性不归岂不也要留骂名?
只有儿女让父母,
哪能长辈让儿孙?
想一想董永为何人传颂?
思一思目连救母为何上了佛家经?
可见过那道家灵前诉母苦?
十月怀胎唱到老,
唱得那跪拜的儿女泪纷纷。
多少人父母在时不尽孝,
死后枉自哭亡灵。
小芹啊,可知你父为你也悔恨?
你母亲为找你一双小脚四处奔。
小芹啊,家不和外人笑,莫当赌气人。
心胸要开阔,欢乐又长生。
莫记父母恨,多想父母情。
张吴两家近,应是好睦邻。
今夜与我同安寝,
待明朝我亲自送你回家门。

梅 娘 (不禁失声痛叫)小芹——

吴小芹（闻声出、紧抱母亲）母亲——

姚夫人 是梅娘来了——

梅 娘 老夫人——

[切光。]

第八场

[街头。张吴两家接壤处。]

[幕间伴唱：只因宅地起纷争，

张家传书到京城。

不知宰相有何复，

家家户户等新闻。]

[幕启：街头设立了临时公堂，有‘回避’、‘肃静’之牌，群众纷纷围观。]

[衙役甲上。]

衙役甲（高喧）各位肃静，只因张府状告邻居吴文楼侵占宅外隙地，县太爷早将此案移送安庆知府，今安庆知府已将判决文书批下，县大人为严明法纪又因是邻里纷争，特在街头宣布。当事人上堂！

[姚夫人持拐杖上。]

姚夫人（念）早知府衙判决下。何必写信上京都。

[吴文楼、梅娘默默上。]

吴文楼（念）有人笑我落水狗，有人夸我真英雄。

衙役甲 夫人请坐。有请县太爷！

[钱知县应声上。]

钱知县 来了！

（念）打架吵嘴伤人，

明争暗斗伤神。

公堂如炉最好莫进，
既伤银钱又伤身。（登位）

[钱知县向姚夫人与吴文楼点点头，登位。]

钱知县 各位乡亲父老，本官选在此地执行这拖延已久的占基案。这是为了明判是非，维护桐乡的民风、正气。其二吗，虽然知府已有明文判决，我还是想听听双方态度，争取调解，免伤和气。（一拍警堂木）现在本官宣布：一、被告吴文楼不经协商，私自侵占张府宅边隙地砌起院墙。罚处赔偿张府白银千两。二又因吵架斗殴，并按当地俗规，办酒放鞭向张府赔礼道歉，以示惩罚。罚银当场兑现。

吴文楼 请问大人，我若交了罚金，这墙下地皮可归我所有呢？

钱知县 那原本是相府地基岂能归你所有呢？

吴文楼 我不服……

钱知县 哦！你还不服。（走近吴文楼夫妇低语）老兄，是不是坐牢了你才服呀？

吴文楼 哈哈，我不坐牢，就这么了了，世人怎么晓得你们官官相护，仗势欺人呢？

钱知县 这——你是臭水沟里的石头。

梅 娘 大人，请问，我家可否将相府墙外的地基花钱买下来呢？

钱知县 这，这就要看老夫人意下如何了？

姚夫人 我不能答应。众位知道，且不说我家北边有一道园门，要紧的是墙外有一条小路，桐城人有两句俗话：“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我家老爷说只有读书才是桐城人家的希望，因而我家老爷特意要留出这条路，就是为了方便行人，方便来来往往的上学的伢子们。

街 邻 对哟！伢子念书是大事哟！

梅 娘 老夫人，我叫女儿送去的那块宝石？

姚夫人 我晓得。敏儿，拿宝石来！

敏 儿 （内应上）来了！（呈宝石）

姚夫人 梅娘啊！这是你上回叫你女儿送来的一块宝石，没有错吧！

梅 娘 不错不错！这是我家的宝石。

吴文楼 （对梅娘）你——这不争气的石头你给她何益？

姚夫人 文楼老弟，这不是什么不争气的石头啊！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钱知县 无价之宝——

姚夫人 钱大人，梅娘想用这块宝石来买我家的地基，我一直没有机会回话。一是因为我姚某无权变卖老爷钟爱的这片风水宝基，其二，（一笑）这块宝石——我不能收。梅娘，你拿好。

钱知县 原来如此。那宝石！我能欣赏欣赏吗？

梅 娘 （接宝石呈给钱知县）大人请看！

钱知县 （接宝石欣赏）好一块宝石啊！其中花样无穷，实在好看。

姚夫人 请再仔细看看，里面还有文字呢！

钱知县 （惊异地）我看见了，里面有和合二仙，还有和合二字。

姚夫人 是啊！和合二字。和为贵哟！

乡 邻 和为贵哟！和为贵哟！

姚夫人 这块宝石贵就贵在只有在红日中天之下才能呈现其中的奥秘哟！因此，有时难免叫人看不起呢！

梅 娘 不知老夫人又是怎么知道这其中的奥秘的？

姚夫人 这块宝石原本就是我们张家的宝物。

梅 娘 你家的宝物？
吴文楼
姚夫人 是啊！是我老公公作为回赠送给你父亲的。
吴文楼 （不禁一惊）哦——怪不得先父临终之前手握此宝，好像有话，可欲说而不能。
钱知县 请问姚老夫人，既然宝石是你张家给吴家的回赠，那么吴家给张家的赠品又为何物呢？
姚夫人 就是这根拐杖啊！
乡 邻 拐杖！
吴文楼 就是这根拐杖？
钱知县 吴家赠拐杖，张家回赠宝石，这——
姚夫人 钱大人，想当初，张、吴两家来来往往和睦如亲，而如今，嗨！不说也罢。
钱知县 常言道：温故方能知新。请老夫人说个清楚也许能解开一些迷团。
姚夫人 那我就说了。十年前，文楼老弟拿着这块宝石进京去看我家老爷，想谋一点事情做，可是我老爷从来不收这种礼。又见这宝石原是家中之宝，那就更不能接受了。当然也没有给文楼老弟一官半职，为此文楼老弟耿耿于怀，误会加深。十年后的今天——两家为宅地之争，梅娘又将它送到我的手里，我还能要吗？文楼老弟，我们怎能把前辈的心意收回和放弃呢？
吴小芹 老夫人！这根拐杖能值多少钱，你们家能用这样宝石交换？
姚夫人 不！礼物不在钱多少，是要看他有多少情。文楼老弟可能忘记了，说起这根拐杖还是他小时候经常爬到我那皂角树上去玩，有一回不慎压断了一根树枝。你父见我家老爹爹不让赔偿，就将它做成了一根拐

杖,送给了我老爹爹。文楼老弟听说你父亲为了刻磨这根拐杖忙了七天七夜,双手都磨出了血水。我老公公去世后,就交给了我家老爷,如今它是我家的传家之宝啊!

(唱)这传世的拐杖不寻常。

它精雕细刻如苍龙,寒来暑往暗生光。

它伴我走过了桐城大街与小巷。

也陪着相爷游遍了龙眠山水与村庄。

它实心无虚有份量,

它日夜静待为人忙。

它脚踏实地自然相,

它为人引路不张扬。

它是和气歌,它是来往帐。

见证着张吴两家情谊长。

吴文楼 (感动地)老夫人,我真是有些对不起你,只是这道墙我是木已成舟了,还望夫人高抬贵手。

姚夫人 文楼老弟,这件事我可是做不了主的,不瞒你说,此事我早已传书进京。如今只有听我家老爷的了。

[内呼:四公子回来了!相爷有信了!]

钱知县 好!一切按相爷说的办。

[人声沸腾。张廷璘上。张大祥随上。]

张廷璘 孩儿拜见母亲!

姚夫人 儿啦,你怎么又回来了!

张廷璘 父亲说桐城乡风好,学风好,说我还是回来读书好。

姚夫人 (高兴地)你呀,一连三个好。哈哈……

张廷璘 母亲!这是父亲带回的书信!

姚夫人 哦,快呈与我看! (阅完信)好哇,钱大人,你也看看吧!

钱知县 (接信阅,惊喜而不露)好哇!哈哈,有了这封信我就好办了啊!吴老兄,你这件案子可能要满朝轰动啊!

梅 娘 不知相爷是要他坐牢还是要充边?

吴文楼 少废话!你先回家搁床被子。

钱知县 (调侃地)哼!这么容易,你先看一看相爷的回书吧!

吴文楼 (接信阅,惊愕地)呀——

(唱)忽觉得身边万物皆不见,

这书信好似那明灯一盏照眼前。

他驱散了我心中壁垒阴云一片,

谁能料这世上真有人心胸如海宽无边。

我又羞又愧泪难掩,

面对这一纸家书千双眼,我不知怎开言?

钱知县 你不念,我来念。

(念)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众哗然。

姚夫人 文楼老弟,你怎么不说话啊?

吴文楼 (激动地)老夫人我能说什么哟?我后悔莫及哟!请你转告老相爷,这墙,你家让我也让。你家让三尺,我也让三尺。

钱知县 哈哈,真是我的好兄弟。

姚夫人 也是我的好老弟。大祥,让墙!拆墙!

梅 娘

(同时高呼)拆墙啊!让墙啊!

张大祥

[众欢呼雷动。音乐强烈。换光换景。

(合唱)拆拆拆,让让让,

一让让出个六尺巷。
六尺巷，情意长，
它为龙眠添光彩，
它为盛世谱新章。
哟嗬嗬，和平日子乐无疆。

[灯光亮，出现六尺巷景观。山人上并朗诵张英诗。天幕上同时出现张英诗词。

山 人 好啊——好一个六尺巷啊！再过一百年二百年，再过千年万载，这个桐城六尺巷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后人会世世代代留下这条巷子吗？……

(伴唱起)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合唱中，吴文楼将吴小芹送到姚夫人面前，笑着示意吴小芹向姚夫人致礼。张公子与小芹走近相拥。

(剧终伴唱)啊，桐城六尺巷，美名传四方。
有人问你有多长，其度怎可量？
啊！桐城六尺巷，处处是春光，
若与长城去比美，何止万里长！
哟啊啊！六尺巷啊人心向，
中华美德重礼让，和谐万年长。

[剧终。

关于桐城六尺巷

◎王自诚

我与桐城六尺巷有不解之缘。上世纪 60 年代我还是戏校学生时就曾两次到省桐城荣军疗养院慰问演出。我们歌舞的地方正是在张英宅第的大堂之中。记得还有许多古梁旧壁。不过那时是对“吃”最感重要又是反封、资、修的特殊年代，张英大人早被遗忘。我毕业后又到桐城演出，住地离六尺巷很近，一日踏入古巷，才得知有关六尺巷的传说。但当时并无多大感动。回想起来，怎不羞愧？！探究其因，一是我年幼无知，生活阅历浅薄，对人性何物少识，对生存欲望无求。在那物资十分贫乏，精神十分单调的年代，我和众人一样，除吃饱穿暖之外，哪有什么心情思考什么礼让之情啊！其二：是那大公无私的口号仿佛遮掩了我观察生活矛盾与事理的目光。随后，几十年的阶级斗争风云与暴风骤雨也将桐城六尺巷冲刷得面貌全非。张老宰相的遗址甚至坟茔也遭到了浩劫。然而，历史果如张英看破的那样，财产乃身外之物，它可以在瞬间化为乌有。历史也同时印证了张英的诗意，长城犹在，人事已非。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仅二三十年的时间，中国面貌焕然一新，人们丰衣足食，精神焕发，个人致富也不是罪过了。但不免私欲膨胀，贫富难均，新的矛盾又凸现出来。社会开始呼唤和谐，桐城六尺巷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它崭新的面目重新屹立在桐城的大地上。张英的诗也不知不觉地被传颂。张英的“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

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著名诗篇又被人们广为传颂。那简明易懂而哲理深邃的二十八个字在公园的鲜花与草地之中令人留连，在古墙石壁之上熠熠生辉。啊，张英老宰相含笑地回到了人间。

是2005年的初夏吧，一年比一年简单而短促的创作会议在安庆市文化局会议室里召开了。而这次会议并非走过场，有关领导提出了写六尺巷的动议。与会者都觉得这个题材不错，表示赞成。我当时提出大家都来写这个题材，希望领导能广泛发动一下，组织所有乐意写‘六尺巷’的作者都去桐城参观访问，然后先写一个提纲，择优选拔再付诸排练。这样，不仅可以解决领导拍板定人之难，也能搞一点公平竞争，调动一下多年没有机会出成果的作者的积极性。不料丁局长与市领导当即通气定案，几天后便带我们到了桐城。这是一支多年未曾组织过的编剧队伍，一路上我心情并不轻松，我知道，自己把自己推上了战车。那天，桐城文化局以极大的热情接待了我们一行十余人，其中包括即将离任的丁庆平、盛志刚二位局长。邀请了有关专家人士为我们介绍张英生平与其父子宰相的人品才识与经历。这是我感受到的第一堂非常重要的课程。半个月后，文化局共收到了八份以《六尺巷》为题材的剧本提纲。又经过领导与王兆乾等同志的初选，排出了名次。评选结果未出之前，我已在家将自己的提纲写到了三场。一日，接文艺科长李光南同志的电话，他说经评选，江浩同志和我的提纲公推送到了市有关领导面前，最后定下了以江浩同志的提纲编剧。蒙江浩同志看中，经局领导同意邀我合作，并担任执笔。我当时不禁犹疑，但出于领导出面，江浩同志又坦诚相见、为人随和，我不能不识抬举。在那三伏之夏，我离开了我那蚊蝇猖獗的乡间住所，住进了东升宾馆，突击写作。因为规定我必须在一月内完成初稿，我不可怠慢。不料，在我们突

击写作时传来了领导已基本看中未在初选提纲之列的另一剧本。月底我和江浩同志将改了一次的初稿按期送上,这时,有关领导正在和另一作者谈其剧本的导演事宜,我脑际顿时“轰”的一下,感到被遭到了公开的戏弄。心想,长官真是厉害哟!一句话可以搭起一个竞争平台,又可以在无声之中将其一脚踢倒。正当我在“六尺巷”的情感与困惑之中难以摆脱之际,湖北武穴决定排演我的《老屋春秋》大戏。我虽把全部精力转向湖北,但对“六尺巷”的眷恋与惋惜之情却总是挥之不去。为此我抽空到潜山找到王训怀同志,在她爱人当面鼓励她再写六尺巷这个题材(她是去桐城参加采访的人选之一,也编过提纲),训怀同志非常积极,不几天就拿出了她执笔的反映六尺巷故事的《槐树谣》稿本。很快,潜山剧团克服多种困难,终于将其推上舞台。我和江浩同志也专程去潜山观看排练。该剧参加了06年黄梅戏艺术节和全省戏剧调演,获得了它应有的荣誉。我感到一个题材能同时在省市汇演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很欣慰。这件事也表明,市领导还是在鼓励公平竞争的,我原来非常担心《槐树谣》会受到压制。更未料及的是一年之后,桐城市也要搞这个题材,而且也是在安庆市委常委桐城市委书记与市政府的领导关心支持下,把《桐城六尺巷》搬上了舞台。

据悉,桐城人早就想要抓六尺巷这个题材,只是因为桐城剧团当年在创排大戏《胭脂湖》,无力兼作。当他们看过两个反映六尺巷题材的大戏后,更加坚定了要创造一个他们认为较为符合历史故事真实,并有些桐城文化色彩的剧本的决心。因此他们找到了著名作曲家精耕同志参与筹谋,又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导演雷国华执导,最后决定由我执笔编剧。春三月,桐城市文化局陈副局长和龙章才团长几次带领我们到上海研究提纲,记得雷导第一次谈起剧本构想时,就与我不谋而合,她说这个戏一定要加入爱情线。我们

均认为爱情线不仅能丰富黄梅戏的表现力，更是因为它能深化主题。还有一个龙眠山人的角色，也是我们彼此交流得很多，很感兴趣的人物，因为他有他的作用，至今仍然保留着（只可惜我始终未能将山人完美地揉入剧情之中）。为了抓时间让我潜心写作，剧团黄林副团长，带我深入龙眠山去找旅馆，后落实到三十里铺一家私人饭店，连日带夜写出了初稿。桐城市随即邀集了有关专家座谈，提出意见。其中有张英后裔现任桐城文博馆馆长的张泽国同志，有文联老作家叶濒老师，有长篇小说《父子宰相》作者之一的白梦女士等等人士座谈。随后我又多次将剧本带回安庆，请何成结、濮本信等同志为我挑刺。精根、雷国华两位同志更是一心扑在其中苦思冥想，想方设法。前前后后大约写了五六稿，才基本定稿决定排练。还记得我和龙团长将定稿本送给柏龙驹老师请他提意见时，柏老师第一句话是“这个题材已经搞了两次了，还有必要搞吗？”我顿时语塞，但捧出的本子又不好收回，只是说“柏老师，你看看剧本再说吧！这个本子创意有些不一样。”柏老师似乎有些勉强地收下了剧本，说当时没空，七天之后才能看。但不到七天柏老师不仅看了剧本还与水从康老师一道带了几位同志专程到桐城去讨论剧本，赞其有所出新，予以鼓励，促使我又修改了一次。

说起来也好笑，为了《桐城六尺巷》我的头发白了许多。这个戏实在不太好写，它最大的难点在于戏剧冲突是在张英诗出现之前，这就决定张英本人不好出现，张英一出，戏就完了。而全剧又无疑是要着力表现张英的礼让精神。因为礼让是六尺巷故事的本质，这也就决定了这个戏的矛盾对立面是“不让”，可不让得有不让的理呀！我想，这个戏理是我首先要想好的。为了正确的演绎这个并无详细记载的故事，又需要写出矛盾的另一方吴家的无理及其戏理，即戏剧冲突的合理性，我思索很久。因为，张英毕竟是身名显赫，吴

家为什么敢于挑战张英，侵占他家的宅外隙地呢？我觉得这个矛盾基础不找准，势必把吴家写成是头脑简单无理取闹。无理取闹是很好写的，写出来也可能好玩，但难免经不起推敲。好在历史为我提供了一个戏剧因子：即张英曾在康熙三十一年前任礼部尚书时，有一个因失察而被罢官的经历。记得我第一次在桐城采风时就被江筱角老师提供的这则史料而眼前一亮。故而我始终抓住它不放，通过这件事构思全剧。此外，六尺巷的故事肯定是双方各自都有矛盾冲突的，不能只写一方的冲突，张英说“一纸书来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这显然是教育自己家人的。因此我在剧中通过有限的场次注意写出了张家的内部冲突。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诸多同志在多种场合都希望我能通过这个戏写出一些桐城文化的色彩，这实是使我汗颜。凭心而言，桐城文化我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困惑多日我才顿悟，写好了六尺巷不就反映了桐城文化的色彩吗？！担心是多余的。记得张泽国同志曾为我提供一首张英辛未年赠表兄寿诗，诗曰：

早年橐笔最知名，
野鹤悠然远世情。
策杖漫寻驱犊路，
课耕还听读书声。
桂香秋雨樽中落，
浮渡晴岚户外生。
遥忆家山隐君子，
忘机久与白鸥盟。

这首诗使我对张英其人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可惜未能用在剧中。还不能忘记叶澜老师为我提供许多资料，还骑着摩托带着我在桐城采访，到六尺巷与一人巷留影。有了这些帮助，便使我写出了诸如

钱知县穿一人巷的细节，衙役们唱的‘桐城歌’中的‘田园如诗画，处处读书声’等唱词以及‘龙眠山人’那种特有的神情与风貌等等。我从内心感激他们。更记得因灵感不济而不止一次地走出桐城国防苑 308 号，苦苦徘徊在六尺巷周围，望着那碑文苦思冥想，真想张老宰相能走出来为我指点迷津。此外，由于桐城剧团条件有限，演员不多，物资基础较差，我只能根据几个条件优越的演员设置人物，好在领导重视，剧团上下齐心拼搏。更重要的是有桐城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的关怀。他们不仅给予热情支持，更难得的是对我们主创人员十分尊重，提供了很好的自由的创作空间。《桐城六尺巷》终于在一个冰冻三尺的日子里彩排成功了，并在春节后连演 19 场，这几乎是近年来舞台演出难得的可喜现象。广大的桐城观众与省市有关领导及专家们给予了許多鼓励。这时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气。后我又奉召两次到桐城改稿，我也决心再次打磨。戏总是磨出来的。当然磨是需要动力的。成功往往在坚持一下之中，这个道理很简单，然而实施却不容易。

非常感谢安徽省文化厅及文艺处有关领导一直关心《桐城六尺巷》的创作和演出，不仅多次观看，还一再鼓励要精益求精。目前的演出稿又有些不一样了，也许还要修改。

无论怎么讲，“六尺巷”这个题材有大小四个剧本搬上了舞台，这证明是和谐时代的需要，我希望能象当年广西搞‘刘三姐’的题材汇演一样，《六尺巷》题材的剧本能在不断的追求中出新，搞出一个更好的剧本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

徐锡麟

编剧：濮本信

题记

丹心一点祭余肉 白骨三年死后香

——孙中山挽徐锡麟

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之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了，一直吃到徐锡麟。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摘自鲁迅《狂人日记》

人物表

- | | |
|-----|----------------------|
| 徐锡麟 | 安徽巡警学堂会办 光复军首领 |
| 恩 铭 | 安徽巡抚 |
| 秋 瑾 | 光复军副首领 |
| 贞 姑 | 徐锡麟妻子 |
| 凌小庄 | 巡警学堂学生 |
| 莱 花 | 农家女 |
| 陈伯平 | 光复军骨干 |
| 马宗汉 | 光复军骨干 |
| 凌老伯 | 农民 |
| 徐 父 | 徐锡麟之父 |
| 徐 母 | 徐锡麟之母 |
| 朱蕴山 | 巡警学堂学生(解放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

顾 松 巡警学堂总管
三姨太 恩铭宠妾
二赖子 巡警学堂学生
冯 煦 藩台
毓 秀 臬台
中 军

第一幕 水乡夜归

[1906 年秋。

[江南水乡，绍兴山阴东浦镇。徐锡麟卧室。

[壁上有徐锡麟手书对联：“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透过窗户，窥见远近村落，已到掌灯时分，星星闪闪，水天相映。

[王贞姑在轻轻拍着孩子。她生得细条白净，具有典型的越女风姿。

贞 姑 他还不过来……

(唱)河上收尽乌篷船，

点点榔声敲秋寒。

一弯冷月树梢挂，

几声犬吠搅心烦。

听说轩亭口又斩革命党，

锡麟安危我心悬。

本想下楼将他找，(儿哭)

乳儿要娘将身缠。

[突然，楼下传来徐父吵吵嚷嚷的声音。他是个矮小古板的士绅。徐母及丫环尾随其后。

徐 父 锡麟哪里去了。

贞 姑 阿爸息怒,都是儿媳不好,锡麟他……他送秋瑾去了大通学堂。

徐 父 什么,和秋瑾去了?秋瑾是什么人;她不要丈夫,不要伢子,整天舞刀弄枪,流浪江湖。哪天她把你丈夫魂勾去了,你还蒙在鼓里呢!

徐 母 老爷不能瞎说,我儿锡麟可不是哪种人。当初,儿媳她久婚不孕,你要给他纳妾娶二房,他都不干。

贞 姑 我……(委屈地捂脸哭起来)

徐 父 锡麟逆子呀!

(唱)我徐家城里有店乡下有田,
家有楼房水上有船,
呼奴唤婢随你便,
东洋留学又把身价添。
乡人都把你大少爷喊,
你却和江湖浪子相纠缠。
我万贯家产败你手,
愧对列祖列宗,我老泪涟涟。

徐 母 老爷,你不要伤了身子。

徐 父 都是你这婆娘给惯坏了。惯子不孝,肥田出瘪稻。你们看,他放下四书五经不念,偏偏写这些歪诗:“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为国死,哪个国要你死?你死了惹及满门抄斩。把它给我扯下来!

丫 环 ……(畏畏缩缩不知怎么办才好)

徐 父 你们不扯,我来扯!(一阵咳嗽)

贞 姑 阿爸息怒,回头我一定取下。

徐 父 你们知道吗?今天在轩亭口又杀了两个革命党,好好两个后生,最多才二十出头,一个还流着鼻涕呢,大

刀举起，咔嚓，咔嚓，两颗人头像滚萝卜一样落地了，
真吓人……

贞 姑 (惊叫)妈呀!

徐 父 我告诉你，你要不想当寡妇，从今往后要好好管住你
丈夫!(又咳嗽)

徐 母 老爷，今晚你先歇息去吧。

徐 父 不行，今天要治治这个逆子，你们前后门都锁上，谁
放他进来，我打断他的狗腿!(徐父和众人下)

贞 姑 (唱)公爹发了雷霆怒，

紧锁宅院拒我夫。

他爱子恨子我体谅，

我揪心之痛向谁哭。

轩亭口惨案怕夫牵扯，

秋瑾相伴我更慌突突……

蜡烛泪，似我哭，

风摇竹影意恍惚。

锡麟，锡麟你在哪里，

只盼快快回到我俩的小屋，

[忽然，窗户发出“笃笃”声响，贞姑急忙推开窗户，伏
身探望。

贞 姑 (惊喜地)你回来了!不行，门都上锁了。……什么，你
要顺着撑篙爬上来?太危险!

[蓦地，坠有一条大辫子的头套被扔进室内。

贞 姑 双手抓牢，快用脚勾住撑篙……妈呀，吓死人!

[徐锡麟笑嘻嘻地爬进屋来，妻子扑在他怀里哭。

徐锡麟 哭什么，我不是进来了。

贞 姑 ……(仍啜泣不止)

徐锡麟 父亲又骂你了?

贞 姑 (点点头,但又摇头)没有。说轩亭口又杀了两个革命党,我……

徐锡麟 告诉你,杀的那两个人根本不是革命党,是无辜的农民。

贞 姑 农民?!

徐锡麟 这个腐败的朝廷想用人头和鲜血吓倒我们, 梦想!
(一拳击桌)

贞 姑 轻声点,儿子学文睡着了。

(附记:徐学文之女徐乃锦嫁与蒋经国之子蒋孝文)

徐锡麟 儿子,让我亲亲。

贞 姑 你别把胡子扎着他。

徐锡麟 (像孩子一样)我只亲一下。

贞 姑 (撒娇地)不给。

徐锡麟 那我亲你一下。

贞 姑 哪个要你亲。(点他额头)你呀……阿爸骂你不该和秋瑾混在一起……

徐锡麟 贞姑,告诉你,秋瑾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女人!

(唱)她文章诗词盖当世,

佳句令人荡气回肠。

贞 姑 (唱)妻子面前夸他女,

真是个愣头愣脑憨头郎。

徐锡麟 (唱)她一腔热血唤民众,

警世骇俗显锋芒。

贞 姑 (唱)他旁若无人自己唱,

不管弱女贞姑暗神伤。

徐锡麟 (唱)她巾帼飞骑驭烈马,

不让须眉射天狼。

贞 姑 (唱)公爹话儿果灵验,

难道他将结发之人扔一旁？

徐锡麟 (唱)如今我们携手为共和，
要轰轰烈烈闹一场。

贞 姑 (唱)你们轰轰烈烈闹一场，
难道弃我水乡守空房。

徐锡麟 守空房？我怎么会让你守空房。告诉你，我徐锡麟当官了！

贞 姑 (一头雾水地)你怎么一下子又当官了？

徐锡麟 我托湖南巡抚俞帘三表叔，花了三千银两捐了个道员，分发在安徽，即将赴任。我可怜的贞姑一下就变成官太太了！（一下抱起她旋转）

贞 姑 别闹，头晕……

[徐父声音传来。锡麟放下妻子之前还亲了她一下。

徐 父 (上)大半夜了，还亮着灯，难道点的不是油，是水吗？

徐 母 孙儿还小，夜里要个灯。

徐 父 这么小的人，就花费这么大，长大了不把我家产都败了吗？（发现锡麟）好哇，你这畜生怎么进来的？（四处找东西打他，最后脱下一只鞋）

贞 姑 阿爸不能打，锡麟他做官了！

徐 父 (愣住)做官，做什么官？

徐锡麟 父亲，我托余表叔捐了个道员，这是朝廷的公告。

徐 父 (看公告，即刻转怒为喜)嘻嘻哈哈……我儿真是做官了！

(唱)浪子回头金不换，

(帮唱)金不换，金不换。

(唱)坟山发裂天睁眼，

(帮唱)天睁眼，天睁眼。

(唱)徐家从此走上青云道，

(帮唱)青云道,青云道。

(唱)富贵荣华万万年,

(帮唱)万万年,万万年!

[灯暗。]

第二幕 西湖话别

[美丽的西子湖畔。]

[菜花姑娘惊恐万状地穿场而过,二赖子带二打手上。]

二赖子 快,沿着西湖捉妹子,捉不到妹子打板子!

二打手 喳,打板子!(下)

顾 松 (上)你可抓到那小婊子?

二赖子 一点不见她的影子。

顾 松 (发火)呸!人家鸨儿付了银子,我交不出人成了骗子。八成是你松开绳子,你摸了她的奶子。

二赖子 (背语)咦,他是掐指会算的瞎子。

顾 松 你说什么?

二赖子 我说,我也没吃下一头豹子,哪来天大胆子。她是美人坯子,可惜玫瑰带刺倔性子。我再去找那小婊子,二赖子也怕挨板子。

顾 松 快去,找不到我剥下你的皮子!

[二人分头下。]

[秋瑾、陈伯平上。秋瑾刚柔相济,容貌秀美,风采照人。]

陈伯平 秋瑾姐,你在此稍候,我去接锡麟大哥。(下)

秋 瑾 西子湖,今天你格外的美呀!

(唱)秋日西湖平如镜,

湖光山色不胜收。
平日喜扮男儿样，
今天轻罗绣裙带温柔。
锡麟大哥要高飞远走，
我别样滋味涌心头。
我今生婚姻天错就，
嫁个纨绔子弟做牢囚。
学娜拉出走脱樊笼，
海阔天空寻自由。
喜遇锡麟志同向，
钦佩倾慕暗恋生心头。
今日西子湖畔要分手，
把一份爱三份情对他倾诉说出口。

[内喊：“有人投湖！”]

陈伯平 (上)秋瑾姐，那边有一女子投湖自尽！

秋瑾 快去看看！（二人下）

[凌老伯、凌小庄上。]

凌老伯 小庄，人家说，他们在“楼外楼”，一手交人，一手交钱，怎么不见呢？

小庄 这个顾松心太毒了，找到他，非和他拼命！

凌老伯 小庄，我们千里迢迢赶来，是为了救菜花，不是找人拼命。唉，早给你们完婚就好了。快去找吧。（二人下）

[顾松和二赖子分头上。]

二赖子 大人，我刚抱住她的身子，她咬我大姆指子，一下跳湖没了影子，咕噜咕噜只放了几个泡子。

顾松 (打耳光)废物，你一个大男子，抱不住一小女子！

二赖子 不过，过来一个汉子，跳下水去救妹子。

顾松 我们先躲在一旁装做看热闹样子，人散再抢她进窑

子。

[众人扶菜花上。]

小庄 菜花，你醒醒！菜花……(哭)

秋瑾 你们是哪里人，为何落到这个地步？

凌老伯 我们家住安庆集贤关。这个妹子父母双亡，欠下东家一笔债，东家少爷就把她卖到这杭州妓院……

菜花 (苏醒)你们为何要救我？让我去死……

凌老伯 菜花！

菜花 大伯，小庄哥……(三人抱头哭)

[马宗汉上。他魁梧壮实，胆大鲁莽。]

秋瑾 马宗汉，是你救的？

马宗汉 不，是锡麟大哥。他正在那边人家换衣服。瞧，锡麟大哥来了！

徐锡麟 (内唱)西湖景美事不美，

[他一身西装革履，气宇轩然地上。]

(唱)弱女自溺情伤悲。

待我问明事原委，

让枯柳吐绿翠微微。

秋瑾 (关切地)锡麟，你受伤没有？

徐锡麟 没有？这都是在日本海滨游泳练下的好水性。

凌老伯 恩人，你救了菜花，也救了我们全家，我给你磕头。

徐锡麟 (扶起)老人家，小妹妹，先到那边人家换上衣服，我说好了。

顾松 慢！这位先生，多亏你了，不然我人财两空。来呀，取十两银子酬谢。

二赖子 十两白花花的银子，我看着都流沫子。(取银奉上)

马宗汉 (一拳打落)你把我们当叫花子！

[顾松指使抡人。凌老伯使出“双击掌”，小庄一个“扫

堂腿”，把他们打翻在地。

二赖子 哎哟妈也，我找不到自己的屁眼子！

顾 松 真动手了，好！（拔出手枪）

秋 瑾 （烈性爆发）陈伯平，掏出你的炸弹！

[场上气氛顿时紧张。

徐锡麟 （打圆场）他那炸弹是逗小孩的玩具。这位大人，我看这位女子执拗倔犟，逼急了，你真落得个人财两空。这样吧，她欠你多少债？

顾 松 不多不少，整整二百两。

徐锡麟 这点钱，我代她付上，大家和气生财。

顾 松 你是买她做妾？

徐锡麟 笑话。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徐递银，顾松只好接银还上借据。

徐锡麟 请问大人，你是？

二赖子 我们大人在安徽巡警学堂当总管，巡抚太太的干儿子！

徐锡麟 幸会幸会，你我后会有期。

顾 松 菜花，今天我成全了你们，日后发达了，也别忘了我呀！（带人下）

秋 瑾 恶棍！猪狗不如！

徐锡麟 小妹妹，借据还给你。

[菜花要撕，小庄抢过大口大口地吞下肚子。

秋 瑾 你饿了？

小 庄 只有吃进肚子里，才保险。

徐锡麟 伯平，宗汉，快带他们去换衣服。

[众人下。

秋 瑾 锡麟大哥，看了顾松这样的恶棍，你去安徽，真叫人担心啦。

徐锡麟 你放心,这些人我对付得了。再说,还有伯平和宗汉与我同行。

秋 瑾 我放心不下。大哥,小妹我决定和你同去安徽。

徐锡麟 那主持大通学堂,联络各地会党的任务交给谁?

秋 瑾 交给王金发。

徐锡麟 王金发勇猛有余,智谋尚欠。只有你鉴湖女侠才能接任。

秋 瑾 我不做什么鉴湖女侠了,我要和你同去安徽,做你的……使女和保镖,好好照顾你。

(唱)想当初大阪海滨初识君,

相见恨晚畅谈彻夜明。

徐锡麟 (唱)波涛击石浪花溅,

难洗我们愤懑忧国情。

秋 瑾 (唱)你邀我加入光复会,

挽救中华血激腾。

徐锡麟 (唱)你低吟长啸宝刀舞,

一曲歌罢断弦琴。

秋 瑾 (唱)樱花林下踏青路,

秋瑾重盟少女情。

徐锡麟 (唱)你异乡漂零是孤女,

我是修复一颗破碎的心。

秋 瑾 (唱)破碎的心又跳动,

你就是我……

徐锡麟 你别说出口!

秋 瑾 你不让我说,我偏要说!

(接唱)你就是我梦魂寻找的意中人。

[二人一下冷场。舒缓的音乐起。

徐锡麟 竞雄,过去我们的口号是反清复明,现在我明白了,

不能赶走一个皇帝又上来一个皇帝，只有走共和之路，才能救中国。今天我们就要分手，为了共和，去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大事，你怎么一下变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秋瑾（任性地）我说得还不够，我知道，我永远得不到你，难道还不让人说吗？今天我要一吐为快！

（唱）你是徐家长子撑门庭，
贤妻贞姑出名门。
我不会与她抢丈夫，
鸠占雀巢丧人伦。
多少男儿向我吐心扉，
为我折腰拜倒石榴裙。
大千世界偏遇着你，
一股魅力征服一颗高傲的心。
高山伟岸身影正，
我越发敬慕爱得深。
不求山盟与海誓，
不求月老一红绳，
不求耳鬓厮磨长相守，
不求花前月下语卿卿。
只愿此身生双翅，
与你同闯龙潭虎穴穿飞行。
今日一吐心为快，
锡麟大首领，我的大哥呀——
鉴湖女侠毕竟也是一个女人。

[秋瑾伤感地靠在徐的肩上。

徐锡麟 竞雄，我知道你心中的苦。

（唱）人们只看见你金戈铁马豪气爽，

激扬文字写华章。
撰笔《女报》劲呐喊，
为天下姐妹争解放。
你也是封建婚姻牺牲品，
要你遵崇三纲和五常。
你敢爱，你敢恨，
用爱恨的剪刀剪破罗网。
你火辣辣的爱能将冰山溶化，
你火辣辣情能折铁摧钢。
你我相见恨晚情已晚，
爱情种子不能出土吐芬芳。
自古人生多憾事，
抱恨终身换不回地老天荒。

秋 瑾 我今日只求倾诉为快，不求有果。不管怎么说，我要和你去安徽！

徐锡麟 你今天怎么变得像小孩子一样任性，浙江方面事关重大，你只能留下。

秋 瑾 我不留！

徐锡麟 (大声)你留下！

秋 瑾 (调皮地)声音再大也没用，我不留。

徐锡麟 (急得抓耳搔腮，突然一声断唤)那好，今天你我断交！

秋 瑾 (惊骇)断交？

徐锡麟 断交！

秋 瑾 (噙泪哽咽)锡麟大哥你真狠心……(马上又擦干泪水)大首领，我听你的。

徐锡麟 好，鉴湖女侠，感谢你！（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陈伯平、马宗汉上。]

陈、马 大哥，我们走吧。

秋 瑾 (即刻又恢复豪气)伯平、宗汉，我把锡麟首领交给你们了，如有闪失，我饶不了你们！

陈、马 大姐，你放心，我们和大哥同生死、共患难！

徐锡麟 我在光复会中化名光汉子，来往信件请用密语，切记。走吧。

秋 瑾 你们珍重……

(独唱秋瑾原诗)

一腔热血勤珍重，

洒去犹能化碧涛。

[收光。]

第三幕 智夺“会办”

[座落安庆百花亭街的安徽巡警学堂。]

[顾松扶三姨太上。]

顾 松 三太太，今天请动你大驾光临，奴才不知怎么感激你，你真是我的…亲妈！

三姨太 我一下就变得那么老了吗？我可比你小两岁。

顾 松 对对，三太太正青春年华，如花似玉。我这狗嘴吐不出象牙，该打！（打自己嘴巴）

三姨太 (嘻笑)别打了，再打，小白脸就变成关公啦。顾松，你这次去上海采购，给我带来什么？

顾 松 别的奴才可以不买，给太太的礼物我第一个买好，你看，猫儿眼钻石戒指！

三姨太 快给我戴上。

[顾松给她戒指，捏她的手。]

三姨太 (故作娇态)你们这些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时时都想

占女人便宜。

顾 松 太太，美人配美戒，保管那些洋神父见了你，也忘记念洋经了。我真不懂，两江总督端方大人，怎么舍得把你放到安庆来。

三姨太 (放荡地拧他一把)我是他的干女儿。

顾 松 太太，提升奴才为巡警学堂会办一事，今天抚台大人会来宣布吗？

三姨太 小宝贝，你放心！

(唱)昨宵枕头吹香风，
老爷子承诺把你封。
他老虎顿时变羊羔，
我指西来他不向东。

顾 松 真是太好了！太太、你真是奴才的亲妈……(太太瞪眼)的小妹妹！

(唱)我正门难进走偏厅，
菩萨难拜我拜尼僧。
难办的事儿我迂回走，
后院墙中启开一条缝。

三姨太 小白脸，事情办成之后，你怎么感谢我？

顾 松 (又脱口而出)我叫你三声亲妈……

三姨太 又来了，烦不烦呀！

顾 松 (又打嘴)我不长记性……

三姨太 别打了，打在你脸上，疼在我心里。我要你好好地陪我过上一夜……

顾 松 (自语)我的妈呀，抚台知道，我脑袋搬家！

三姨太 你说什么？

顾 松 奴才说，那就请到我家。

三姨太 那还差不多。

[内喊：抚台大人到！]

顾 松 请太太先到里面歇息。(二人下)

[安徽巡抚恩铭率众官员上。]

恩 铭 (唱)大清适逢多事秋，
内患外忧愁白头。
唯推新改革腐朽，
活水才有鱼儿游。

列位人人，这巡警学堂，是老夫一手创办，它办得好坏，可牵扯全省治安防卫，今天要选定一位得力“会办”，请列位大人唯才荐举，帮老夫定夺。

冯 煦 巡抚大人说得极是。我大清要重振雄风，不受外夷欺凌，就要推新废旧。抚台刚刚请来学贯中西的严复大师，主持安徽高等学堂，今天又来选定巡警学堂会办，抓好这一文一武，安徽有望也！

[三姨太和顾松上。]

三姨太 老爷子，会办人才，我早把你选定了，你只要对大家宣布一下，这事不就定了。

恩 铭 (愕然)你怎么来了？一个妇道人家，怎可干涉这官场之事。

三姨太 老爷子，话可不能这么说。常言说，夫挑千斤担，妻挑八百斤。大家说，我不能来吗？

[众官员附合：“太太能来。”]

中 军 (上)巡抚大人，陆军小学监督徐锡麟求见！

恩 铭 我正想召见他，快传他进来！

[徐锡麟一身戎装上。]

徐锡麟 (唱)来到安庆二月整，
陆军小学暂栖身，
学生年少尚稚嫩，

起义大业事难成。
巡警学堂是重地，
今后管辖全省主浮沉。
毛遂自荐抓时机，
我要闯开这扇门。

参见抚台和列位大人！

恩 铭 锡麟，你从绍兴来到安庆，饮食起居怎么样？

徐锡麟 谢抚台大人关心。今日各位大人来到巡警学堂视事，卑职把我们陆军小学学生也带来了，操练一番，请各位大人指教。

恩 铭 好。老夫正想看看。

徐锡麟 凌小庄，发口令！

凌小庄 (对内幕)立正，齐步走！向左转，跑步跑！

徐锡麟 凌小庄，吹军号！

[凌小庄吹响军号，内幕传来，冲杀的喊声。]

恩 铭 好哇，这些娃娃训练得这么好，了不起！

冯 煦 锡麟到底是留学东洋的不一样：照这样训练下去，日后我们也可报甲午海战之仇！（赞扬之声不断）

三姨太 顾松，你把你巡警学生也拉出来看看！

顾 松 二赖子，快集合训练！

二赖子 (拉一旁)顾大人，你招进来的那些富家弟子，有的去上馆子，有的去吹泡子，还有的去下窑子，只剩下我背不动枪的二赖子。

顾 松 (气急败坏)妈的，你们都是龟孙子！

徐锡麟 各位大人，我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取过一个地球仪）哪位大人，说出它是什么东西？

[众官员面面相觑，瞠目结舌。]

甲官员 这不就是个球么？

乙官员 对,它是个花皮球。

丙官员 我看,像是个鸭蛋。

丁官员 不对,是鹅蛋。

顾 松 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在上海见过,是西洋小孩的玩 □
具。

[突然静场,一束追光射向徐锡麟。]

徐锡麟 我关闭自守的中国啊,我为你痛心!我为你悲哀!

恩 铭 锡麟,你别卖关子了,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徐锡麟 它叫地球仪!我们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毓 秀 别扯蛋了,我等都站在这小地球上,还站得稳吗?

甲官员 这是欺世之谬,那房子不都倒光了。

恩 铭 我们不懂不要乱弹琴,听锡麟说来。

徐锡麟 (唱)这就是我们中国华夏,

在世界之林大国泱泱。

一官员 我大清国这么大呀,真是疆土广博!

徐锡麟 (唱)这就是兜售鸦片的英帝国,

鸦片战争使我割地赔偿。

一官员 他这么远的跑来打我们,我们坐阵以待,怎么就打不
过他们呢?

徐锡麟 (唱)此一处邻帮是日本,

甲午碧血,大海也悲伤。

一官员 这弹丸之地,也来欺凌我们,可悲可叹!

徐锡麟 (唱)还有那列强德、法、美,

八国联军分割我领土域疆。

不平等条约如枷锁,

锁住我中华儿女不能展翅翱翔。

顾 松 徐锡麟大胆,竟敢妄议朝论,以小犯上。

毓 秀 你们洋学生就喜欢危言耸听,拿一些洋东西糊弄我

们。

冯 煦 徐锡麟讲的并不为过，朝廷不是也下诏自责，要推行新政、君主立宪。

恩 铭 锡麟，今天我们不议政事。你说说怎样才能办好巡警学堂？

徐锡麟 据说，抚台大人为办好巡警学堂也拨款不少，可钱都到哪里去了呢？

[三姨太一惊，下意识握住钻戒。

顾 松 徐锡麟，你不要兴风作浪，捕风捉影！

徐锡麟 为办好巡警学堂，我愿资助三千两！

顾 松 我出……五千两！

三姨太 老爷子，他的价码比他高！

徐锡麟 大人，卑职虽比不了高等学堂的严复大师，可我要做到——

(唱)肃整校纪第一条，
操练苦修把严字烧。
酗酒嫖娼惩不殆，
号令一发不动摇。
广聘严师来授课，
滥竽充数，逃之夭夭。
我三更眠五更起，
铸就人才把令状交！

冯 煦 (以他为首的官员击掌拍节)好！

(唱)锡麟道来理条条，
军令状下可把重担挑！

毓 秀 (一些官员附合)不可！

(唱)提升顾松，顺理成章，
他没有功劳有苦劳。

三姨太 老爷！（轻声附耳）
（唱）昨晚和你已讲好，
炉火正旺怎把冷水浇，
你莫学那无情汉，
下榻就说两绝交。

恩 铭（想发火）你这贱人……

三姨太（不示弱）我这贱人是两江总督的干女儿？

冯 煦 大人，按才能应提升徐锡麟！

毓 秀 大人，按苦劳应提升顾松！

恩 铭（唱）伯乐应识千里马，
瘦驴哪能奔驰路迢迢。
枕边之语不可信，
孰轻孰重我明昭昭。

恩 铭 徐锡麟听令，本抚帅任命你为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即刻到任！

徐锡麟 谢抚帅！
[切光。

第四幕 集贤遇险

[一九〇七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明节。

□安庆北郊集贤关。菜花在烧香祭坟。

菜 花（唱）年年怕过清明节，
岁岁清明痛欲绝。
片片纸灰盖黄土，
点点青泪染碧血。

凌老伯 菜花别伤心了。我们幸亏遇徐大人，他救了你的命，又收留了小庄。等小庄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菜花 小庄哥说,今天要来集贤关演练,到时你可要好好招待徐大人。

凌老伯 我知道,我酒菜都准备好了。(二人下)

[小庄带第一分队整齐地跑上,个个精神抖擞;二赖子带第二分队上,个个狼狈不堪,倒地躺下。

□徐锡麟怒冲冲挥鞭抽打。

徐锡麟 起来,谁叫你们躺下!二分队集合!

二赖子 (喘气)二分队……集合。

徐锡麟 同学们,不是徐某心狠。西洋人骂我们是东亚病夫;上海租界里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我们耻辱不耻辱?

众学生 耻辱!

徐锡麟 我们怎么办?

众学生 奋发图强,自强不息!

徐锡麟 好,我要的就是这种精神。现在目标,正前方山头。凌小庄,吹军号,出发!

[凌小庄吹响军号!

[徐锡麟第一个跑下,众学生不甘落后。

顾松 (上)二赖子!

二赖子 到!(立正)

顾松 怎么溜号?

二赖子 (偷看)是你,好呀,真吓得我要尿裤子。

顾松 当上小队长,真像个官样子。

二赖子 你何必挖苦我二赖子。唉,天天苦练累断脚跟子。徐锡麟,我操你八辈子!

顾松 我看他八成是革命党的样子。

二赖子 (要捂他的嘴)顾大人,徐锡麟正红着顶子,你说他是乱党子。他心狠手辣不讲面子,可别让他把我打成像酱饼子。

顾 松 (冷笑)他毁我前程断了银子,我要割断他脖子!

二赖子 大人,你一人在这骂人吐沫子,再迟我又挨鞭子。

顾 松 回来!你要是投靠徐锡麟卖主子,我就掏出你的肠子!

二赖子 我哪有那个胆子。

[菜花内喊:“小庄哥!”上场一看他们,扭头跑下。

二赖子 妈的,看见老子就甩辫子。那辫子真是勾魂子。

顾 松 你除掉小庄子,她就跟你上床生娃子。

二赖子 对对,大人出的是好点子。(二人下)

凌小庄 (上)菜花!

菜 花 (上)小庄哥!(本想扑上前,可又转身不理)

小 庄 哟,小嘴噘得可以挂油瓶了。

菜 花 你心里还有我吗。

小 庄 我们上课、出操、打靶,真是太忙了。(神秘地)菜花,告诉你,我参加了徐大人的光复会。

菜 花 光复会是什么东西?

小 庄 光复会是……说了你也不懂,就是穷人打倒富人的组织。(附耳)徐大人是个大首领!

菜 花 他真像个大首领!那你得好好地跟着他。

小 庄 你放心,我就是为他死了,也心甘情愿。

菜 花 小庄哥,你以后做了大官,还娶我吗?

小 庄 说傻话,徐大人说,革命成功了,男女平权。他说还要送你给浙江的女英雄秋瑾当弟子呢!

菜 花 秋大姐,是女英雄!

小 庄 走,去找我爹,徐大人要找他。(下)

[徐锡麟带几个学生上。

徐锡麟 (展开地图)集贤关,安庆城进出的咽喉要道。真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凌老伯、小庄和菜花上。]

徐锡麟 老伯,听说你晓得一条出关的秘密小道,你能告诉我吗?

凌老伯 这条小道,是我父亲跟随陈玉成攻打安庆城时探到的。(指地图)喏,过乱石岗,爬“鬼见愁”,登老虎岭,最后再攀老鹰壁就出去了。

徐锡麟 老伯,谢谢你。凌小庄、朱蕴山!你二人到关下,找到六十一标薛管带,请他在地图上标上他布防位置。另外(掏出一张纸条)这是在新军中发展的光复会名单,请他经常联络。

小庄、朱蕴山 是!

菜花 等等。(拿出馒头)你们带在路上吃。

[小庄、朱蕴山下。]

徐锡麟 老伯,这一带人,都是太平军的后代吗?

凌老伯 大多是。我们先人都长眠在这里。我们穷弟兄们,早就想竖旗再闹一场。徐大人,只要你一挥手,我们马上揭竿而起!

徐锡麟 好,老伯,你负责把他们联络起来。

[朱蕴山急上。]

朱蕴山 徐会办,不好了,凌小庄被顾松抓走了!!

徐锡麟 怎么回事?

朱蕴山 我们走到一个松树林旁,顾松带人突然冲出来,小庄把我推进树丛,他吞下名单后,拔腿就跑了。

徐锡麟 名单吞下去了。那地图?

朱蕴山 没看清。

[马宗汉急上。]

马宗汉 大哥,陈伯平刚从浙江回来,秋瑾说,上海的叶仰高被捕叛变,供出光汉子打入官场。秋瑾要你即刻潜回

绍兴，她本想亲自来接你，可她要安排好浙江方面的事，确保不出乱子。这是她的信。

徐锡麟 秋瑾，好妹妹，你终于成熟了！

(唱)秋瑾心无旁骛操稳舵，
拨正航向渡爱河。
危乱方显英雄色，
我千里相对为你唱赞歌！

马宗汉 (唱)嫂子劝你别学飞蛾，
躲过一劫再挪窝。

菜花 (唱)顾松对我早非份，
是我害了小庄哥。

凌老伯 (唱)三十六计走为上，
留得青山再起火。

徐锡麟 (唱)此刻我去躲灾祸，
懦夫怕死羞死我。
祸事缘由因我起，
我去解铃把乱丝割！

[他义无反顾地策马进城，急剧的马蹄声占据整个空间……

[切光。

第五幕 肝胆相照

[恩铭公馆大厅。

□三姨太对恩铭在发火。

三姨太 (唱)当初你一意孤行不听劝，
我温柔乡里拉不回你的魂。

如今顾松抓把柄，
你快下令去抓人！

恩 铭 凭那么一点证据，就断定徐锡麟是革命党？

三姨太 不管是不是革命党，先把他革职，叫顾松接手。

恩 铭 (击桌)顾松是奴才，不是人才！千金易得，一将难求。
徐锡麟把巡警学堂办得有声有色。

三姨太 那他对你忠心吗？

恩 铭 我自有道理。

[顾松上。

恩 铭 凌小庄可有口供？

顾 松 一字不招。臬台毓秀大人正在拷问。

恩 铭 上大刑，上酷刑！

顾 松 抚帅，你怎么还不下令抓徐锡麟？万一让他跑了……

恩 铭 我下令四城紧闭，封锁各关口码头，他不跑倒罢，一跑……

中 军 (上)两江总督端制台来电。(三姨太、顾松下)

恩 铭 念。

中 军 密电。万急。在沪捕获光复会匪员叶仰高，据供有光
汉子潜入皖省，着急速拿归案。

恩 铭 (一抽冷气)光汉子？顾松来见！

顾 松 (上)大帅。

恩 铭 拿我令箭，速抓徐锡麟！

顾 松 (接令箭)小人遵命！

[内喊：“徐会办到！”顾松令箭惊落。徐锡麟大步疾
上。

徐锡麟 顾大人去抓谁呀？

顾 松 呃……请徐大人来议事。

徐锡麟 那就应该换上请贴呀。

顾 松 这……

徐锡麟 (以攻为守)大帅,不知何故,抓了我的学生?

顾 松 徐大人,凌小庄一贯图谋不轨,谣言惑众。今天在他身上搜出了地图。

徐锡麟 哈哈……我道何物,一张地图,搞得如此慌乱。这个,是我画的。

顾 松 你画它何用?

徐锡麟 你说我何用?

顾 松 这……

徐锡麟 少见多怪。抚帅,我徐锡麟身为警察会办,不熟悉安庆山川地貌,不洞察各防卫要塞,怎能做到治安防卫,成竹在胸?

恩 铭 嗯……

徐锡麟 我不但画了这张图,而且还绘制了城区防卫图,顾总管,是否也要过目?

顾 松 这……

徐锡麟 抚帅,我徐锡麟是否和某些人一样,整天偷鸡摸狗,中饱私囊,才是正道?

顾 松 你,你骂人?

徐锡麟 此地无银三百两。

恩 铭 (猛地一击桌)把凌小庄带上来!

[两个清兵押着遍体鳞伤的小庄上。]

恩 铭 凌小庄,徐大人和顾大人都说你是革命党,你要从实招来!

小 庄 抚台大人,我冤枉。我只是个学生。既然徐大人也说我革命党,请他拿出我革命党的证据。徐大人,你和顾大人明争暗斗,不能拿我做替罪羔羊。

恩 铭 本抚台今天不问你别的,只问你一件事,顾总管抓你

时,你吞下的是什么东西?

小 庄 我回家拿了两个馒头,这里还剩下一个。

恩 铭 你说是馒头,顾总管说是纸团,叫老夫如何相信呢?
锡麟,借你佩刀一用。

徐锡麟 大帅,你?(只得抽刀奉上)

[恩铭用手指一抹刀刃。

顾 松 大帅,要当心!

恩 铭 见血了,果然青锋犀利,好刀!(突然提高声调)锡麟,
请你代我动手,打开凌小庄肚子,看看到底是什么?
(把刀扔于地上)

[全场震惊。

徐锡麟 抚帅!

(唱)要杀你就杀锡麟,
不可冤枉学生杀苍生。
教不严,师之惰,
我愿受罚受苦刑。

顾 松 (唱)抚台这招出得高,
一箭双雕显原形。
锡麟再有巧簧舌,
看你怎过这道门。

恩 铭 (唱)蝼蚁尚且要惜命,
钢刀之下刨出根。

小 庄 (唱)借刀杀人离间计,
小庄拙笨也看得清。

徐锡麟 (唱)我求情——

顾 松 (唱)我看戏——

恩 铭 (唱)我观察——

小 庄 (唱)我镇定——

(合唱)这千钧一发急煞人!

顾 松 (迫不及待地)徐大人,你不动手,我来代劳!(要拾刀)

徐锡麟 (用脚踩住)顾松,你公报私仇吗?

顾 松 谁违抗大帅之命,会有同样的下场!

徐锡麟 (拾刀)钢刀哇钢刀,你虽然青锋犀利,所向披靡,原指望你抵御外寇,保国为民,可今日你成了我们自相残杀的工具,今天就用我铮铮铁骨磨砺你的锋刃吧!
(要横刀抹脖)

小 庄 (抢下刀)徐大人不可!

顾 松 好,有壮士风范,快抹呀!

小 庄 徐大人!

(唱)天降大任你肩上
经天纬地,倒悬解民。
岂可为我毁大业,
功亏一篑,扼腕叹吟。
小庄本就蝼蚁命,
蝼蚁壮死也惊鬼神!

[小庄用刀对准肚子猛刺下去,僵尸倒地。]

徐锡麟 (奔上前)小庄!

顾 松 (惊呆)妈呀!

[这时外面吵吵嚷嚷。]

中 军 (上)抚台,巡警学生吵着要放出凌小庄。

徐锡麟 (忍住巨大悲痛)告诉他们,凌小庄……暴病身亡!

恩 铭 徐会办,老夫我……唉!

[徐锡麟抱起小庄慢慢走向台前。场上静寂无声。]

[这时,响起小庄吹的军号声……]

[灯暗。]

第六幕 推心置腹

[恩铭公馆大厅。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恩铭伫立沉吟。]

恩 铭 (唱)雨幕织网白茫茫,
乌云压顶心苍苍
难道天怒人怨独夫指,
吾逼学生自裁在厅堂。
杀戳无辜非我愿,
怎奈危局时艰有乱党藏。

[内喊:徐会办到!]

[徐锡麟臂戴黑纱打拱。]

恩 铭 (急忙扶起)锡麟,叫你厚葬凌小庄,办妥了吗?
徐锡麟 按抚台之意,购置优质棺木,率全校师生,为其隆重安葬。

恩 铭 你说他何病而亡?

徐锡麟 我说他贪吃馒头,哽噎猝死,并无其他牵扯。

恩 铭 知我者,锡麟也!你代我传令,对其家人赐十石粮谷,
十匹锦帛,一千银两,以补偿老夫一时欠慎之过。

徐锡麟 谢大帅!

恩 铭 徐会办,此时此刻,你在想什么?

徐锡麟 大帅宽厚慈仁,我感激涕零。

恩 铭 不,你心中在恨我,怨我。

徐锡麟 大帅何出此言?

恩 铭 (唱)你恨我,权势压顶施淫威,
你恨我,毁你高足杀苍生,
你恨我,猜忌多疑心不正,
你恨我,桀纣之夫又现身。

徐锡麟 (唱)抚帅突发此言话语重，
惊煞锡麟冷汗泌。
我是大帅坐骑一烈马，
岂敢桀骜不驯挣缰绳。
自古圣贤也有过，
大人情急欠慎何责心。

恩 铭 (像在谈家常)锡麟，老夫今年六十有二，你才三十挂五。今天你我不论官位，不凡结为忘年之交，拉拉家常。你说我是一个贪官、坏官吗？

徐锡麟 抚台宵衣旰食，勤政务政，令学生敬佩。只是你耳边常有人进献谗言。

恩 铭 好，锡麟，老夫就喜欢你敢于直言。

(唱)我不做颛顼昏聩一贪官，
尸位素餐列朝班。
八国铁蹄庚子乱，
国力积弱眉已燃。
吾在皖省推新政，
图谋变革走活棋一盘。
请来严复是泰斗，
天演之论初了然。
我力排众议定会办，
开创巡警各省先。
垦牧树艺丈沙地，
治沙还耕绿田园。
一桩一件事躬躬，
思虑夜半几回眠；
小庄自裁我有错，
难道要我披麻带孝跪坟前。

[恩铭要跪,徐急搀扶。

徐锡麟 大帅,万万不可!

(唱)他推心置腹震心瀚,
锡麟听后就楚酸。
清廷官场腐肉臭,
他良知未泯,不是冥顽。
何不将他为我用,
劝他反清举旗走在前。
以退为进来试探,
水中投石看微澜。

恩师,你待学生胜过亲生,我当知恩图报。而学生不善官场应酬,不知哪天又受小人陷害,抛尸他乡,不如让我辞官而去,回归故里。(跪地)

恩 铭 锡麟,这作何故?老夫讲了这么多。你还心存芥蒂,难以释怀。好吧,老夫让你看密电。

徐锡麟 (看密电)光汉子?

恩 铭 你认识?

徐锡麟 不、不认识。待我想想。

恩 铭 (唱)密电果然到皖省,
我倒吸冷气心似冰。
还须周旋施巧计,
不宜过早吐心声。

抚帅,我仔细一想,这光汉子既藏匿我省,不会不露出一一点蛛丝马迹。我看顾松常去上海,会不会在贼喊捉贼?

恩 铭 (一震)是他……?

徐锡麟 抚帅,我不会为个人恩怨去处事的。职道一定去细查!

(唱)我率队严查细摸底，
全城梳理查内奸。
大小官员概不论，
真名假姓溯头源。
明松暗紧不打草，
诱蛇出洞再套圈。

恩 铭 好，此法可行。锡麟真乃老夫的心腹与知己。我决定提拔你兼任警察局会办，奏请朝廷官封二品！

徐锡麟 谢大人知遇之恩！

恩 铭 老夫再赐你令箭在身，遇七品以下，可先斩后奏；七品以上，先捕后报！

徐锡麟 职道遵命！

[暗转。

[安庆小南门徐公馆。

[徐锡麟剪影伫立。贞姑抚琴弹奏，曲调幽幽。

徐锡麟 (唱)星移斗转更漏残，
月光溶溶琴幽然。
古城深巷万籁静，
不眠之人独凭栏。

贞 姑 (唱)独凭栏，长短叹，
不思茶饭不言谈，
何去何从夫决断，
恶浪激流妻同船。

徐锡麟 贞姑，你先睡去吧。

贞 姑 你也去睡。我只要摸到你睡在身边，就踏实了……
(依偎在徐怀里)

徐锡麟 傻妹子，真胆小。你抱我，我是狼外婆！(做状吓她，贞姑尖叫一声把他抱得更紧)好了，别闹了，我贞姑是

最听话的，我送你去睡觉。（二人相依相偎下）

[传来迎江寺钟声。徐上。]

徐锡麟 她哪里知道我的心思呀！

（唱）我若亲手枪杀恩铭心不忍，

他待我像他的亲生。

不知他开明多深浅，

能否一省独立倒清廷。

难决断，费思忖，

激战前夜忧忡忡……。

[另一表演区出现恩铭：]

中 军 大帅，徐会办送来请柬，要你五月二十八日出席巡警学堂首届毕业典礼。

恩 铭 我知道了。（中军下）

（唱）首届毕业理当去，

以壮声威报朝廷。

只是还未捉住光汉子，

去与不去暗沉吟……

[徐锡麟在踱步……]

徐锡麟 （唱）典礼要杀恩大帅，

以怨报德痛煞人。

恩 铭 （唱）锡麟办校实不易，

岂让典礼太冷清。

徐锡麟 （唱）他若知道我是光汉子，

是抓是放难测心……

恩 铭 （唱）难测心，如何行……

徐锡麟 （唱）难测心，如何行……

[恩铭隐去。陈伯平上。]

陈伯平 大哥,我从浙江回来了。

徐锡麟 秋瑾方面准备得怎么样?

陈伯平 秋瑾完全同意 5 月 28 日在安徽和浙江两地同时起义,她把各地的会党都联络好了,只听大哥你一声枪响!

马宗汉 (上)大哥,刚才恩铭传来将令,说毕业典礼提前到 26 日举行。

陈伯平 突然提前两天,怎么办?

马宗汉 真是个老狐狸!老不死的!

徐锡麟 宗汉,不许这样骂我的恩师!

马宗汉 大哥,你心软了?我们不干了?

徐锡麟 (一字一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陈伯平 秋瑾还带来一封信。

徐锡麟 (看信)是孙中山先生来的信!
[背景出现孙中山头像,画外音:
锡麟先生大鉴: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坚忍不移,可敬可羨。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武昌之门户,若阁下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届时汉阳接济,以为后劲。(节选)

徐锡麟 中山先生,发难在我们,成功不一定是我们。(三人同时发出誓言)走上断头台,不负先生重望!
[灯暗。

第七幕 校场起义

[1907 年 7 月 6 日 (光绪三十三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安徽巡警学堂。徐锡麟一身戎装,精神焕发。]

[内喊:巡抚大人到!]

徐锡麟 有请!

中 军 (上)抚台有令:任何人等,不准携带武器,学生持空枪操练!

[徐锡麟只得交出腰间的手枪,解下佩刀。]

中 军 有请抚帅大人!

[恩铭在文武二巡捕和一排亲兵簇拥上。他穿了一件御赐黄马褂。]

徐锡麟 (打千)学生恭候多时!

恩 铭 (亲手扶起)把佩刀交给徐大人。锡麟,你我同进。

[文武官员按次序坐定。]

恩 铭 锡麟,今天看你的了,开始吧。

徐锡麟 (拔刀一挥)操练开始!卧薪尝胆,报效祖国!

[幕后众学生重复此语。整齐的脚步声震撼大地。]

恩 铭 (将须微笑)把学生花名册呈上来!

徐锡麟 是!

[场上寂静,几声蝉鸣。徐双手捧花名册,大步向前,只听见他军靴的脚步声。]

徐锡麟 (单腿跪地)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

恩 铭 何人?

徐锡麟 就是我,光汉子!

[徐迅速从靴统里拔出手枪,首先击毙文武二巡捕。众官员和清兵抱头鼠窜。灯暗,两束追光照向徐锡麟和恩铭。]

恩 铭 (念)锡麟贤侄别动手,

别忘老夫待你不薄情。

徐锡麟 [打一枪。]

(念)这是打向清廷第一枪，
唤醒百姓倒乾坤！

[打第二枪。

(念)擒贼擒王第二枪，
私恩公理要分清！

[打第三枪。

(念)我代小庄打响第三枪，
让他九泉含笑慰英魂！

[恩铭倒地。众学生要拿刀乱砍。

徐锡麟 不许动！（跪地）恩师，打死你，非我本愿，但我们要起大事，只能这样做。（声泪俱下）事成之后，我一定厚葬于你，让你魂归故里……

[朱蕴山率学生捉顾松上。

顾 松 徐大人饶命，这一切都是恩铭老贼……

徐锡麟 （打一耳光）你骂什么？

顾 松 恩铭老贼……

徐锡麟 （又是一耳光）你再骂，叫大帅！

顾 松 是。是大帅叫我干的，徐大人，你是一条英雄好汉，我一贯敬佩你的……

徐锡麟 你这个不齿人类的小人！

朱蕴山 把他交给我！（一枪毙命）

徐锡麟 抚台已死，快随我攻打巡抚衙门，占领安庆城。凌小庄，吹军号！

朱蕴山 徐大人，有我在！（吹军号）

[暗转。激烈的枪声、喊杀声、马蹄声不断……

[军械所。

马宗汉 大哥，军械所的保管叛逃了，弹药库打不开！

徐锡麟 现在不可为也要为之。只要坚持一下，会有援兵前

来。拿破仑说,战争的胜利往往在于坚持最后的十五分钟。

陈伯平 大哥,安庆四城五门关上了,薛管带率领的新军被打退了!我们成了一支孤军!

马宗汉 大哥,我们干脆把弹药库炸了,来一个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众 人 好!我们和他们拼了!

徐锡麟 你们不怕死?

众 人 不怕死!

徐锡麟 好!马宗汉,炸弹药库!(大家抱在一起)

[一妇女在呻吟……

陈伯平 大哥,隔壁有一妇女要临产,跑不掉。

徐锡麟 马宗汉,停下!

马宗汉 大哥,时已至此,管不了许多!

徐锡麟 我们死个痛快,还搭上她母子的性命,刚出生的孩子就被炸弹炸飞……

马宗汉 大哥……

徐锡麟 我和伯平拼死掩护你们,你带人打出去,找到凌老伯,争取突围出去!

马宗汉 不,要突围,大哥你去,我不走!

徐锡麟 你不听指挥,就不是我的好兄弟!(用枪抵住他)快走!

[他们冲下。

[战斗很惨烈,最后都倒下了,只剩下徐锡麟……

[清兵蜂拥而上,围住他,死一般地静穆……

[一声婴儿的啼哭特别宏大!

[徐锡麟露出欣慰的笑容……

[灯暗。

第八幕 辕门就义

[安庆巡抚衙门东辕门外。

[冯煦来回走动，焦灼不安。

毓秀 代理巡抚大人，各种大刑都用过了，徐锡麟不但不招，他说他还要杀死端方大人，杀到紫金城。

冯煦 像他这样的硬汉，是我预料之中。

毓秀 可北京军机处催得急呀。老佛爷都怕召见文武百官，怕被行刺。

冯煦 祸起肘腋。这个徐锡麟，搞得朝野震动，人人自危呀。

三姨太 (哭上)我的老爷子，这老的老，小的小，都死得惨哟……冯大人，你怎么还不杀掉徐锡麟？

冯煦 太太，无有口供，怎么问斩？

三姨太 杀、杀、杀！你快点杀掉徐锡麟才解我心头之恨！

冯煦 (背身骂道)泼妇！

中军 (上)北京军机处急电：严防乱党劫狱，将徐锡麟立即正法！

三姨太 冯大人，这该动手了吧。我要你将那徐疯子，先挖心，后斩首，我要祭灵！

冯煦 (骇然)挖心？

三姨太 冯大人，这个也要端大人给你发电吗？

冯煦 (也不示弱)我是代理巡抚，本官自会处理！（挥手叫其他人下）带徐锡麟！

[徐锡麟被刀斧手架上。冯叫刀斧手下。

冯煦 (感慨万千地)徐锡麟，当初老夫是欣赏你的才干，但你另有志向，我不想评说功过是非。我感谢你不杀老夫之恩。你有什么话告诉家人，老夫代你转达。

徐锡麟 冯大人，你是有良知的。我告诉你，我革命党人要建

立共和大业，这是大势所趋，望你好自为之。我无话转告家人。只求你一件事，此事只我一人所为，不可冤杀学生。

冯 煦 不冤杀学生，老夫尽力所能及，决不食言。

徐锡麟 谢大人开明之恩！（跪拜）

冯 煦 可惜老夫救不了你，只能赏你几碗酒，喝醉了，好上路吧。中军，你去监斩，将徐锡麟先斩首，后挖心。

中 军 哪三太太知道？

冯 煦 放肆，你是听我代理巡抚，还是听一泼妇，出了天大的事儿，由我承担。

中 军 是。

冯 煦 （一旁长叹）我看大清气数已尽，革命党人却是春风野火，燎原之势。我只有辞官隐居了……（他摘下顶戴花翎踉跄地下）

[传来迎江寺的悠悠钟声。

徐锡麟 （唱）夕阳坠炊烟袅万家灯火，

迎江寺夜钟声勾起我思绪绵绵。

[舞台一角灯光亮，出现恩铭鬼魂。

恩 铭 徐锡麟，你为何一连击我三枪，使老夫在风烛残年之际，遭此毒手，你扪心自问，老夫待你如何？

徐锡麟 正是你所说，你待我不薄。你来得正好，我有一个心结，请恩师解开，你若知道我就是革命党光汉子，你作何处置？

恩 铭 这……老夫会辑拿你归案。我乃朝廷命官啦！

徐锡麟 这下我就坦荡了，可以问心无愧地上路了。谢谢恩师！

（唱）你是命官护朝廷，
我是清廷掘坟人。

命官党人两条道，
冰炭水火不相容。

恩 铭（唱）大千世界各有志，
你不该对我下手狠。
世人骂你恩将仇报忤逆辈，
你将千古留骂名。

徐锡麟（唱）死后留名，雁过留声，
哪个不想留美名。
你我一段恩怨债，
留于后人去评论。

[恩铭隐去。

徐锡麟 秋瑾，浙江起义怎么样了？
[追光中出现已戴镣铐的秋瑾。

秋 瑾（唱）叛徒告密事败露，
轩亭口前向刀丛。
望长空，仰天叹，
秋风秋雨愁煞人。

徐锡麟（唱）秋风秋雨寸肠断：
秋风秋雨责我心。
不该拉你出山踏上不归路，
叶落花谢丧青春。

秋 瑾（唱）有人劝我躲进法租界，
有人劝我白云庵中伴青灯。
怎能让大哥形单孤影无人伴，
愿我们碧海云天双飞行。
陈天华跳海敲响警世钟，
吴越君同归与尽炸五大臣。
光复赤子赛荆轲，

愿做芳草萋萋伴岳坟。
报国洒血皆是男儿汉，
我要做女界流血第一人。

大哥，你不是常说，用我们的血去灌溉自由之花；用我们的血作为催动前进的激流。大哥，小妹只有一个未尽心愿，在我血未流尽之前请接受我的爱，接受我的情……

徐锡麟（唱）大山作证，你的爱洁白无尘，
大海作证，你的爱清澈透明，
阳光作证，你的爱纯质的火焰，
皓月作证，你的爱似玉盘清新。
千年的婚姻叫包办，
陌生的字眼叫爱情。
无情未必真豪杰，
无情未必真英雄。
我接受你的爱，一团火辣辣的爱，
我接受你的情，一股深悠悠的情。
霜寒露冷，幽幽黄泉路，
心心相映，铮铮驱鬼神。

[二人合唱走向高台。

黑暗与黎明在绞杀，
绞杀黑暗迎来共和国的黎明！

[刽子手点燃火把，高呼：开刀挖心！

[三声炮响。

徐锡麟 凌小庄，吹军号，出发！

[满台红光如血，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一排排巡警学生大踏步阅兵过场，只听见唰唰的脚步声。

[大幕徐徐落下。

徐锡麟其人其事

◎ 濮本信

在辛亥革命的前夜，与安庆有关的三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徐锡麟 1907 年刺杀恩铭，一个是吴越 1905 年炸五大臣，再一个是熊成基 1908 年马炮营起义。这三大事件都是惊天动地，惊世骇俗。他们的领头人是革命党中不怕砍头，不怕凌迟而死，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英雄。他们最终催生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宣告了古老的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结束，掀开一页共和制度新的篇章。这三大事件的领头人都与古城安庆有关系。安庆市被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三大事件，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的编导来安庆拍摄，他们也肃然起敬地赞叹：“安庆是铁血之城！”

对徐锡麟的敬仰，对他惨遭杀戮的痛心，我从小就产生了。儿时，在一个夏天繁星灿烂的夜晚，我家在户外纳凉，我的父亲在诉说牛郎织女的故事后，就讲起徐锡麟的故事。他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叫濮松舟，当时在安庆清军里当了一名管带（营长），徐锡麟于 1907 年 7 月 6 日在当时的巡抚衙门东辕门外就义时，我的祖父就担任警戒。他目睹了徐锡麟被开膛挖心，烈士鲜红的心脏并被卫队炒了吃下的惨烈情景。我的祖父一下精神崩溃了，他把枪一丢跑回家了，从此他抽上鸦片来麻醉自己。我们家在安庆是个名门望族，“濮家大屋”声名显赫。我们的祖上濮闾中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孝子。他父亲死后，他在山头的坟墓边陪睡了三年，皇上知道，钦

赐为孝子，御赐孝子匾一块，并把濮家大屋门前一条麻石条铺成的弯弯曲曲的小街定为“孝子坊街”。解放初期，我们家在安庆女子中学（现安庆二中）住过，每天进进出出的必经之路叫锡麟街，那是辛亥革命后，为纪念徐锡麟将原百花亭街改为锡麟街（文革时改为红卫街）。有这些诸多的历史印迹，我从小就对徐锡麟留下深刻印象，也一直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

1980年初，我引起一股创作的冲动，写了一个《徐锡麟》京剧剧本，初稿拿给文化局领导汪存顺请教。汪说，剧本还有文革诟病，概念、僵化、“高大全”，尤其缺少感情色彩，主人公可敬不可爱。在他的支持下，1980年10月我去浙江绍兴采访。在杭州的浙江省话剧团，见到该团女演员金宁芳，她是安庆市话剧团房曼之的大嫂。她说，恩铭的孙子就在他们剧团，可惜出差去了。当时我已买了去绍兴的火车票，没有留下来等待，错过了采访的机会，实属遗憾。我到了徐锡麟的家乡绍兴（原属山阴县）东浦镇，这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离绍兴城里15华里。我是乘坐机动船从水路过去的，一路看到脚划船、乌篷船，在狭窄的水面上穿梭而行，当看到舟船相济从容不迫地穿过一座座石拱小桥时，不由赞叹水乡的美景。在热诚学校我见到校长周恩旦。据他向我介绍，热诚学校，是徐锡麟一手创办的。当时徐撰写了一副对联：“有热心人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学校名字就是取其中“热诚”二字。徐锡麟与秋瑾在绍兴城里还创办了“大通学堂”，这两所学校培养了很多革命党的人才。那时，徐锡麟天不亮就跑步15里到城里给大通学堂上课，中午又跑步回到热诚学校上课。他积极锻炼身体，为今后的武装起义在做准备。他办的学校是新式的学校，提倡女子放足，并搞了男女同堂。这一举措，在封闭的乡村无异于投下一颗重磅炸弹，那些遗老遗少大骂他有伤风化。徐却是不理不问，“顶风作案”，我行我素。徐

牺牲后，热诚学校每年都唱起纪念他的校歌：“烈士锡麟，首创热诚。兴学X载(以纪年时间)，学子成群。规模初具，基础完成。吾侪热血沸腾！吾侪热血沸腾！”

周校长又带我去看了徐锡麟故居。徐父在当地是有名的士绅，家有一百多亩田地，在城里开了天生绸庄和泰生油栈两家店铺。徐家在当年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房子被充公瓜分给了贫下中农，现徐家已无人在这里居住。故居已没有了当年的辉煌，看到的是被分割得七零八落、灰头灰脑，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了。当年，徐父把书房叫“桐映书屋”，题写对联：“为善最乐，读书最佳”，而徐锡麟题写的对联是：“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两代人，不同的追求，不同的境界。我们到了徐锡麟在二楼的卧室，卧室窗户下面是河道。那时，徐搞革命活动，常常是深夜而归，徐父怨恨这位“大少爷”不承家业，不走正道，夜里他把前后门都锁了起来，这难不倒徐锡麟，他回家时，在船上用撑篙勾住二楼窗户，攀援撑篙爬进卧室。听着周校长的介绍，望着四横八叉的水道，抚摸着古宅的老砖墙，我仿佛看到徐锡麟水乡夜归的场景，看到他矫健的身躯，似猴子般的灵巧，爬进来后，对着温柔贤惠的妻子做着“嬉皮笑脸”地赔礼。这一细节，后来我都写进戏里。有时细节虽小，反而能彰显独特的人物个性，使人物更加丰富饱满。与周校长分别时，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说徐锡麟还有一个亲孙女徐乃英在绍兴城里。

徐乃英，50多岁，戴一副深度眼镜，在绍兴卫生局工作。她给我第一印象是非常像相片上的徐锡麟。我说明来意后，她马上流下泪眼，按照戏词是“未曾开口泪先淋”。她说她是第一次见到父亲遇难的地方来的人(那时安庆徐锡麟塑像还未树立)。她诧异地问我，安庆还有人记得徐锡麟？我说，不但有人记得他，我是把他当英雄来崇拜。她听后，欣慰地长舒一口气。她跟我的谈话，开始还是战战兢兢

兢，怕隔墙有耳的样子。也许是我坦露心扉，觉得我不像“克格勃”，也不像犹太式的小人，她最终冲破自我压抑地说，多年来她被运动整怕了，徐家的后人都会被整惨了。像陈伯平的孙子一直戴着地主分子帽子，生活很苦。她感叹地说她的祖父要是共产党搞起义，刺杀的是国民党的大官就好了。我听了十分心酸，几十年所执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策伤害了多少善良无辜的平民百姓。我说，徐锡麟刺杀事件大的背景我已知道，想听听他个人鲜为人知的平凡小事。她如是说道：

她从未见过其祖父，徐就义时，徐的儿子徐学文才一岁。徐的妻子王淑德（小字贞姑）也是柯桥大户人家之女，夫妻二人感情很好。徐妻婚后曾怀孕四次，而都流产了。徐是家里的长子，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来说，这可是头等大事。这可急坏了家里人，要给徐娶二房或纳妾，已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他，坚决不从，并带妻子一道去日本留学。后来第五胎保住了，儿子生下来后，爷爷给大孙子取名徐子登，取五子登科之吉祥，徐坚持叫徐学文。徐在安庆牺牲时，上有八十多岁的奶奶，下有嗷嗷待哺的幼儿。徐是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缺少人情味的亡命之徒呢？非也。他曾见到一个因躲债而上吊的老婆婆，他解救后又慷慨解囊；那些贫穷的学生，他经常接到家里吃饭。徐的刺杀行为，完全是一种信仰，一种抱负。他也没有野心，不像有的农民起义想当皇帝，他提出的口号是“功成身退”。徐就义后，因徐父早就写了断绝父子关系，并在官府备案，徐家大院没有受到大的连累。友人将徐妻密送到日本避难。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政府发放二千元大洋给徐妻，徐妻全部捐给了热诚学校。徐妻因思恋丈夫过度，经常哭泣，眼睛哭瞎了，50多岁去世。徐学文长大在家乡娶妻冯梅贞，生下徐乃英。后来民国政府官费保送徐学文到德国留学，又娶了德国妻子徐曼丽，并定居德国，再也没

有回到家乡。徐曼丽生了四个子女，长女徐乃锦嫁给了蒋经国长子蒋孝文。

徐锡麟从小就聪明顽劣，所玩过的东西都要拆开来看看。12岁时，因不服父亲管教，跑到庙里当和尚。他自制过地球仪和天球仪，经常夜里观看星相，直至天明。

采访快结束时，徐乃英说，祖父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我唯一继承的就是与他一样的高度近视。

1981年，我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徐锡麟》，《振风》杂志发表。浙江和峨嵋电影制片厂都选为备用剧本，并发了消息。后来拍摄了电影《秋瑾》，属于同一题材，撞车了，作罢。

2001年，舞台剧本《徐锡麟》获得安徽省文化厅规划题材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2008年，舞台剧本《徐锡麟》在安徽省文化厅向全国征集剧本中获得优秀剧本奖。

关于《徐锡麟》的创作思路我不想多谈，剧本已摆在那里，好坏读者会做出评判。这一稿，我着重写了徐锡麟在大堂上的供词：“恩铭厚我，乃私恩，我今杀他，乃公义。”在私恩与公义上做戏。我不想把他与恩铭的关系写成杨子荣与座山雕的模式，而是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在刑场上，出现恩铭的鬼魂与他心灵对话，这是我的原创独创。

傲骨寒梅

编剧：徐启仁

时 间 公元 1645 年(弘光元年)

人 物

阮丽珍 二十二岁。阮大铖之女，杨作霖的未婚妻。杂剧《燕子笺》作者。

杨作霖 二十五岁，能文善武。

多 铎 男，四十岁，清豫王，是攻占扬州、南京、福州的清兵主帅。

阮大铖 男，五十九岁。安徽桐城人。明崇祯时列入逆案，南明时投靠马士英，任兵部侍郎、尚书，后降清，杂剧作家。

方怀中 男，四十五岁，汉族。博学，是多铎的主要谋士。

九岁红 名韦娘，二十一岁，名伶。

琬 儿 十七岁，阮丽珍的贴身侍女。

黄公公 五十岁，南明福王近侍，后降清，投靠多铎。

杨忠、杨贵 杨作霖随从。

阮 虎 阮大铖管家。

清将。

南明武士、家丁、清侍卫、清兵(含甲、乙)侍女，舞伎等。

序幕

[拂晓,金陵城一僻巷。

[合唱 连天烽火战犹酣,
大清铁骑下淮扬。
南明王朝如危卵,
后宫笙歌夜夜狂。

[合唱声中幕启。

[幕内人声嘈杂“追!”“快追!”“莫让九岁红跑啦!”

[九岁红慌慌张张地跑上,扔下一件衣服,躲向另一边。

[黄公公领着宫廷侍卫追上,一侍卫拣起地上的衣服交与黄公公。

黄公公 (嗅了嗅衣服上的气味)不错,是九岁红穿的!你们听着,皇上指名要九岁红陪侍,抓不到人,就扒你们的皮!

众侍卫 是!

黄公公 快追!(一挥手,和侍卫追下)

[九岁红从另一边闪出。

九岁红 (唱)万般侥幸逃宫闱,
苍头如虎将我追!
国难当头山河碎,
福王沉湎伶人堆。
石头城戒备森严多犬类,
韦娘我如何能逃这险危。

[杨作霖上。九岁红急躲。

杨作霖 (念)半壁山河沦敌手,
七尺男儿为国忧!

(见有动静,厉声)你是谁?莫不是清人的奸细!。(九

岁红欲逃,被截住认出)啊!九岁红!

九岁红 (亦认出)啊,是杨公子!公子,快快救我!

杨作霖 你不是随石巢园家班进宫演习《燕子笺》去了,怎么来到这?

九岁红 那福王荒淫无度,韦娘不堪受其凌辱,从宫中逃出来了!

杨作霖 什么?从宫中逃出来?你呀,可闯下大祸了!若被官兵拿住,必死无疑!

九岁红 他们正在抓我!公子,救救我呀!

杨作霖 这?我姑父马士英,家父杨文骢都是那福王的宠臣,叫我怎好救你呀?

九岁红 韦娘举目无亲,只有阮丽珍小姐待韦娘情同手足,她会救我的!公子,你与阮小姐不是定亲了吗?送我去找阮小姐吧!

杨作霖 不可!你是阮家戏班的头牌花旦,私自出逃,再去阮家,岂不是自投罗网!

九岁红 (绝望)这……

[幕后黄公公声音:“往那边追!快追!”]

杨作霖 也罢!找到丽珍再作计议,随我来!

[杨作霖领九岁红下。]

[众侍卫及黄公公上。一侍卫像发现了踪迹,向黄公公耳语。黄公公示意侍卫向杨作霖二人下场的方向追去。]

[收光。]

第一场

[阮府石巢园花厅。亭内置有古琴,燃有清香。书案上

摆放着《燕子笺》书稿。

阮丽珍 (抚古琴,吟唱岳飞“满江红”词牌)

……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士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突然琴弦断裂,琴声嘎然而止。]

唉,琴弦断了,弹不成了!(神情凄楚,一声叹息)

(唱)一曲悲歌人愤懑,
英雄含恨风波亭。
星移斗转数百载,
山河又遭异族侵!
清兵南下杀声近,
宫廷丝竹乱纷纷。
爹爹他,争宠幸,
率家班,献殷勤!
福王他插科打诨登台厮混,
小朝廷纸醉金迷谁不忧心!

[琬儿急上。]

琬儿 小姐,杨公子求见。

阮丽珍 这样早到此作甚?再说老爷又不在府中,怎好相见?

琬儿 公子说有要紧的事相商,小姐……

阮丽珍 这?琬儿,请公子进来吧!

琬儿 是(向内)有请公子

[杨作霖上。]

杨作霖 丽珍,恕我冒昧,只因——

阮丽珍 公子,你不去打理公务,因何匆匆到此?

杨作霖 小姐,九岁红从宫中逃出,被官兵追拿,路遇作霖,怎能不救?九岁红求我引来见你,因而前来。

阮丽珍 她人在何处?

杨作霖 就在府外。

阮丽珍 琬儿,快将九岁红带进府来!

琬 儿 是(下)。

阮丽珍 公子,眼下时局艰难,男儿汉当以国家为重,勤于政务,切莫为了儿女私情,丢了志向。

杨作霖 小姐放心,作霖会忠于职守,不敢懈怠。就此告辞了。

阮丽珍 公子,丽珍昨日灯下,偶得佳句,信手作七律一首,相赠公子,你且收下。(取过鲛绡诗帕交与杨作霖)

杨作霖 (读帕上的诗句)七律,无题:烟雨莫愁曾泛舟……

阮丽珍 (娇嗔地)公子,快收下诗帕,回到家里再看嘛!

杨作霖 小生遵命!回家去我要焚香净手,仔细地拜读!(收好诗帕)丽珍,我走了!

[阮丽珍依依不舍地看着杨作霖离去。琬儿引九岁红上。]

琬 儿 小姐,我在外面看着。(下)

九岁红 (像见到亲人)小姐!

阮丽珍 韦娘!你瘦了!瘦了!你说,为何要逃出宫啊?

九岁红 小姐呀!

(唱)我出身勾栏本卑微,
粉墨生涯众目睽。
应召阮府把戏唱,
得遇小姐才展双眉。
把韦娘当作亲姊妹,

台上光彩台下我也舒心扉。

谁知踏进深宫内，

福王屡屡施淫威。

强作欢笑舞长袂，

歌笙箫卸去脂粉眼含悲！

舍命寻机逃出大内，

求小姐搭救韦娘这一回！

阮丽珍 一国之君，怎能这样胡作非为？（痛心）大明朝亡了！大明朝也该亡了！韦娘，害苦你了！只是你随阮府家班进宫献艺，虽然逃出，那昏王不会罢休，只怕你性命难保哇！

九岁红 难道韦娘只有死路一条吗？

阮丽珍 这……

[琬儿急上。

琬 儿 小姐，外面来了大队官兵，已将阮府团团围住，想必他们发现了九岁红的行踪！

[家院阮虎匆匆走上。

阮 虎 启禀小姐，老爷陪同黄公公到府！咦，你不是九岁红吗？哎哟，万岁爷大发雷霆，派人在全城找你呢！你跑到这里，不是把祸水向阮家引吗？

阮丽珍 阮虎，韦娘已是命悬一线，应当尽力相救，你不可漏了风声！

阮 虎 （佯作应允）小人知道。（下）

九岁红 哎呀小姐呀！事已至此，韦娘不能连累阮府，我该走了！

阮丽珍 韦娘，你求助丽珍，是信任为姐，为姐岂能坐视不管！我们先回绣楼，再想脱身之策！走！（与九岁红、琬儿同下）

[武士、小太监引黄公公上，阮大铖紧随，阮虎在后。

阮 虎 老爷！（欲耳语，阮大铖挥手止住）

阮大铖 阮虎，快给黄公公看座侍茶！

[侍女应声上，看座侍茶。

阮大铖 黄公公，请坐。公公平日侍奉皇上，金步难移。今日莅临寒舍，陪公公小酌几杯如何？

黄公公 阮侍郎，咱家造访贵府，可不是为吃点喝点，是来捉拿宫中逃犯九岁红的！

阮大铖 黄公公，九岁红是阮某带进宫的，她怎会逃到这里，定是误传！

黄公公 阮侍郎，咱家接到密报，九岁红躲进了阮府，要是让她跑了，你担当得起吗？

阮大铖 果真如此，老夫岂能饶她！家丁们走上！

[众家丁应声上。

众家丁 老爷！

阮大铖 你们听好，阖府上下，仔细搜寻，看见九岁红，立刻带来！

众家丁 是！（分头下场）

阮大铖 黄公公，请用茶！这可是正宗的龙眼小花呀！

[家丁们复上。

众家丁 禀老爷，府内未见九岁红！

阮大铖 黄公公，你看——

黄公公 阮胡子，做戏给谁看哪？想胡弄咱家，没门！武士们！再搜！

阮 虎 禀公公，我家老爷一直在宫里陪侍皇上，家中之事一概不知。只有小人知道此事！

黄公公 好小子，精明！（对武士）跟着他捉拿九岁红！

[阮虎领着武士欲下场，九岁红迎头冲上，阮丽珍、琬

儿紧随其后。

九岁红 九岁红来了!

黄公公 哎哟! 我的小姑娘,宫中的日子多滋润,你跑出来做点事啊?你跑了,万岁爷不吃也不喝,就像丢了魂!咱家也跟着受气,你不害人吗?

阮大铖 (恼怒)你这贱婢,从宫中逃出,为何逃到阮府?老夫把你捧红,为何还要坑害老夫! (抽九岁红一耳光)

黄公公 (拦住)阮胡子,她可是皇上的宝贝疙瘩,打坏了你赔得起吗?再说,你那个什么鸟《燕子笺》是她给唱红的!那个嗓门,那个身段,那个做功,硬把皇上迷住了,你才跟着沾光,明白吗?带走!

[两个小太监上前架住九岁红。]

九岁红 (挣脱扑向阮丽珍)小姐,韦娘纵死,不忘小姐恩德!

阮丽珍 黄公公,九岁红浑身是伤,再受折磨,只怕性命难保,你就饶了她吧!

黄公公 咱家只有一个脑袋,敢抗旨不遵吗?

阮丽珍 爹爹,九岁红是阮家戏班的头牌,你找皇上为她求个情吧!

阮大铖 女儿呀!你怎么这样糊涂?她,一个戏子,能被皇上宠幸,这是何等荣耀,你就不要从中掺和了!

阮丽珍 爹爹,你——

黄公公 嘿嘿嘿,皇上还在等着要人呢!带走!

[小太监架起九岁红下,武士随下。]

黄公公 阮侍郎,告辞! (下)

阮大铖 黄公公,黄公公! (追下,阮虎随下)

琬儿 小姐,外面风大,我们回绣楼去吧!

阮丽珍 琬儿,你先回去吧!

琬儿 好吧! (下)

阮丽珍（木然地走近书案，信手拿起《燕子笺》脚本，感慨歎
獻）我怎么糊里糊涂的写起唱本来了啊！

（唱）三年前莫愁湖畔去踏青，
春光里劳燕衔泥结伴行。
燕归来花落去文思涌动，
仿《西厢》作传奇脚本写成。
丽珍本意自消遣，
无意流传教坊中。
爹爹他看见脚本就怂恿，
召家班来操练居然演红。
福王他痴迷戏文无心朝政，
爹爹他投其所好紫袍加身。
韦娘她虽成红伶却遭不幸，
丝竹声粉饰出歌舞升平！
大厦将倾何人问？
《燕子笺》要断送南明前程！

[阮丽珍含泪将脚本一页页撕下扯碎，任其四下飘零。光渐收。

[有顷，天幕上风起云涌，火光冲天。幕后战马嘶鸣，急促的马蹄声摄人心魄。

[幕后人声杂乱，有人呐喊“清兵过江啰！”“南京城破
啰！”“钱谦益，阮大铖投降啰！”

[一阵喧嚣之后，一切又复归平静。

第二场

[南京，清豫王多铎行营大堂。

[执械侍卫来回巡逻。

[两侍卫展开大幅江南军情图,多铎凝神审视。方怀
在旁释疑。

多 铎 方先生哪!

(唱)虎踞龙盘石头城,
大明天下归大清。
多亏先生赐良策,
兵不血刃灭南明。
快马报捷奏顺治,
为你请功求册封!

方怀中 (唱)我本布衣穷书生,
王爷倚重实感恩。
广施仁政为上策,
取胜更应得民心。
长江天堑千帆过,
江南指日可称臣!

多 铎 哈哈!方先生,你在关外长大,祖上是大名鼎鼎的
方孝孺,还是汉人的血统。满人入主中原,凭心而论,
要汉人臣服,并非易事,恐怕连你未必心悦诚服!

方怀中 心虽不甘,但天意灭明,却也无奈呀!

多 铎 说句戏言,你若在南明为臣,是效仿史可法、左良玉,
还是钱谦益、阮大铖?

方怀中 恕怀中直言,方某定是史可法第二!

多 铎 嘿嘿,史可法还不是死了么?

方怀中 威武不屈,虽死犹荣!

多 铎 可惜汉人中像史可法这样的英雄少了,像钱谦益、阮
大铖这样的人多了!

方怀中 我看钱谦益与阮大铖还不能相提并论。

多 铎 都是降臣,有什么两样?

方怀中 钱谦益是当今大儒,学界泰斗。他归顺大清,既是怕死,还想为国学传承延续薪火。

多 铎 那阮大铖呢?

方怀中 此人劣迹斑斑。天启时投靠阉党,馋害忠良;崇祯时打入逆案。蛰居南京,又投靠马士英,蛊惑福王,干了许多坏事,实是无耻之尤!

多 铎 难道此人就一无是处了?据本王所知,阮大铖算是当今剧坛第一高手,那风靡一时《燕子笺》不就是他所写的吗?

方怀中 剧坛高手倒也算得。要说那《燕子笺》其实是他女儿阮丽珍的主笔,他不过略加润色而已。

多 铎 哦,那阮丽珍倒也是个才女呀!

方怀中 王爷,依鄙人之见,像阮大铖只可用其才,不可用其人!

多 铎 先生之言极是,就命他填词作赋,率班唱戏,当个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罢了!

方怀中 只能如此。

[一侍卫上。

侍 卫 启禀王爷,南明降员阮大铖求见。

多 铎 哦,说他他就来了,命他报门而进。

侍 卫 阮大铖报门而进。

方怀中 王爷,敝人回避了。

多 铎 却是为何?

方怀中 这种人,眼不见心不烦。告退告退!(下)

多 铎 (笑)真乃书生意气也!

[阮大铖惴惴而上,他已穿了清人便服。

阮大铖 报,南明降员阮大铖到。拜见清豫王!(下跪)

多 铎 起来,起来,给阮先生看座。

[一侍卫给阮大铖看座。

阮大铖 (感激)哎呀呀!王爷的大堂,焉有阮某的座位?不敢不敢!

多 铎 先生开城迎降,南京城免遭兵燹之灾,功劳不小,有功就该有座!坐!

阮大铖 大铖谢过千岁!

多 铎 先生今日来见,有何赐教?

阮大铖 千岁!

(唱)归顺天朝前世修,
赋闲难把壮志酬。
南方战事未平息,
前来请战执吴钩!

多 铎 哈哈!难得先生一片忠心,只是你年近花甲,这阵前拼杀,轮不到你了!

阮大铖 千岁呀!

(唱)阮某人老豪气有,
余生奢望觅封侯!
王爷只须挥挥手,
鞍前马后甘为牛!

多 铎 本王我倒明白了。阮先生赋闲在家,难耐寂寞,想谋个官位是也不是?

阮大铖 不、不。阮某不想做官,只想在王爷帐前听听差,跑跑腿,出出主意!

多 铎 好!本王成全于你!

阮大铖 (喜)谢千岁恩典!(欲跪)

多 铎 慢!用人当用其长,先生所长——

阮大铖 眼下战乱未平,这调兵遣将,参赞军务,督办粮草,阮某略知一二。

多 铎 这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小事”就不劳顿先生了。你呀,是杂剧高手,还是替本王率班唱戏吧!

阮大铖 王爷,你是戏言吧?

多 铎 (正色)本王言出如山,怎会是戏言?

阮大铖 (失望)这……

多 铎 你敢违抗本王钧旨?

阮大铖 阮某不敢,阮某不敢。

多 铎 我谅你也不敢!(口气又缓如下来)不过,官还是让你做的。本王赏你五品顶戴花翎!

阮大铖 (大喜)谢千岁!谢千岁!(跪)

多 铎 (向内)侍候阮先生穿戴,掩门!

阮大铖 送千岁!

[众侍卫簇拥多铎下。

[四满族女子捧衣冠上,黄公公着清服上。

黄公公 (仍是娘娘腔)阮先生,更衣呀!

阮大铖 (吃惊)你,你不是黄公…公…

黄公公 (若无其事)是呀!阮胡子,想不到咱们又混到一起啦!您,更衣!

[满族女子为阮大铖更衣。

阮大铖 (颇为得意)阮某已是王爷麾下五品随员,你是——

黄公公 王爷身边小小跟包的。

阮大铖 跟包的?是呀,黄公公挺会伺候人的。

黄公公 不错,原先是伺候万岁,如今是伺候千岁,不过都是主子。谁想在我面前摆谱,只怕他是瞎了眼!

阮大铖 黄公公,你多心了吧?

黄公公 多心?我早就没心没肝了!要是有心,还有脸面来当满人的奴才!

[阮大铖顿时语塞,只得苦笑。

[收光。]

第三场

[暮春。南京郊外，薄雾弥漫，隐约可见南京城墙。]

[一队清兵巡逻过场。]

[杨忠、杨贵上。见无异常，引杨作霖上。]

杨作霖（唱）南京沦陷急出走，
 吴山越水抗敌酋。
 太湖一战惨烈够，
 多少志士捐头颅！
 爹爹义旗擎在手，
 屡败屡战不甘休！
 命我沿江再奔走，
 募兵勇，筹饷银，联络义军
 仙霞关决战报血仇！
 身在沙场神难守，
 思念丽珍心常揪。
 音讯全无关山阻，
 斗酒难解相思愁！
 渴望与她再聚首，
 怕的是从此后天各一方任飘流！

杨 忠 公子，到了南京，就不想见见阮小姐吗？

杨作霖 怎么不想见呢？只是……

杨 贵 公子，就想个法去找她呀！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杨作霖 清兵密布哨卡，防范甚严。再说，那阮大铖已投降了多铎，他还敢认我这个女婿么？

杨 忠 就怕阮小姐也变心着！
杨作霖 这倒未必，她并非寻常女子！
杨 贵 公子，我倒有个主意。
杨作霖 说来我听。
杨 贵 你和杨忠在秦淮河翠竹亭里等着，我乔装改扮，混进阮府，见到阮小姐就说公子有约，阮小姐如果答应与你会面。你们俩就还有戏！
杨作霖 好！千万要小心行事，不可冒险！
杨 贵 公子放心，我走了！（欲走）
杨作霖 杨贵，（从怀中取出诗帕）这是阮小姐赠我的诗帕，见到小姐以诗帕为凭。
杨 贵 （收下诗帕）公子别担心，这上面的字我一个也不认识！
[三人相视一笑，收光。
[有顷，光复明，景现南京秦淮河。翠竹亭掩映在青松翠竹之中。
[琬儿披着斗蓬上，机警地四下打量。
琬 儿 （唱）主仆偷偷出府邸，
 专寻陋巷上河堤。
 铁蹄惊散鸳鸯鸟，
 但愿他二人再也不分离！
（轻声呼喊）杨公子！杨公子！怎么没有人呢？小姐！小姐！
[阮丽珍怏怏而上，神情忧郁。她披着一件长斗蓬，不让人看出里面仍是汉人的服饰。
阮丽珍 （叹息）唉！
 （唱）暮春花絮满天飞，
 秦淮烟柳亦含悲。

山河易色谁之罪？
丽珍深闺泪暗垂！
爹爹求荣降敌伪，
沐猴而冠人指背！
丽珍是他的亲生女，
头难拾来心也灰！
惊闻公子远道回，
翠竹亭上来相会。
盼相见，怕相见，
心忐忑，神迷离，泪花坠，
不知是喜是惊还是悲！

琬儿 小姐，公子说在翠竹亭相会，我们都来了，他怎么不来呢？

阮丽珍 琬儿，公子是不会失信的！

[杨作霖从树丛中跃出，杨忠、杨贵随后。乍相见，都有陌生之感，相视对方。]

杨作霖 小姐！

阮丽珍 公子！

杨作霖 你真的来了！

阮丽珍 既已承诺，怎会不来？

杨作霖 你爹爹降清，还做了贰臣。我父子二人还在和清人殊死抗争，我担心你爹爹从中作梗！

阮丽珍 当然是瞒过了爹爹的！

杨作霖 瞒过了今日，瞒不过明日。

阮丽珍 爹爹即便知道，又能怎样？他降清，丽珍不降清！

(唱)接到诗帕泪纵横，

苍天顾念有情人。

穿起明时衫，

系起明时裙，
描起明时眉，
涂起明时唇。
仰慕梅花志高洁，
丽珍不是那墙头草，四时风，
随波逐流水上的浮萍！（取出诗帕）
诗帕依旧留公子，
睹物犹见赠诗人。（递还诗帕）

杨作霖（感动）丽珍！

琬儿（招呼杨忠、杨贵）走，我们四下去看看！

[琬儿、杨忠、杨贵下。]

[阮丽珍喜极而泣，忍不住哭出声来，杨作霖欲替其拭泪，被推开。]

杨作霖 丽珍，好不容易才见上一面，应该高兴才好！

阮丽珍 你，你好狠心嘞！南京陷落，百日有余，这些日子多难熬哇！

（唱）城楼突竖黄龙旗，
奴在深闺哪得知？
铁骑横行如山倒，
金陵一夜归满夷！
丽珍虽是弱女子，
亡国之痛满胸臆。
夜难寐，泪常滴，
独守绣楼独叹息。
你，你，你，杳如黄鹤无踪影，
我，我，我，常向明月问凶吉！
你我虽然未拜堂，
你杨家，下过聘，送过礼，

三媒六证婚约在，
你心中可还记得丽珍是你的未婚妻？

杨作霖 丽珍哪！

(唱)那日城破势危急，
我和爹爹逃出重围即把战袍披，
来不及辞别小姐把话叙，
男儿报国是天职！
志士仁人齐聚集，
舍生忘死抗强敌！
敌强我弱常失利，
多少弟兄倒在血泊里！
莫道作霖书生气，
腥风血雨决不把头低！
戎马倥偬常把小姐来记忆，
苦无青鸟传消息！
这一回秘密潜回沦陷地，
联络义军重振旗鼓再反击！
今日幸会小姐面，
纵死沙场再也无绊羁！

阮丽珍 公子！

(唱)吉人自有天保佑，
丽珍等你披嫁衣。
携手共剪西窗烛，
相偎唱和咏梅诗！

杨作霖 (唱)此去吉凶难料逆，
是生是死哪得知？
倘若作霖遭不测，
丽珍哪！莫流泪，莫伤悲！

含笑九泉保佑你，
你，你另选良才作夫婿！

阮丽珍 你不要说了！你不能死，你不会死！不管怎样，丽珍都等着你呀！

(唱)人生难求是知己，
丽珍只做你的妻。
横刀立马君且去，
就是那海枯石烂，山崩地裂，我志不改，情不移，
碧血化作杜鹃啼！

杨作霖 丽珍，我妻！

阮丽珍 作霖，我夫！

[二人紧紧拥抱。

(合唱)患难情侣喜相泣，
心有千千结化作血泪滴！

阮丽珍 (取出一锦囊)公子，这是我积蓄的黄金细软，(取掉头上的钗凤手上的玉镯等物)还有这些首饰，你都拿去！

杨作霖 丽珍，你这是何意呀？

阮丽珍 义军抗清，少不了军需粮款，将它去换刀枪，换粮草，也算尽我微薄之力！

杨作霖 你，你还是留下吧，万一……

阮丽珍 国将不国，留它何用？你收下吧！

杨作霖 (接过阮丽珍的首饰细软)丽珍，作霖感激你！义军感激你！

[琬儿、杨忠、杨贵急上。

琬 儿 小姐，不好了，大队清兵扑向翠竹亭来了！

[众人惊愕。

阮丽珍 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公子，你快走吧！

杨作霖 丽珍,多多保重! 琬儿,照料好小姐!

琬 儿 公子放心吧!

杨作霖 (抽出佩剑)杨忠、杨贵,我们走!

[杨忠、杨贵拔出短刀,三人欲走,一清将率清兵从四面包抄过来,将杨作霖等团团围住。

阮丽珍 (怒喝)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如此无礼,快快与我退下!

清 将 我等奉命捉拿要犯,谁敢阻挡? 来呀! 将他们三人拿下!

杨作霖 哼! 少爷先取你的狗头!

清 将 抓住他!

[杨作霖三人轮番护住阮丽珍主仆,与清兵厮杀,险象环生。

[阮虎引阮大铖冲上。

阮大铖 (呼叫)住手! 快快住手!

阮 虎 都是自家人,都是自家人!

[停止了厮杀。

清 将 阮大人,末将是来缉拿要犯杨作霖,为何阻挡?

阮大铖 将军有所不知,杨作霖就是老夫的女婿呀!

清 将 怎么? 这个男蛮子是你的女婿? 既是你的女婿,为何还与大清作对?

阮大铖 他是年轻气盛,不识时务呀! (轻声)将军,老夫已讨得王爷口谕,只要他归顺大清,前罪一概赦免!

清 将 命他放下兵器,随你回府去吧!

阮大铖 好,好! (转向杨作霖)贤婿,放下兵器,随老夫回府去吧!

杨作霖 随你回府?

阮大铖 是呀! 你和丽珍都是老大不小了,择个良辰吉日,该

为你们完婚了！

杨作霖 岳父大人，这就不妥了，若与小姐完婚，依汉人的规矩，当由我杨家发来花轿，迎娶小姐，到杨家去完婚。到阮家做倒插门的女婿——

阮大铖 也是一样嘛！

杨作霖 作霖不愿！

阮大铖 放肆！我说小奴才呀小奴才，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知深浅利害！快随老夫回府！走哇！

阮丽珍 爹爹，人各有志，他既不愿，何必勉强，不如让他走吧！

阮大铖 走？说的轻巧，这是大清的天下，他往哪里走？不是为父出面，讲了人情，王爷要他的性命哪！

杨作霖 岳父大人，我与阮小姐是情投意合，志同道合，今生非丽珍小姐不娶！与小姐成婚，我答应了！

阮大铖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贤婿，走吧！

杨作霖 慢！小婿还有一事相求。

阮大铖 何事，讲！

杨作霖 要我降清，宁死不允！

阮大铖 当真？

杨作霖 当真！

阮大铖 果然？

杨作霖 果然！

阮大铖 呀呀呸！你真是鬼迷心窍，不知好歹！小奴才，这是在南京，由不得你了！将军，拿下！

清 将（命令手下人）将这小蛮子拿下！

[杨作霖三人与清兵厮杀起来，杨忠被清将刺死，杨作霖、杨贵被清兵擒住。]

阮大铖 小奴才，不降清，只有死路一条，带走！

[阮丽珍趁人不备,拾起杨作霖的佩剑猛地架在阮大铖的脖子上。场上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阮丽珍 爹爹,放下他二人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女儿我就杀了你!

阮大铖 你疯了?

阮丽珍 我是疯了!你也疯了!快快放人!

阮大铖 你这个孽女,你敢弑父吗?

阮丽珍 像你这样的父亲,我为何不敢?再不放人,我,我就动手了!放是不放?

阮大铖 放!放!(对清将)将他二人放下!

清将 (无奈)放下!(清兵放开杨作霖、杨贵)

阮丽珍 你们快走!

杨作霖 丽珍!

阮丽珍 走!

杨作霖 丽珍,保重!(深施一礼,与杨贵下)

[阮丽珍推开阮大铖,提剑奔上高坡举剑横在自己的脖子上,众人大惊。

阮大铖 (惊叫)丽珍,儿呀!你要做什么?

阮丽珍 (不理父亲,似笑似哭)哈、哈、哈!

阮大铖 (沮丧地)儿呀!为父已经依从你了,你还要怎样?儿呀,你母临终之时,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再说,为父所作所为还不都是为了女儿你呀!

众人 (亦受感染)阮小姐!

琬儿 (痛哭)小姐!你要死,就让琬儿先死吧!你死了,琬儿我也不想活了!小姐!(扑跪在阮丽珍身前)

阮大铖 儿呀,难道要为父跪下求你吗?

[阮丽珍泪流满面,手中佩剑松落下来,随之坠地。

(合唱)死也难,活也难,

只求做人有脊梁！

[收光。

第四场

[福建仙霞关，兵家必争之地。地形险要，巨石嶙峋。

(合唱)仙霞关，摆战场，

热血男儿为国殇！

[杨作霖率领一支南明义军与清军激战，一时间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场面惨烈。

[清兵人多势众，义军全部战死，只剩下杨作霖孤身一人，仍毫无惧色，奋力拼杀，手中银枪接连挑死清兵数人。

[大批清兵涌上，杨作霖只好退走，清兵追下。

[四侍卫引多铎上，方怀中，黄公公左右相随。一面绣有“豫”字的大旗紧跟多铎身后。

多 铎 (唱)仙霞关前鏖战急，

天兵骁勇谁能敌？

饮马闽江望南粤，

华夏一统在朝夕！

[清兵甲内声“报”！急上。

清兵甲 (跪)启禀千岁，南明苏松巡抚杨文骢，监军副使孙坚已被杀死，南明士兵大部被歼！

多 铎 好！再探！

清兵甲 是(下)

[清兵乙内声“报”！急上

清兵乙 (跪)启禀千岁，杨文骢之子杨作霖十分厉害，连伤我数十将士，退守仙霞关葫芦口，负隅顽抗，拒不投

降,请千岁发落!

多 铎 (惊)啊!一人伤我数十将士,这还了得?将葫芦口团团围住,传令弩手发箭!要他万箭穿心而死!

清兵乙 是(挥动令旗)千岁有令,围住葫芦口,弓弩手发——

多 铎 慢!方先生,本王得知阮大铖的女婿也叫杨作霖,那这个杨作霖……

方怀中 同是一人,就是阮大铖的女婿!

多 铎 他那来这身好武艺呀?

黄公公 据奴才所知,杨作霖自幼习武,授课的都是名师。

方怀中 此人不但武艺高强,文章学养也不在方某之下。要不然阮大铖会把爱女许配给他吗?

多 铎 如此说来,这个杨作霖倒是个人才呀!

黄公公 算得个人才!

方怀中 还算一个全才呀!

多 铎 他若能归顺大清,为我所用,本王岂不如虎添翼!

方怀中 千岁,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治国平天下,人才是多多益善哪!

多 铎 先生之言有理。传本王钧旨,不得放箭,要生擒杨作霖!

清兵乙 得令!(挥动令旗)千岁有令,生擒杨作霖!

[收光,有顷复明。

[杨作霖内唱:“一场恶战泣鬼神……”

[杨作霖拖枪踉跄而上,连续拼杀,他又困又饿,口干舌燥。

杨作霖 (接唱)日出拼杀到黄昏,

仙霞关前哀兵勇,

三千将士成鬼雄!

老爹爹为国捐躯血流尽,

含恨而死两眼睁。
无力回天肺腑痛，
欲哭无泪思丽珍。（从怀中取出诗帕）
鲛绡诗帕汗水浸，
犹见丽珍殷殷情。
怕只怕今生难圆鸳鸯梦，
男儿为国岂惜身！（收起诗帕）
方才还是杀声阵阵敌焰嚣甚，
现在为何偃旗息鼓悄然无声？
山风吹人疲软饥渴难忍——

水、水！哪里有水呀！（四处寻不到水源，沮丧地）唉！
我杨作霖没让清兵杀死，难道老天要渴死我吗？（听到水声）

水声，是滴滴答答的水声！

（接唱）有水就能救作霖！

攀巨石饮清泉暂解饥困，

趁夜色突重围再聚义军！

[杨作霖攀援巨石，因体力不支，滚落下来，挣扎不起，昏厥过去。

[数清兵悄悄潜上，发现昏厥在地上的杨作霖。

清兵乙（辨认）白盔白甲，是杨作霖！

[清兵一涌而上，抓住杨作霖，托起。

众清兵（大声叫嚷着）杨作霖抓到了！

[收光

第五场

[福州，清豫王府客厅，

[多铎居中端坐，黄公公一旁侍立。

[九岁红领着一班歌伎起舞吟唱：

堂堂王侯戴簪纓，
金戈铁马任横行。
多少生灵成白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成者为侯败者寇，
改朝换代苦黎民！

多 铎 (听得刺耳，呵斥)住了！快快住了！

黄公公 别唱了！别唱了！千岁爷发火了！

[九岁红等嘎然而止。

多 铎 尔等唱的是什么？分明在嘲讽本王！来人！

黄公公 千岁息怒，怪不得她们，人家编什么词，当然唱的就是什么词！

多 铎 这个……这班歌伎是哪来的？

黄公公 是从唐王宫俘获来的。

多 铎 嘿嘿，一个草台班子，竟养了这么多美姬，真是荒唐之至！

九岁红 (已无顾忌)岂不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多 铎 (火)嘟！大胆的贱婢，本王说话，尔也敢多嘴，就不怕本王杀你！

九岁红 怕什么！小女子是死过好几回的人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多 铎 哈哈！还真会说话！小女子，你叫何名字？

九岁红 小女子名唤韦娘，艺名九岁红！

多 铎 九岁红，本王喜你乖巧，留在王府可好？

九岁红 小女子是身不由己，只有听天由命！

多 铎 好！（对黄公公）将她们带了下去，安顿妥当。

黄公公 奴才遵命！九岁红，咱们又见面了，哈哈，缘分缘分！

九岁红 （吃惊）怎么，又是你——

黄公公 嘻嘻，现在是王府总管。九岁红，王爷是个爽快人，好伺候，随我来吧！

[黄公公领着九岁红等下。

[方怀中上。

方怀中 千岁，阮大铖探监回来了。

多 铎 命他来见。

方怀中 （向内）阮大铖来见。

[阮大铖忐忑而上。

阮大铖 叩见千岁。

多 铎 罢了。阮大人，命你前去劝降，那杨作霖答应了无有？

阮大铖 千岁呀！阮某奉命劝降，苦口婆心的劝了半天，将王爷爱才之心，仁义之德反复告诉他，可那个小奴才充耳不闻，一言不发，怒目而视，简直是对牛弹琴，毫无结果！

多 铎 那杨作霖还是——

阮大铖 不降！

多 铎 哼！召你前来，专为劝降，你是他的岳父，还称传奇高手，能言善辩，也是无功而返，真乃无用！

阮大铖 是，是，老朽无用，老朽无用！

多 铎 还不滚了下去！

阮大铖 （惶恐）是，滚，滚！（溜下）

多 铎 这个杨作霖真乃可恶！本王念他是个人才，才网开一面，恩宠有加，多方规劝，还是这样顽梗不化，欺本王太甚！不降就斩！方先生，传本王口谕，将杨作霖立刻问斩！

方怀中 千岁，再宽限一日如何？

多 铎 宽限一日何用？那杨作霖会幡然悔悟？
方怀中 阮大铖之女阮丽珍也随父前来，她与杨作霖尚未谋面呢！理应让她二人见上一面，这样更显得千岁宽宏大度，尽仁尽义也！
多 铎 依你所言，再宽限一日，让阮丽珍再去劝降，若杨作霖再不归顺，斩！
[收光]

第六场

[监狱。油灯如豆，昏暗阴森。

[台上摆有粗木桌椅。狱卒幽灵般走动。

[方怀内声：“阮小姐，请！”

[方怀中引阮丽珍上，侍卫随上。

阮丽珍 (唱)千里奔波来福州，
杨郎已成阶下囚。
万般痛楚压胸口，
不让泪水人前流！

方怀中 阮小姐！
(唱)公子倨傲世少有，
千岁惜才抛前仇。
只要公子肯回首，
化干戈为玉帛壮志再酬！

阮小姐，我与公子相谈多次劝他归顺，均遭拒绝，千岁才召你父前来，晓以利害，想不到也是一场徒劳。小姐此番出面，杨公子再不回头，到了明日性命就不保了！

阮丽珍 公子能活到今天，他也知足了！

方怀中 此话何意？

阮丽珍 清豫王统帅千军万马，一路杀来，尸成山，血成河，为了一个杨作霖，何必煞费苦心呢？

方怀中 莫非阮小姐不愿见他？

阮丽珍 千里风尘，就为与他相见。

方怀中 小姐是当今才女，洞悉天下大事，南明败北，已成定局。杨公子若能顺应潮流，于国于家都是好事，小姐以为如何！

阮丽珍 先生放心，我与公子名份已定，他死我生，一人苟活于世还有何滋味？我会相劝公子回心转意！

方怀中 小姐不愧为女中俊杰！你们快快相见吧！怀中暂且告退！（与侍卫下）

[幕后狱卒高声：“杨作霖出监！”]

[杨作霖披镣铐上，与阮丽珍对视，二人都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缓慢走近。]

(合唱)是幻？是梦？是假？是真？

千言万语怎开口，柔肠百转欲断魂！

杨作霖 丽珍！

阮丽珍 作霖！

杨作霖 你还是来了，你不该来，我就怕你来呀！

阮丽珍 我应该来。你就是不在了，我也要来，我要到你长眠的地方祭奠你呀！

杨作霖 丽珍，见到你，我，我就不想去死了！

阮丽珍 公子，你想为我活着吗？

杨作霖 丽珍！

(唱)你我有幸结连理，

可叹双花未并蒂。

几番拼杀身不死，

羞为南冠铁镣羈！
黑牢长夜生百感，
梦魂飞回秦河堤。
兰舟载着我和你，
耳鬓厮磨两相依。
说不完甜甜蜜蜜知心话，
吟不尽卿卿我我温柔曲。
诗情画意人陶醉，
却原是大梦一场空欢喜！
见到你妩媚动人玉模样，
怎忍心阴阳永隔两分离！

阮丽珍（唱）难割舍，难分离，
莫让情网双眼迷。
改弦易辙非难事，
勒马回头本不迟。
多铎百般招降你，
只要归顺作贰臣，你便可脱下囚服换紫衣！

杨作霖（惊异）丽珍，你也劝我降清？

阮丽珍 他们要我劝你降清！

杨作霖 你说，我会降清吗？

阮丽珍 不降清就是死，明日就是你的大限！

杨作霖 丽珍，你会看着我去死吗？

阮丽珍 我也是两难哪！

（唱）金陵一别好惆怅，
失魂落魄懒梳妆。
夜半倚窗向南望，
一片冰心思杨郎！
天天数着日子过，

日落又盼日出山。
耽心你餐风宿露身有恙，
耽心你短兵相接身负伤，
耽心你势单力薄难抵抗，
最耽心你战死沙场尸抛异乡！

杨郎啊！
我日也盼来夜也盼，
义军神勇不可挡，
横扫千军如卷席，
还我锦绣好河山！

杨郎啊！
我日也盼来夜也盼，
鸿雁传书报平安！
凯旋归来卸金甲，
我与你欢天喜地入洞房！
红烛光映鸳鸯枕，
同坠爱河温柔乡。

我怕，怕，怕，
最怕你落入敌手陷罗网。
是降是死？是死是降？
甜言蜜语，严刑相加，
是进地狱，是上天堂，全靠自己来思量！
我怕你死，
我怕你降！
我死我如同行尸一个样，苟活人世也艰难！
你降——
当初誓言成谎话，
出卖灵魂抽脊梁！

再不是丽珍心中的男子汉，
我神伤形伤心更伤！
难，难，难！
生也难，死也难，
我恨天恨地恨魔瘴，世人为何苦相残！

杨作霖 呀！

(唱)她一番言语我热泪淌，
作霖无意生彷徨。
无情未必真豪杰，
只为亲人吐衷肠！
多少前贤刚烈胆，
浩然正气天地长。
苏武牧羊节不辱，
天祥宁死不投降！
当朝英烈史可法，
满腔热血洒维扬；
丽珍切莫叹为难，
生死我已丢一旁。
明日慷慨赴刑场，
贤妻呀，我只要一杯清酒三柱香。

阮丽珍 (痛哭)夫君！

杨作霖 (取出诗帕，接唱)

鲛绡诗帕还与你，
望贤妻，斩断情丝将我忘，
留得青山在，翰墨永飘香！

阮丽珍 (唱)夫君大义人敬仰，
丽珍不枉识杨郎！
鲛绡诗帕成绝唱，

一曲悲歌祭上苍!

[二人相拥而泣。]

杨作霖 (决然地推开阮丽珍) 丽珍, 你走吧!

阮丽珍 我不走。

杨作霖 (厉声) 你走!

阮丽珍 (平静地) 我不走, 我和你在一起。

杨作霖 胡说什么? 快走吧!

阮丽珍 丽珍是有备而来。你看! (从身上取出一只玲珑锦盒)

杨作霖 这是何物?

阮丽珍 这盒内有两颗剧毒药丸, 名曰追命丹, 入喉即死, 你我一人一丸, 丽珍陪你同赴黄泉!

杨作霖 (大恸) 哎呀丽珍哪! 死了一杨作霖, 难道还要再死一个阮丽珍吗? 丽珍, 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给世上留下你的锦绣文章呀!

阮丽珍 丽珍主意已定, 与君同死! (打开锦盒)

杨作霖 (飞快地夺过阮丽珍手中的锦盒, 吞下盒中的毒丸, 含笑) 丽珍, 节哀, 自重, 我走了! (剧烈地疼痛, 挣扎, 倒下)

阮丽珍 (抢夺阻止不及, 扑向作霖, 痛不欲生) 作霖! 为什么不让我同走哇!

[琬儿闻声冲上。]

琬 儿 小姐! 啊? 杨公子死了! (惊呼) 杨公子死了!

[方怀中, 多铎、阮大铖、黄公公及侍卫相继涌上。]

方怀中 (上前验看了杨作霖的尸体) 千岁, 杨作霖已气绝身亡!

多 铎 为何这样突然?

方怀中 像是服毒致死。

多 铎 这毒药从何而来?

阮丽珍 (坦然)阮丽珍随身所带!

多 铎 (逼近阮丽珍,打量一番)阮丽珍,看你面若桃花,却心如毒蝎,竟敢下此毒手?太可畏了!

阮丽珍 我本想与公子同归于尽,不料他将我的药丸夺去,一并吞下。既然说我加害了公子,丽珍领罪,愿求一死!

阮大铖 丽珍,你胡说什么?哎呀千岁,杨作霖是咎由自取,与我女儿无关,望千岁明鉴!千岁明鉴!(跪地求饶)

阮丽珍 (轻蔑地)爹爹,你怕死,女儿却不怕死!(对多铎)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多 铎 (厉声)好!本王就成全于你!(抽出佩剑,指向阮丽珍,阮丽珍直扑过来,多铎急收剑,搂住阮丽珍,怦然心动)

阮丽珍 多铎,怎么还不下手?

多 铎 哈哈!本王若杀了你,岂不被天下人责骂?

阮丽珍 (挣脱)多铎,你渡黄河,过长江,杀戮无数,都不怕世人责骂,还在乎多杀一个女子吗?

阮大铖 哎呀,千岁!小女无知,口无遮拦,不知深浅利害,求千岁饶恕!(又叩头)

多 铎 阮大人,令千金怎么就不像你呀?起来起来,本王怎会计较于她?

阮大铖 谢千岁!谢千岁!

多 铎 方先生,杨作霖不愧为一条好汉子!应将他厚礼安葬,本王要亲自祭奠!(一挥手,侍卫将杨作霖尸体抬下)

方怀中 千岁英明,千岁英明。

多 铎 阮大人,你带女儿歇息去吧!

阮大铖 是、是。儿呀,我们走吧!(拉女儿离开)

多 铎 慢,阮大人,驿栈诸多不便,你们父女还是到王府歇

息去吧!

阮大铖 (受宠若惊)谢王爷恩典!

阮丽珍 丽珍不去!

阮大铖 丽珍,你敢!

多 铎 阮小姐,不可太任性!黄公公,将阮大人、阮小姐好生安顿,不得怠慢!

黄公公 奴才知道。阮大人,阮小姐,请!

[阮丽珍怒视多铎一眼,与琬儿下,阮大铖、黄公公及侍卫随下。]

多 铎 (注视着阮丽珍的背影)呀!

(唱)国色天香俏佳人,

蛾眉顿竖更含情!

若得此女共罗帐,

不做王爷不亏心!

此女子正是让我心动之人!哈,哈,哈!

方怀中 (惊愕不已)难道他——

[切光]

第七场

[清豫王府一处上等客房,暂时成了阮丽珍的住所。]

[室内陈设豪华,卧榻被珠帘遮住。]

[幕启 众多侍女进进出出,整理房间。]

[琬儿提着食盒,忧心忡忡地上。]

琬 儿 (叹息)唉!

(唱)可怜公子尸未冷,

又逼小姐做新人。

黄金屋,白玉枕,

难改小姐高洁心。
多铎逼婚步步紧，
怕的是一场灾难要降临！

[琬儿放下食盒，走近珠帘。

琬 儿 小姐，早餐备好了，起来洗漱用餐吧！

[阮丽珍内声：“琬儿，且放在那里。”

[阮大铖上。

阮大铖 琬儿，你家小姐呢？

琬 儿 还没有起床呢！

阮大铖 (对珠帘)儿呀，都什么时辰了，也该起来了！

[阮丽珍内声：“你走，你走！我不想见到你！”

阮大铖 好，好！我走，走！不过为父要告诉你，千岁已将喜期定下了，三日后即行大礼！

[阮丽珍从珠帘里冲出。

阮丽珍 你去告多铎，丽珍决不从命！

阮大铖 儿呀！千岁重兵在握，一言九鼎，非娶你不可！

阮丽珍 丽珍对天发誓，宁死不嫁！

阮大铖 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阮丽珍 多铎很会杀人，让他杀了我吧！

阮大铖 儿呀，人生苦短，何必这样拗犟呢？

阮丽珍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阮大铖 我怎么养了你这样的逆女呀！也罢，你要听好，此事干系重大，就是绳捆索绑，也要去拜堂成亲！

阮丽珍 (狂笑)哈哈……我不怕，我等着！

琬 儿 老爷，不能再逼小姐了，(轻声)再要逼她，小姐就要疯了！

阮大铖 (软了下来)唉！为父不讲了，什么也不讲了！(流泪)
儿呀，为父老了，行将就木，丢下我儿一人，放心不下

呀！（下）

琬 儿 小姐，看你这样子，琬儿我真想大哭一场！

阮丽珍 琬儿，我的好妹妹，为姐看重的是操守清望，不媚俗，不折腰，让你跟我吃苦受罪，担惊受怕，姐姐害苦你了！

琬 儿 小姐，你有良心，有骨气，有文才，琬儿跟着你是福份！就是死，我也不后悔！

阮丽珍 琬儿，别说傻话了！替我梳妆吧！

[九岁红浓妆艳服上。]

九岁红 阮小姐！

琬 儿 是——韦娘！

阮丽珍 （意外地）韦娘！你怎么来了？我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

九岁红 小姐，韦娘是命大福大造化大！（对在场的侍女）千岁命我为小姐唱曲解闷，你们可不能听，都给我下去！
[侍女们面面相觑，只好退下。九岁红急忙掩上房门。]

九岁红 小姐，我早就知道你被软禁在这里，想来看你，他们又不允许。

阮丽珍 你怎么到了这里？

九岁红 南京陷落，宫里人四处躲命，我一路南逃，又被唐王手下抓进宫里，唐王兵败，被清兵抓获，送进了王府，还是当了歌伎。

阮丽珍 你今天怎么来了？

九岁红 是方先生想的办法。

阮丽珍 方先生？是不是那个叫方怀中的？

九岁红 是他。

琬 儿 听说他还是王爷的先生嘞！

九岁红 他是汉人，在关外长大，他的先祖就是被明成祖杀害

的大忠臣方孝孺!

阮丽珍 原来他还是忠良之后!

九岁红 小姐,方先生有件东西要交给你!(警觉地环顾四周)

阮丽珍 琬儿,去门外看看。

琬儿 (会意)好。(出门,掩上房门下)

九岁红 (拿出一张纸条)小姐,这是先生写的。

阮丽珍 (看纸条念)“丽珍出走,韦娘代嫁!”这是何意呀?

九岁红 小姐,方先生为你准备了通行金牌,成亲那天,福州的文武百官都来王府贺喜,必然十分嘈杂,你改扮行装,方先生护送你出城!然后我就扮作新娘,冒名顶替,和那个多铎成亲!

阮丽珍 这是谁的主意?

九岁红 方先生和我商量了半天,才想出这么个主意!

阮丽珍 丽珍一走了之,岂不连累了先生和你吗?

九岁红 小姐呀!

(唱)方先生叹服小姐气节人品,
才想出偷梁换柱帮你逃奔。
韦娘我卖唱卖笑良心未泯,
助小姐躲过劫难保全忠贞!

阮丽珍 (唱)方先生援手相救感激不尽,
韦娘妹李代桃僵如何忍心?
多铎他知道真相必然恼恨,
怕只怕韦娘妹性命难存!

九岁红 (唱)韦娘卖艺陷风尘,
早已不是清白身。
我是荷塘池边柳,
由人折来任人侵!
屈辱人生无留恋,
愿抛薄命酬知音!

阮丽珍 不可,万万不可! 韦娘妹妹!

(唱)踏进王府陷绝境,
早将性命捏手中。
无力回天叹命运,
以身许国死犹荣!
多铎痴做黄梁梦,
迎亲只能抬亡人!
此心已随作霖去,
挺直脊梁做鬼魂!

九岁红 丽珍姐姐!

(唱)小姐你是无瑕玉,
小姐你是清白身!
小姐你是女中杰,
小姐你是大写的人。
韦娘代嫁主意定,
留得豪气在,你再书警世文!

阮丽珍 韦娘,我的好妹妹!(跪拜)

九岁红 小姐!(也跪下,二人相拥而泣)

[收光]

尾 声

[群山起伏,云遮雾绕,犹如仙境。]

[阮丽珍一身素服,神情肃穆,缓缓而上,巡视四野,象在寻找什么。]

[阮丽珍轻轻地呼唤:“公子!”“公子”]

[高山之巅杨作霖的身影若隐若现,他也在呼唤着阮丽珍:“丽珍!”“丽珍!”宛如空谷传声。]

[阮丽珍向杨作霖出现的山巅攀援而去。

(合唱)奇女子,大丈夫,
气节崇高不屈服。
浩气长存传千古,
一曲悲歌染史书!

[光渐收。

[全剧终。

一曲悲歌染史书

——《傲骨寒梅》创作谈

◎徐启仁

在中国历史上，大凡在异族入侵中原，国难当头，生死攸关的历史当口，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抉择。如南明小朝廷垮台以后，陈子龙、吴应箕等仁人志士，临危不惧，誓死抗清，直到壮烈牺牲。顾炎武、方以智等有气节的大学者则采取拒绝合作的态度，浪游韬晦入山隐遁。而钱谦益、阮大铖等大牌文人却开城迎敌，变节投降，遭到后世的谴责和唾骂。古往今来，老百姓对这类人是最看不起的。

剧中的男主人公杨作霖，其父杨文骢是南明小朝廷的要员，当朝权奸马士英的妹夫，又是阮大铖的盟弟和准亲家。这样的社会关系，按说降清似乎是笃定的。然而，人各有志，杨文骢没有投降，而是组织义军，抗击清军。杨作霖也是一位有血性的男儿，他跟随父亲，出生入死驰骋疆场。父亲阵亡后，杨作霖高举义旗，继续战斗，把对恋人的热爱与思念，深深埋藏在心里，他捍卫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尊严。

剧中的女主人公阮丽珍，是晚明的一个奇女子。她遗传了父亲的文学基因，极具文学天才，精通诗词歌赋，还善作传奇杂剧。据许多学者考证，《燕子笺》就是出自阮丽珍之手。但在人品、气质与操守上与父亲却迥然不同。在异族侵略者的屠刀面前，阮大铖投降

了,还为虎作伥,帮着清军消灭抵抗者。

阮丽珍痛恨父亲的变节,她一个弱女子所能做到的只有坚持自己的底线,决不降清,心里只想着国家民族。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与清兵浴血奋战的未婚夫杨作霖身上。她期盼未婚夫凯旋归来,双双走进那向往已久的婚姻殿堂。她知道,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势单力薄的义军,哪是强大清军的对手呢?志同道合的恋人随时可能死在沙场之上,希望与绝望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

杨作霖被俘,坚持不降。阮丽珍去狱中会他。这又是一次艰难的抉择。只要降清,他们不但保全了性命,还可以享受体面的生活和甜蜜的婚姻。反之,他们将失去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取舍之间,决定着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是生还是死。为了道义与尊严,他们战胜了对生的眷恋,对爱的渴求,毅然以身许国。坚持了自己的信仰,保全了自己的操守,升华了自己的人格,表现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是灵魂高尚、铁骨铮铮大写的人。

剧中还塑造了一群在时局嬗变下的芸芸众生相,他们用自己的行为演绎着不同的人生。

在物欲横流、重利轻义、价值贬损、理想缺失、以成败论英雄之风甚嚣尘上之时,具有普世价值的认知体系遭到挑战与嘲弄,我们能否从剧中两位主人公的身上发现一些有意义的答案呢?这是作者的初衷与期望。

讴歌真善美、批判假恶丑,永远是作者应该担当的责任。或许有人以为这已是老生常谈的过时之论,已经跟不上潮流,已经不时尚了。怎么办?作者以为:话由别人说,戏由自己写。有些东西必须坚持,如作者的良知,如对具有普世价值认知体系的捍卫。

◇新编古装黄梅戏◇

六尺巷

编剧：王晓马

序

(众学童稚嫩的歌声)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习相远
苟不教性乃迁
教之道贵以专
昔孟母择邻处

—

[幕启：

桐城宰相府门前，张灯结彩。幕在喜庆的音乐声中打开，敕封相爷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喜讯已经传到桐城，相府老宅门前披红挂彩热闹非凡，四家院、八顽童带雉舞面具舞上。张天昊热汗淋漓，得意洋洋。

张天昊 (对众舞童)这雉戏唱的好!跳的好!打赏打赏啊!(众舞童下)

[各路乡绅前来恭贺,老管家张天昊应接不暇]

家 院 汪秀才到。

家 院 唐老先生到。

众乡绅 恭喜老管家、贺喜老管家。

张天昊 同喜同喜呀!

乡绅甲 老管家……

(唱)八月也石榴吻合不拢嘴,

乡绅乙 (唱)锦上也添花哟花芳菲。

乡绅丙 (唱)舞之……蹈之……人呀人欲醉,

乡绅丁 (唱)喜之……贺之……不呀不提归!

乡绅甲 (唱)相爷也扬名哟在海内,

乡绅乙 (唱)皇恩也浩荡哟放光辉。

乡绅丙 (唱)老宅也重修哟把你累,

乡绅丁 (唱)事大也事小哟你只管把手挥!

张天昊 全托皇上洪福,皇恩浩荡哪!老先生,这回重修相府老宅,西墙可要占府上东院一砖之地哟……

乡绅乙 哎,别说一砖之地,就是十砖百砖又有何妨? 哪个叫他相爷是少时同窗呢!

乡绅甲 就是就是。

乡绅乙 相爷荣升乃我一县之荣耀!老管家重修相府老宅,我等当人尽其力,地尽其材。老先生,你道是也不是?

乡绅甲 哦……那是,那是!

老管家 哎呀呀,又要扰动乡里了!

乡绅丙 (拨开众人)老管家,老管家,相爷能有今天,邻里也有光彩。哪有什么扰动乡里一说哟?

张天昊 老朽先替相爷谢谢诸位乡邻。诸位日后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大事要办,只管开口,只要老朽给相爷一封书信……

诸乡绅 哎呀！那就多谢老管家关照！

张天昊 好说好看！里面请，里面请！哈哈哈！

张天昊 (唱)天生社稷真卿相，
才称朝廷作栋梁。
万岁又把金爵赏，
桐城县从此天下美名扬。

[两衙役内喊：“知县大人夫人到……”桐城知县徐昌茂与夫人上。]

徐昌茂 老管家，大喜大喜呀！

张天昊 老爷、夫人同喜同喜。

徐昌茂 老管家，相府老宅重修之事，(拿出官批牒文递给管家)就按你讲的办吧！

张天昊 (得意地阅牒文)西墙西移一尺，东墙东扩一丈，北墙北移……哎呀呀！抬举，抬举，大人真是抬举老朽了。

徐昌茂 此乃本县份内之劳，也算是下官为贺相爷荣升敬献的一份薄礼吧！

张天昊 如此，我就择定黄道吉日，开工了。

徐昌茂 开工，开工啊！

夫 人 (口无遮拦)老管家，都说你人老手嫩，办事总是少把劲，这一回重修这相府老宅，相爷把你看的斗大牛粗，你可要精心点，细心点，扎干点。莫把事情做砸了哦……

徐昌茂 哎，你这个乌鸦嘴！

张天昊 (尴尬)夫人总爱说笑，不碍事的！不碍事的！

夫 人 老管家哎！（更加放肆）

(唱)都讲你人老无用手笨脚也笨，

张天昊 (唱)讲得我一口恶气憋半生。

徐昌茂 (唱)这一回重修宰相府，

张天昊 (唱)相爷把千斤重担交我一个人。

徐昌茂 (唱)我说生姜还是老的辣，

(夹白)这一回呀，你要出他个满堂彩……嘿嘿……

三 人 (合唱)亮一亮你(我)的大才能。

张天昊 此次相府重修北墙北移与老爷小妹府上的南墙……

徐昌茂 不碍事，不碍事哟。小妹家的南墙它就是天生地长，也不能影响相府老宅扩建呀！我都已安排妥当，老管家，你就放心吧！

张天昊 那就好，那就好！

夫 人 扩建？不是说重修吗？怎么一下子工夫就变成着扩建哪？

徐昌茂 重修就是扩建，扩建就是重修，一回事，一回事嘛！

夫 人 一回事？那你的意思就是说猫就是狗，狗就是猫，(轻声)我晓得着，怪不得前几天你要我把小妹家扩建南墙的官批牒文要回来，原来你是为这……

徐昌茂 行了。小妹家南墙不是好好的嘛。建什么建，修什么修？都与你一样，没事找事。

夫 人 你才没事找事！这事要是让小妹和姑爷知道了，我看你……

[吴和成突然上。

吴和成 (旁若无人地大声吟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下)

徐昌茂 (对张天昊)哎！江山易主都几十年了，他竟不知改弦更张，还是这样不识时务。老管家，我们家这位姑爷他不是个明白人，莫跟他计较啊！

张天昊 不与计较，不与计较。知县大人为相府老宅重修把准许妹妹家重葺南墙的牒文收回，此情此意老朽是心

知肚明,只是……

徐昌茂 老管家尽放宽心,我们家姑爷不是明白人,我家小妹可是通情达理,对什么事都明明白白,在那个家里可是我家小妹说了算的。再说我们兄妹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只要我一句话……

张天昊 老朽修书,老朽立马修书禀告相爷!大人、夫人,里面请!(对内喊)喂……各位各位,知县大人和夫人驾到,鼓乐相迎啊。

[三人欲进府。突然传来哭声,三人诧异,吴家丫环茗奴边哭边上……

徐昌茂 你、你……

茗 奴 舅爷,三天了,吵得偌大一个桐城,猫狗都不得安生。

张天昊 你?!

徐昌茂 (制止)茗奴!

茗 奴 舅爷,我们家老爷的病就是他们家给吵犯了。

夫 人 (一声长叹)和成他这是犯毛病哪?(和成的老毛病又犯着啊)

茗 奴 (哭诉)怪的就是他,我家老爷这几年都没有犯过病了,书馆也开的好好的,这几天他们家又是锣,又是鼓,又是炮仗又是铙,吵得是耗子进洞、猫儿不吃荤!一个桐城县吵得都不得安宁。

茗 奴 这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边哭边下,突然停止,作个鬼脸)

张天昊 你你……(兴致大扫)

[天际突然传来一声雷鸣!

夫 人 哎哟,变天了,要下雨呀!老管家,你真背,你的运气呀,是不大好喂!

张天昊 ……

[又一声雷鸣,大雨倾下。场上人们四散而下。]

[晴天霹雳般的声音传来,紧接着是侂子们的惊叫声:“吴府的墙倒啰!”]

[暗转。]

[复明,天气阴沉。徐娘及吴和成、茗奴伫立在坍塌的墙边。]

茗 奴 夫人,南墙又倒啦!

徐 娘 倒了? 倒得好!

吴和成 好? 乌呼哉,好! 好得很噢……

[不远处,相府的几家院仆役,不时探出头来……]

家院甲 (嘲弄地)怪,我家相爷升回官,他吴府就倒回墙。

家院乙 (被提醒)你讲得还真在理,我家相爷选翰林的那一年,他家也是倒了墙。

家院丙 我还听说,我们家老爷中状元那一年,他们家南墙也倒了。

家院丁 这一回相爷官拜大学士,这不墙又倒啰。

家院甲 这墙总倒有六七回了!

家院乙 嗯,何止六七回,起码也有八九回。

甲、丁 六七回。

乙、丙 八九回。

[几人争了起来。吴和成与茗奴、徐娘似乎都听到了来自身后的嘲弄。]

吴和成 (一声长叹)天意啊!(板手指数起)每每他家有喜,我家就有祸,他家有喜,我家有祸……

徐 娘 和成,你想到哪里去了?

(自勉地唱)倒了南墙不可怕,
心里南墙不能塌。
灰砖白泥再和上,

新颜替旧貌南墙更焕发。
南墙里有一块我们的天地，
天地里有我们的夫妻情长。
这一回重葺南墙我再筹划，
这一回就是要比那相府强。

吴和成（夹白）：命里只有八角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唱）焕发不焕发，

什么强不强，

运去黄金变锈铁。

抬腿就遇鬼打墙。

你把这俗话细掂量，

万事自会有主张。

天机太玄妙，

谁也说不出一二三万事随缘。（一声长叹）

哎！想我吴府自改朝换代以来，谨尊祖宗遗训，绝了仕途，开馆讲学。自从张家入朝，我吴府总也不顺。与他真乃是地煞对天罡，犯的就是相！

徐 娘 和成，有道是井水不犯河水，他走他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满腹经纶，教书育人，也是大道正业，千万不可自缠苦结，灰心丧志啊！明日我就到县府衙门，去找我那兄长……

吴和成 他？哼！当年与我歃血盟誓不仕清廷的是他，现今顶戴花翎风光无限的也是他，哼哼……算了，算了！天不佑我，地不佑我，墙……不佑我。闭馆休学，我……走也……

徐 娘（惊愕）和成，你……你要到哪里去？

吴和成（大声）路漫漫兮而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我走……（下）

徐 娘 (大惊)啊! 和成,和成啊……

[光暗。

二

[桐城县衙花园。

[夫人匆忙上。

夫 人 (对内)你快一点哟!

[徐昌茂内声:“来着!”

夫 人 人呢?

徐昌茂 你催,你催、我的个妈妈耶……你催么事?

[徐昌茂着便装心神不定上。

夫 人 哎哟,不是你讲要到小妹家看看吗?

徐昌茂 是呀,不过,好,走走走……

夫 人 噢……你心虚了吧?

徐昌茂 我心虚么事?

夫 人 你自己清楚!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怪不得你慢慢腾腾、磨磨蹭蹭、拖拖拉拉、晃晃悠悠、磨磨叽叽……

徐昌茂 行了! 去看小妹,我是巴不得立马就到,可是一想起那位抱着葫芦不开瓢,死脑筋的姑爷……

夫 人 姑爷他是守着先人遗训,是好孝心。

徐昌茂 死脑筋。

夫 人 好孝心。

[衙役乙上。

衙役甲 老爷夫人,姑娘来着。

徐昌茂 (心中忐忑)小妹来着?

衙役甲 来着。

夫 人 快请。

班头甲 有请姑娘。

[徐娘上。

徐 娘 兄长嫂子。

徐昌茂 小妹来了！快坐、快坐！我和你嫂嫂正准备到府上去看看。

夫 人 (关切的)小妹,和成的病怎么样了？

徐 娘 又犯了。

徐昌茂 那南墙？

徐 娘 又倒了。

徐昌茂 倒了,倒了正好。

夫 人 正好重修。

徐昌茂 (瞪夫人一眼)是重建。小妹呀,你要重修南墙的牒文我已经打了官印,准备派人给你送去。但后来一想,这南墙老是修修又倒倒,倒倒又修修,劳命伤财,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所以,哥哥决定在南街河沿给你划块地皮,重建吴府。

徐、夫 (惊诧同声)重建？

徐昌茂 重建！(对夫人)你去给小妹泡壶热茶！

夫 人 对！我去泡茶。(下)

徐昌茂 小妹……

(唱)地皮给你已找好,
风水更是没得挑。
后院种它一片梨,
前院栽的全是桃。
门前春水绿,
风把柳枝摇、摇、……摇……

摇得妹子笑，
和成灾病遥。
兄长的责任算尽到，
九泉的祖宗也乐陶陶。

徐 娘 吴府的老宅……

徐昌茂 老宅？哥哥也要帮你卖个好价钱。

徐 娘 (为难)哥哥，吴府的……

徐昌茂 不用说，不用说，地皮风水，工钱材料，都包在哥哥身上。孔方兄跟哥哥还是有些交情，再说，县老爷的姑娘家乔迁搞点赞助，不是问题。

徐 娘 兄长恩重如山，小妹不知何以为报？

徐昌茂 (唱)莫要说什么山轻山重，
你是我牵肠挂肚的人。

徐 娘 (唱)迁地建宅当高兴，
怕只怕吴府是力不从心。

徐昌茂 (唱)兄长我有权都是用，
也算得近水楼台月儿明。

徐 娘 (唱)虽然说近水楼台月也近，
更担心坏了你仕宦前程。

徐昌茂 (唱)仕宦前程不要紧，
人间珍贵是亲情。

徐 娘 (唱)老宅老地祖宗定，
多少亲情藏其中。

徐昌茂 (唱)没有长根的老县令，(夫人端茶上，倾听)
错了这个店，就找不着那个门。

徐 娘 (唱)说迁就迁心何忍，
事情突然我有点懵。

徐昌茂 (唱)南墙倒了由头正，

正是那乘势迁建好时辰。

徐 娘 那就听从兄长安排……

徐昌茂 妹妹真乖,真听话……

徐 娘 可是和成……

徐昌茂 (高兴地)和成有病,你就做了再说。那时华宅树起,书院落成,大喜冲命,也许,彻底治愈他的病根!

夫 人 对!对!小妹换新宅,相府扩建好开工。老爷,你还真有两把刷子,刀打豆腐两面光……

徐昌茂 (按住夫人嘴)话在你嘴里,怎就斜了线!

徐 娘 (旁唱)一句话说得我幡然猛醒,

原来兄长是另有孝心。

这样的好意我不能要,

快快要回官批牒文。

徐昌茂 (急了)她是个乌鸦嘴,你别听你嫂子瞎说。

徐 娘 相府扩建,你要我卖宅子让地,真是好一份亲情。

徐昌茂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要迁不迁,该建不建不都随你吗。

徐 娘 不迁,不建。宁输千亩地,不输一口气。吴府相府,从来是井水不犯河水,要迁现在也不迁!要建现在也不建!

徐昌茂 你这不是跟自己赌气吗?你再想想。

徐 娘 (坚决地)用不着多想!

[小静场。

徐昌茂 (无可奈何地)既然是好心当作驴肝肺,那你就回去葺墙吧。

夫 人 葺墙葺墙,你把牒文给小妹啥!

徐昌茂 (冲夫人发火)原址原地,要什么牒文?就是你的瞎搅和,卤水点豆腐,坏了我的着(柞)!(对徐娘)我可把

丑话说在前头……

(唱)倒墙再葺没得讲，
丑话一句你听端详。
工匠还是我来派，
该帮忙时我还是要帮忙。
只是一事要依我，
原址原地起南墙。

夫 人 原址原地，葺葺倒倒，倒倒葺葺，那不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牒文之上不是准他往前移几寸吗？

徐昌茂 天都有变呢，人还不能变？现在我收回成命。

夫 人 为什么？

徐昌茂 为什么还要我开口说吗？

夫 人 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你这也变得太快了吧！

徐 娘 哥哥喂……

(唱)我不要你的钱，
不要你的粮。
里外妹妹都能忙。
只要你把公文交给我，
我给你叩头又烧香。

徐昌茂 (唱)你莫多讲，

徐 娘 (唱)你要帮忙。

徐昌茂 (唱)我帮不上，

徐 娘 (唱)你也要帮。

徐昌茂 (唱)总得有理扯得上，

徐 娘 (唱)言而无信忒荒唐。

徐昌茂 (唱)如今事情有变化，

徐 娘 (唱)若是不把公文还给我，
我、我、就跪在你身旁。

徐昌茂 起来哟，别说跪着，就是躺着也没用。

徐 娘 哥哥喂……

(唱)我从来都听哥哥的话，
这一回你要把妹妹帮。
风雨南墙倒，
跑光了读书郎。
和成他老病又重犯，
妹妹我如何度日熬时光。
今日你不答应我
我只能大堂之上去悬梁。

徐昌茂 那也是你自找的！

夫 人 小妹耶，你不能呢！

徐 娘 嫂嫂你不要拉着我，让我自己去死。

夫 人 小妹，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吊颈悬梁的？你哥哥不能办的事，嫂嫂替你办。

徐昌茂 你别又来瞎搅和了。

夫 人 你能许给张家，么事就不能给小妹家？

徐昌茂 张家？张家是相府！

夫 人 相府，相府也要讲理呀？墙倒了还不许重修呀！小妹她不是只要尺把地吗？

徐 娘 不给一尺，五寸也行。移过五寸，就是金木之地，再起南墙就是一劳永逸了。

夫 人 听听，只要五寸呢……

徐昌茂 (打断)迁走五丈都有！葺墙一寸也不行。

夫 人 我说行。

徐昌茂 这种事又不是菜场买菜，还能讨价还价。

(唱)你们老是长不大，
不懂事理把我缠。

不是我心痛几寸地，
不是我不把妹子帮。
相府扩建事情大，
怎能让她过界葺南墙。
要是她过界，
可能我下班。
这样的事情不能干，
你看不见我的苦衷心里藏！

夫 人 哦，弄不好要丢纱帽？

徐昌茂 当然。

夫 人 下班？

徐昌茂 当然。

夫 人 那是办不得！

徐昌茂 当然！

徐 娘 兄长你……

夫 人 小妹……

(唱)你为你大哥想一想，
别让他头上纱帽黄了汤。
有官无官两个样，
穿鞋总比赤脚强。
公文之事先放下，
多送些银两作补偿。

徐昌茂 你看你看你嫂子都明白。这事，哥哥不能干！快去，多拿些银两来。

徐 娘 我真是不该来找你们！

夫 人 小妹，嫂嫂我给你取银两！等着，等着啊！（急下）

徐昌茂 小妹呀，自从和成得病以来，你在外争强好胜这并不算错，可是你趟水过河总要问问深浅吧。古人云：强

中有弱，弱能生强。让，其实就是占，占，其中也有让。我让你迁建南河沿，是让了老宅，但不是名正言顺的南河沿……

徐 娘 兄长，你不知道……

徐昌茂 我不知道，你说出来我不就知道了。

[夫人上，打断徐昌茂的高论。]

夫 人 (拿着银两)小妹，葺墙事大嫂子和兄长也只能出这么个力了。拿着回家，记住，是重修不是扩建噢！（递上一包银两）

徐 娘 (推开、在一来一往中，夫人暗示)……

夫 人 老爷，你看你不说上一句两句，小妹她还真不领这个情呢！

徐昌茂 小妹，拿着，拿着吧，这也是哥哥和嫂嫂的一点心意嘛。回去再好好的想想，哥哥给你两天时间，想通了，给哥哥一句话。

[徐娘看见了文谍已在“囊中”，明白了所以，收下“薄礼”，对夫人鞠了一躬。]

徐 娘 谢谢兄长嫂子！（急下）

夫 人 俗话说，鸭肫难剥，人心难摸。我看你嘴上心痛小妹，其实全是假。

徐昌茂 什么意思，东一下西一下的。

夫 人 这一回，我替你作了回主，把准许小妹家扩建南墙的官批牒文还给小妹了。

徐昌茂 什么？

夫 人 我把官批牒文还给小妹了。

徐昌茂 啊！（听得晕了过去）……

夫 人 老爷，老爷……来人，来人哪

徐昌茂 (回过神来，一跃而起)你可坏了我的大事了！

[衙役应声而上。

徐昌茂 快,快去把姑娘给我追回来!

衙 役 是!(欲下)

夫 人 (大声)慢! 不许追!

徐昌茂 追! 追!

夫 人 不许追! 不许追……

徐昌茂 你,你这个糊涂鳖!

夫 人 老爷,你允许小妹家南墙扩建可是在先,现在南墙倒着,还回公文重修南墙也是理所当然啊!

徐昌茂 可是老管家那里……

夫 人 老管家与你是忘年之交,这点面子还不给你? 再说,老管家他可是名为重修相府,实为扩建占地。这要是传出去,对相爷的官声也不好。常言讲得好,宰相肚里能撑船,就这么个几寸地的事,他还能拿你怎么着?

(唱)你把那一捆柴草肩上背,

负荆去把大罪赔。

吴府墙塌妹流泪,

哥哥不能往外推。

许她墙移五寸地,

相府更得好口碑。

老管家会讲对对对,

大事小事全都一风吹。

徐昌茂 你又要我去负荆请罪?

夫 人 这不是你最拿手的老把戏吗? 想当初,你想娶我想嫁,得罪了我爹爹,你急得几根头发开了岔。三天两头负荆来,叩头作揖说好话,挨过爹的打,挨过爹的骂,我那伤心泪哟也流了几大把,你说受得住忍得

下,男子汉皮厚就是福气大!

徐昌茂 你就给我闭嘴吧!

衙甲乙 反正我是什么也没听见。

[光暗。

三

[吴府门前。

[在热烈的十番锣鼓声里徐娘上,她神采奕奕,兴奋异常。

众学童 (同声)开工了……

葺一堵南墙高万丈,

葺一堵南墙千里长。

葺一堵南墙避风雨,

葺一堵南墙读文章。

高万丈、千里长、避风雨、读文章,

来年中个状元郎。

徐娘 侬子们,南墙葺好了,马上就开学啊!(众孩子哄闹下)

(唱)今日南墙把工开,

吉祥紫气东边来。

炮仗冲天响云外,

吉庆锣鼓乐开怀。

(念)茗奴,把烧好的茶水给工匠们送去。

(唱)谁人说吴府钟鼎已不在,

谁人说吴府败落头难抬。

今日里招牌一块朝外摆,

葺南墙重振家风从头再来。

吴和成 (上)夫人,葺墙我们就老老实实葺墙,放那么多炮仗,乒乒乓乓锣鼓,不嫌吵人?

徐 娘 别人放得我吴府就放得,别人敲得我吴府就敲得!我要的就是这阵势。

吴和成 么敲得放得,你这是与人家较劲,与自己较劲!

徐 娘 自改朝换代以来,在这桐城县内较这股劲的恐怕不只是我们一家。

吴和成 人家?人家毕竟是相府。时过景迁,物是人非。你看你看敲敲打打一个上午,我也看不出有么个阵势。连个鬼影子也没看到一个。

徐 娘 和成。

四家院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张天昊领着几家院匆匆走上。

张天昊 (施礼)夫人。恭喜恭喜啊!

徐 娘 老管家?

吴和成 哼!(一甩手下)

张天昊 来呀,薄礼送上。

徐 娘 慢,此是何意?

张天昊 千金买邻呀,照相爷惯例,大喜庆小喜事,乡里乡亲要同喜同贺。今日府上重葺南墙,老朽略备薄礼,夫人笑纳!(家院上前,徐娘推辞)

徐 娘 老管家,你忘了吧,照惯例我们张、吴两府可从不在于同喜同贺之列呀!

张天昊 (语塞)这个……

徐 娘 老管家,恐怕你送礼是假,想必是有话要说吧?

张天昊 聪慧,夫人真是聪慧。皇恩浩荡相爷荣升……,

徐 娘 知道。

张天昊 相爷荣升大学士,相府老宅还要重修……

徐 娘 明为重修,实为扩建吧!

张天昊 ……噢,算是吧,扩建相府,是老夫做主徐知县……

徐 娘 知道。

张天昊 夫人,只是有些事情还得要请夫人行个方便。

徐 娘 你建你的相府,与我吴府何干?再讲一个平民百姓能给你什么方便?

张天昊 扩建相府,必然涉及这脚下地基。

徐 娘 听老管家你的意思是我吴府这坍塌的南墙不能重葺?

张天昊 老朽不是这个意思……今日一早听得家院来报,说是吴府划线起墙,过了地界。老朽不知是真还是假,前去一看……

徐 娘 出了地界。

张天昊 出了五寸。

徐 娘 不知是出了哪一家的地界?

张天昊 当然是我们……皇上的,朝廷的!

徐 娘 老管家……我吴府移墙,只因南墙屡屡坍塌,根结所在就是地基软烂,外移五寸,只是为了南墙不倒。

张天昊 你进了五寸,就坏了我的大事了。

徐 娘 坏了你的大事?

张天昊 重修相府……

徐 娘 扩建。

张天昊 ……扩建相府,乃老朽心愿,衙门所定。老朽垂暮之年,也就为相爷做此一件大事了。你倒墙重葺,只能在原址之上,现在,你进了五寸,相府如何开工?夫人你改址起墙,只能退,不能进。

徐 娘 只能退不能进?
(唱)皇上的土,

朝廷的地，
谁敢犯一寸一厘？
衙门里面摆事理，
早准我五寸之外为墙基。
你历来做事都仔细，
这一回文章可是走了题。

张天昊（唱）夫人讲话别生气，
有理无须来扯皮。
你明明占了五寸地，
怎讲我话儿走了题？
衙门若是早许你，
当有个牒文契约和官批。

徐 娘 当然有。

张天昊 拿来老朽一看。

徐 娘 非得给你一看？

张天昊（忍气吞声）你……听夫人的口气，你墙出五寸是经过衙门准许的了？

徐 娘 你讲呢？

张天昊 讲句不怕夫人多心的话，老朽未见到衙门牒文，不能相信。

徐 娘 讲句老管家不高兴的话，老管家想看衙门牒文……衙门里查去。

张天昊（语塞）讲得好、讲得好。夫人，就算你有衙门牒文，老朽也能把它变成一纸空文。

四家院 对！

徐 娘 莫非老管家仗持相府，不把我们平民百姓放在眼里？

张天昊 你……

徐 娘 南墙开工，我就不陪你老管家了！你送来的贺礼，我

也就不客气了！（径直从家院手里接过礼单，下）

张天昊 夫人，你硬是要葺，也是沙上建塔，故意寻祸觅灾呀！
你……（气急）气死我了。徐知县……徐昌茂……

[徐昌茂应声而上，两衙役随后。

张天昊 你……（怒不可遏，一把抓住徐）

徐昌茂 老管家，你看下官不是背着这捆柴草，负荆请罪来着啊！

张天昊 请你个头啊！

[一把把徐昌茂推开，徐重重地摔在地上。

张天昊 （唱）你负荆为的是来做秀，

你请罪耍的是滑头。

立马改过还是老朋友，

一意孤行结怨仇。

这顶戴，

这花翎，

多抢手，

别有福不求把祸求。

徐昌茂 老管家……

张天昊 你是趁相府扩建，浑水摸鱼，以权谋私？还是想故意败坏相爷声名？

徐昌茂 老管家……我们再作商议。

张天昊 哪个与你商议？你、你让她马上停工！

徐昌茂 停工。

张天昊 拆墙！

徐昌茂 拆、拆墙！

张天昊 两天以后，若是不见动静。老朽将八百里快马，修书进京，将你言而无信做下的荒唐之事报于相爷。到时，不知你有几个脑袋供朝廷砍杀？

徐昌茂 老管家,你可千万不能这么做呀!报于相爷就是报于皇上。报于皇上,卑职身家性命……

张天昊 既然知道这点利害,就该少做一些这样的荒唐之事。

徐昌茂 糊涂,卑职糊涂!我这就派人去吴府。

张天昊 我怕你是躲不过……亲情。

徐昌茂 我、我、我能大义灭亲。

张天昊 大义灭亲?

徐昌茂 大义灭亲!

张天昊 一言为定?

徐昌茂 一言为定!

[光收

[暗转。

四

[县衙后院。

徐昌茂 老班头,(班头甲应声上)快,快!

班头甲 老爷,么事哦?

徐昌茂 快请你家姑娘过府议事(甲下),小班头,(班头乙应声上)快,看看你家姑娘怎么还没有来呀。(乙应声下)

[衙役甲边喊:“老爷……”边匆匆上。

徐昌茂 (前后张望)人呢?

衙役甲 老爷,姑娘请不动。

徐昌茂 请不动?

衙役甲 奉命去请,姑娘讲动手起墙她要监工。

衙役乙 (上)老爷,姑娘家里里外外忙个不停,南墙已经动手开工了……

徐昌茂 开工了？

甲、乙 开工了。

徐昌茂 这么快，难道你没讲南墙的事还没有敲定。

衙役乙 讲过了。

徐昌茂 兄长请她来，是要从长计议？

甲、乙 也讲着。

徐昌茂 她不肯前来？

甲、乙 不肯前来。

徐昌茂 (急中生智，从衣服里子上扯下一块大白布，把衙役招在身前，将白布缠绕在头上，变成孝帽)你就讲老爷我死了！

甲、乙 (惊诧)老爷死了？

徐昌茂 我是她的亲哥哥，活的不见，死的还不见？

衙役甲 老爷的主意就是老爷的主意，真是绝！不过，你这么一个大活人怎就好好的死掉了？你这不是阎王爷贴布告，鬼话连篇嘛。

徐昌茂 你是讲姑娘不信？

衙役乙 是的嘛！我都不信，哪个信喏？

徐昌茂 衙门给你发薪水，就让你长膘不长心？你难道不能帮忙老爷扯几句？就讲老爷为着这南墙，恼的、急的、气的、焦的、喝闷酒醉死的。

衙役甲 讲你喝闷酒？

衙役乙 醉死了？

衙役甲 老爷，你可是一斤不倒，

衙役乙 两斤不摇，

衙役甲 酒里能作梦，

衙役乙 酒里能睡觉，

衙役甲乙 从来也没有醉过……

徐昌茂 (不耐烦了)笨猪! 你们就讲我老爷喝的是假酒嘛!

甲 乙 (跳起来叫绝)好! 这是个主意好!

徐昌茂 好,快给老爷把事办了。快去,去……

甲 乙 是!(退下)

徐昌茂 (自叹)一个大活人不夸自己升官发财却非得咒自己死。好,好什么好?

[夫人高声:“老爷……”兴冲冲上。]

夫 人 老爷,红中白板清一色,杠上开花一条龙。我赢了。

徐昌茂 你赢了,我输了。

夫 人 你又不会打牌,你输么东西?

徐昌茂 我输前程!

夫 人 输前程?

徐昌茂 你可给我闯了大祸了。老管家真的跟我翻脸了!

夫 人 翻脸?

徐昌茂 (哀叹)老爷这回是小老鼠跑鼻子梁……走头(投)无路了哦!

夫 人 那你就做一回王八的脖子……!

徐昌茂 么意思?

夫 人 (边做手势边说)把头往回缩嘛!

徐昌茂 往回缩? 怎么缩?

夫 人 斗得赢就进,斗不赢就退。我去找小妹替你把那东西(牒文)讨回来。

徐昌茂 你呀你,又来一回脱裤子放屁!

[衙役内声:“姑娘到!”。]

徐昌茂 (拉起夫人朝后走)小妹来着,屋里头讲。

夫 人 小妹来了。

徐昌茂 我晓得。

夫 人 来得正好!

徐昌茂 她来哭我。

夫 人 来哭你？

徐昌茂 我死着嘛。

夫 人 (以手试其额)你死了？你讲么胡话。

班头甲 姑娘到。

徐昌茂 (拉夫人下)屋里讲，屋里讲。

[徐昌茂与夫人急下。

[徐娘内唱：“忽听衙役报丧信……”上。

徐 娘 (接唱)徐娘难禁热泪淋。

嘴里虽有万千恨，

难躲心里血脉情。

夫 人 老爷，老爷……

徐 娘 (唱)争争吵吵亲情在，

一死万念俱成空。

兄长……兄长……嫂子……

夫 人 (笑着上)小妹、小妹！(见徐娘忙掩饰)我的个小妹也！(哭)

[徐娘一把抱住痛哭不已，把夫人哭得无所适从，慌了手脚。

[徐昌茂急得跑了出来，躲在夫人身后，指教夫人应对(以下可用双簧表演)……

徐昌茂 (装成女声)小妹，人死不能复生，你我都要节哀自重，别哭坏了身子。

徐 娘 嫂子……哥哥

(唱)兄长的好处讲不尽，

徐昌茂 (背唱)讣告里面出好人。

徐 娘 (唱)忘不了里里外外暗帮衬。

徐昌茂 (唱)手足情骨肉情情意深深。

徐 娘 (唱)想当年大红花轿桐城进,
徐昌茂 (背唱)我驮着妹妹上轿下轿泪淋淋。
徐 娘 (唱)抬腿步子放不下,
徐昌茂 (背唱)一脚踩碎一颗心。
徐 娘 (唱)和成常常为难你,
徐昌茂 (背唱)为小妹大事小事我能忍能容。
徐 娘 (唱)恨我太任性,
徐昌茂 (背唱)恨我太无能。
徐 娘 (唱)恨风雨倒南墙,
徐昌茂 (背唱)恨兄长驴技穷。
徐 娘 (唱)悔不该逼得紧,
徐昌茂 (背唱)也怪我没说清。
徐 娘 (唱)今日一道南墙夺兄命,
徐昌茂 (背唱)假戏真做难成真。
徐 娘 (唱)早知南墙一移留悔恨,
(白)我……

徐昌茂 (抢白)你怎么样?

徐 娘 (唱)我争什么先后、五寸三分?
[夫人乐不可支,徐昌茂示意冷静。]

夫 人 是呀,小姑奶奶,你这个脾气也是太倔太犟哟,要是当初听了你哥哥的,何至于有今天。

徐 娘 (伤心欲绝)嫂子,非是小妹倔犟,我如此做为……实出无奈,心中另有隐情啊……

夫 人 此话怎讲?

徐 娘 (音乐如泣如诉)我家和成,不背祖训,情系大明。竹杖芒鞋,云游在外,十载有零,如今身缠重病,药石无能,偌大吴府如油灯尽,大厦倾。三年来,为和成寻医问药,不辞苦辛,日以继夜,如影随形;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他终念我夫妻情意，渐渐走出迷津，与我开馆授徒，著书立说，以终其身。今日若是让了南墙，和成以为是屈从清廷，小妹能让，和成难以相容！三年苦苦劝慰，将是过眼烟云；和成正在康复，更有发病可能，若再离家出走，哪里还有吴府，小妹又将何从？再建南墙，不能让只能进。这是吴家脸面所在，也是为了我那青梅竹马的夫君！

(唱)和成他病得太久太久，

只留下西风孤楼。

往事不堪回首，

但盼春上枝头。

一切从头开始，

找回诗酒唱酬。

埋葬亡国之恨，

过那笔墨春秋。

耕读是人根本，

寒窗能解忧愁。

谁知事起南墙，

把人生悔恨万世留。

[掩面而哭。徐昌茂与夫人泪眼潸潸走向徐娘……

[徐娘一见徐昌茂，惊愕万分。

徐 娘 你……

徐昌茂 (苦笑)你听我说……

徐 娘 你不是死着吗？

夫 人 刚才是死着，你来着他又活过来着。

徐 娘 (怒不可遏)你，原来你报的是假丧。

(唱)伤心泪白白来流淌，

气得我真是咬断了牙。

乌鸦难得报佳音，
衙门从来无真话！
手足情你也逗着耍，
哪里配头戴纱帽，
人五人六坐县衙？（转身欲走）

徐昌茂 小妹，你听我讲！

徐 娘 我告诉你，衙门大印盖着，文牒官批我拿着，南墙不
但要葺，我还要厚二尺，高三丈！（急下，衙役甲乙上）

徐昌茂 （对着徐娘远去的身影）奴才！

衙 役 老爷。

徐昌茂 准备柴草。

衙 役 又去相府？

徐昌茂 对！再去相府过招！

徐昌茂 （边哭边说）这一回，我得要拿下顶子，脱下袍子，抹
下面子，为我那苦命的妹子……（哭出声来）

张天昊 （内喊）徐知县，徐昌茂……

徐昌茂 来着。

[光暗。]

五

[西后街。]

[张天昊内喊：“徐知县，徐昌茂……”。领一群家院
上。]

张天昊 （念）徐知县扯了个大义灭亲的谎，
把一个缓兵之计将我诳。
相爷修书问情况，
老朽心里发了慌……

徐知县，徐昌茂……

[徐昌茂内应“来着……”上。

张天昊 来了？

徐昌茂 来着。

张天昊 又驮了几根柴草？

徐昌茂 又驮了几根柴草。

张天昊 负荆请罪？

徐昌茂 负荆请罪！

张天昊 两天期限已到，你又玩什么花招……

徐昌茂 两天期限已到，本县不敢玩花招！只是……有话要和老管家讲。

张天昊 讲！

徐昌茂 (唱)老管家你一腔怒火且按下，
听一听小县令唠唠家常。
做买卖想的是万千家产，
做官的想的是千古名扬。
相爷他一步一步官儿越做越大，
相爷他对百姓对邻里世上无双。
他做官在人上，
他做人的在人下。
有了这个下，
才有那个上。
一上一下讲究大，
你我都要把相爷做样榜。
遇事多为他人想，
为百姓吃点亏，受点屈，比什么都强。

张天昊 绕来绕去，想说什么？

徐昌茂 没听明白？

张天昊 什么意思？

徐昌茂 张吴两府相邻的几寸地，本县做主，请相府容让！

张天昊 容让给哪个？

徐昌茂 西后街徐娘。

张天昊 呸！小老鼠拖蛮捶，大头在后！徐知县。

徐昌茂 老管家。

张天昊 徐昌茂。

徐昌茂 张总管。

张天昊 老朽这里再大，也容不得你如此戏弄！

徐昌茂 老管家若是怕有牵累，有苦我受，有罪我扛，还请相府容让五寸。

张天昊 你的胆子不小呀。我要你敦促拆墙，你要我让地？你、你，分明是以权谋私！

徐昌茂 利为百姓谋，举贤不避亲，小妹也是百姓黎民，我身为朝廷的衙门，我不能失信于民。烦请老管家体察本县苦衷，代为向相爷禀明。

张天昊 如此说来，这墙是不让的了？

徐昌茂 无相让之情。

张天昊 不拆了？

徐昌茂 无再拆之理。

张天昊 你想好了？

徐昌茂 想好了。卑职这里修书一封，烦请管家捎带进京。前因后果全写在这信上。（呈信）

张天昊 哈哈，你，也修书？也配修书？！还修书进京……（接信，看也不看，一把撕毁）

徐昌茂 （气极）你……你怎么能撕了它……

张天昊 你想得倒是周到。

张天昊 （唱）我讲你难把亲情躲，

你说你能唱大义灭亲歌。
到头来谎言自戳破，
害了自己涮了我。
真想把你剁三剁，
靠着南墙把酒喝。

徐知县，徐昌茂，该修怎样的书信，老朽自然明白。来呀！

众家院 在！

张天昊 八百里快马，即刻进京。你就等着你的好消息吧！（急下）

徐昌茂 老管家，你听本官讲……（追赶）老管家……

（唱）坏着了，
老管家烈火浇油烧着了；
坏着了，
徐昌茂运交华盖把祸招。
本是想把相府小心服侍好，
为小妹为亲情支上一招。
岂知是麦秸草箍鸭蛋……
一头也够不着，
懊恼、懊糟，懊糟、懊恼。
我多想、夫妻好、邻里好、
官情好、亲情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恨只恨，这堵墙，太大、太高、太厚、太重，
憋得我手上无招。
南墙，北墙，白泥，灰砖你、你们来凑什么热闹？
我真想，拳打脚踢，
把南墙、北墙、高墙、矮墙、
厚墙、薄墙、大墙、小墙、

看得见的、摸不着的
看不见的、推不倒的鬼打墙，一把推倒，
作一个美梦逍遥！
只可惜葫芦按不下，
眼前全是瓢。（摇头叹息）

[光急暗。

[复明，夜色如银。远处传来孩童吟诵三字经的声音。

[徐娘独自一人在南墙边彷徨。

徐 娘（唱）月煌煌，
 夜风凉。
 墙边蛩吟，
 塘里蛙唱。
 一声一应，
 真叫我无限惆怅涌进心房……
 几天来与相府一场较量，
 赢来了一尺一尺长南墙。
 虽然说工地上无风无浪，
 我心里是风急浪又狂。
 赢得南墙又怎样？
 输了南墙又何妨？
 来来去去赌口气，
 细细想来多荒唐。
 想当年我夫妻也算得齐眉举案，
 南墙边诗词酬唱常到天光。
 鸿鹄之志在心上，
 只盼春风好扬帆。
 岂知世事多变化，

沧海桑田梦醒黄梁。
无奈何撑起了吴家天地，
风雨里学会了好胜争强。
心里总是空荡荡，
梦里也觉人凄凉。
看着这一弯清水，
对着明月银光。
手抚双鬓流热泪，
倍加失落与彷徨。
我多想时光如水能倒淌，
重做回无忧无虑未嫁的小姑娘。

[吴和成悄悄走上。]

吴和成 夫人。

徐 娘 和成。你怎么来了？

吴和成 夫人，我怕你害怕，就跟了过来。（一句体己之言，似乎打开了他们夫妻记忆的闸门）

徐 娘 （一把抱住和成）和成……（泪如雨下，抽泣起来）

吴和成 （舒缓而又深沉地）夫人，是我拖累了你，你本不是这样的人。于今，墙起来了，我们赢了。我们不争了，我们换过地方，换一个没有什么南墙北墙的地方……

徐 娘 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墙的地方吗？

吴和成 有，我想会有，只是我们没有去寻找……只要我们执意去找就会找到没有南墙北墙的地方！我是个没用的男人，我说的，你也许不信。

徐 娘 信！和成，我信！

吴和成 （倔强地唱）这世上肯定有桃源仙境，

徐 娘 （宽慰地唱）让我们共同去追寻。

吴和成 （向往地唱）那里阡陌交通鸡犬相应，

徐 娘 (附和地唱)还有位名垂千古的五柳先生。
吴和成 (认真地唱)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徐 娘 (唱)只有良田美池桑竹青松。
吴和成 (唱)都不会争什么三分与五寸。
徐 娘 (唱)还有黄发垂髫,亲情怡人,
吴和成 (唱)有墙的地方就会有怨有恨,
徐 娘 (唱)无墙的地方才会海阔天空。
吴和成 (唱)我们去找……
徐 娘 (唱)我们去寻……
吴和成 (唱)去找……
徐 娘 (唱)去寻……
吴和成 (唱)不怕山高水远,
徐 娘 (唱)何惧关隘重重。
吴和成 (唱)你、一诺千金重,
徐 娘 (唱)我、生死相随从。
吴和成 夫人……
[光暗。]

六

[宰相府。
[张天昊上,手上拿着一封书信,有点兴奋无比。
众家人 (当堂一站,一声吆喝)相爷修书回家啰……
[宰相府沸腾起来,家院、众乡绅有先有后全聚堂前。
乡绅甲 (唱)天祚也雨哟人祚哟祸,
乡绅乙 (唱)找死也你就把老虎的屁股摸……
乡绅丙 (唱)哀兮……怨兮……祸难躲哟,
乡绅丁 (唱)惜兮……怜兮……无奈何哟。

张天昊 (唱)这书信多气派,
众 人 (伴唱)多气派。
张天昊 (唱)我真是舍不得来打开。
众 人 (伴唱)舍不得开也要开。
张天昊 (唱)我真想压在枕头下,
众 人 (伴唱)压在那个枕头下,
张天昊 (唱)梦里也能笑开怀。
众 人 (伴唱)笑呀笑开怀。
张天昊 (唱)这书信多精彩,
众 人 (伴唱)多精彩,
张天昊 (唱)能引百万大军来,
众 人 (伴唱)大军来大军来。
张天昊 (唱)更有摧枯拉朽势,
众 人 (伴唱)摧枯拉朽势,
张天昊 (唱)天下都归我安排,
众 人 (伴唱)你安排!
张天昊 看,看看,相爷的家书!(乡绅和家院们争先恐后上前
观看)老朽哪想修书进京,哪想修书进京……,只是
吴府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乡绅甲 老管家,你嘛,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
乡绅丙 象这样的人家早就应该这样对付他。
乡绅乙 他这是咎由自取! 不得好报!
张天昊 咎由自取?
众人声 咎由自取!
张天昊 不得好报?
众人声 不得好报!
家院甲 老管家,快把书信打开!
家院乙 有相爷撑腰,还怕他不拆南墙?

家院丙 要灭他吴家九族。

家院甲 要他滚出我桐城县。

众 人 老管家,快把书信打开吧!

张天昊 (得意洋洋地)打开?

众 人 打开!

[张天昊虔诚地打开来信,细细一看,惊得发呆……]

众 人 (七嘴八舌)老管家,老管家!(有的开始掐人中,捶肩,乱成一锅粥)

乡绅甲 好,妙……

[光暗。]

[复明,徐昌茂上,二衙役随后。]

徐昌茂 (念)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大笑)哈哈……夫人……

[夫人上。]

夫 人 又是什么毛病犯喳?

徐昌茂 (唱)老徐自小福气大,

没有解不开的丝和麻。

南墙搞得我头发炸,

狗咬刺猬难下牙。

相爷赋诗发下话,

雪化冰融我乐开了花。

[夫人接过诗,煞有介事地看。]

夫 人 嗯,是好诗!

徐昌茂 (把夫人拿倒了的诗顺正)拿倒了!

夫 人 我是给你看!

徐昌茂 走！去给小妹看！

[光暗。

[吴和成与徐娘匆匆上。

徐 娘 (唱)忽听相府把墙让，
徐娘心里乱如麻。

吴和成 (唱)说什么惊天动地事情大，
忽觉得脸上火辣辣。

徐 娘 (唱)道什么权不怕来势不怕，
总觉得让人笑掉牙。

吴和成 (唱)是他赢了我，

徐 娘 (唱)还是我赢了他？

吴和成 (唱)谁能讲得清，

徐 娘 (唱)谁能来解答？

吴和成 (唱)往日里三步两步到墙下，

徐 娘 (唱)今日里腿重千斤抬不起它……(边走边陷入沉思中)

吴和成 (一字一顿地吟唱品味)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让，让，好一个让字呀…哈哈…夫人，我悟出来了，
我想明白了……

徐 娘 (难以理解)和成……

吴和成 (唱)他让你也让，
他强你更强。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炉香。

争来争去争个理，
理在谦让中藏。
争一回，斗一场。
争争斗斗是笑谈。

徐 娘 (兴奋地)和成,你讲什么?(徐昌茂携夫人暗上)

吴和成 (接唱)九九归一一本账，

万物和谐日月长。

徐昌茂 哈哈!讲得好讲得好!姑……

吴和成 ……舅爷!

徐昌茂 姑爷!

吴和成 舅爷!(拉住徐昌茂)舅爷,姑爷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这世界上本无边无际!可姓王也可姓张……

夫 人 可以姓我们家的徐。

徐昌茂 (趁机相劝)对、对、对……谁做皇帝都是一样的,只
要把老百姓记在心里。

吴和成 不错,不错……所有的墙都不该用砖葺……

夫 人 对,用篱笆。篱笆透气。

徐昌茂 去,你懂什么。姑爷的意思是说这世上就不该有墙。

吴和成 墙高墙低墙厚墙薄全在人的心里。

夫 人 哎哟,全部放在心里,那不把人给憋死着啊!

徐昌茂 聪明人有时是糊涂的,那糊涂人更有高人一着的棋。
相爷的诗……

吴和成 哎……药!

徐昌茂 药?哦!好药!好诗!

吴和成 好诗好药……

夫 人 哎哟!你们别诗的,药的,拿个主意,是占三尺?还是
让三尺?

吴 徐 (同声)占?让?哈哈!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

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二人下)

夫 人 哎哟,这两个人都生毛病着啊!

(夫人追下)

(一旁倾听的徐娘激动不已)

徐 娘 (唱)一瞬间换了天和地,
神使鬼差真叫奇。
多少个日落又日起,
多少回月换又星移。
劝不了夫君回心转意,
走不出恩恩怨怨一盘棋。
放不下吴府的节与义,
忘不了为南墙争高争低。
到头来家书一封传千里,
前嫌尽释心旷神怡。

徐 娘 爷子们,我们去推倒它!

[幕后唱:

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暗转。

尾 声

[六尺巷

[六尺巷从舞台深处延伸过来,一缕朝阳给巷来带来灿烂!

[徐娘、吴和成、徐昌茂携夫人、张天昊同上。

[顽童们朗诵新三字经的歌声越来越强……歌声中
张天昊与吴和成、徐娘携手同行在六尺巷头。

天能丈，

地能量。

难量丈，

一个让。

敬一尺，

还一丈。

你也让，

我也让。

天更宽，

地更广。

[儿歌声远去

[众人定格造型。

[剧终

谦让，人类永恒的呼唤

——黄梅戏《六尺巷》创作前后

◎王晓马

应运而生

六尺巷在“桐城派”的故乡——安徽省桐城市的西南一隅，是一条全长约 100 米、宽 2 米的巷道，当地人称之为“六尺巷”。六尺巷的故事在我们安庆，安徽省乃至全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宰相张英的四句打油诗也是妇孺皆知。

张文端公即张英（1637—1708 年），字敦复，号乐圃，清代名臣，文学家，今安徽桐城人。清廷入关后，沿袭明朝官制，废除宰相之职，分设六部——刑、工、户、兵、礼、吏部，以加强皇权。而张英历任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等职。

桐城派后期代表作家姚永朴《旧闻随笔》和《桐城县志略》等史料记载：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氏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以为名焉。

史料简约，故事简单，但岁月的流逝与人间的沧桑，六尺巷的故事仿佛是历久弥新，成为皖江文化积淀中最醇厚的部分。早在 1956 年 11 月，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微妙的中苏关系，在接见前苏

联驻华大使尤金时,讲了这个故事,并吟咏了这首打油诗。

创新,是黄梅戏艺术繁荣和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悠久灿烂的文化以及闪烁其中的名著佳作,属于前人的创造,当代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无疑要从中汲取养分,但更应当发挥聪明才智,创作出更多“叫得响、立得住”,能传之于世的文学艺术经典之作。而这些年的戏曲舞台,原创剧目实在是少而又少,原创剧目的缺失也是黄梅戏舞台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

艺术虽是形式的东西,但是越是形式的东西越需要有原创精神。改编名著或老演老戏,老戏老演都绝不会成为黄梅戏艺术发展的主流趋势。所以把《六尺巷》的创作与排练提上议事日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原创黄梅戏剧目的期待与呼唤,这种期待和呼唤不仅仅是黄梅戏的,更是全国的。

2006年11月中国第四届黄梅戏艺术节在安庆举行,安庆作为黄梅戏的故乡,东道主,更要准备一些能出手的剧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主管领导倡议要用皖江文化的另一经典艺术样式——黄梅戏,来演绎六尺巷,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无疑六尺巷的故事更有它的现实意义。时代需要这样的主流作品,时代的需要,也就是剧作家的责任。

剧本招标

剧本招标,在安庆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往,市里有什么大的艺术活动,大都是一级一级的布置创作任务,指定人选。往往是感兴趣的题材有人想写却没有机会,有机会来写的人又是对题材不感兴趣的人。敷衍任务也就是自然而然了。而创作上的大忌就是缺乏激情的敷衍,这一次为了搞好六尺巷的文本创作,各级领导在2005年年初的全市文化工作会议上就进行了总动员,不管你是一

级编剧也好,无级编剧也罢,只要你对六尺巷这个题材感兴趣,愿意去燃烧自己,敲击键盘,把你心中的六尺巷写下来,政府都给与关注,给与支持,并尊重你付出的劳动,给与一定的报酬。还如期组织了去“六尺巷”的采风活动。就我所知,全市所有的戏剧创作力量都调动起来了,收到的提纲及剧本就有七、八部之多,后经专家们三堂会审,拍板认定排练本。没有选入参加黄梅戏艺术节的剧本,也在各级领导的关注之下,或刊物发表,或兄弟剧团排练演出,总之,你付出的精力人力都得到了回报。这一回的剧本招标,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尝试,一来锻炼了黄梅戏的编剧队伍,引进了竞争机制,激发了活力;二来为日后的戏剧创作,振兴黄梅戏事业都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三下桐城

桐城自古“城里通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是古今很有名气的文都。桐城的六尺巷,小时候就听说过,现在在网上轻轻点击,关于六尺巷的文章、照片精彩纷呈,仿佛就在眼前,但真的要把它拿来做点文章,去触摸皖江文化积淀中最醇厚的那一部分时,六尺巷似乎又变得遥远起来。

2005年4月9日,我与老二团团团长兼导演的朱茂生先生到达桐城,下榻桐城国际酒店。记得那是清明前后,小雨淅淅沥沥,我们漫步在小巷之内,细细品味着,感受着原来,现实与历史是可以如此的接近。走在巷中,用手轻轻触摸墙体的青砖,仿佛感觉到了历史的脉动。四月的春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飘洒的春雨,把我们的衣服淋得湿漉漉的,也把巷旁的那一排排香樟树叶洗得碧绿,“愿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六尺巷,”朱团长突然说出这么一句!也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说得我兴奋不已。我似乎一下看清晰了六尺巷律动的灵魂。

2005年4月21日我在参加完文化厅举办的剧本研讨会后，改道再过桐城，又一次走近六尺巷。这一回是在夜色里，下弦月立在树梢，夜色很浓，不是很长的六尺巷变得漫长起来。我突然觉得，这并不起眼的六尺巷，其实就是历史的甬道，既通向历史，也通向未来。

我喜欢六尺巷，更喜欢六尺巷的精神。我觉得我应该尽最快的速度把他写出来。05年的夏天天很热，人也很热，我心里很清楚，这就是所谓圈子内常说的一句行话：热创作，冷处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就窝在电脑前，敲击着键盘，7月28日我写出了第一稿《风和六尺巷》，在广泛征求意见后，得到了领导及行家们的支持和鼓励！更坚定了我写好《六尺巷》的信心。

2006年1月6日晚，我接到通知，《风和六尺巷》将由文艺体制改革中新组建的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一团排练，并参加中国第四届黄梅戏艺术节。

2006年3月，国家一级导演李杰先生看完剧本后，应邀来到安庆与我见面。3月31日我与导演李杰先生在熊辰龙团长、赵媛媛书记的陪同下，又一次走近六尺巷，这一回我们又听到了这位中原文化哺育起来的年轻的很有成就的导演对六尺巷的新感受，对皖江文化，对桐城派的新体验……

有人说六尺巷史料简约，故事简单，没办法写戏，你对六尺巷的兴趣在哪里？我会不加思索地回答：这不是个人的兴趣问题，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都需要关注的问题！谦让，是人类永恒的呼唤！也许是我把话说大了，但细细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

六尺巷很历史，六尺巷也很现代，它传递的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在整个人类的活动中正在消退，甚至缺失。颂

扬古人是为了激励后人，我们来提升她，弘扬她，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

后来，导演与我吃住在一起，磋商，讨论，争吵，最后归于统一，归于和谐，心无旁骛，认真修改，就这样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把文本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的思路

鲁迅说过，所有的文艺都是为了宣传，但所有的宣传不一定是文艺。题材再好，立意再高，还不是戏。写戏写戏，你就得写出戏来。演员有戏可演，观众有戏能看。你得要盯住剧场，寻找卖点，有卖点才能留得住，留得住才能传得开！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首打油诗的对手是谁？怎么解读？谁能与之PK？我想这应该是写好六尺巷的关键所在。

史载：邻里吴氏，越界起墙。好一个邻里，好一个吴氏，敢与走红的相爷叫板、打擂，实在不是等闲之辈。何许人也？查遍能查的资料，问遍了能问的老桐城。还是那几个字：邻里吴氏。“邻里吴氏”似乎藏有几分神秘！而写好“邻里吴氏”则是《六尺巷》成败的关键，武松因打虎而成名，打的要是猫，形象就不便恭维了。“水涨船高”是一种创作手法，“邻里吴氏”如果是一碗水，他浮起的只能是木屑，是一湖水，充其量浮起的也不过是游船轻舟。那么历史上的这个“邻里吴氏”，相府的对手，该是什么样的形象呢？这样的非等闲之辈是在什么样历史背景下才能产生呢！带着这种种疑问，我们走进历史，走进桐城派，去了解，去解读……

看得多，自然想得多，感受多多。我觉得，“邻里吴氏”只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下面隐藏的是桐城文化的整体信息。也就是说，宰相这首打油诗面对的这个“邻里吴氏”，其实就是桐城文化，如果说

张宰相打油诗的故事是真实的历史,其时我倒希望他是一个传说,传说似乎更值得相信。宰相府的真正对手是“邻里吴氏”,也是相府自己,更是整个桐城文化。

桐城在明清两朝读书风气极盛,整个桐城境内,书院多、私塾多、家学多,读书人更多,“通衢曲巷,夜半诵书声不绝。清廷入主中原后,“文风更甚”,耕读本是人之根本,寒窗岂都为了功名。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是桐城妇孺皆知的民谚。文化人不事二君的恋明情结只得在耕读之中化解,这些都为后来桐城派的形成夯实了基础。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毫不怀疑,任何一家,任何一个人,都会很有尊严的活着,权势在这样的环境里,算不得什么强势!而不畏权势在桐城人心里,只是一种十分平常不过的心态罢了。理清了这个思路,《六尺巷》的剧本风格和样式也就自然清晰起来,后来,在修改稿的讨论中有人认为剧本应该平民化,市井化,我底气十足,旗帜鲜明的表示了反对。有人说,六尺巷就这么点小事,家长里短的,不错,但我以为“家长里短”只是它的表象,他的内蕴应是桐城文化的精髓,相爷的打油诗也是桐城文化的自我解读。而桐城派和桐城文化更是源出上千年文风浸染的皖江文化。要不短短的四句打油诗也不会这样魅力无穷,历久弥香了。

所以我在设置《六尺巷》中的每一个人物时,时时提醒自己,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是桐城的,是桐城文化的。现在的剧中的徐娘、吴和成,徐昌茂、张天昊,乃至吴府的丫环茗奴我都尽力让他们的身上散发出浓烈的桐城文化气息。就连丫环我也给她取了茗奴这样一个雅雅的名字。

我努力把桐城文化在《六尺巷》所有的角色中打下深深的烙印,使之形成角色的共性部分和一抹亮色。但剧中所有人物又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必须有着他们鲜明的个性。个性的差异,差异的

碰撞，才能戏剧性的推动剧情，使剧本生动起来。

六易其稿

剧本的整个人物形象系统建立完成后，风格问题让我们头痛好久好久，在全国的戏曲舞台上，尤其是黄梅戏舞台，编与导追求的皆是沉重，感动，眼泪……很少能看到喜剧。我在写出《六尺巷》的第二稿后，虽然有意无意的想加进一些喜剧元素，但由于下手时指导思想有些摇摆不定，心理上还是看好“深沉、感动、眼泪。”改了几稿，效果不是很理想，甚至给全剧在整体上造成不统一的感觉。后来李导在说服我后，果断拍板，决定朝着抒情轻喜剧的路子走，使剧本的修改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原来剧本中许多较为承重的规定情景变为轻松抒情，不能改变的，毫不可惜的给予删除。现在写起回忆的文章来倒很轻松，可是在当初，大段大段删减时，剧作者的心那是滴着血的。删一回，李导说，不够狠，改一回，说不到位，一回又一回，一遍又一遍，六易其稿，小修小补，就更是不计其数了。奇怪的是，我与李导除在开始磨合时争得厉害，后来的合作那真是十分“六尺巷”了。当然现在还有着许多不足，我想，在日后的再打磨中我们会做得更经典。从2006年5月11日下午3时在市文化局会议室开剧本论证会开始，到6月12日真正动手，再到10月6日的对外的第一次彩排，掐指算来百余天。其中酸甜苦辣，味味皆能把人醉倒，我无悔，因为我享受了全过程。我想李导也该是如此吧。我期盼中国安庆第四届黄梅戏艺术节早一天到来，让我们的《六尺巷》早一天接受广大观众的检阅。

◇大型历史传奇黄梅戏◇

菊花缘

编剧：方文章 纪永贵

时 间 东晋义熙年间。

地 点 安徽省东至县东流镇（晋时属彭泽县辖地，称黄菊乡）境内。

人 物

陶渊明 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出场时 41 岁。（须生）

翟 氏 陶渊明的第三任妻子，贤淑端庄，勤俭持家，出场时 30 岁。（青衣）

陶 俟 小名阿宣，陶渊明的次子，在家随父半耕半读，质朴天真，出场时 16 岁。（娃娃生、小生）

菊 娟 天资聪颖、有胆有识的民间才女，出场时 13 岁。（花旦）

艾树荣 菊娟之母，黄菊乡药材商人，精明能干，狡黠泼辣。30 多岁。（介于彩旦、正旦之间行当）

安 平 黄菊乡文人，性格爽快，翟氏的姑表弟，25 岁。（儒巾丑，丑扮俊演）

张德义 江州经营土产药材的大老板，陶渊明的朋友，40 多岁。（净行）

县吏、差官、众衙役、众村姑、男女乡民等角色各若干人。

序 幕

[远景:青山隐隐,江水滔滔,雁影横空,渔帆点点。

近景:江南岸边黄菊乡,漫山遍野菊花丛丛,枝叶茂盛,含苞未放,秋风摇曳,婀娜多姿。

[舞台后半部设置一高坡,拟作陶公菊圃。

[演出前放字幕

解说词:“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8月,诗人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政余闲暇,曾到邑内黄菊乡(今东至县东流镇)南山种菊,传为佳话。”

[在富有江南民间地域特色的音乐声中幕启。陶渊明持锄,带着次子陶俟和两个衙役在南山坡上经营菊圃的劳动画面。

(幕后合唱)大江滚滚向东流,

陶令芳名此地留。

百卉之中独爱菊,

辛勤种植乐悠悠。

[众士民百姓上场,远远观瞻陶令种菊风采,不敢贸然靠近。唯有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大胆地跑上前去,帮助陶俟插竹编篱,心灵心巧,逗人喜爱。

陶 俟 小妹妹,你也爱菊花?

菊 娟 菊为花中君子,高洁淡雅,谁人不爱?

陶 俟 咦!你怎么讲的跟我爹一样?

陶渊明 说得好啊!(主动向围观者致意)诸位,请问这是哪家的女公子?

[观众中走出艾树荣趋前施礼答话。

艾树荣 启禀陶大人,她乃是民妇艾树荣之女,名叫菊娟,略识文墨,久仰大人爱菊,今天也来附庸风雅,望勿见

笑。

陶渊明 哦,原来是艾老板的千金,真是名如其人,恰似这篱边雏菊,质朴清新。

艾树荣 哎呀!大人过奖,过奖了!

陶渊明 并非过誉,我若是有个这样的女儿就好了。

菊 娟 (天真无邪地)陶大人,我做您的干女儿好么?

陶渊明 好啊!我有五个儿子,就是少个见识不凡的闺女。

艾树荣 多谢父母官青眼垂爱,民妇一家三生有幸!

陶 俟 菊娟妹妹,到我家去玩玩好不?

[菊娟不语,莞尔点头。

[陶俟与菊娟一见如故、两小无猜的亲热样子,艾树荣看在眼里,计上心来。安平上。

艾树荣 安相公,你看那可是天生一对(指着陶俟和菊娟,与安平耳语,安平点头)拜托,拜托。

安 平 表姐夫,艾老板说她女儿从小爱菊,如蒙不弃,愿将菊娟许给陶家做儿媳。

陶渊明 那好啊。我家阿宣尚未择偶,足下有此美意,我们就结个儿女亲家。

艾树荣 只怕高攀不起。

陶渊明 一言为定。安平表弟,请你为媒怎样?

安 平 表姐夫,这个月老红媒当然是我,只是还要一个证婚人。

陶渊明 就请这南山菊花证婚。

众 菊花证婚——好得很,妙得很!

安 平 拿酒来!

[安平家中仆人抬酒上。

安 平 表姐夫,今日有菊有酒,又有佳儿佳媳,可不能没有好诗啊!

陶渊明 那是自然,你看这青山绿水,处处有诗,听我吟来。

众 请!

[乐起,众人围绕陶渊明饮酒赋诗,且歌且舞,喜气洋洋。]

(幕后伴唱)陶公种菊南山坡,

把酒临风笑咏哦。

慧眼识珠人赞赏,

谱成一曲菊缘歌。

[灯暗。]

第一场

[彭泽县衙,厅堂上悬挂“清正廉明”横匾。]

[幕启。陶令正在批阅文书。县吏上。]

县 吏 启禀大人。三日后郡里要派督邮下来巡视公务,请大人早做预备。

陶渊明 文书、案卷、账册都在这里,一目了然,随时可以查看,还要预备什么?

县 吏 以前督邮下来,县令都要亲自到驿站迎接,恭恭敬敬,摆酒接风。

陶渊明 县令虽然位卑职低,也是朝廷命官。他一个小小督邮,却要县令亲自迎接,朝廷哪有这样的礼制?

县 吏 嘿嘿,岂止是县令亲自迎接,还要提前预备一车厚礼,作为孝敬郡府上司的年货。

陶渊明 怎么还要向他送礼?

县 吏 大人呐,督邮巡视到县来,不是钦差胜钦差。高高在上威风摆,十辆牛车两边排。吃香喝辣还要带,满载而归他才称心怀。

陶渊明 那岂不是借巡视之名,搜刮民脂民膏?我就不送。
县 吏 如今上下都作兴这样,别的县送了,我们县怎好不送呢?

陶渊明 我这清水衙门,拿什么送啊?

县 吏 此事不难,只要大人发话,向各乡分派数额,限三日之内送到县衙。

陶渊明 此事不可!皇粮国税,百姓已不堪重负,怨声载道,怎忍再向他们横征暴敛,强拿强要?

县 吏 大人为政清廉,体恤百姓,怎奈世风日下,直道不行。前任县令就是因为督邮下来没有吃好、玩好、送好,督邮怀恨在心,回去就在郡守面前讲他的坏话,向上参了一本,要将他削职为民。幸亏多方打点,上下疏通,才保住了乌纱帽,但也调到不毛之地去了。前车之鉴,大人不可不防啊。

陶渊明 本县上任以来,劝农教化,政简刑清,怕他参我什么?

县 吏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陶渊明 一个小小督邮,竟敢如此跋扈,无法无天!

县 吏 唉,就是这个世道。

陶渊明 也罢!与其在此媚上欺下,倒不如回家种田。
[陶令愤懑难抑,毅然摘下头上官帽,摔在案上。]

县 吏 哎呀大人,你又要辞官?

陶渊明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切光。]

[字幕: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11月,诗人陶渊明自动辞去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从此归隐田园。]

[字幕:三年后,九月重阳日。]

[启光,景转黄菊乡,漫山遍野菊花盛开,千姿百态,]

异彩纷呈。在菊的海洋中重点突出陶公亲手开辟的南山菊圃，分外淡雅宁静，高洁脱俗。

(幕间合唱)陶公解印已三载，

千古一辞归去来。

菊放东篱开不败，

口碑树在人心怀。

[在合唱声中，安平和当地文人墨客、男女老少齐聚南山赏菊，静听一皓首长者演说。人群中，菊娟亭亭玉立，引人注目。

长 者 列位乡邻，这几年重阳佳节，大家都来南山聚会，佩戴茱萸，登高赏菊；礼赞陶公高风亮节，仁政爱民，祛邪扶正，敦厚乡风。这要成为我们黄菊乡的好传统，世世代代传承、发扬下去！

[乐起，众村姑翩翩起舞；菊娟领唱，一唱众和。

菊 娟 (唱)九月里来是重阳，

登高赏菊南山岗。

陶公美德人尊仰，

赋得黄花分外香。

十月里来小阳春，

陶公为官得民心。

劝农教化施德政，

清风两袖播芳馨。

十一月里来天气寒，

陶公性本爱丘山。

自甘淡泊偕菊隐，

飞鸟归林乐自然。

众少女（齐唱）陶公种菊缔良缘，
欣得淑女配儿男。
几时出嫁办喜酒啊？
大红花轿迎菊娟！

[菊娟嫣然含羞，避而不答；众少女硬拉着菊娟模拟新娘出嫁拜堂场面，欢乐嬉笑。

[众人正开怀之际，艾家女仆上，向菊娟招手呼唤，引起安平注意。

女 仆 小姐，小姐——老板叫你赶快回家去。

菊 娟 回家做什么？

女 仆 那个县里的大少爷又来着。

菊 娟 我就不回去，叫他趁早死了这个心。

女 仆 小姐，你老是这样躲着也不是个办法，倒不如和他当面把话讲明，免得他再来相亲。

安 平 那还了得！菊娟，是哪个小子狗胆包天，敢到你家相亲？

菊 娟 表叔——（欲言又止，黯然泣下）

安 平 莫哭，有么为难之事说出来，有我做主。

菊 娟 我母亲她、她……

安 平 她要怎样？

女 仆 我家老板想把小姐改配豪门，要与陶家退婚。

安 平 要与陶家退婚？

[切光。景暗转。

[江上。（或作二幕外处理）

[陶公携次子陶侯乘船上场。船家摇橹随上。此时陶侯已是风华正茂的英俊少年。陶公虽略显清癯，但气

质依旧，乐观大度，平易近人。

(幕后合唱)野鹤闲云自在身，

欣看次子长成人。

父子相依船头站，

顺流直下来探亲。

船过马当近香口，

遥望菊乡情意深。

此番要把佳期订，

哪知亲家要退婚？

[陶公父子及船家三人作行船舞蹈身段，下场。

[灯暗。

第二场

[安家客厅，简洁大方。中堂(屏风)上的水墨丹青《松菊图》与庭前的菊花盆景虚实相映，古朴典雅。

[幕启：安平正在遣责艾氏。

安 平 艾老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唱)三年前是你亲口先许婚，

两家凭媒订了亲。

而今却要把婚退，

出尔反尔为何因？

艾树荣 (唱)相公休要怒气生，

听我把话说分明。

陶、艾两家结秦晋，

本是一桩好事情。

(念)可惜是年庚八字不相合，

男女双方都惹灾星。
也只有忍痛割爱把婚退，
请你转告陶先生。
(唱)拜上拜上多拜上，
另选淑女结良姻。

安 平 订婚已经三年，当初你为何不讲八字年庚？

艾树荣 当初订婚，仓促得很，顾不上这个大事情。前几天我请算命先生一算，方知八字不合，凶多吉少。

安 平 算命先生怎么讲啊？

艾树荣 算命先生说，陶公子属鼠，戊子年三月初九丑时生，命里带水；我女儿属兔，辛卯年八月十五寅时生，命里带火。水火不容，不能通婚；夫妻不和，克子克孙。

安 平 真是无稽之谈，自欺欺人。

艾树荣 千真万确，灵验得很。

安 平 什么灵验得很，分明是寻找借口，爱富嫌贫！听说你想把女儿改配豪门。

艾树荣 绝无此事。

安 平 人家都来相亲了。

艾树荣 相亲——哈哈，安相公哎，你莫听到风就是雨啊。一家养女百家求，重阳节那天县里一位大少爷慕名而来，被我一口回绝。别看我妇道人家，却也读过孔孟之书，略知周公之礼，岂是那种趋炎附势的小人？陶先生辞官归田三年多了，我们两家还不是照样礼尚往来嘛？

安 平 你讲的比唱的还好听！去年六月陶家失火受灾，怎么不见你去帮一把？菊娟想去婆家看看，你都不准。这是礼尚往来吗？

艾树荣 啊……这、这、这手长袖短，当时我家也难嘛，药材没卖掉，拿不出银子。

安 平 莫叫穷。这几年你家生意越做越大，赚的银子还少啊？要不是我表姐夫人缘好、名气大，那江州的张老板能包销你的菊花药材吗？就凭这个，你也不能过河拆桥啊！

艾树荣 桥归桥，路归路。我与张老板做买卖是互惠互利，而不是把儿女做人情。

安 平 咳，这真是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

艾树荣 话不要讲的那么难听，这门亲事我是退定了。

安 平 退不掉。

艾树荣 怎么退不掉？

安 平 陶、艾两家联姻，有媒有证。要解除婚约，需经官断方可。

艾树荣 官断就官断，要打官司，奉陪到底。这是陶家的聘礼，原物奉还。

安 平 要还你自己去还，不要放在我家。

艾树荣 解铃还须系铃人，放在你家没有错。

安 平 你是没有错，当初托我做媒提亲的是你，今天叫我去退婚的也是你。一个堂堂男子汉被你牵着鼻子转，我这脸面往哪搁？你不要脸，我也跟你一样不要脸哪？

艾树荣 你骂哪个不要脸？

安 平 就骂你这势利小人！

艾树荣 啐！

(唱)不要开口就骂人，

枉读诗书辱斯文。

陶渊明已不是七品县令，

你仗什么势来欺什么人？

[陶公父子上，闻争吵声即止步静听。

安 平 (唱)你背信弃义无廉耻，
万人唾骂狗眼睛。

艾树荣 (唱)看你能来看你狠，
我婚约撕得碎纷纷。

[艾氏拿出婚约当场撕毁，正欲出门，陶公父子迎面
而进。艾氏一惊，愣住。

陶渊明 (从容面对，不愠不火)二位何必如此？四海之内皆兄
弟。就是不结亲家，也千万不要成为对头冤家。

艾树荣 对、对、对，冤家宜解不宜结。这门亲事就到此了结，
好聚好散，失陪了。(扬长而去)

安 平 表姐夫，阿宣——

陶 俟 表叔！

安 平 表叔无能，没有把你的婚事办好。

陶渊明 表弟呀，
(唱)我劝表弟莫生气，

世态炎凉何足奇？

宠辱不惊自安逸，

任他俗眼看人低。

人情冷暖随他去，

松菊哪怕霜雪欺！

安 平 (唱)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虎落平阳被犬欺。

陶 俟 (唱)我到艾家去论理，
为何要拆散鸳鸯两分离？

[血气方刚的陶俟从地下抓起撕碎的婚约，心急如

焚，奔下。

陶渊明 阿宣，你给我回来，回来，不要惹事生非！

安 平 阿宣，阿宣——（追下）

[灯暗。

第三场

[翌日。

[长江之滨，南山脚下，菊花丛丛，杨柳依依。

[幕启。安平上

安 平 咳，做媒做保，自讨烦恼。为了阿宣的婚事，我来牵线搭桥。阿宣，快过来。

陶 俟 （上）表叔，菊娟她会来吗？

安 平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今天早上，你表婶到湖里洗衣碰到菊娟，约好就在这五柳树下、菊花丛中见面。你等着，我走了啊。（悄下）

[陶俟点头，隐到柳荫树后；菊娟女扮男装，风流倜傥，肩背锦囊上。

菊 娟 （唱）瞒着母亲出了门，

乔装只为避追寻。

无心观赏路旁景，

赶往江畔会郎君。

相约就在这里等——（四下眺望）

[陶俟从柳荫后面上。

陶 俟 （接唱）为何来了一书生？

莫不是弱女难违其母命？

困在深闺难出门。

菊 娟 柳下可是陶公子？

陶 俟 正是,这位兄弟叫我何事?
菊 娟 约君到此一叙。
陶 俟 (一愣)啊,你是哪个?
菊 娟 (莞尔一笑)你看我是哪个?
陶 俟 (近前一看,喜出望外)你——哎呀,莫非是菊娟妹妹!?
菊 娟 (颌首)阿宣哥!
陶 俟 菊妹!
菊 娟 陶郎!
陶 俟 (唱)玉人疑是从天降,
陶 俟 恍如在梦乡。
再把菊妹细打量——(仔细看对方)
果然是心上的人儿到身旁!
菊、陶 (旁唱、重唱)忆当年南山种菊年尚幼,
英姿挺秀少年郎。
而今是貌胜潘安女红妆。
久别重逢叙叙以往,
菊乡一别三年长。
陶 俟 (对唱)三年来在故里常把妹想,
菊 娟 (对唱)三年来难相见天各一方。
陶 俟 (对唱)三年来思菊妹望穿秋水,
菊 娟 (对唱)三年来念君家梦到柴桑。
陶 俟 (唱)实指望天遂人愿成佳偶,
又谁知岳母她变了心肠。
昨日里我一怒之下到府上,
被拒门外怨恨满腔。
菊 娟 (唱)老娘亲有不是请多原谅,
背信弃义实不应当。

我也曾与母亲把理来讲，
遭训斥也只有眼泪汪汪。

陶 俟（唱）看起来好姻缘要成梦想，

菊 娟（唱）约君来话肺腑共作商量。

陶 俟（唱）担心你母亲之命难违抗，

菊 娟（唱）君不见南山秋菊耐风霜？

今生只作陶家媳，

决不改嫁高门墙。

好事多磨休怅惘，

严冬过后是春阳。

陶 俟 菊妹！

菊 娟 陶郎！（解下锦囊，捧出一扁形酒瓶）

陶 俟 这是什么？

菊 娟 菊花酒。

陶 俟 菊花酒？

菊 娟 是我亲手所酿。

（唱）菊花美酒亲手酿，

请君代我献高堂。

祝堂上椿萱并茂人兴旺，

愿陶公东篱把盏岁月长！

陶 俟（唱）菊妹贤德世无两，

赠我美酒慰高堂。

爹爹果然有慧眼，

早识菊乡出凤凰。

滚滚长江东逝水，

怎及菊妹真情长？

菊 娟 陶郎！

陶 俟 菊妹，你我一同对天盟誓——

陶俟非菊娟不娶！

陶、菊 苍天在上，今生今世，

菊娟非陶俟不嫁！

(合唱、重唱)今生誓作比翼鸟，

心香一瓣拜上苍。

菊神为我作见证，

肝胆相照五柳旁。

任凭那风刀霜剑、尘海浊浪，

纵然是天崩地裂也要成双！

[幕后人声嘈杂。艾氏高呼：菊娟，菊娟，女儿嘞！

菊娟 陶郎你暂且回避，我母亲她追来了。

陶俟 堂堂正正，怕她何来？

菊娟 我母亲脾气暴躁。瓜田李下，你我各避嫌疑。

陶俟 菊妹你要好自为之！

菊娟 陶郎放心，后会有期。珍重了！

[二人依依不舍，洒泪而别，陶俟目送菊娟下。

[艾树荣带男女仆人追上

艾树荣 这个鬼丫头跑哪去了？

男仆 老板，你看——(指陶俟)

艾树荣 快去问问，不要让他跑了。

男仆 喂，小伙子，看到我东家小姐么？

陶俟 看见了。

男仆 在哪里？

陶俟 为何要对你讲？(愤然欲下)

艾树荣 站住！既然看见了，为什么不讲？说不定就是你这个穷鬼把我女儿勾引出来，藏到哪里去了。

男仆 快说，藏在哪里？

陶俟 无可奉告。

艾树荣 嘿嘿,我晓得你是昨天吃了闭门羹,火烧芭蕉还不死心。伙计们,把他送官究办。

[二男仆上前欲抓陶侯,陶公从容走上,护住陶侯]

陶渊明 住手!光天化日,你们要干什么?

艾树荣 我女儿不见了。

陶渊明 哦,你女儿不见了,那就赶快去找,为何盯住我儿不放?

艾树荣 是你儿子把我女儿勾引出来,藏到哪里去了。

陶渊明 请问证据何在,哪个看见了?

艾树荣 啊?这、这、这事与你不相干。

陶渊明 你无凭无据诽谤我的儿子,怎说不相干?

(唱)各人儿女各人疼,

老牛也有舐犊情。

陶家虽穷骨头硬,

不在人前矮三分。

许婚退婚都是你,

出尔反尔不亏心?

若不看在儿女面,

岂能容你欺负人!

艾树荣 我讲不过你,我找我女儿去。(带众仆入下)

陶 侯 爹爹!

陶渊明 儿啊!

[灯暗。]

第四场

[黄菊乡村口。(或作二幕外处理)]

[幕后鼓乐声起,地保引路,二衙役鸣锣开道,二衙役

抬大红喜报,仪仗队随后,差官扬鞭策马登场。

地保 启禀差官老爷,陶先生的表弟安平家就在这个庄上。

差官 速去通报。

[地保应声下。差官率众圆场;地保引安平、陶侯上。

安、陶 学生安平(晚生陶侯)拜见上差大人,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多有得罪。

差官 免礼、免礼。陶公在吗?

陶侯 启禀上差,家父到尧渡兰溪访友去了。

安平 未知上差光临,有何贵干?

差官 圣上有旨,征聘陶先生出山为官。下官奉刺史大人之命特来报喜!

安平 我表姐夫又要出山做官了?

差官 是啊!

(念)陶先生高才大德有名望,

好比卧龙隐南阳。

朝廷又把圣旨降,

召他晋京作栋梁。

安平 请问官封何职?

差官 官封为史馆修撰著作郎。为报喜下官先把陶府上,尊夫人说他探亲来到黄菊乡。这是刺史大人手谕,三天之后,刺史大人还要亲自到陶府宣读圣旨,欢送陶先生进京上任。请陶公子转告令尊,速回柴桑恭候上谕,不得有误。

陶侯 (接过手札)遵命。

安平 上差一路辛苦,前来报喜,请到寒舍用饭,喝杯喜酒。

差官 莫客气,公务在身,这饭就不吃了,酒也不喝,你给我们这些弟兄包点什么,意思意思就照着。

安平 好啊,这喜钱当然是要包的嘛。

[灯暗。景转安平家客厅。(景同第二场)

[字幕:陶公父子接到喜报的第二天

[启光,安平家客厅,大红喜报摆在堂前引人注目。

[陶公面对中堂《松菊图》,吟《归去来兮辞》。

(画外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陶渊明 (唱)倦鸟归林三载过,
心如古井不生波。
种田有苦也有乐,
却比为官自在多。
挣脱名缰与利锁,
依然吟我园田歌。

[陶侯背包裹高兴地上。

陶 侯 爹爹,东西都收拾好了,船家在码头等着我们,走吧。

陶渊明 为父宿酒未解,今天不想回去。

陶 侯 昨天不是讲得好好的,今天回家接旨么?

陶渊明 久闻历山有舜耕遗迹、圣境奇观,今日天气晴好,我想前去游览一番。

陶 侯 爹爹,昨天差官讲得清楚明白,三日之后,刺史大人要亲自到我家宣读圣旨,不能耽误。

陶渊明 我儿不用担心,为父自有安排。

安 平 (笑上)哈哈……,表姐夫,阿宣,你家双喜临门了!

陶渊明 何来双喜临门?

安 平 一喜朝廷降旨,征聘你出山为官。

陶渊明 这二喜呢?

安 平 艾老板托人传话,愿意赔礼道歉,重修旧好,喜结良缘。

陶 侯 啊,这真是双喜临门,锦上添花!

[众皆喜形于色，唯陶公冷静如常。]

陶渊明 有这等好事？只怕不是诚意。

安 平 管她诚意不诚意，只要她上门提亲，你就满口答应。表姐夫，你的心思我明白，但在她面前不可说。先借风过鄱阳湖，尽快把阿宣的婚事办了，免得夜长梦多，再出意外。你看，她来着、来着。

[艾树荣上场。]

艾树荣 为人谁不图名利？识时务者沾便宜。眼看亲家又做官，抓紧时机来赔礼。（欲进又退，犹豫徘徊）哎呀，要是他不给面子怎么办？

安 平 （故意地）门口是哪个晃来晃去的呀？

艾树荣 是我啊，安大相公哎。

安 平 怎么不进来坐坐？

艾树荣 唉！得罪了亲家陶大人，哪有脸进来哟。

陶渊明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请进。

艾树荣 （背白）到底是读书做官的，讲的话就是不一样。（进门介）拜见亲家陶大人，安相公。

陶渊明 不必拘礼，你我都是寻常百姓。请坐。

艾树荣 谢坐。

陶 俟 （倒茶，双手奉上）岳母大人，请用茶。

艾树荣 哎哟！多谢、多谢，我的好女婿耶！

陶渊明 阿宣，你去码头告之船家，为父今天不走，免得耽误他的工夫。

陶 俟 是——（背白）正好顺道去看菊妹！（高兴地下）

安 平 艾老板，今天来有么好事吧？

艾树荣 安相公哎，

（唱）无事不登三宝殿，
尊声相公听我言。

一来是祝贺亲家时来运转，
三星高照，辞了县官做京官！
二来是向亲家赔礼道歉，
悔不该犯糊涂撕破婚笺。
都怪我头发长来见识短，
还望亲家多包涵。
今日登门表心愿，
一心想重修旧好结良缘。

安 平 好啊！我这个媒人是巴不得的，不知表姐夫意下如何？

陶渊明 看在儿女份上，当然是应该重修旧好结良缘。

艾树荣 亲家你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陶渊明 不敢当，我还有话要当面讲——

安 平 (急忙打断)表姐夫，我晓得你要讲么话，让我代你讲。艾老板，你的心愿我表姐夫非常赞成，只是还有点担心。

艾树荣 担心么事？

安 平 担心男女年庚八字不合，凶多吉少。

艾树荣 不要紧，不要紧。

安 平 怎么不要紧？算命先生说过，水火不容，不能通婚，夫妻不和，克子克孙。

艾树荣 嘻嘻，错着错着，如今是夫唱妇随，发子发孙。

安 平 么话，又变了？

艾树荣 我又请算命先生算了。

安 平 算命先生怎么讲啊？

艾树荣 算命先生说，我女儿命中主贵，虽然带火，但是火不犯水，阴阳协调，一生平安；他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安相公哎——

(唱)算命先生真灵验，
说得我心里如蜜甜。

(念)他说是亲家进京为官宦，
步步高升好运连。
天子脚下多雨露，
福庇儿孙瓜瓞绵。

(唱)不管八字合不合，
都是天赐美姻缘！

安 平 哎呀，这个算命先生真厉害，算得准！表姐夫，这下你总放心了吧？

陶渊明 江湖乱道，岂可轻信？

(唱)算命先生嘴巴甜，
善揣人意只为钱。
年庚八字在人解，
也可方来也可圆。
儿女婚姻是大事，
莫当儿戏视等闲。
互相尊重，方能续旧好；
以诚相待，才有美姻缘。
我若是不想进京为官宦，
请问你这门亲事还谈不谈？

艾树荣 哎哟，亲家你还不相信我啊？

安 平 非怪我表姐夫不相信，这儿女终身大事，你家先生怎么不回来呀？

艾树荣 哎哟！安相公何必嘲笑我啥，你哪不晓得我夫妻有名无实，他一年四季在外求仙炼丹，东荡西游，家里大小事都是我做主，说了就算数。

安 平 你说了算数？

艾树荣 一锤定音。

安 平 口说无凭。

艾树荣 有婚约为证。(出示婚约)

安 平 婚约——你不是撕掉了的吗?

艾树荣 嘻嘻,不瞒你说,我早就看准了陶先生是个官相,日后必有发达,所以我就多了个心眼。那天撕掉的是假的,这才是真的哎。不信,仔细看看。

安 平 哎呀!果然是真的,看来艾老板比算命先生还高明。

艾树荣 这该相信了吧?

安 平 相信相信。艾老板,既然婚约犹存,这事你说了就一锤定音,那今天就趁热打铁当面把婚期订下来。

艾树荣 好!我家嫁妆早已齐备,就等亲家择个良辰吉日,大摆宴席,送女出阁。

安 平 你看什么时候?

艾树荣 最好是在亲家进京上任的时候,来个双喜临门,宾客满堂;官民同贺,轰动县乡!

安 平 那真是排场风光!表姐夫,这个良辰吉日就由你来定。(低声)快,就汤下面。

陶渊明 这个日子一时难定。

艾树荣 么事难定?

陶渊明 只怕你还要翻悔。

艾树荣 那是么话?

陶渊明 (坦诚地)我不会再去当官了,而且家境不富,这门亲事你真愿意——

安 平 哎呀!表姐夫,你昨夜喝醉了,怎么还讲酒话?

艾树荣 嘻嘻,我晓得,他是故意的讲酒话,试探我的。

陶渊明 并非酒话,而是实言相告。

(唱)陶某已绝仕途念,

乐在家山守田园。

安 平 表姐夫,我求求你莫讲了!

陶渊明 表弟呀,

(唱)有道是结亲如结义,

穷不遮来丑不瞒。

有话当面讲,

先难不为难;

尊人是尊己,

欺人如欺天。

心无愧怍敢面对,

免得日后再难堪。

安 平 (旁白)坏着,坏着。

艾树荣 你真的不当官了?

陶渊明 无官一身轻。就当个良民百姓不也很好吗?

艾树荣 我就不信,这世上哪有不想当官的?

陶渊明 我若想当官,为何还不回去接旨上任?当年又何必辞官归田?

安 平 (气得跳脚)哎呀!表姐夫,你好人好人莫讲许多了,到后面喝酒去吧!(将陶公劝入内室)

艾树荣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当官了。咳!

(唱)听他言来我心懊糟,

一盆冷水从头浇。

这样的书呆子天下难找,

不爱蟒袍穿布袍。

米箩里要往糠箩里跳,

自找苦吃为哪条?

女儿若是嫁过去,

清汤寡水怎么熬?

越思越想越烦恼，
怨恨交加似火燎！（气愤欲下）

安 平（上）哎，艾老板，你怎么就走啊？

艾树荣 不走做么事嘛？

安 平 总要留个话再走吧。

艾树荣 好，那我就打开窗槛说亮话，公公不戴乌纱帽，就莫想媳妇上花轿。

安 平 此话当真？

艾树荣 说到做到！

[艾氏悻然出门；陶俟满怀喜悦上。]

陶 俟 岳母大人！

艾树荣 哼！（视若未见，气呼呼地下）

陶 俟（一头雾水）表叔，这是怎么回事？

安 平 唉，我叫你爹爹借风过鄱阳湖，先把媳妇接了。他老先生偏要实话实说，把人家气跑了。

陶 俟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安 平 唯今之计，只有把你阿娘接来，劝你爹爹再去当官，这门亲事还有希望。

陶 俟 表叔，我这就走！（奔下）

[灯暗。]

第五场

[紧承前场余绪。]

[安平家中专为接待陶公安排的客房，窗明几净，桌上有酒，有文房四宝；架上有书，有菊花盆景。墙壁（或屏风）上挂着陶公的名篇《归去来兮辞并序》]

[幕启。安平、翟氏、陶俟上。]

幕后伴唱：陶俟连夜回柴桑，
请来贤德继母娘。
安平设下攻心计，
要逼陶公把官当。

安 平 表姐，今天晚上听我安排，先让阿宣埋怨他爹爹不去做官，连累他讨不到老婆；还要抱怨你嘴甜心苦，对他冷漠。你就有借口向表姐夫发难，说晚娘难当，日子难过。你们母子联手，假戏真做；硬磨软缠，逼他出山。

翟 氏 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你看这桌上，他把《辞呈》都写好了，还逼得动吗？

安 平 逼不动也要逼。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阿宣，我教你讲的话可记得？

陶 俟 记是记得，只是不忍心埋怨爹爹，伤害阿娘。

安 平 哎哟！我的大孝子哎，我是叫你狠起心肠，故意讲点气话，逼你爹爹再去当官嘛。你若不讲，就想不到菊娟做老婆了喂！

翟 氏 儿呀，你就听表叔的话，大胆地讲吧。为了你们父子，为娘我受点委屈也心甘情愿呐。

安 平 对，表姐说的好，就这样办！

[幕后陶公与友人道别声。陶公："老朋友，请回去吧。

友人："好，那就不送了。"陶公上。]

安 平 表姐夫。

陶 俟 爹爹，回来了。

陶渊明 回来了。

安 平 晚饭还没吃吧？

陶渊明 在历山友人家用过了。

安 平 今天到历山玩得开心么？

陶渊明 览胜怀古，不虚此行。

翟 氏 相公真好雅兴。

陶渊明 哦，夫人来了，几时到的？

翟 氏 下午到的。听说阿宣婚事不顺，相公还有心思游山玩水？

陶渊明 夫人不必过虑，我已拜托地方尊长从中斡旋，玉成其事。

安 平 恕我直言，地方上的人都乐意帮忙，但这件事他们却无能为力。艾家把话都讲绝着，“公公不戴乌纱帽，就莫想媳妇上花轿”。

陶 俟 这门亲是爹爹给孩儿定的，儿非菊娟不娶！

陶渊明 为父知道你们是真心相爱，当然要想方设法，成全你们。

陶 俟 好啊！爹爹，为了孩儿的婚事，你就再去做官吧。

陶渊明 （语重心长）儿啦，为人在世，端在做人。做官是一时，做人是一生。为父归田之后，不也照样给你兄长娶了媳妇么？

翟 氏 那是亲家张公笃信仁义，又是你的文坛诗友，才结下的缘分。

陶 俟 可是艾家不比张家，岳母认官不认亲。

陶渊明 好事多磨。待明日，我与你阿娘同去艾家，好话多讲，表明诚意。

翟 氏 相公何必热脸求人，委屈自己？

陶渊明 有道是抬头嫁女，低头娶亲。为了儿子，我们就委屈一下，又有何妨啊？

安 平 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只怕你爹爹热脸就人家冷屁股，要碰一鼻子灰哟！（暗示陶俟开口怨父）

陶 俟 爹爹，你就不要自讨没趣，再惹人嘲笑了。

陶渊明 嘲笑什么？

陶 俟 孩儿不敢讲。

陶渊明 为何不敢讲？

陶 俟 怕惹爹爹生气。

安 平 (旁白)没出息。

陶渊明 为父不生气，讲吧。

陶 俟 爹爹呀，

(唱)人说要好祖宗好，
老子做官儿逍遥。
都怪你自己摔掉乌纱帽，
都怪你不为五斗米折腰。
米箩里要往糠箩里跳，
甘做农夫面朝黄土为哪条？
到如今儿子难把媳妇讨，
退婚之事惹人笑嘲。

陶渊明 如此说来，倒是为父连累你了？

陶 俟 爹爹若是为官，孩儿何至如此？

陶渊明 放肆！

安 平 (旁白)有胆量，说得好！（用眼神鼓励陶俟）

陶渊明 (唱)小奴才一番话出人意料，

我陶家怎出这不肖儿曹？

圣言祖训你全忘掉，

耕读家风一旦抛。

怪我平时少训教——

(夹白)跪下，

陶 俟 跪下就跪下。

陶渊明 表弟，与我拿家法来！

安 平 是——(背白)我才不拿呢。(窃笑下)

翟 氏 相公啊，

(接唱)莫打儿莫骂儿且把气消。

原谅儿年纪轻世事未晓，
还需要和风细雨慢慢熏陶。

儿啊！岂不闻舜帝躬耕历山坳，
你的爹有句话儿要记牢。

人生归有道，
衣食第一条。

世间无农夫，
天下皆饿殍。

祖宗虽好难久靠，
纨绔子弟无下梢。

愿我儿承父志洁身自好，
耕读传家不畏辛劳。

婚事望儿莫急躁，
梧桐自有凤还巢。

陶 俟 哼！说得好听。

陶渊明 你说什么？

陶 俟 嘴上讲得好，做的是另一套。

陶渊明 胡说，你兄弟四人阿娘爱若亲生，邻里谁不称道？

陶 俟 (唱)爱若亲生是假像，

隔层肚皮隔层墙。

爹爹不愿把任上，

她和爹爹一般腔。

倘若我母今还在，

定要为儿做主张。

难怪人家这样讲，

(念)宁丢做官的老子，

(唱)莫死讨饭的娘!

(念)唉,母亲、娘啊——(哭,奔下)

陶渊明 大胆!(拍案而起)

翟 氏 相公息怒。

陶渊明 (唱)蠢子说话少教养,
愚昧无知恼爹娘。
还请娘子多鉴谅,
这都怪我教子无方。

翟 氏 (唱)相公自责我心伤,
谁叫为妻是晚娘?
无端受气太窝囊——

陶渊明 娘子,委屈你了。

翟 氏 (接唱)今日把话说端详。
你若接旨把任上,
我受点委屈也无妨。
你若不接旨把任上,
就把休书写一张。

陶渊明 娘子,你怎么说出气话来了?

翟 氏 并非气话。阿宣埋怨你不去当官,还说我和你一般腔调,为妻夹在中间,有口难辨。若是阿舒兄弟几个也像他这样,我这个晚娘还有日子过吗?求求你写张休书,让我走吧!

陶渊明 娘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翟 氏 怎么反倒是我的不是呢?

陶渊明 何必跟孩儿一般见识?娘子啊,
(唱)你借题发挥将夫劝,
用心良苦情可原。
只是休妻太荒诞,

传扬出去失尊严。

翟 氏 (唱)去年失火家遭难,
一家八口宿破船。
五子轮穿三条裤,
借了秋天愁冬天。
热脸求人比人矮呀,
提起尊严妻汗颜。

陶渊明 (唱)贫贱不移君子节,
有借有还又何惭?
黄花笑对风霜剑,
夷齐采薇首阳山。
纵然一死有何憾,
尊严二字高如天!

翟 氏 (唱)相公气节令人叹,
夫要采薇妻不拦。
膝下子媳人六个,
你一起带往首阳山。

陶渊明 (唱)撇下娘子怎么办?

翟 氏 (唱)栽桑养织度余年。

陶渊明 哎呀!娘子啊!想当年我从彭泽弃禄归田,那时夫倡
妇随,从不埋怨。今日为何一反常态,逼夫为官?

翟 氏 为了阿宣的终身大事,为了养家糊口,你必须再去当
官!

陶渊明 娘子啊,

(唱)儿多母苦妻实累,
违心出仕我为难。
不会玲珑应八面,
不敢贪墨污清廉。

不愿再为五斗米，
口腹自役把腰弯。
乱世宦海风波险，
渊明无力挽狂澜。
烈马不吃回头草，
潦倒穷途不怨天！

翟 氏（唱）相公傲骨世少见，
可叹家中妻不贤。
既然九牛拉不转，
速写休书莫迟延。

陶渊明 你再怎讲？

翟 氏 日子难过，晚娘难当；别无选择，休书一张。

陶渊明 此话当真？

翟 氏 决无虚妄。

陶渊明 当真要写？

翟 氏 一定要写！

陶渊明 好，写就写。（愤而提笔，却凝神顿住）

翟 氏（赌气催促）写呀，快写呀！

陶渊明 写啊！（援笔疾书，一挥而就）

翟 氏 写好没有？

陶渊明 拿出看来。

[翟氏接过“休书”，一看愣住。

翟 氏 这、这、这是休书么？

陶渊明 娘子，再往下看呐。

[翟氏噙泪默读，陶公深情地站在妻子身边。现字幕。

陶渊明（画外音）为山妻翟氏写照：

相夫教子，任劳任怨。

安贫乐道，克勤克俭。

冰霜节操，陶母风范。

伟哉懿德，美哉妻贤！

——陶渊明谨题

翟氏 相公……(悲欣交集，感难言喻)

陶渊明 写得怎样？

翟氏 愧不敢当！

陶渊明 娘子啊，

(唱)患难相依二十春，
人非草木孰无情？
娘子本是书香女，
不慕高第进寒门。
渊明为宦异乡日，
家中全靠妻支撑。
代夫尽孝道，
教子读书文；
家遭火灾后，
劳妻操碎心。
船上蔽风雨，
月下自爨薪。
告借遭冷眼，
归来泪暗吞。
最是令人赞叹事，
膝下五子你一样疼！
家境艰难夫有责，
不怪娘子吐怨声。
愧对妻儿心内疚，
结草衔环也难报妻恩。

翟氏 (唱)难得夫念糟糠情，

愧对相公好诗文。
风雨同舟十二载，
相濡以沫到如今。
非不愿松菊相伴偕夫隐，
谁不想鹿车共挽乐长春？
逼夫为官实无奈——

陶渊明（接唱）早识贤妻良母心，
菊酒一杯将妻敬。

翟氏 相公？

陶渊明（接唱）代蠢子向阿娘赔礼求情。

[安平上。]

翟氏 阿宣今天也是故意讲的气话，相公不必当真，是我叫他讲的。

安平（旁白）还好，没有把我卖掉。

陶渊明 哦，原来是你母子同心，逼我就范。这是谁的主意？

安平 嘿嘿，表姐夫，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

陶渊明 哈哈，是也罢，不是也罢，都是一番好意。

翟氏 为了我们一家，表弟操心了。

陶渊明 明日我们同去艾家拜访可好？

安平 眼下时机未到，还是不去为妙。

翟氏 那阿宣的婚事怎么办呢？

安平 莫急，莫急，待我再想想点子。我就不信，斗不过她姓艾的！

[灯暗。]

第六场

[艾家庭院。门首挂有“收购菊花药材”的招牌。]

(幕后伴唱)江州老板下乡来,
收购菊花和药材。
察觉货中藏贗品,
看他怎样作决裁。

[在伴唱声中幕启。张德义带着伙计正在艾树荣家收购菊花,发现其中有假。]

张德义 艾老板,你骗得了别人,瞒不过我的眼睛。这几筐菊花分明不是本地货。

艾树荣 张老板,你是我的老主顾,我怎么能做出那种事情呢?

张德义 不见得吧?

艾树荣 请你相信我,此地无假货。

张德义 此地菊花质地天赋,色、香、味与众不同。我经手盘了两三年,只要一看二闻就知道了。你老实讲,这冒牌货是从哪收来的?

艾树荣 咳,这、这——

张德义 你不说实话,那这笔生意就不做了。(欲走)

艾树荣 哎张老板,莫走莫走,我讲实话。这几筐菊花是我娘家亲戚从外地收来的,只有百把斤,质量也差不多。

张德义 差多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与你们当地的菊花能比吗?

艾树荣 那就便宜一点,一起收了吧?

张德义 明人不做暗事。你一开始就把话讲明,我会按质论价,照单全收。没想到你利欲熏心,以次充好,偷偷摸摸干出这种勾当,险些砸了我的牌子。对不起,这批货我都不要了。

艾树荣 哎呀!张老板,你千万不能、不能哪。天在头上,除了这几筐是外地收来的,其余都是正宗的本地货。是我

一家一户赊账收来的。你若不收,我就惨了啊!

张德义 有货不愁贫。你可以四处推销嘛。

艾树荣 哎呀!这几百担菊花药材,你叫我一时三刻销往哪里?一旦秋雨连绵、受潮霉变就一文不值。张老板,你就发发慈悲,做做好事,收下了吧?

张德义 不收。你卖给别人去。

艾树荣 谁人不知,整个江州就你一家专做这个买卖。也罢,张老板,我知错认错,下不为例。我把价钱再压一点,让你多赚一些可好?

张德义 笑话,你以为我也和你一样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吗?不收就是不收。伙计们,走。

艾树荣 且慢,你不能说走就走。别忘了我们两家订了买卖契约。

张德义 契约上白纸黑字写的是包销黄菊乡特产菊花,而不是叫你鱼目充珠,弄虚作假!

艾树荣 张大老板呐,

(唱)千错万错是我错,
求求你高抬贵手饶我这一回。
你若不收下这批货,
我就要一赔到底血本无归!

张德义 (唱)经商人应把诚信放首位,

弄虚作假千万不可为。
唯利是图良心昧,
纵然暴富下场悲。
背信弃义有报应,
你贩卖假货就该赔!

[幕后安平大声叫好:“张老板,说得好,痛快!”]

[张德义带伙计下。艾氏不甘心,正欲追下,却被前来

索债的众乡邻拦住。

乡邻甲 艾老板，你收了我们家的菊花，今天总该把钱了吧？

艾树荣 大家莫急，莫急。今年收的菊花还在仓库里一点都没卖掉。等货出了手就把钱，一定兑现。

乡邻甲 你不是说江州的张大老板来了就兑现吗？

乡邻乙 这是你打的欠条，么时候兑现啫？

艾树荣 么时候卖掉就么时候兑现。

乡邻甲 不会等到明年吧？

乡邻乙 我可等不及了喂！

(唱)我等急要钱去买米买盐。

乡邻甲 (唱)我儿子念书要缴学俸钱。

乡邻丙 (唱)我娘病了要请医买药。

乡邻丁 (唱)我爹过冬要把棉衣添。

众乡邻 (唱)家家都有为难处，

这钱拖到哪一天？

艾树荣 (唱)药材卖掉就付款，

我挨家挨户送到大门前。

众乡邻 (唱)你若讲话不兑现？

艾树荣 (唱)我就是倾家荡产也决不食言！

乡邻甲 我不相信，你讲话不算数，陶先生那样的大好人都被你耍了。

众乡邻 今天不给钱，我们就不走！

艾树荣 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耶，大家莫逼我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可怜我一个女人家东奔西走，做点买卖养家糊口，也不容易。你们把我逼急了，我、我、我就只有跳江，来生再还大家的账……(声泪俱下)

[善良的众乡邻感到无奈，叹息着下。

[艾家女仆急上

女 仆 老板,老板,不好着,不好着!

艾树荣 何事惊慌?

女 仆 小姐不见了。

艾树荣 小姐不见了?

女 仆 是啊。

艾树荣 哎哟,我的女儿耶——

[切光。景暗转。

[安平家客厅里,陶公正在与张德义、安平叙话。

张德义 陶先生,并非是我借故刁难,实在是她见利忘义、弄虚作假。

安 平 这真是天助我也!张老板,你今天总算帮我出了一口气。

(唱)你刚才一番话说得实在好,

艾老板理屈辞穷脸发烧。

这批货你暂时不能要,

且等她知道利害再论交。

只要她亲自登门先把亲家叫,

张德义 (唱)这批货我痛痛快快全包销。

安 平 (唱)她若是不把婚事先谈好,

张德义 (唱)就教她遭报应,生意打水漂。

安 平 表姐夫,

(唱)这个主意妙不妙?

陶渊明 (唱)这个主意实在糟。

她弄虚作假固然错,

你乘机要挟也好刁。

婚姻、生意两码事,

路归路来桥归桥。

宽厚待人君子道,

自他两利方为高。

张德义 陶先生,依你之见?

陶渊明 和气生财,以和为贵。我劝你把艾家的菊花药材按质论价,照单全收。不要因为我儿的婚事,耽误了你们的生意。

安 平 哎哟!表姐夫,你总是息事宁人,好好先生。我看阿宣的婚事就指望这一锤子买卖了。张老板,这个事,你一定要听我的!

陶渊明 张老板?

张德义 嘿嘿,陶先生,为了令郎的婚事,我就听他的。

陶渊明 张老板,想当年,我在江州衙门公干,待你如何?

张德义 恩同再造。若不是你古道热肠,为我写状申诉,昭雪冤案,我早就上了断头台,成了屈死的鬼!

陶渊明 既然如此,你总不能恩将仇报,伤害我吧?

张德义 哎呀!陶先生,这话从何说起呀?

陶渊明 我且问你,那艾老板纵然有过,但她能知错认错,你为何不给她改过的机会?那数百担菊花药材一旦卖不出去,受潮发霉,岂不叫她辛辛苦苦、血本无归,负债累累?当地父老百姓的利益岂不也同受损害?一掬辛酸之泪!将心比心,你于心何忍,能不惭愧?外人不知,还以为是我挟怨报复,暗中捣鬼。陶某一生清白,就将毁在你的手上!

安 平 哎呀!表姐夫你太言重了。人家张老板是一片好心,帮你的忙哎。

陶渊明 心是好心,帮的是倒忙。

安 平 怎么是帮倒忙?

陶渊明 这笔生意若是公平成交,我儿婚事或许还有希望;你若是玩弄心机,逼人太甚,则物极必反,两败俱伤。张

老板,你是正人君子,就该光明磊落,成人之美呀!

张德义 陶先生,你才是光明磊落、宽宏大量的正人君子啊!

(唱)再造之恩感难忘,

又赐良言启愚商。

恕我无知性鲁莽,

好心险些帮倒忙。

艾家货物我全收购,

决不负先生仁义心肠。

[焦灼的艾氏抱着一线希望,走进安家。

艾树荣 陶先生,张老板,安相公,恕我愚昧无知,一错再错,我向各位赔礼、请罪!

陶渊明 不必如此,请坐。

艾树荣 羞愧难当,哪敢就座。

张德义 艾老板,多蒙陶先生良言开导,你家的干货我全收了。

艾树荣 哎呀,此话当真?

张德义 立马就办。

艾树荣 (感激涕零)多谢、多谢!陶先生,张老板,二位请上,受我一拜!

[艾氏五体投地,顶礼膜拜。

张德义 要拜就拜陶先生。

陶渊明 何用大礼参拜。

艾树荣 (唱)千拜万拜也是应该,

拜的是以德报怨君子怀。

罪业深重我要痛悔改——

陶渊明 快快请起。

艾树荣 陶先生,我还有要紧的事求你耶!

陶渊明 起来讲吧。

艾、卞 (接唱)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陶渊明 好,我答应就是。

艾树荣 小女菊娟今晨离家出走,迳往庐山出家。

众 哦?

艾树荣 她临走留言明志。(出示字条)先生请看。

安 平 我先看看。(接看此条,念)“母亲大人膝下:恕孩儿恪守誓言,非陶俟不嫁。夙愿难偿,唯有出家。养育之恩,念佛报答……”。表姐夫,你看,才女手笔,写的多好!

艾树荣 陶先生,菊娟从小就崇拜你的道德文章。我想请你写封信,尽快把她接回来,免得她真的落发出家了。

陶渊明 要我写信?

艾树荣 菊娟是你的儿媳妇,这个信只有你写她才家来哟。

安 平 不写,不写。表姐夫,莫信她讲的好听,写了也是白写。

艾树荣 安相公,你这是何苦呢?

安 平 公公不戴乌纱帽,就莫想媳妇上花轿。这话是哪个讲的呀?

艾树荣 哎呀!那是我鬼迷心窍,胡说八道,你还当真哪?

陶渊明 (看着菊娟的留言条,赞叹不已)菊娟是个难得的好姑娘,这封信我自然要写。

艾树荣 亲家!亲家!!

[安平捧出文房四宝,陶公提笔伸纸,众人围绕陶公造型。

(幕后伴唱)陶公挥笔写大札,

艾氏诚服唤亲家。

道德文章本无价,

大度容人谁不夸!

[灯暗。]

尾 声

[南山菊圃。]

[在恬淡的田园诗乐声中幕启。陶公在三径菊花丛中锄草培土。陶俟挑水，菊娟浇花。目睹儿、媳相亲相爱的劳动情景，陶公感到无比的欣慰。]

[陶俟菊娟放下水桶扁担，微笑着拿起酒壶酒杯，双双走向陶公。]

[众村姑、安平及众乡邻上场]

俟、菊 (亲切地) 爹爹，歇一下，喝杯酒，解解乏。

众 陶先生，你真好福气哟！

陶渊明 托大家的福啊，哈哈……

[众皆开怀大笑，载歌载舞。]

(男女合唱) 陶公种菊在南山，
种开一对并头莲。
莲出污泥而不染，
菊有傲骨耐霜寒。
忘怀得失唯诗酒，
不慕荣华乐耕田。
高风亮节传千载，
至今犹唱菊花缘。

[众以陶公暨一对新人为核心造型，幕徐落。]

[剧终。]

《菊花缘》创作谈

◎方文章 纪永贵

陶渊明(公元365-427)又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世号靖节先生,晋代著名诗人。他的高贵品质和特立独行的操守为中国历代文人士子树立了一个为了崇高理想甘愿贫穷守节的楷模;他的文学创作具有深厚的社会生活内涵和质朴自然、淡雅隽永的艺术特色,赢得了后世学者、诗人、作家的景仰礼赞。唐代大诗人李白有“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的咏叹,宋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有“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兮》一篇而已”的评说,称道的都是陶渊明(以下简称陶公)的人格学识。我们创作的以陶公为核心人物的大型黄梅戏《菊花缘》,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还因为池州素有“千载诗人地”的美誉,有史可考的第一位诗人即是陶公,他由江州东下建康(南京)途经池州,赋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五言诗言志,诗中的钱溪即今天贵池的梅根港。池州又是戏曲之乡,与安庆同为黄梅戏的发祥地。以雅俗共赏、驰名中外的黄梅戏艺术形式再现池州历史上的诗人形象风采,既是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打好徽字牌,唱响黄梅戏”建设文化强省的战略精神,亦是发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宣传池州、促进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人生如戏,陶公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

的辅弼功臣,官至八州都督、长沙郡公;祖父和父亲都任过太守。虽系官宦世家,但因不是司马、王、谢等大士族的血统而受到歧视、排挤。他少年丧父,家道中落却不坠青云之志。29岁时开始出仕,曾担任江州(今九江)祭酒(掌管教化的官吏)、镇军参军、建威参军等职,但任职的时间都不长。五次出仕,五次都是“自免去职”。这是因为当时吏治的腐败和严格的门阀制度,使他“大济苍生”的壮志难酬。41岁时便自动辞去才做了80多天的彭泽县令,坚决退隐田园。虽然此后朝廷又“有诏征为著作郎”,但他“称疾不到”(颜延之《陶征士诔并序》),淡泊自守,终其一生。他的退隐是“兼济”未通下的“独善”。今人若能从积极的方面学习陶公的人品学识,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保持清醒的头脑,洁身自好,对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都是有裨益的。文学史上,以陶公为题材的作品甚多,元代即有佚名作家的《东篱赏菊》(载于涵芬楼藏版《孤本元明杂剧》第三集,中国戏剧出版社),正面描写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田的人生经历。高手如林,佳作在前,拙著《菊花缘》唯有依据史实,另辟蹊径,写一个陶公与池州有着不解之缘的传奇故事,方能别开生面,不落前人窠臼。

在研读大量有关陶公史料和民间口碑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今现实,我们构思出该剧的基本框架。一是根据明嘉靖《池州府志》、清嘉庆《东流县志》记载,陶公在任彭泽县令期间,曾到今天的池州市东至县东流镇(晋时属江西彭泽邑地)察访民情,种菊于此。后人仰其高风亮节,故东流又名菊邑,江曰菊江。又在原东流县城南秀峰塔下建陶靖节祠(今称陶公祠,属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代祭祀。梁昭明太子萧统、唐颜真卿、宋朱熹、辛弃疾、陆游、梅尧臣、明于谦等历代学者名人都曾到此瞻仰题咏,成为江南古镇东流最具历史信度的人文景观。二是汲取民间口头文学的营养,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合乎情理的艺术虚构。东流镇城东南有

地名抛刀岭。相传是陶公辞官归田后，仍不忘东流山水宜人、民风淳朴，常到此地小住。某日陶公夫妇上山砍柴，忽闻朝廷又派使者前来请他出山做官，当即丢下砍柴刀隐入山林。后人将陶公弃刀隐逸之处命名抛刀岭，流传至今已有一千多年。这说明陶公与东流民间有着长期的友好往来关系。从他的亲民思想出发，展开形象思维。他有五个儿子，仅长子陶俨的婚事略有记载，其余四个儿媳的籍贯、姓名皆无文字可考。这就为编剧留下了想像的空间。我们何不以菊花为媒介，让他的次子与东流的淑女喜结良缘呢？于是，拙著以陶公在东流种菊的史实为经，以其为次子陶侯择偶的曲折经历为纬，布局谋篇。在“固守家园”与“再次出仕”这两种人生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中，浓墨渲染陶公与妻子相濡以沫的患难真情，老牛舐犊的父子情、古道热肠的友情、乡情。以此展示陶公“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傲骨本色和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从一个生活的侧面再现陶公这位平民化的诗人形象。该剧采用传统戏曲的叙事手法，在剧情结构、人物语言、舞美设置诸方面遵循中国戏曲艺术独有的写意性和虚拟化的美学原则，在风格上着意打造含蓄而不张扬、淡雅而不浓艳、通俗而不媚俗的简洁之美，力求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

《菊花缘》创作始于2007年12月初，从搜集资料、采访座谈、撰文切磋，历时半载，两易其稿。编剧分工合作，十分默契。创作期间，曾得到池州学院、市文化局、东至县东流镇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2008年11月，我们携该剧修改本参加了由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暨《黄梅戏艺术》杂志社举办的剧本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同行师友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受益良多。今荣获安徽省2007-2008年度黄梅戏新剧本奖，可谓幸甚之至。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扶持《菊花缘》创作的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良师益友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谢忱！

珊 瑚

编剧：秦之

人物表

- | | |
|------|---------------------|
| 珊 瑚 | 女,23岁,宁山关海棠院歌妓 |
| 林 湛 | 男,44岁,宁山关总兵 |
| 林瑞香 | 女,19岁,林湛之女 |
| 孟 昌 | 男,50岁,义军首领,宁山关北门守将 |
| 孟南云 | 男,22岁,孟昌之子,宁山关北门守将 |
| 樊兴明 | 男,28岁,宁山关总兵府副将 |
| 沐元龙 | 男,25岁,援军统帅,爵位千岁 |
| 胡胜谋 | 男,55岁,沐云龙之幕僚 |
| 吉川山雄 | 男,30岁,倭寇大首领 |
| 张 超 | 男,36岁,宁山关左哨官 |
| 李 霸 | 男,40岁,宁山关右哨官 |
| 头目甲 | 男,25岁,倭寇小头目 |
| 头目乙 | 男,44岁,倭寇小头目 |
| 鸩 母 | 女,51岁,宁山关海棠院老板 |
| | 丫环、家院、军士、倭兵、锦衣卫、百姓等 |

序幕

[明嘉靖某年。

[南海宁山关。

[在震天动地的战鼓声，嘶杀声中幕启。

[海上浊浪滔天，城楼上狼烟滚滚。

(合唱)倭寇竟犯天朝，

瀚海翻腾起狂飙。

东南八府遍地血，

狼烟滚滚照天烧。

[林湛率孟昌、孟南云、樊兴明、张超、李霸及四军士上。

林 湛 (唱)宁山关外三声炮，

怒发冲冠举枪刀。

吼声如雷鸣鼓号，

孟 昌 (接唱)义民百姓胆气豪。南云儿与我——！

孟南云 (躬身听命)爹爹——！

孟 昌 (接唱)冲敌阵！

孟南云 孩儿得令呐——！

[孟南云舞动双锤冲锋陷阵，吉川山雄率二头目、四倭寇嚎叫着冲上，双方交战。孟南云与吉川斗不几合，孟昌旁刺一枪，吉川败，率众逃下。

孟南云 (接唱)谁敢犯我大明朝，

林 湛 (唱)万众一心驱强盗。

贤父子又立大功劳！

樊将军听令！

樊兴明 末将在！

林 湛 传令下去，班师回城，设酒宴为孟氏父子庆功！

樊兴明 (嫉妒不悦)这……是!班师回城,为他们孟氏父子庆功啊!

众 啊!

[林湛与孟昌紧紧握手,长笑仰天。樊兴明与张超、李霸阴冷地退至一边。

第一场

[宁山关总兵府内堂。

[距上场数日之后。

(合唱)关外交战获全胜,
总兵心中美意生。
要与勇士结秦晋,
同仇敌忾保大明。

[幕启。林湛端坐椅上,二家院待立于后。林瑞香及二丫环跪在地上。

林 湛 (甚不耐烦)瑞香,瑞香!为父之言,你可曾听见?

林瑞香 爹爹的话语,孩儿字字听真!

林 湛 那这门亲事,我儿你意下如何?

林瑞香 (幽怨地)爹爹呀!

(唱)宁山关外军情紧,
此时何必订婚姻?
老爹爹身边唯有瑞香女,
儿情愿终身不嫁奉爹尊。

林 湛 (动情地)儿啊!(搀扶瑞香起)

(唱)瑞香儿幼年丧母亲未订,
十九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心。
明里见暗里访少年英俊,

无一人能比上这孟南云。

林瑞香 (唱) 儿不羨玉堂金马少年客，
也不恋朱门豪富红楼春。
孟南云父子原是绿林盗，
据山寨打家劫舍有罪身。
虽说是接受招安已归顺，
总还留曾入污泥的恶名声。
老爹爹既想女儿终身幸，
定要儿嫁孟家儿心不明。

林 湛 我儿你哪里知道哇！

(唱) 孟昌之子孟南云，
少年英雄真可钦。
沙场杀敌威风凛，
身先士卒不顾身。
忠君爱国勤王事，
他日定有好前程。
我有意林孟两家结秦晋，
更可以同心携手保大明。
儿莫嫌孟家尚是平民百姓，
我已然七道表章奏朝廷。
叙上他条条军功求恩准，
赦去前罪再加封。
不日定有圣旨到，
孟南云定然是鱼跃龙门。

林瑞香 (不悦) 原来爹爹是为了要那孟氏父子效忠朝廷，全力抗拒倭寇，故而要将孩儿许配他家么？

林 湛 哎！怎么如此说话？为父的岂会害你！那孟南云实在的是少年英雄，人才出众，武艺超群……

林瑞香 (气恼地)爹爹早也夸,晚也夸,儿斗胆问上一句,这孟南云的人才武艺比爹爹如何?

林 湛 胡言乱语,这如何好比呀?

林瑞香 (任性地)儿就是要爹爹与孟南云比武一回,若胜不过爹爹么……

林 湛 我儿不可任性,为父我已许下了这门亲事,稍时他父子就要过府下聘礼了!

林瑞香 爹爹若不答应比武,孩儿断难从命!

林 湛 唔——!岂有此理!你这明明是与为父我……

樊兴明 (内唤)林大人——!(上)大人,孟昌父子门外求见,未将这个红媒就要做成了。

林瑞香 (拂袖)哼!(率丫环愤愤下)

樊兴明 (愕然)小姐她怎么了?

林 湛 休要管她,快快有请!

[二家院下。孟昌、孟南云上,参拜。林湛扶起,分宾主坐下,家院上茶。

林 湛 孟昌兄,战乱之际,不拘常礼,婚姻之事,不知仁兄意下如何?

孟 昌 孟昌拜见大人,正是为此而来。

林 湛 哦?请讲。

孟 昌 想我孟昌当年被豪门所害,上山落草为寇,有罪与朝廷,今蒙大人可怜我父子情有可原,不记旧恶,收留帐下,我父子万死难报这知遇之恩,只是这婚姻之事么……?

林 湛 怎么讲……?

孟南云 二位大人在上,小姐乃总兵之女,千金之体。孟南云我一介平民,戴罪之身,怎敢做此非份之想!

林 湛 哎!自古英雄多布衣,说什么门第贵贱!何况,我已连

上七道奏章，保荐于你，不日定有佳音，日后同殿为臣，同心报国，你又何必如此地拘泥呀？

孟 昌 大人如此看重，我父子实在于心不安哪……！

樊兴明 哎呀！孟昌兄，亲事一成，就是一家人了，不要这么客气嘛！

孟 昌 如此小人斗胆高攀了！南云，还不上前拜见！

孟南云 我……（羞涩犹豫）

樊兴明 快，快拜呀！

孟南云 南云拜见岳父大人！

林 湛 贤婿请起，哈哈哈……！（众欢笑）

丫 环 （内）老爷老爷——（上）启禀老爷，小姐她……

林 湛 小姐她怎么样了？

丫 环 小姐她……她要奴婢告知老爷一句话喂，就是“比武”那两个字！

林 湛 （怒）多嘴，滚了下去！

丫 环 是，我是不愿来的嘛！（下）

樊兴明 林大人，小姐说的比武是怎么回事呀？

林 湛 唉！说起来令人汗颜，小女被我娇惯得十分任性，她道我天天夸奖南云的武艺高强，竟要我与南云比武一回。

樊兴明 哦！想来是小姐要亲眼看看新姑爷的人才武艺，这是好事嘛。南云你看？

孟南云 既是小姐之命，南云不敢不遵。只是岳父大人……？

孟 昌 大胆——！哪有女婿和岳父比武的道理！南云儿你也……

林 湛 孟亲家言重了，切磋武艺，不分尊卑长幼。也罢，本官就与南云过上几招，了却小女的心愿，也凭添一段佳

话呀!

孟南云 多谢岳父成全!

林 湛 家院带路后花园。孟亲家请……!

孟 昌 这……有僭了。

[家院引孟昌、孟南云下。]

林 湛 本官唤小女前往花园。樊将军先请花园陪客，有劳了!

樊兴明 大人请便。(林湛下)呸! 林湛哪林湛，我樊兴明堂堂副将，多次求亲，你一再不允，反把一个花朵般的小姐许给这个草寇之子，我恨你一辈子!

张 超

(边上边嚷)林大人——哎呀，樊大人在此，林大人呢?

李 霸

樊兴明 何事如此惊慌?

张 超 朝廷派千岁沐元龙率十万大军，增援东南!

樊兴明 (惊、喜)哦! 援兵已到宁山关了?

李 霸 没有没有，大军离此尚远。只是沐元龙千岁率轻骑传旨，已然进关来了。

樊兴明 什么? 传旨? 二位贤弟呀! 林总兵七道表章，保举孟昌父子加官进爵，是你我三人，心中不服，也暗中上书进京，不知这次沐千岁的圣旨，是顺林湛的心，还是中我们兄弟的意呀!

张 超 大哥，按理说，我们送了那么重的礼，给御书房的太监公公，总会有点用吧!

李 霸 不管旨意如何，我们还是快找林总兵，迎接千岁要紧!

樊兴明 慢，回来! 这沐千岁少年气盛，最恨人看不起他，我们让林湛先落上一个不敬怠慢之罪!

[三人会意地冷笑。]

锦衣卫 (内)沐千岁驾到——!

沐元龙 (内唱)餐风宿露轻装就道。

[二锦衣卫、胡胜谋、中军捧尚方宝剑。沐元龙上。]

沐元龙 (接唱)察防卫清军伍代天宣诏。

来宁山无人迎候心中焦燥。

樊兴明 宁山关副将樊兴明率左哨张超右哨李霸叩见千岁大人!

沐元龙 免!

(接唱)为国事且饶林湛这一遭。

樊兴明 小将刚刚得知千岁驾到,正四处寻找林湛总兵……

沐元龙 哼!

胡胜谋 千岁率十万大军,沿途征剿倭寇,为来宁山关传喻圣上旨意,率轻骑昼夜兼程,你等如此不敬,实属无礼太甚了!

樊兴明 是是是,小将立刻去找,立刻去找!

[樊兴明急下。张超、李霸在一旁簌簌发抖。]

胡用谋 千岁息怒,这林湛虽无礼,可这关外军伍整齐,防卫森严,关内民心安定,井井有条……

沐元龙 胡先生,一个总兵官我也只要他这样就行了,对我怠慢一点我是不计较的!

[林湛仓皇奔上,樊兴明随上。]

林 湛 (扑跪)林湛不知千岁驾到,我……

沐元龙 (不理)宁山关总兵林湛接旨——

林 湛 万岁!(率众跪听)

沐元龙 (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总兵林湛,保国有功,官加一级,赏黄金千两!叛民孟昌原本绿林草寇,身犯十恶大罪,今日虽然归顺,难保他日不反,些须功劳,不足赎罪,着令即日擒获,押解进京,钦此!

林 湛 (大惊)什么? 擒获孟昌,押解进京!

胡胜谋 林湛! 快快领旨谢恩!

林 湛 哎呀千岁呀! 孟昌父子已然改过自新,归顺大明,抗击倭寇,功劳卓著,不蒙圣上封官赐赏,怎么反要将他治罪呢?

沐元龙 啷! 大胆林湛,你是说当今圣上不明?

林 湛 卑职不敢,但求千岁,问问宁山关三军将士,也好……

沐元龙 哼哼,三军将士?这有宁山关三军将士联名上告的本章,你拿去看来!

[林湛接本章阅看,樊兴明、张超、李霸面面相觑。]

林 湛 (大怒)樊兴明! 你……!

沐元龙 (急躁)林湛! 你好大的胆子!

[林湛气馁,胡胜谋劝住沐元龙。]

樊兴明 (狐假虎威)林大人,你重用一個绿林强盗,寒了众将之心。我等堂堂朝廷官员,都愿尽忠死战,难道我大明的江山,定要靠一班强盗来保卫么?

沐元龙 讲得好! 这才叫堂堂正正、豪言壮语!

林 湛 千岁呀! 孟昌父子,率领三百能征惯战的亲兵防守宁山关,倘若将他治罪,他的亲兵哗变,这如何是好!

樊兴明 千岁,小将早已有所提防,备有一包砒霜在身,若他们造反,只需把这砒霜拌入饭中……(取一白绫包出)

林 湛 (一把夺过)如此歹毒! 你……!

沐元龙 树倒猢猻散,也不必杀人太多,林湛你快快遵旨施行吧!

林 湛 千岁,我……!

沐元龙 哈哈！本千岁性子一向急躁，今天算是忍到了极点了！我说来人……！

胡胜谋 千岁！圣旨只罪孟昌一人，这林总兵还望千岁饶恕，留他戴罪立功吧！

樊兴明 小将请命，捉拿孟昌，接管城防！

沐元龙 好！你速去办来！

樊兴明 得令呐！（率张超、李霸急下）

林 湛 （拦挡不住，免冠跪地乞求）望千岁三思！千岁开恩哪——

[沐元龙不理，樊兴明等押孟昌上。]

樊兴明 禀千岁，钦犯孟昌押到！

孟 昌 （瞪视林湛）你？！

林 湛 （惨呼）孟……昌兄，我——！

孟 昌 呸！你这言而无信的衣冠禽兽！

胡胜谋 押下去！

[二锦衣卫强拖骂不绝口的孟昌下。]

沐元龙 宁山关总兵林湛听令！

林 湛 （痛苦地）末……末将在呀！

沐元龙 （取林湛帽为其冠带）国家危难之际，将士用命之时，本千岁的大军先往别处剿寇，你与我小心在意，保守城池，若有紧急军情，派飞骑报警，千岁我定来救援！

林 湛 谢……谢千岁！

沐元龙 日后与同僚将佐，好生相处，若敢挟嫌报复，莫怪本千岁军法无情！

林 湛 卑职不敢……！

樊兴明 小将樊兴明恭请千岁稍歇贵体。（向张超、李霸）吩咐

摆酒，为千岁接风洗尘！（张超、李霸急下）

沐元龙 唔！摆酒？军务如此紧急，本千岁自出京以来，从不饮酒，亏你说得出来，哼！告辞了！

林 湛 千岁……！

[沐元龙说走就走。随从疲劳不堪地随下，林湛、樊兴明追送不及。]

樊兴明（讪讪地回头讨好）咳！这位千岁的脾气也真大呀！

[林湛昏昏沉沉，毫无反应。]

林瑞香（上）爹爹，爹爹！出了何事呀？

[林湛回悟，一把揪住樊兴明。]

林 湛 南云！孟南云？你你你把他怎么样了？

樊兴明 孟南云！他他他力大无穷，小将未能将他拿下，他……！

林 湛 怎么？他逃脱了？他逃脱了！（亦喜亦悲，旁白）哎呀且住！宁山城四门紧闭，孟南云插翅难飞，倘若争斗起来，只怕他性命难保，这便如何是好？也罢，待我亲自拿住孟南云，再趁便救他便了。

林瑞香 爹爹，爹爹！

林 湛（不理，咬牙切齿地）樊兴明！

樊兴明（迟疑地）在！

林 湛 军情紧迫，传令全城，茶楼客栈不许留宿，青楼妓院不准接客，违令者重责不贷！

樊兴明 是！茶楼客栈不许留宿，青楼妓院不准接客，违令者重责不贷！

林 湛 军士们！

[上四军士]

军 士 有！

林 湛 跟随本官，全城搜查，捉拿孟南云！

军士是!

[众亮相,灯暗,幕闭。]

第二场

[距上场第二天。晚上。]

[海棠院,妓女珊瑚的卧房。]

[幕启:舞台右侧一张帘幔齐全的苏式卧床;正中一排精雕细作的高大衣柜;右侧卷起的纱帘处可见朱红楼栏,桌椅灯架,样样都显得精美浮华。珊瑚正浇灌着架上牡丹。]

(合唱)萧萧修竹映纱窗,
汲来池水灌牡丹。
日日笙歌嫌喧闹,
今霄楼冷怕孤单。

珊瑚 (唱)喧闹时我好把自己的身世忘,
孤单时推搡不开又浮眼前。
我本是渔家女风浪中生长,
遭不幸父兄出海遇上了倭寇船。
十三岁珊瑚我卖身烟花巷,
只为了葬老母买块坟山。
虽然是豪贵客天天不断,
那一个把我当人把我怜。
虽然是戴的金银穿的绸缎,
满室生春我的心内寒。

[取妆台镜照,擦去泪痕,顾影自怜,忽又噗哧一声笑了。]

珊瑚 哎!珊瑚哇珊瑚,你今天是怎么了?不是早就想好了

吗,有一天快活日子就过一天快活日子嘛,想那些伤心事干什么?真是的!这都是那个混蛋林总兵搞的,你打你的倭寇强盗,干嘛不要我们妓院接客客人呀!要是客人在这里玩耍取乐,我是不会这样的!(取粉匀面,再照,摔镜)哎呀还是不行,丑死着!

鸨母 (上检镜)哎哟,我的珊瑚宝宝儿呀,又发什么脾气啥?

珊瑚 今天一个客人也没有,冷清死着!

鸨母 大街上到处都是军兵把守,走路的人都没有,谁敢到我们海棠院来呀!

珊瑚 那个下令的林总兵大人不得好死!

鸨母 嘘——轻声点!宝贝儿呀,谁叫你长得这么好,名声这么大,今天哪,还真有一位不怕死的客人要会你也……

珊瑚 哦!是哪一位这样有情有意呀?

鸨母 咳!这个人就是总兵府的副将樊大人!樊兴明大人!

珊瑚 樊兴明?总兵府的副将?叫他走,叫他滚!

鸨母 珊瑚,怎么啦?

珊瑚 我珊瑚接客有规矩,要饭的小花子、庙里的老和尚都接,就是不接衙门里当官的,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

鸨母 好宝宝,好儿子!樊大人说想你都想疯了,你看,人家一出手就是五十两银子!我……我都收下了。

珊瑚 哼!五十两银子,好大方啊!想我都想疯了,那平常怎么不见他来呀!

鸨母 傻孩子!人家是官身,平常那么多客人,他怎么好来?难得今天这样的机会,好宝宝,给妈妈一个面子,下楼去会会他吧!

珊瑚 看在这银子份上,去会会这个畜生!

鸩母 哎！这就对着。（向内）樊大人，我们珊瑚姑娘来着！
[鸩母、珊瑚下楼下。更敲一点，孟南云从楼上翻进，带伤见血，脚步踉跄。]

孟南云（唱）贼林湛真个是狼心狗肺，
后花园施奸计禽兽不为。
我父子忠心保国有何罪？
满街的军兵把我追，
情急中进此院心惊胆碎——

[四处一望，顿生疑虑。]

（接唱）满楼中帷香帘秀主人是谁？

鸩母（内声）樊大人，请上楼吧！

樊兴明 小姐，卑人为你带路了——！

[孟南云闻声惊震，四顾无处躲藏，最后藏入衣柜。]

[樊兴明执灯引珊瑚上。]

樊兴明 小姐，这里已是楼梯，小姐走好！

珊瑚 算了吧，这是我家的楼梯，走了成千上万回，用不着你假惺惺！

[上楼，落座，樊兴明色迷迷地盯望。]

樊兴明 哎呀呀！小姐，卑人往日远远的见你，已觉满目生辉，今日灯下一见哪！咳，更是妙不可言了！

珊瑚 哎哟！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酸不溜几的！（也不觉有些得意）

樊兴明 妙哇！

（唱）粉面娇娥点樱唇，
妙眼虽嗔百媚生。
罗带飘飘撩人意，
桃衫阵阵暗香闻。
早慕艳名思亲近，

不敢登楼是官身。
感谢总兵的宵禁令，
方得与小姐共销魂。

(情急地)小姐,小姐……(欲抱)

珊 瑚 放你妈的屁!你们这些当官的,大庭广众之下,正正经经,道貌岸然,背地里这副德性,啧啧啧……

樊兴明 (跪)小姐,小姐你救救我吧……

珊 瑚 少他妈小姐小姐的,你们家才出小姐!我是看在银子上才伺候你的!

樊兴明 是是是,多谢多谢!(立起,抖抖籁籁地脱去衣帽)小姐,我们……

鸩 母 (内声)珊瑚珊瑚!(急上)珊瑚大事不好着!

珊 瑚 妈妈何事惊慌?

鸩 母 总兵大人带着无数兵丁,挨户搜查,已搜到我们海棠院了!

[樊兴明如雷轰顶,几乎瘫倒。]

樊兴明 怎么?总兵大人来了?这里是我的防地呀!

鸩 母 哎呀樊大人,你可是害苦我们了!今天可是不准接客的呀!

樊兴明 这这这如何是好?(一时无处可逃)

军 士 (内喝)开门!开门!

鸩 母 哎呀来了来了!(急得团团转)

珊 瑚 (手指床下)你在床下暂避一时,我……

樊兴明 这如何使得呀!

珊 瑚 使不得你也要进去!(逼樊兴明钻入床下)妈妈,下楼开门。(鸩母下,珊瑚急将樊兴明的衣帽踢入床下林湛率四军士上楼。)哟,老大人,您怎么有此雅兴,深更半夜还来看我呀!

林 湛 (斥)休得胡言!我来问你,适才有一汉子,被我们追至这边,忽然不见,可曾来到你处?

珊 瑚 咳!看大人说的,今天不准接客,哪有什么汉子不汉子的!

林 湛 (动疑注视)当真无有么?

珊 瑚 (心虚硬顶)无有就是无有!

林 湛 军士们,与我仔细搜查!

珊 瑚 (情急胡缠)慢!大人,我们当妓女的接客都是要收钱的,从来还没有听说妓女房里会藏着野汉子的,来妓院搜汉子捉奸哪?大人你可就外行啦!

林 湛 呸!搜!
[二军士搜向床前,珊瑚急得一把推开。]

珊 瑚 既然真的要搜,好!我一样样亮给你们看好了!你看这里……(掀桌布)再看这里……(掀床账)看这里……(掀门帘)有吗有吗有吗?!

[众人被吵得晕头转向,林湛目光向床下注视。]

珊 瑚 (紧张)来来来,你们再看看这里……(一把拉开柜门,随意一望,惊得目瞪口呆,赶紧关上,以手掩口,吓得哼了起来)唔唔……

林 湛 (大疑)贱人闪过一旁!
(拔剑)

珊 瑚 (吓坏了)妈呀!(扑向一旁)
[林湛与四军士剑同指柜门。]

林 湛 (百感交集)你……唉!听我相劝,随我回府,免遭无辜杀害,如若不然……

军 士 休怪我等刀剑无情!(欲开门)
[珊瑚突然尖叫一声,众一惊。]

樊兴明 (床下哀呼)莫动手,莫动手!我出来,我出来哦!

[众惊疑回视,樊兴明颤抖着抱着衣帽爬出来,头碰得血流溢面。

林 湛 (先疑后明)你? 樊兴明你好大的胆——!

樊兴明 (跪地求饶)大人……我……我!

珊 瑚 大人莫怪我喂,我是怕闹出来有损你们这些当官的体面哪!

林 湛 住口!樊兴明,你这口蜜腹剑,卑鄙无耻的小人,本官今日要你的狗命——!

[举剑欲杀,二军士拉住。

张 超 (内呼)林大人——(急上)林大人大事不好了!

李 霸

林 湛 何事惊慌?

张 超 倭寇卷土重来,为首敌酋还是那吉川山雄!

林 湛 什么? 吉川山雄?!

李 霸 敌军已然攻打北关了!

林 湛 这已然攻城!(痛苦后振作)传我将令,增援北关!将这败类,押进死牢! 走!(率先急下)

[众拖起樊兴明随下。鸩母随下。

珊 瑚 (抚胸自慰)天哪!这里也打,外也杀,我的妈妈喂,怎么得了哦!

[孟南云从柜中出来,躬身致谢。

孟南云 多谢大姐回护之恩!

[珊瑚又吓得躲回桌后,孟南云叹息无言,取银放桌上,转身欲走。

珊 瑚 哎……你别走! 你站住,看你凶头凶脑的,就这样谢我吗?

孟南云 大姐,我……

珊 瑚 刚才官兵要抓的就是你吗?

孟南云 唉……

珊 瑚 为什么？你干什么坏事了呀？

孟南云 这个！（忍不住珠泪盈眶）

珊 瑚 怎么？你哭什么呀？（柔声地）大哥，你要不是坏人，就把难处告知珊瑚，看看我还能不能帮你好吗？

孟南云 （感激地）大姐你……（晕眩欲跌）

[珊瑚欲扶又止，轻推茶盏过桌。]

孟南云 （唱）大姐莫要问缘故，

落难人如坠恶梦难复苏。

我名叫孟南云家住本府——，

珊 瑚 孟、南、云？孟南云！你就是那抗击倭寇、屡建战功的孟南云将军么？

孟南云 正是在下。

珊 瑚 （欢欣）哎呀，孟将军，满城百姓，谁不夸奖，失敬失敬，请用茶！

[珊瑚亲昵地双手捧茶。]

孟南云 （接唱）立大志抗倭寇青史留书，

遇林湛害我父子满腹冤苦，

拼死斗逃性命我满身血污。

[孟南云虚弱昏沉，珊瑚扶之坐下。]

珊 瑚 （唱）小将军英雄落难一字一泪，

珊瑚我改容相敬也伤悲。

他父子为民苦战满城钦佩，

却落得有国难报有家难回。

你看他精疲力竭伤痕累累，

不由我顿生爱怜珠泪暗垂。

将军啊莫嫌我人微贱寒舍污秽，

请在此养伤避难珊瑚相陪。

[孟南云感激、迷惘,珊瑚真挚、多情,二人沉沉互视,远处忽然传来战鼓号角声,嘶杀声,二人大惊失色。

孟南云 (痛苦地)外面杀声已近,一定是倭寇打破城池了!

珊瑚 (反而坦然)管他的!我们小民百姓,倭寇杀的是官兵,抢的是富户,与我们也没什么相干。

孟南云 爹爹呀爹爹!众家兄弟都白白送命了哇!

珊瑚 孟将军,莫伤心了,当今世道,也讲不得什么忠孝节义,官兵来了,我们是大明的百姓,倭寇来了,我们也不做出头好汉,谁手里拿着刀把子,我们就听谁的……

孟南云 (反感)大姐此言,南云不敢领教……

珊瑚 你看你真迂!珊瑚只想好好伺候将军在这里养伤,谁来了我们都笑脸相迎,那谁都是伸手不打笑脸人哪!

[孟南云怒击一掌打在珊瑚的笑脸上。

珊瑚 哎哟!你打我……?

孟南云 若不看在相救之恩,我就打死你这忘祖欺宗的贱人!

珊瑚 (大怒)好哇!什么人见了我珊瑚都是恭敬讨好,你这家伙,我对你这样好还打我,让你打让你打!

[珊瑚扑向孟南云,孟南云几番避让,喊杀声近,孟南云急抓珊瑚双肩。

孟南云 倭寇来了,大姐快快躲避一时!

珊瑚 (撒娇放赖)我不躲!你打死我好了!

[冲上四倭寇及头目甲,孟南云掩过珊瑚,与之相斗,夺刀突围欲逃,头目甲擒住珊瑚,刀架其颈,珊瑚吓得大叫,孟南云闻声回头,惊、定住。

头目甲 住手!你看!把刀放下!

[孟南云欲冲上,头目甲钢刀一紧,珊瑚吓得哭了起来。孟南云握刀颤抖,进退不得,一倭兵偷刺一刀,孟南云负伤倒地,珊瑚不顾一切挣开扑上。

珊 瑚 (哭喊)笨蛋!你怎么不跑!你为什么要管我呀?啊啊……!(大哭)

[众倭兵持刀逼上,灯暗,幕闭。

第三场

[紧接前场。

[总兵府花园。

(合唱)满城遭难哭声哀,
万众离心士气衰。
一旨圣命拆良将,
自毁城防惹祸来。

[幕启:花残零落,篝火丛丛,赏花台上,四倭兵吃喝喧嚷。内传阵阵妇女哭喊声,二倭兵押绳捆索绑的林湛上。

林 湛 (狂呼)吉川!吉川山雄!你这禽兽不如的倭寇贼子!把你千刀万剐也难消林湛我心头之恨哪!

[众倭兵纷纷拔剑狂叫,围住林湛。

倭 兵 (内呼)吉川大首领到——!

[众倭兵躬身侍立,二倭兵强按林湛跪下。吉川山雄手执摺扇,儒雅风流地上,樊兴明头上裹着纱布,身上仍着内衣裤随上,张超、李霸也衣甲不全的如丧家犬地随上。

吉 川 (唱)大明国果然是繁华之地,
一小城竟然有三年的军需。

无数的金银和粮米——

樊兴明 (讨好)吉川大人,你看,那边的库房都是大米白面,这边的库房都是金银财宝。哦!还有还有,前几天刚刚送来了一千两黄金,是奖赏总兵林湛的,都该归大日本勇士,都该归于我们英勇无敌的吉川山雄大首领!

张 超 是是是,应该,应该……

李 霸
吉 川 (狂笑)呵呵呵哈哈……

(接唱)吉川我财足兵勇所向披靡。好!樊兴明,你们大大的好。这一千两黄金赏给你们了!

樊兴明 谢大首领!我樊兴明早有归顺大日本国之心,这才被林湛打入监牢,大首领你们若是来迟一步,我只怕……

张 超 对对对,我等早就想投降了!

李 霸
樊兴明 (取血书)这是我们的血书降表,大首领请看……

林 湛 (怒不可遏地挣起)樊兴明!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

吉 川 (阴沉地)唔——!

樊兴明 大人大人!看!这就是林湛哪!

[吉川细细地注视林湛。

吉 川 壮哉!

(唱)中华勇士果威猛,

虎目含怒傲长虹。

挺胸不跪节义重,

被俘依然是英雄。

林湛将军勇猛善战,吉川敬慕已久,将军若能归顺,

我吉川……

林 湛 你住口，大明朝只有断头将军，无有降敌将军，降你的只是一群猪狗！

吉 川 林将军，你已是我阶下之囚，还是如此地狂躁傲气。在心机上，将军你又输了一招了。唉！想我吉川，自与大明军队交战以来，怎么就遇不上一个智勇双全的对手，可叹哪可叹……！

林 湛 呸！若非这奸佞卖国，当今不明，一道圣旨，乱我军心，吉川贼子，我林湛岂能败于你手！

樊兴明 首领大人，这小子敢顶嘴，杀了他！

[众倭凶凶欲杀。]

吉 川 (怒斥)混蛋，退下！(笑吟吟地)林将军不愿投降？好！我吉川倒要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英雄好汉，带上来！

[倭兵押披头散发的林瑞香上。]

林瑞香 (失魂落魄)爹爹！

林 湛 (失色)瑞香！

[吉川一把抓住冲过来的林瑞香的头发。]

吉 川 林将军，我的士兵从未尝过大明朝的贵族小姐，你若不降，林小姐就要吃些苦头了！请三思。

[吉川率众上观花台饮酒谈笑。]

林瑞香 爹爹——！

林 湛 瑞香——！

林瑞香 (唱)城破被执惊破胆，

一见爹爹更惨然。

可怜的爹爹呀伤痕之上戴锁链，

盔落甲破血迹斑斑。

恨女不是男儿汉——

林 湛 (接唱)瑞香你纵是男儿也枉然。

宁山城也曾有精兵强将，
军库中尚存有三年军粮。
关头上不缺少强弓利箭，
都只怪为父的少了主张。
乱杀无辜军心乱，
小人掣肘坏城防。
到如今身成俘囚绳捆索绑，
儿呀儿爹爹害你受了牵连。

林瑞香（唱）爹爹你自责自怪泪盈眶，
女儿也自悔自恨心痛伤。
悔不该平时常和爹顶撞，
恨自己素日无知把爹烦。
到如今悔也迟来恨也晚，
养育恩今相报唯有一桩。
瑞香林家清白女，
义不受辱气凛然。
父女一同死国难，
儿做烈女父做忠良。
跪在尘埃求一掌——
爹爹呀爹爹！
求爹爹打死孩儿免受祸殃！

林 湛（唱）好女儿求死心气烈胆壮，
林湛我欲劈又止心惨然。
儿犹如娇花枝上含未放，
为父的怎忍心亲手杀伤。
扪心自问方寸乱——
襟袍中尚藏有这包砒霜。
暗将毒药递过手，

眉眼传意莫声张。
危急时儿自己把命来断，
儿呀，瑞香！

若还有一线生机你且莫慌忙。

头目甲（边上边喊）报——禀报首领大人，我们抓到了孟南云！

吉川 什么？就是那杀了我们许多战将勇士的孟南云么？

头目甲 正是这个孟南云哪！

[林湛一阵昏晕跌倒，林瑞香急扶持。

吉川（咬牙切齿地）好！带孟南云！

头目甲 带孟南云！（率二倭兵下）

孟南云（内唱）满城尽遭倭寇害——

[二倭兵押珊瑚扶着锁链缠身的孟南云脚步踉跄地上。

（接唱）不战被擒我恨满胸怀。

若不是林湛贼子心肠坏，

倭寇岂能进城来。

忍悲愤强振作昂然气概，

仇敌前我不可神豪气衰。

吉川 你就是孟南云么？

孟南云 正是你家爷爷！

[倭兵强按逼，孟南云挺而不跪，珊瑚被推跪地。

樊兴明 咦！这不是珊瑚姑娘么！你怎么……

珊瑚 我……？樊大人快救救我呀！

吉川 她是何人哪？

樊兴明 她叫珊瑚，是宁山城有名的妓女……

吉川 哦？（上前端详）真是啊！怎么大明朝的军人一个比一

个勇猛刚强；大明朝的女子么一个比一个美貌娇艳哪！

珊瑚（怕中含媚）大人……夸奖了……

孟南云（一脚踢开珊瑚）珊瑚！早知你如此无耻，南云我真不该回头救你。

[珊瑚跪爬到孟南云身边。抽泣着。]

珊瑚 哎呀！将军！我……我……我是太怕着唛！

林湛（醒，强挣起）南云，南云将军……！

孟南云（惊视，怒呼）林湛贼子——！

[孟南云狂怒欲扑，珊瑚死死拉住。]

吉川（不解）他们这是何意呀？

樊兴明（谄笑地）大人不知，他们……（附耳述说）

吉川（连连点头）哦？好！这场好戏非看不可！二位将军，你们一个是勇猛善战，一个是武艺高强，今日在此比上一比，胜者可免一死！来人，赐他们刀剑！

[二倭兵丢刀剑，赏花台上倭兵引弓备箭镇场。]

孟南云（恨恨地）也罢，待我先杀林湛，再来杀你吉川强盗！

林瑞香（惊怕痛苦地）孟南云你……？

[二倭兵强拖珊瑚、林瑞香。]

吉川 吉川亲自为你们擂动战鼓，以助二位的杀兴哪！哈哈……

[林湛迷惘呆立，孟南云体力不支，强挣着拿刀，吉川轻擂战鼓。]

孟南云（惨笑持刀）林湛！说什么为我请功招我为婿，好好奸计呀！哈哈……

林湛 南云你听我一言，听我一言哪……！

孟南云 今日比武，倒也不迟！看刀！

[孟南云不顾一切,连连进刀,林湛避让,战鼓声急,
林湛以锁链裹住刀锋。

林瑞香 (哭喊)孟南云!你住手哇……

珊瑚 (助威)杀死他!杀死这个老贼!

孟南云 (咬牙切齿地)林湛贼子——

(唱)杀你不解我心中恨,

林 湛 (接唱)千求万恳唤南云。

(白)南云且慢,你听我一言哪!

[孟南云抽刀继续扑杀。

林 湛 (唱)林湛虽死不足论,

此言不说我的眼难瞑。

无奈何出手夺兵刃——

[夺刀,并死死制住孟南云的双手,孟南云暴怒,挣扎
不开。

林 湛 (接唱)我临终遗言你且听。

错杀你父我有罪,

你可知一道圣旨出朝廷。

君王旨意密杀令,

害你父子是奸臣。

千古反复留遗恨,

我无力回天实无能。

真情实话你不信,

请你剜出我的心。

[林湛推开孟南云。递上刀把,孟南云有些迟疑地欲
接刀。

林瑞香 (哭喊着)爹爹——!

[孟南云一震顿住,珊瑚掩面悲泣。

吉川 (大喝)你二人快些动手!

众 杀! 杀呀! (鼓声又急)

林湛 南云你你快来杀我!(孟南去木立,林湛跪地进刀,强执孟南云握刀)南云哪,林湛话语说完,已不想活在人世,若你能保活命,我有一事相求,万望将军俯允哪!

孟南云 (浑身颤抖)讲……

林湛 小女瑞香,已然许配与你,若我父女死后,你要在她的墓碑之上刻上孟氏瑞香之字,好让她在九泉之下身有所主,你你你要答应了……!

[林湛猛地抓住孟南云持刀之手,将刀插进自己胸膛。孟南云救护不及。]

林瑞香 (挣开扑上)爹爹……!

林湛 香儿,我对他父子不起,你要……要替为父赎罪呀!(闭目死去)

林瑞香 孩儿答应,孩儿答应爹爹……(觉林湛已死,狂呼)爹爹——(昏晕)

[孟南云痛苦至极,仰天长啸……]

孟南云 啊啊——!(伤痛迸发,猝然倒地)

珊瑚 (也拼命挣开扑上)将军,孟将军!(扶孟南云坐起,为其舒胸救护)

[强烈悲壮的曲声中,吉川上前左右巡视,向林湛鞠躬致意,众倭兵相随。]

吉川 壮哉英雄!林湛将军。大明朝有这样忠勇的军人却不能善用,真是不可思议!来人!林将军遗体隆重安葬,好生照应林小姐,不得冒犯!

头目甲 哈依!

[率张超、李霸及二倭兵抬、拖林湛及林瑞香下。孟南云渐渐苏醒。

吉川 真是扫兴得很哪!

樊兴明 大人若想来点高兴的,不如叫珊瑚姑娘唱上一曲,舞上一回……

众 (色迷迷地)好!好……

樊兴明 珊瑚,珊瑚!快,加点劲,来点荤的!

孟南云 (怒斥)滚!大姐,你是不会唱的……!(紧紧握住珊瑚的双手)

珊瑚 (心里一暖)将军,你看得起我了,我……!(站起)樊兴明,你要我唱歌跳舞么?

樊兴明 是啊,是啊!多来点荤的啊!

珊瑚 (劈头一掌)这就是荤的!

樊兴明 哎哟……你!

珊瑚 (如猛兽般地扑上撕咬)你这杂种!畜生!我杀了你……

[众惊退后强拉开,推倒珊瑚。

孟南云 先杀南云,后杀珊瑚(护住珊瑚)

珊瑚 将军,我要和你死在一起!

[樊兴明向吉川乞怜。

樊兴明 哎哟哟!大首领你看啱……

吉川 呵呵呵哈哈……

(唱)大明国不仅有忠臣良将,
百姓们也都怀节义情肠。
如此险地岂能够久占,
快装载金银财宝回东洋。

头目乙 (内)报——!(急上)禀告大首领,大明千岁沐元龙率

十万大军增援宁山，离此只有二百里了！

[众惊慌。

吉 川 不须惊慌，勇士们！把孟南云押上战船，再装足金银财宝、子女玉帛，连夜启航！

众 哈依！

[众倭兵拖起孟南云，珊瑚在旁相扶下。

樊兴明（急跪）哎呀大首领，把我也带走吧！

吉 川 大日本国要你何用？

头目乙 我杀了他！

吉 川 慢！留他一命，这种货色，留在大明对我们有利无害。走！（二人下）

[樊兴明跪在地上，甩头揉眼，一时不得清醒，张超、李霸扛锄锹上。

张 超 樊大人，樊大人！

李 霸

樊兴明（清醒）哎呀不得了，这些畜生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我们可怎么办哪？

张 超 是啊，若沐千岁追究起来可不得了，我们逃走吧！

樊兴明 往哪里逃？你逃得掉哇？如今——只有一条路可走……

李 霸 一条路？大人快讲啊！

樊兴明 倭寇走了，我们还是堂堂的大明官员，又没有人知道我们投降过。现在赶快搜罗散兵游勇，救火救人，真帮百姓做些好事。还有那一千两黄金全部救济城中的难民……

张 超 妙！高！这样，沐千岁来了，老百姓还不都说我们好哇！

樊兴明 林湛么！就说他叛变投敌，被我们杀了！
李 霸 对对对，反正是死无对证，他的墓都是日本人修的！
樊兴明 唔，不错，不错！哈哈……
[三人得意地大笑，灯暗，幕闭。]

第四场

[距上场数日后。]

[海上。]

(合唱)(日本水手号子)啊……嗨唷……！

啊……嗨唷……！

[幕启 整个舞台为倭寇战船的后部。海面上碧波荡漾，左为桅楼伏仓，右为舵楼高台。舵手背立掌舵。正中一廓船舷下系坐着四名少女。林瑞香扶着锁链缠身的孟南云在甲板上行走活动，头目甲按刀在旁巡视。]

孟南云 (唱)恨大海忒平静不起风浪，
恨苍天忒清湛船不迷航。
远离了多灾多难的中华地，
望不见受屈受辱的宁山关。
孟南云如今是绳捆索绑，
老爹爹不知囚何处牢房？
这境地不如一死把命断——

[举锁链欲砸自己，林瑞香拦住。]

林瑞香 (凄声地)将军……

孟南云 (接唱)撇不下这国仇家恨赴汪洋。
我若随波逐流去，
永做倭奴在异乡。

欲生欲死难决断，
生不得死不能我痛断了肝肠。

[烦躁地推开林瑞香。

林瑞香（唱）将军怨恨依然记，
瑞香珠泪湿罗衣。
我愿受你冷言冷语无端气，
我不怪你推来揉去眉高眼低。
非是瑞香不知耻，
为爹爹赎罪过寸心天知。
虽说是前途路深渊无底，
眼见你自寻死我心惨凄。
活一日多一日侍候于你，
这就是父债女还我这样地尽孝思。

[孟南云默默望着林瑞香，一声长叹。

头目甲 时间到了，过来！

[林瑞香扶孟南云至舵台下坐地，头目甲将孟南云锁在舵台下木柱上。头目乙接令牌带四倭兵上。

头目乙 吉川大首领有令，这几名女子赏给弟兄们了！

头目甲 哈依！（开锁释放四少女）

[四倭兵傲傲狂叫着拖走惨叫着的四少女。林瑞香害怕地依偎在孟南云身边。

头目乙（指林瑞香）这个姑娘长得这么漂亮，你我弟兄把她（欲上前）

头目甲（拦住）这个总兵小姐和那个烧饭的妓女，大首领严令谁都不许碰一碰，大概是要留着他自己受用的。

[珊瑚费力地提水上，二头目挡住。

头目乙 哎呀呀，小美人，你的太美了……

珊 瑚（喘吁吁地）说的什么鬼话，姑奶奶一句也听不懂！

头目甲 她不懂我们日本话? (做手势) 喏! 这样, 你的, 我的
……(做睡觉状)

珊 瑚 (微笑着) 滚你妈的, 狗杂种! (递水桶) 这水, 灌你们的狗肠子去!

头目乙 水? 哈依! (欲下又回) 你的先尝一口。(舀一勺水递上)

珊 瑚 水也要尝, 饭也要尝, 我珊瑚真的好口福哟! (大喝一口)

[二头目放心地提水下, 珊瑚急端水走向孟南云。]

珊 瑚 孟将军, 快! 喝点水; 林小姐, 你也喝点。

[孟南云、林瑞香急迫地喝水……]

孟南云 多谢珊瑚姐姐了……

林瑞香

珊 瑚 (不悦) 你们老是这样对我客气, 总拿我当外人!

孟南云 大姐, 我……

珊 瑚 你是怪我给他们做事吧! 那吉川强盗喜欢吃中国饭菜, 硬逼着我下厨房, 再说, 我也想趁机能多偷点给你们吃啊!

林瑞香 姐姐不要生气, 妹妹深知姐姐之心……

珊 瑚 对了, 好妹妹, 你父亲是位好清官, 你也是位好小姐, 我珊瑚说话不绕弯子, 你是孟将军的妻子, 我也跟定了孟将军, 你做大, 我做小成不成?

孟南云 唉! 珊瑚, 如此境地, 还说这些何用啊! ……

珊 瑚 我不管! 我这辈子, 只有你这一个男人对我有过好心, 反正早晚是死路一条, 这个名分我是要定了! (内传少女惨叫、倭兵淫笑声) 这些畜生, 几天糟踏死了十几个女孩子! 唉! 林小姐, 要是他们对我下手, 这……

林瑞香 瑞香唯有一死以报将军!

珊 瑚 死?我们死得了吗?要跳海有人看着;要碰死,这里连墙壁都没有哇!

林瑞香 瑞香带有砒霜毒药,待到危难之时……

珊 瑚 砒霜毒药?你有砒霜毒药……!(接过白绫包)乖乖!这么多哇!快分一点给我……

[吉川率头目甲、乙上,珊瑚急忙递回白绫包给林瑞香藏起。

吉 川 你们三人聚在一起,谈些什么?

珊 瑚 (慢慢站起)在这海上,我们谈天说地,谈死人,谈畜牲,你管得着吗?

吉 川 (惊诧赞许地)唔——!

[珊瑚白了吉川一眼欲走,吉川突伸手一把拉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

吉 川 (唱)这女子性情倔强言语狠,
一些儿无有那畏惧之心。

她肤如白雪润又嫩,

美若樱花胜三分。

双目火辣放野性,

一点朱唇撩拨人。

吉川我本不恋这铅华红粉,

武士道远戒色持武修身。

为什么此时间把握不定,

恨不能立与此女覆雨翻云。

未成功不可把自己放任,

莫非是舟船劳顿吹多了海风。

(推开珊瑚)速去做饭,无事休上甲板,莫辜负我吉川不加害于你的好心!

珊瑚 哼！（故意袅袅娜娜地招摇而下）

[二头目双眼看得发直了。

头目甲（讪讪地）大首领，属下看你十分喜爱这两名美女，如今奏凯归国，航程寂寞，何不让她们给大首领解解闷哪！

吉川 胡说！贪淫好色岂是我吉川所能为？

头目乙 哈依！既然如此，何不把她们和战俘都扔到海里去，那我们这条船也能轻载一些！大首领你看，别的船已经远远地跑到我们前头去了。

吉川 不！留下他们，我要把她们带到日本。

头目甲 大首领，我几次跟随你征战，你都带了一些俘虏回日本，这是为什么呀？

吉川（得意的）这正是吉川用心良苦之处！（二头目面面相觑）你们知道，吉川所带俘虏尽是忠臣、孝子、英雄豪杰，这些人若留在大明国得志为官为将，我们还敢渡海与之争锋较量么？（二头目瞪大双眼）若我日本勇士每次征战之中，杀死搜尽大明国的英雄豪杰，留下那些奸佞贪婪之徒，这些人只会祸国殃民，自相残害。长此下去，国势定会日趋衰落，我们征服大明国岂不就容易如反掌了！（二头目连连点头）再者，我把这些杰出的人才带到日本，让他们繁衍繁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奴隶，用我的方法意志去训练和统治他们。这样，二十年后，我就会拥有一支战无不胜的奴隶军队！

[二头目佩服得五体投地，孟南云愤怒地抛锁链砸向吉川！

孟南云 吉川，你这奸诈凶险的贼子！

头目甲（拔刀进逼）大胆，哼！

吉川 哈哈……孟将军,这些天还没能磨掉你的火性么?你倒是没有一点求饶乞怜之态呀!

头目乙 大首领,这家伙不怕打,不怕杀,我倒有一个法子,准能伤他的心,磨掉他的傲气!

吉川 讲!

头目乙 这两名美女都爱这孟南云,我们当着这小子的面玩玩这两名美女,那他还能狂得起来吗?

头目甲 是啊!抓来的女子,都赏给下面的勇士了,我们弟兄这些天可是连碰都没碰过女人哪,求大首领恩准!

[吉川默然,忽然抓过林瑞香,定定注视,轻抚着她的头发面孔。

吉川 你也是幽香袭人洁白娇嫩的名花呀……(猛地推开)好吧,赏给你们了!

林瑞香 (嘶叫着)不……不……

头目甲 多谢大首领!(欲扑向林瑞香)

头目乙

吉川 (挡住)现在不行,须到今晚,月映波光之时,轻风抚人之际,吉川小饮三杯之后……

头目甲 为……什么……?

吉川 本首领要亲自观看你们如何用这两名美女取乐;再看看这位大明国的英雄是怎样地伤心落泪悲痛欲绝之态呀!

头目乙 (兴奋)哦!妙妙妙!

吉川 我吉川喜欢名花异草,不忍心亲手伤害她们,可看着别人慢慢地把她们揉碎,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孟南云 (目眦欲裂)吉川你这畜牲!

吉川 孟南云,你痛苦了,你怕了!哈哈……

[吉川率不甚理解的头目甲乙下。

林瑞香 (恐怖虚弱地)将军……(昏晕)

孟南云 (悲愤地)苍天啊苍天!

珊 瑚 (急上)怎么啦? 瑞香? 林小姐!

林瑞香 (苏醒)姐姐! 瑞香死期到了……

珊 瑚 瑞香! 为什么? 为什么呀?

孟南云 珊瑚,吉川已将你与瑞香赏给他们两个头目,今晚就要……

[林瑞香取出砒霜,珊瑚一把按住。]

林瑞香 姐姐不要阻拦,倭寇要当着南云将军的面侮辱你我,我怎能不死呀!

珊 瑚 (大震,悲愤难言)天哪!

(唱)身为俘囚陷魔掌,

朝不保夕临祸殃。

倭寇淫恶世间少,

要欺辱珊瑚与瑞香。

虽曾为妓身子贱,

遇上好人我改了心肠。

以前虽然从猪狗,

今日决不让虎狼。

珊瑚也愿同赴难,

[欲索砒霜,又浑身颤抖地退回。]

(接唱)为什么心中阵阵慌?

我呼天——

风和日丽天高远。

我呼地——

清涛万丈是深渊。

珠泪盈眶放眼望——

[未行到船舷,即被游戈的倭兵斥回。]

(接唱)四周一片白茫茫。

公道天理向谁讲?

本来是一艘强盗船,

见南云又现出轻蔑模样,

亲切凄惨地唤瑞香。

罢——

(接唱)宁死不让人小看,

珊瑚我领先吃下这砒霜。

[上前夺砒霜。

林瑞香 姐姐,让我先用……

珊 瑚 妹妹,让我先用……

孟南云 慢!南云报仇无望,也愿一死,还是让我先用……

珊 瑚 这么多,还怕不够吃的呀!你也抢!

林瑞香 我们快些吃下,莫让倭寇看见就……

珊 瑚 怕什么?要死了还怕他们?他们要来就给他们吃!(仰头欲吞忽止)哎!我给他们吃……下这……(见孟南云、林瑞香欲吞药)慢!等等!让我想想……有了!(兴奋、轻声地)我把这砒霜拌到饭菜里,毒死这些杂种……

孟南云 这?珊瑚,每顿饭前,倭寇都是要你先尝的呀!

珊 瑚 这几天,有时尝,有时也不尝,混混看嘛,万一不行,我……拼着和他们同归于尽!

林瑞香 姐姐,倘若败露,你我只怕就求死不成了!

珊 瑚 (用手帕分出一些砒霜)留些给你,万一不行,要死还是来得及的!(见二人还有疑虑)我不是怕死,我这贱命算什么?只是我一生都在忍辱偷生,为的就是想看到恶人遭恶报,不然我是死都不甘心的!有人来了,我走了!(急下)

[吉川持酒微醉地上,头目甲、乙随上,孟南云、林瑞香伏地假睡。

吉 川 多好的天气,多美的大海呀!

[伸展筋骨,跳起舞来。

(狂唱俳句)巍峨兵船,

不靠野岸驶向彩霞天。

鸥鸟声声啼,

展翅翩翩栖伏兵盔上。

[头目甲、乙为之鼓掌击拍;珊瑚提两桶饭急上,见状强作镇定,缓缓避开欲下。

吉 川 (突然地)回来!

[珊瑚如雷击般的定住。孟南云、林瑞香也惊、怕交织地注视着。

吉 川 (紧紧盯着)开饭了吗?

珊 瑚 (发抖)是的,大首领的饭菜我已送到你的仓里去了……

吉 川 你为何花容失色? 话语打颤哪?

珊 瑚 那是大首领你你你这样看我,我……我害怕呀!

吉 川 (如猫戏鼠)你怕我! 哈哈……不用怕,我已经把你赏给我的心腹将士了,他们俩人随你挑选!

珊 瑚 (努力镇定)他们……俩?

头目甲

今天晚上,你会尝到大日本勇士的厉害的! 哈哈……!

头目乙

珊 瑚 (恢复常态)他们放什么洋屁?

吉 川 他们说,他们是十分厉害的男人……

珊 瑚 (轻蔑地)告诉他们,姑奶奶玩起男人来也十分厉害!

[吉川大笑,二头目也不知所以地大笑起来。

珊瑚 (指桶令二头目)自己拿去吃了好死!

[二头目乐颠颠地接过桶。珊瑚盛出一碗饭来,吉川仍大笑不止;二头目下,珊瑚把饭送给舵手,舵手指舵,珊瑚示意自己会使舵,舵手离舵。

吉川 (好不容易止笑)嗯?你还会开船吗?

珊瑚 哼!姑奶奶开船的时候,你还在尿裤子呢!

吉川 你知道日本在什么方向吗?

珊瑚 那你要当心,说不定我要把船开回大明国去呢!

吉川 哈哈!真是难得的豪爽女子,娇狂可爱呀……!

[内传出凄惨叫声。头目甲、乙奔上。

头目甲 报,报!勇士们都……(死去)

[吉川抓住二人摇喊。

吉川 怎么回事!

头目乙 (指口)有……有!(死去)

[吉川狂奔下。舵手不解地走下舵台探望,忽呆住,饭碗落地,突狂叫拔刀冲向舵台,珊瑚吓得一声尖叫,扶舵倒下。天幕水景一阵歪斜以示舵的失控,舵手跌倒爬起举刀,突刀落人倒死去,珊瑚颤抖地取刀丢给孟南云。

珊瑚 快砍锁链,快,快呀!

[孟南云接刀猛砍,吉川持刀奔上。

吉川 (举刀狂叫)啊!啊……

[吉川狂砍,孟南云用刀招架,无奈锁链缠身,又要顾及瑞香,被吉川击倒,吉川举刀欲杀。

吉川 (狰狞地)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竟敢毒死了我所有的勇士,我吉川要把你们碎尸万段!(一刀砍下,珊瑚急中生智,猛一板舵,船一阵歪斜,吉川一跤摔倒,孟南云、林瑞香有锁链缠身,反占便宜。)

珊瑚 (歇斯底里)狗杂种,姑娘把船翻了,我们同归于尽!
[连连板舵,吉川终于被摔晕过去。珊瑚艰难地走下舵台,用缆绳胡乱地绑起吉川。]

珊瑚 (狂笑似哭)哈哈……
[灯暗,幕闭。]

第五场

[距上场数日。]

[宁山关外,沐元龙中军大帐内。红烛高帐,虎帐森严。樊兴明掌灯,沐元龙、胡胜谋察看桌上军事地图,指点叙说。张超、李霸侍立一旁。沐元龙看后踌躇满志的来回踱步。]

(合唱)虎帐高燃鹿油灯,
千岁勤勉夜谈兵。
且喜功成事事顺,
决意重赏樊兴明。

[樊兴明、张超、李霸殷勤地帮助整理桌上的图籍,胡胜谋有些厌恶地退至一旁,沐元龙十分满意地注视着。]

沐元龙 樊兴明、张超、李霸!你等杀敌有功,爱民有德!本千岁今夜就修好奏章,上奏天子!明日一早,由你等进京投送,金殿面君,领赏受封!

樊兴明

张超 (同谢)谢千岁提拔!千岁千千岁!

李霸

沐元龙 回关歇息去吧!

[三人施礼出账。]

樊兴明（强抑兴奋地念）大功告成心欢畅，总算骗过这昏王！

张超（接念）星星跟着月亮走，

李霸（接念）你我沾光又沾光。

樊兴明 嘘！禁声！（三人又道貌岸然地下）

[胡胜谋备好纸笔，沐元龙欲登位……

胡胜谋 千岁，时候不早了，还是明天再写吧……

沐元龙 不行不行！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我要做的事一刻都不能等的！

胡胜谋 唉！千岁自出京以来，日夜操劳！精忠报国，真叫卑职敬佩不已啊！

沐元龙 这有什么？我的老祖宗跟着洪武万岁爷打下了这大明的江山，我们这些人不尽忠谁尽忠啊？可恨本千岁出京之时，朝中一些文武大臣竟说我无大将之才，难当大任，就连我们老王爷也说我的性子太急，你看……

胡胜谋 是的！老王爷再三嘱咐，要卑职时时提醒千岁不要急躁……

沐元龙 你看我可曾急躁过？我只是要快快地干点漂亮的让他们看看！

胡胜谋 千岁一鼓平定东南，倭寇望风而逃，果然是漂亮之极也！

沐元龙 哼！这可不是吹的！你看我明日就下令挖林湛坟墓，诛他九族之人，这足以惩治不忠之人，败军之将！保奏樊兴明，让他进京升迁，这可暖有功臣之心，壮三军的士气！如此赏罚兼用、恩威并举、何愁东南不定？倭寇岂敢卷土重来！（登位写奏章）

[内传击鼓鸣冤声。中军急上。

中 军 启禀大帅，辕门外有一男二女，绑一倭寇，阵阵击鼓，声声呼冤！

沐元龙 什么？一男二女！还绑一倭寇？莫非是小民百姓，抓到了零星逃窜的倭寇，前来请功领赏的？

胡胜谋 这些小事，也来麻烦千岁？他们是些干什么的？

中 军 那男子自称是宁山关孟昌之子孟南云！

沐元龙 孟南云？就是那潜逃的要犯孟南云么？

中 军 那女子名唤林瑞香，还有一个……

沐元龙 什么？林瑞香！就是我要诛她九族叛将林湛之女林瑞香么？

中 军 这些小将不知……

沐元龙 人要走时，天送功劳，太好了！传！传！传他们进来！（急写奏章）

中 军 （出）传孟南云、林瑞香进帐啊——

孟南云 （内唱）虎口脱险出望外……
[孟南云疲惫不堪地由珊瑚、林瑞香搀扶上。]

林瑞香 （接唱）为申冤仇进帐来。

珊 瑚 （接唱）我不愿一人留在大帐外，
你二人撇开我大是不该！

孟南云 珊瑚，我与瑞香本是蒙冤之人，一进虎帐吉凶难保，你还是辕门之外等待一时为好。

珊 瑚 我都死过一回了，还怕什么？（委屈地）南云，现在你还想甩开我……

林瑞香 姐姐，我三人早已盟誓，生死同心……

孟南云 若能申冤报仇，我三人永不分离！

珊 瑚 （抽泣）我知道你们是好心，可我不放心呀，还是一起进去……
[欲一同进帐，中军推开珊瑚。]

中 军 千岁只传孟南云林瑞香进账！
珊 瑚 推什么推？（强忍不骂，颤声地对南云）为了告状，不能得罪他们。我在外面等你们！（强忍悲痛下）
沐元龙 （急不可待）中军，快带他们进帐！
[众进帐。
沐元龙 你二人就是孟南云林瑞香么？
孟南云 正是小人！
林瑞香
沐元龙 啷！就是那强盗之子叛将之女么？
林瑞香 千岁你一句不问，开口强盗，闭口叛将，实是的冤死人了……
孟南云 千岁呀！我与她九死一生，方来到千岁的帐前，肺腑之言，千岁请听……
沐元龙 我不听我不听！乱臣贼女之言，我一句也不要听！我只知道验明正身按律定罪！来呀！给我拉下去！
[四军士叉住孟南云、林瑞香。
孟南云 （狂呼）千岁且慢哪——
（唱）莫怪南云声声喊，
血伴声出冤冤冤！
我父子报国家忠心赤胆，
千岁你不辨忠奸非聋即盲。
胡胜谋 孟南云！你竟敢辱骂千岁……
林瑞香 （唱）宁山关自相残杀民遭难，
寻千岁昼夜奔波为呼冤。
谁知你官高权重不把理讲，
反一心助纣为虐为虎作倀。
沐元龙 啊哈！非聋即盲不把理讲，这助纣为虐为虎作倀！你们骂得我好哇！破罐子破摔了是不是？我说军士

们——

众军士 在!

沐元龙 把他二人堵上嘴,给我吊起来!

众军士 啊!(强拖孟南云、林瑞香下)

孟南云 (边下边骂)昏王!脏官!……

林瑞香

沐元龙 快堵上他们的嘴!哼!说我不讲理,现在看你们还讲什么理!胡先生,我们还是来写奏章吧!(猛起剧烈击鼓声)这深更半夜,连连击鼓,吵死人了!中军,外面还有什么人?

中 军 还有一名女子和一名倭寇呀!

沐元龙 哦对!赏那女子纹银十两!把那倭寇拉出去砍了(中军下,沐元龙摔笔)不写了不写了,我们睡觉去!睡觉去!

珊 瑚 (内声)刀下留人!

胡胜谋 (一惊)哪个说刀下留人?

珊 瑚 (急上)刀下留人哪——!

[中军随后追赶上。

沐元龙 大胆!本王说杀谁敢说 not 杀!

珊 瑚 你就是沐千岁呀?这倭寇杀不得呀!

沐元龙 哦!为什么杀不得?

珊 瑚 这倭寇就是屡犯大明疆土,勇悍凶残的大首领吉川山雄!

沐元龙 吉川山雄?吉川山雄!真的么?

珊 瑚 你若一杀,还能分得出真假么?

沐元龙 快,快!快快快!刀下留人哪!

[中军踉跄跑下。

胡胜谋 千岁!这件事叫人难以置信哪……

珊瑚 千岁,那孟南云和林瑞香呢?

沐元龙 哦!这两个死囚竟敢乱骂本千岁。本千岁岂是好骂的么?

胡胜谋 越是冤枉,越要好好讲、慢慢地讲,他二人只会骂人,不会讲话。

沐元龙 我这个人就是这话不投机半句多,你看我吊起他们,看他们还怎么讲、怎么骂?

珊瑚 哎呀!我也有许多话向千岁讲呢,你莫也吊我也……!

胡胜谋 瞎说!你只要不象他们那样乱骂乱讲,千岁爷是最仁慈不过的了!

珊瑚 这让我怎么讲呢?……

沐元龙 (打呵欠)啊……你有得讲就讲,没得讲就回去,我要睡觉了……

珊瑚 (灵机一动)有,我要告状!

胡胜谋 你告谁呢?跪下讲话!

珊瑚 (跪)我要告林湛林瑞香孟昌孟南云!

沐元龙 (来精神)哦?你与这些乱臣贼子也有冤仇?准告准告!讲!

[示意胡胜谋记录。]

珊瑚 千岁呀!

(唱)跪账前诉冤屈五内俱焚。

沐元龙 哎!告状吗,就是家里死了人你也要慢慢讲来,怎么你也是急性子呀?

胡胜谋 是啊!你甚名谁?有何冤枉?想好了再讲,不急,不急啊!

珊瑚 (接唱)珊瑚就是我的名,
一告林湛误国事,

收伏孟昌出山林。
虽说是倭寇进犯兵锋紧，
七百里外有千岁的大军。
林湛他不把救兵等，
反率着官兵喽兵出了城。
他不该冒此风险下此令，
带上那孟氏父子把命拼。
大小数战虽得胜，
无非为要博爱国的好名声。
原本是大明君正天心顺，
千岁你远远未到就吓跑了敌人。

沐元龙（得意）嗯！记下来记下来！倭寇大败，当然是怕万岁爷的天威、本千岁的精兵良将啊！不过林湛与敌拼杀，也不能算什么错处，你这样告他，我能定他什么罪呢？

珊瑚（唱）二告孟昌不知天命，
他本该杀人放火龟缩在山林。
倭寇自有官兵对，
谁要他自告奋勇守北门。
头一仗杀敌五百自己还无损，
二一仗所带喽兵死了七成。
三仗杀得分外狠，
声如雷箭如雨枪刀如林。
孟昌的手下几丧尽，
只剩百余亲随兵。
你看他对敌对己都残忍，
北门外寸寸土地都有鲜血痕。

胡胜谋 慢！珊瑚，你这又是告孟昌什么呢？

珊瑚 我告…我告他……孟昌做强盗做得好好的，倭寇杀的是大明官兵，霸占的是大明江山，又没去打他的山寨，与他有什么相干哪！你们没有看到，他带来的那么多好小伙子，死得那个惨喏！这还没有罪？！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喏……

沐元龙 这个……(与胡胜谋面面相觑)

珊瑚 (唱)千岁传旨来得好，
绑走了孟昌这强盗。
北关的守兵全换掉，
太平景象乐陶陶。
全城中都把孟昌余党剿，
杀倭寇杀喽兵都用一把刀。
虽然是这样做兵减将少，
有前例鸟尽弓藏也非本朝。
众百姓焚香顶礼把苍天告，
保千岁早来宁关敌远逃。
总算等城破之后救兵到，
千岁你犹如甘雨润活了枯苗。

沐元龙 宁山百姓，如此盼我？珊瑚，你说众百姓把我比作滋养万物的甘雨么？

珊瑚 是啊，千岁握十万雄兵，救百姓于水火，安营关外，不扰黎民，比作甘雨还是不足表千岁之功啊！

沐元龙 哦？哈哈！这也太过奖了，过奖了！珊瑚，起来回话！哎，跪累了吧？喝不喝茶？你讲是讲得好，不过这状告得可不在点子上哪！

胡胜谋 千岁，卑职看她这状倒真告在点子上呢！珊瑚，我来问你，你又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

珊瑚 千岁呀！

(唱)珊瑚本是烟花女，
个中情由怎得知。
是那日独坐楼房无所事，
孟南云逃进院中把祸避。
城门破倭寇进院抓我去，
南云他为救我再次被拘。
同押总兵花园里，
那林湛也已成为釜底游鱼。
他竟敢破口骂贼不讲礼仪，
自刎树下血湿衣。
倭寇上下起敬意，
厚葬园中草木凄。

沐元龙 怎么？怎么那林湛他、他、他是自杀身死的？

珊瑚 当然是自杀身死的哟！我告就告他这一点呢！

胡胜谋 要真是自杀身死的，你告他什么呀？

珊瑚 哎！常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随意损伤，他林湛为什么要自杀？你投降倭寇不就能活命了唛！

沐元龙 瞎说！胡扯！珊瑚，你这状可不能乱告哇！胡先生，那樊兴明怎么说林湛投降而是他杀死的呢？

珊瑚 (唱)樊兴明果然是千古良将，危急时刻心不慌，
城内宵禁他逛妓院，
巷战之时他在牢房。
倭寇进城他释放，
三军尽死他未伤，
跑前跑后样样管，
运金运银运军粮，
又把血书降表献，
他定是留命报国假投降。

敌走后他连忙换模样，
皇家银买人心再修城防。
千岁到马前叩首把忠义讲，
只讲得天雨飞花慷慨激昂。
该死的只是那孟昌林湛，
樊兴明通权达变应做高官，
自古道千军易得难求一将，
千岁你慧眼识人果然有主张。

[沐元龙听得呆若木鸡。

胡胜谋 千岁……!

珊瑚 千岁，千岁也!

沐元龙 (清醒)哎呀珊瑚哇!听你之言，千岁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你这是正话反说，耍弄我的吧?

珊瑚 珊瑚怎敢耍弄千岁?

沐元龙 你说那孟昌诚心归顺，果有保国卫民之心?

珊瑚 关外之战，关内百姓尽知，当然是真!

沐元龙 那林湛并未投降，死于国难一点不假?

珊瑚 花园就义，民女亲见，林总兵生为百姓，死为大明，岂能有假?

沐元龙 那樊兴明投敌变节，欺君卖国，难道竟骗过了我这双眼睛?

珊瑚 天理昭昭，报应不爽，我等生还大明，他岂能骗得过去;另有吉川山雄现在帐外，那樊兴明是个什么东西，千岁一问便知，这是他的血书降表，千岁请看!
(跪呈血书降表)

沐元龙 (接表颤抖)这血书降表……还有那吉川山雄怎么都被你抓到手了呢?

珊瑚 千岁容禀，珊瑚乃是烟花弱女，本无这般忠肝义胆，

实为感念总兵林湛忠君之心，死节之义；孟南云相救之恩，相敬之德。我与他一同被俘后，船行大海上，同病自相怜，同胞自相亲。虽知苟全性命无望，常存伺机报仇之想，倭寇凶残淫荡，日日糟蹋女子。那日，轮到我与林瑞香要受其害，瑞香不愿意受辱，怀中取出一包砒霜，就要吞下自尽……

胡胜谋 砒霜，哪来的砒霜？

珊瑚 是林湛自杀之前，偷偷塞给林瑞香的，就用这块白绫所包，请千岁验明。

沐元龙 (接着)这包白绫砒霜……(想起)不错，我见过，我见过！讲！

珊瑚 孟南云父冤未申，不愿就死，林瑞香父仇未报，死不甘心。我珊瑚本来怕死，更是犹豫，面对砒霜，我灵机一动，借为倭寇做饭之机，将毒药拌在饭中，满船倭寇尽皆丧命。吉川山雄被我所擒。珊瑚原是渔家之女，撑船掌舵样样来得，这样驾起船来，载着满仓的金银珍宝，回归大明，若只想富贵一生，岂会送上千岁之门？苦不是冤深似海，何必冒这杀头之险？千岁细想，林总兵可算得忠君爱国？林瑞香可算得孝女堪嘉！孟南云可算得杰士仁人！我珊瑚么——可当得起这义薄云天！！

[珊瑚言罢伤心掩泣。沐元龙、胡胜谋大为震动。]

沐元龙 好……珊瑚，你……你你你请坐！

[胡胜谋为珊瑚看坐。]

沐元龙 (看着手中的血书、白绫)唉！

(唱)珊瑚她一席话有据有证，
听得我眼发直心发虚冷汗淋淋。
宁山关遭劫难于我有份，

我囚孟昌逼林湛重用樊兴明。
这真是重重叠叠山溪水，
曲曲弯弯世人心。
我错读多少兵法论，
不如这女子会看人。
越是急着做好事，
老是做出坏事情。
位高权重不会用，
原为救民却害民。
我愧对这些老百姓，
愧对死去的老祖宗！
胡先生，你看她……这！

胡胜谋 珊瑚她说得有节有理，编是编不出来的……

沐元龙 好你个樊兴明，本千岁要剥你的皮！来人……

胡胜谋 等等，事已至此，卑职为千岁着想，既已报功圣上，详陈战果。若又生枝节，只怕千岁不仅无功，反落欺君之罪呀！（递上写好的奏章）

珊 瑚 千岁乃功臣之后，为国除奸，何罪之有？为官若不做好事，子孙万代留骂名！

沐元龙 对对对！我的老祖宗若不干了许多好事，我能有这样的好日子么？将功补过，万岁爷不会怪罪我的！（撕奏章）

胡胜谋 （试探）千岁！你又在急躁了哇……

沐元龙 （发急）哎呀！胡老先生！你早不说我急躁！这时候怎么拼命打岔？

胡胜谋 卑职只怕千岁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这才出言试探，为国除奸，伸张正义，千岁爷！你这回急得好哇！

珊 瑚 越急越好哦！

沐元龙 哈哈！我说军士们！

众军士 (上)有！

沐元龙 与我高张灯烛，鸣号击鼓，大小三军，列队听令——

众军士 是！（点燃灯烛，分列两厢）

[号鼓声缓起。

沐元龙 胡先生速速请上林瑞香孟南云！这中军——！与我押来叛将樊兴明，倭寇吉川山雄——！

众 (内外同应)啊！

(合唱)(雄浑悲壮地)啊……啊……

[合唱声中：号、鼓声大作，胡胜谋扶孟南云上，林瑞香随上，二人凄凉冷漠，沐元龙改颜相敬，中军和军士押吉川、樊兴明、张超、李霸分两边上，吉川淡淡一笑、樊兴明等人魂不附体、瘫倒在地上，军士强按吉川跪下。林瑞香扑抱珊瑚，众怒目视向吉川、樊兴明。

[幕闭 全剧完

《珊瑚》创作谈

◎秦之

《珊瑚》写作成稿于1989年。

1989年，中国剧坛思想极为活跃，东、西方各种艺术流派、观点和各剧种院团的艺术实践一下子展现到观众眼前，令人目不暇接，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安徽的黄梅戏界也深卷这股艺术旋流之中，当时的省、市各级创作研讨、交流会上，几乎是人人开口谈“碰撞”，个个畅论“意识流”。在大量的新思想、新名词、新表演元素、新叙述手段面前，安徽尤其是安庆市的草根编剧们，深感不知如何写戏了。黄梅戏剧坛从此开始向高雅、高贵迈进，舞台上开始流行大题材，进行大制作，进而外请大导演、大编剧，生产了大量的大作品。尽管包装、阵容从大处入手，当然投入也是巨大的，可黄梅戏也是从那时开始渐渐失去了大量的观众的。

笔者当年以幼稚的艺术思想，粗浅的艺术修养，对黄梅戏的定位、剧目作了一番苦苦的思索与探究。

黄梅戏源自皖河流域的广大农村，自四大徽班进京后，大量徽调职业演员陆续进京发展，安庆城乡舞台、草台一时为之空寞。于是，一些半职业徽调艺人纷纷组班，接管了繁荣、火爆的城乡演艺市场。由于徽调艺术十分讲究精致，这些半职业的徽调艺人是完不成许多徽调剧目的制作与演出的。因此，这些班社先后吸纳了一些玩灯者、说鼓书艺人、唱民歌小调的、唱佛腔道情等“玩友”，以本地

乡韵土语，试演一些徽调、青阳腔的剧目，如《天仙配》、《双救主》（后改名《女驸马》）、《罗帕记》等，一登草台，便受到本土观众的热烈欢迎，继而红遍皖河两岸，各戏班纷纷仿效，剧目、音乐、人才逐渐丰富、兴盛，继而生成了一个全新的戏曲剧种——黄梅戏。

繁荣的演艺市场催生了黄梅戏，几代智慧的黄梅戏老艺人谨慎地选择移植、创编了大小 108 本剧目充实着城乡舞台，仔细审视这些剧目，就会发现这些剧目分别具有藐视皇权、藐视神权、藐视夫权的强烈意向，都是以十分平和的心态，乐观的叙述了 108 个曲折有趣的凡人小事。黄梅戏不象徽、京剧种那样，以帝王将相高台教化为己任，也不象江南越剧那样，以才子佳人浓烈情爱诠释唯美的主题。黄梅戏剧目的主人公，几乎涵盖了三十六行所有的手工业艺人和普通农民。黄梅戏的小戏几乎可以说是当时“演身边人，说身边事”的现代戏，可以想见，当年的这些剧目具有何等的亲和力、观众缘，它抚慰着皖河两岸善良百姓的心灵，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快乐，草根艺术的根是扎得很深的。所以，尽管当时的官府、主流社会强力打压黄梅戏，而黄梅戏仍顽强、繁茂地生长与发展着，观众保护、支持黄梅戏的理由很直白，就是黄梅戏“唱得好听，演得好看”。这种朴素而低调的评价应该是对一个地方剧种的最高褒奖了，而在 1989 年，安徽的黄梅戏院团，呈献在舞台的新创剧目，能做到“唱得好听，演得好看”的是不多见的。

我写《珊瑚》是努力向“演得好看”上着手的。

在辅排情节、结构故事上，我定下的要求是：不允许拖沓缓慢，开场三分钟左右的交代后，必须使观众进戏，直至结束，方可出戏，否则就不算成功。因此每场戏必须有个小高潮，结束前有个大高潮，场与场之间必须留悬念，以此引起观众的观赏期待，从而使观众收获观赏快感的良好效果。

在主题立意上,我没有刻意地去诠释什么,还是留待观众去见仁见智。我认为一台真正的好戏,它的主题思想是应该由各类观众去领悟的。《珊瑚》若不能引起观众共鸣,参照出思想内涵来,那这个戏就不算什么好戏了。

从艺几十年了,自以为《珊瑚》是我写得最好的一个戏,可说来也怪,这个戏创作已经三十年了,从未有县以上专业剧团排演过,所以至今还是一个文稿状态的作品,得以被剧集收录,总是多了一个推介的机会,真的希望《珊瑚》能立上舞台,看看是否能做到“演得好看”,惟愿惟盼。

六尺巷

编剧：濮本信

时 间 清朝康熙年间。
地 点 桐城县。
人 物 县 官 一个智慧的人。
秀 秀 宰相张英的儿媳,二十多岁。
吴太太 吴家大院的夫人,三十多岁。
张 三 地保。

[张宰相府与吴家大院的毗邻之间。]

[一群活泼的儿童拍手唱儿歌:]

桐城街上好热闹，
张家吴家天天吵。
一个哭，一个骂，
看得小孩门牙都笑掉。

[地保驮一条长凳上。众小孩要坐，地保把他们哄下。]

地 保 (数板)地保地保,无事不晓,
没有朝靴,没有官袍。
管的地盘算最小,
邻里纠纷我来调。

东边张宰相，西边吴富豪，
两家为了一道围墙把战火烧。

(唱)争斗之风不可长，
地保变个法儿把火浇。

我说张家和吴家，你们各派一个主事的人出来！
[秀秀和吴太太从两边上。秀秀不施粉黛，纯色自然；
吴太太穿金戴银，珠光宝气。]

秀 秀 (念)全家探亲到京城，
宰相府留我儿媳守门庭。

吴太太 (念)桐城县半边店铺我家开，
世人称我家是吴半城。

[两个女人刚一见面，秀秀就返身而回。]

吴太太 秀秀！你跑什么跑，哪做了亏心事。我问你，你把状纸还不撤回来吗？

秀 秀 吴家太太，你不要总占我家的上风，我也总是退让着你。好，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又要走)

地 保 (挡住)都不要走。二位夫人太太，请你们出来，是帮你们解决是非纠葛的。

秀 秀 请问大哥，你是什么人？

吴太太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口气还不小。

地 保 回二位夫人太太的话，我是本方地保。站客难留，来来，我给二位夫人准备了凳子，坐着慢慢地说。

秀 秀 我们家把这件事已告到县衙，是县太爷派你来的？

吴太太 你告到州官我都不怕！哪个我都不怕！

地 保 老的县令调走了，新县令马上就到。

吴太太 原来的地保呢？

地 保 原来的地保张三生病了，我李四是新任的地保。

吴太太 (自语)哎哟我真倒霉，我给县官送了那么多的礼，这

下打了水漂了。反正州官我也买通了。我晓得：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地 保 二位夫人太太，你们两家为了一道墙，闹得不可交，把县官吓跑了，把张三吓病了。你们双方再说一说各自的理由，我好给新来的县令禀报。

秀 秀 好吧，我再陈说一遍。

吴太太 慢！你凭什么先说？上次过堂，你成了原告，我倒成了被告，这次我要当原告。

秀 秀 你……

地 保 慢慢来，吴太太年纪大一点，让她先说。尊老爱幼，淳朴古风。

秀 秀 好吧，就让她先说。

吴太太 地保，我要纠正一点，不是我老了才先说，我本来就不老，桐城街上的人都是这么夸我的，现在我是有理，有理的一方当然先说。

地 保 对对，你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你说吧。

吴太太 (唱)上辈吴家买下这大院，

契约地界写分明。

以前忙在生意场，

无暇翻修建院庭。

这次吴家兴土木，

扩大围墙保安宁。

想求安宁难安宁，

反被官司来缠身。

新墙建在地界内，

扯动相府哪根筋？

难道只许州官能放火，

难道不许百姓来点灯？

我们双方买卖的契约,一看就明了。

地 保 那卖房子的人家还能找到吗?

吴太太 主人早就死掉了,后人也迁到外地去了。

秀 秀 我不是对你说过吗?你们的契约签错了,把我们家的地也圈进去了。你家上当了!

吴太太 你说错了就错了?真是官大嘴大,嘴大理大!以势压人!

秀 秀 你……(一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你说话总是带刺,好,我还是走。

地 保 少夫人,你不能走,你一走,戏就演不下去了。

秀 秀 我是对牛弹琴,有什么好讲的。

吴太太 谁是牛?你骂哪个?你以前不都是对我弹琴吗?

秀 秀 这是成语典故,你懂吗?没事不要老是往脸上涂脂抹粉,也看一点书。

吴太太 你……(也被噎得说不出话)好,你有学问,你是书香门第,我是牛,我走!

地 保 太太更不能走,你走了,就散戏了。好了好了,相打无好拳,相骂无好言。你们各自都省一句,心平气和地来说事情。还是一个一个地讲,该你讲了。

秀 秀 (唱)未曾开言泪先滚,
欲说还休难出声。
秀秀嫁进宰相府,
从未以势来压人。
公公张英虽然官居一品,
上善若水,乐于助人。
我也曾劝公爹把围墙来扩大,
公公摇首笑盈盈。
垣墙不能占小道,

挡住来来往往过路人。
你有契约我有房契，
孩童都能看得明。
虽然年代已久远，
谁先谁后分得清。
宰相不欺人，也不能被人欺，
我若再让，就为不孝子孙辱门庭。

我家的房契上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地 保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剪不断，理还乱。唉，以前这里还能进进出出，现在一只猫都过不去了。

秀 秀 这是谁家的过错，不是很清楚的吗？

吴太太 哼，你是看我们吴家大院修得金碧辉煌，就得了红眼病！

秀 秀 哼，你家修的这道围墙，就是强霸强占，就要拆除！

吴太太 你敢，你敢，你敢？（把秀秀逼到台边，已无退路）

秀 秀 （被迫反击，也逼她）我敢，我敢，我就敢！兔子逼急了也咬人！

地 保 （赶快拉开，笑）二位夫人，我地保斗胆地说一句话，你们这样不顾礼仪脸面，不怕人笑话吗？唉，古之遗风，归去来兮。

秀 秀 你不像地保，像秀才。

吴太太 就他这副德行，还秀才，烧树叶子上坟——唬弄鬼呢。你是来拉偏架的吧？

地 保 我地保不唬弄人，也不拉偏架，我们拉拉家常谈谈心。吴太太，我请问你，你吃饭用几张嘴？

吴太太 一张嘴。

地 保 你睡觉睡几张床？

吴太太 一张床。

地 保 对呀。吃,是一张嘴,睡,是一张床,最后还是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还有什么想不开丢不开的。我的一个恩师曾对我说过:

(唱)金也空,银也空,死后多少在手中;
房也空,屋也空,换了多少主人公;
田也空,地也空,死后只占一荒冢;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
利禄缠身,烦恼无穷。

吴太太,你家是个生意人,生意人讲究和气生财,讲究诚招天下客,像你这样争强斗胜,哪个还敢跟你家做生意呢?只怕破产倒闭的日子都会有。

吴太太 这……(一下像泄了气的皮球)

秀 秀 (偷着乐)小地保会说话,打蛇打在七寸上。

地 保 少夫人,我也要对你啰嗦几句:

(唱)张宰相修身齐家垂范,
家规家训对己严。
耳濡目染常熏陶,
你照葫芦画瓢也能画上一个圆。
你棉里藏针也有刺,
拐弯抹角骂人更是刺人心尖。
一句话叫人笑,一句话叫人跳,
不能像任性的野马跑无边。

张家少夫人,我说一句不客气的话,要是宰相老大人看见你这个样子,他不是伤心透了。

秀 秀 (一下像打蔫了的苗。音乐起)是她先骂我的……

地 保 以非对非,以怨报怨,怨怨相报,没完没了。

[两个女人陷入深深地沉思……]

地 保 我听说，你们两家是世交，上辈子人互相都受过对方的恩惠。

秀 秀 我听老人说过，有年，龙眠河发大水，淹了半个城，吴家的船队是先救张家，再救自己的家。

吴太太 我也听老人说过，我家老爷到京城进货，被强盗洗劫一空，想投河自尽，是张大人帮助才回家的。

地 保 我还听说，你们俩曾好得亲如姐妹，不会是讹传吧？

秀 秀 (唱)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吴太太 (唱)想忘难忘，处处情深。

秀 秀 (唱)曾记得，三月踏青相结伴，

吴太太 (唱)桃红李白，花径起香尘。

秀 秀 (唱)曾记得，清风倚窗绣花鞋，

吴太太 (唱)她描梅绣花我穿针。

秀 秀 (唱)曾记得，婆婆偶染微恙她抓药，

吴太太 (唱)婆婆把我当成家里人。

秀 秀 (唱)曾记得，教她幼子读诗书，

吴太太 (唱)她谆谆教诲胜先生。

秀 秀 (唱)曾记得，月下抚琴曲未终，

吴太太 (唱)宫商缭绕更知音。

地 保 (唱)往事并非淡如烟，

重新唤回情更深。

同舟共渡是缘分，

近邻胜过那远亲。

听了你们美好的回忆，我地保都羡慕死了。都是这道围墙惹的祸，不如把它们都砸烂推倒！

[地保欲作推墙状。

吴太太 你说归说，劝归劝，凭什么推我家的墙，你有毛病吧？

秀 秀 你凭什么也推我家的墙，你疯了？

[二位夫人把地保推到在地。

[张三上,急忙扶起老爷。

张 三 县太爷!你怎么被人打了?

秀、吴 啊?(惊呆)张三,他……他是县太爷?

张 三 是的,他就是新来的县太爷!老爷用心良苦,扮作地保,想给你们两家调解。你们调解不成,也不能打老爷呀,你们闯大祸了!

地 保 不怪她们,她们误会我了,我只是做个样子。也怪我莽撞性急,一时冲动。

吴太太 你怎么也说桐城口音?

地 保 我本来就是桐城人。(桐城话)我家住在桐城县老梅树街茶壶炉子隔壁。我是张宰相的门生。

吴太太 你是张宰相派下来的?

地 保 是的。

吴太太 完了完了,我是自己送到刀口下,这一下,我是面子
里子连裤子都输光了!

地 保 我玩了一次真假地保,逗你们一笑,惹大家一乐。张三,你把那四句诗装裱好了吗?

张 三 装裱好了,我特地送来了。

地 保 我临来之际,宰相大人信手挥笔,写下四句诗,托我带来。我没有征得恩师的同意,就把这四句话公布于众。这不是宰相的本意,是门生要挽回桐城的民风,才这样做的。拿上来!

[张三推上条幅,展现四句诗词:

(合唱)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合唱声中把气氛推向高潮。

秀 秀 (唱)一纸书来,大气浩荡,
点石成金,豁然开朗。
有理也要把人让,
有理也不把人伤。

管家,把我们张家的围墙让出三尺!(内有群众叫好鼓掌)

吴太太 (唱)原以为不是罚来就是打,
吴家面子全丢光。
宰相礼让显大度,
吴家谦让配成双!

管家,把我们吴家的围墙也退后三尺!(也引起叫好鼓掌)

秀 秀 (激动地)好姐姐!是我不对,我对不住你……

吴太太 (含泪地)好妹妹!不对的是我,你原谅我吧……

[二人和好如初,相拥而泣……(掌声更响)]

地 保 好!你们没有输家,都是赢家!

(唱)让三尺,退三尺,
桐城有个六尺巷。
六尺不大乾坤大,
六尺不阔像海洋。

[诗卷慢慢推向台口,追光,定格。众儿童上唱:]

桐城街上好热闹,
张家吴家又和好。
街上多个六尺巷,
笑掉的门牙又长牢!

[剧终。]

新时期黄梅戏剧本选集

责任编辑：水丛康、许福康、何成结

装帧设计：王倩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5826

国内统一刊号：CN34-1037/J

邮发代号：26-148

2009年10月出版



成本费：30元